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西谛书话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序

叶圣陶

能见到振铎的遗作重新编辑出版，在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事，他遇难已经二十三年了，其间又经过势将毁灭文化的十年浩劫。可是让我给西谛书话作序，其实并不适宜。对于旧书，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了，没法把这部集子向读者作个简要的介绍，而一篇合格的序文至少得做到这一点才成。在老朋友中间，最后一位适宜作这篇序文的是调孚，可惜他在一个月前也谢世了！

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得弗得了”。二十年代中期，好些朋友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振铎那时刚领会喝绍兴酒的滋味，“喜欢得弗得了”，下班之后常常拉朋友去四马路的酒店喝酒，被拉的总少不了伯祥和我。四马路中段是旧书铺集中的地方，振铎经过书铺门口，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伯祥倒无所谓，也跟进去翻翻。我对旧书不感兴趣，心里就有些不高兴：硬拉我来喝酒，却把我撇在书铺门前。可是看他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什么刻本，“非常好”，“好得弗得了”，我受他那“弗得了”的高兴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

喜欢逛旧书铺的朋友有好几位，他们搜求的目标并不相同。伯祥不太讲究版本，他找的是对研究文史有实用价值的书。振铎讲究版本，好像跟一般藏书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书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宝贝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往往在书铺里翻了一通，结果一无所得。他稍稍有些生气，喃喃地说：“可恶之极，一本书也没有！”满架满柜的书，在他看来都不成其为书。经朋友们说穿，他并不辩

解，只是不好意思地一笑而已。他的性格总是像孩子那样直率，像孩子那样天真。

我跟振铎相识之后，在一块儿的日子多，较长的分别只有两回。一回是大革命之后，为了避开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凶焰，他去欧洲旅行。这部集子里有他在巴黎的几段日记，可以见到他怎样孜孜不倦地搜寻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一回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去四川，他留在上海，八年间书信来往极少，只听说他生活很困苦，还是在大批收买旧书。胜利后回到上海，我跟他又得常常见面，可是在那大变动的年月里，许多事情够大家忙的，哪还有剪烛西窗的闲情逸致。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目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

西谛书话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我们一讲起中国的短篇小说，便须对于“短篇小说”的意义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说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言之，则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就狭义言之，则只有近代新发生的一种具有特殊体裁的短篇文字，才可适用这个名称；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种特殊体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说”。美国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Poe）说：短篇小说是一篇用散文写的叙述文字，“我们读之、只需半点至一点或两点钟的工夫的。”这个定义便是广义的。如中国唐代作家所作的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以及京本通俗小说，剪灯新话，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全部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中无数的故事，如意大利鲍卡西奥（Bocaccio）所著的十日谈（Ten Days Entertainment）中的一百篇故事等等，都可在这个广义的定义之下，称之为“短篇小说”。

赫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在他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里，也曾把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

The aim of a short 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of mean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见原书第一百七十七页

（译意：短篇小说的目的是要用最经济的手段，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以发生一个单纯的叙述文的感应的。）

这个定义便是狭义的。在这个定义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单纯的叙述文感应”，盖指：短篇小说虽包含动作，人物，环境之要素，而常重其一而轻其二；有时其目的在发生动作感应，有时其目的在发生人物感应，有时其目的却在发生环境感应。作者及读者的注意力常都集中于一个要素上。第二，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盖指短篇小说应删尽一切繁文枝词，使它的文辞节省至无可再节省的地位。两个人物在文中已足用，便不必再加进第三个，一事实已足用，便只须叙此一事。第三，所谓“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盖指：短篇小说虽须以最经济的手段写之，却又不可因文辞太节省之故而使它的感动力减低。如文中原写两个人物，如欲使它更有力而再添写一个人物时，却又不可拘于“经济”的见解而不去添写。正如爱伦坡所说的：简而不当，与长而不当是同样的不对的。这就是“最经济的手段”必须“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之故。

照这个定义看来，则短篇小说的性质与通常的简短的故事完全不同。简短的故事是一幅仅具轮廓的图画，是一幅缩小的地图，可以添绘放大的；短篇小说却是一幅虽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不能再添一笔，也不能再缩小一点的。它又像古拙的盆松，虽矮小而有凌霄的气概，决不能——也不必——再用什么手段把它增高增大的。照这个定义，则无论中国的无数短篇作品，无论一千零一夜及十日谈中的许多故事，都很难当此“短篇小说”的称谓。包尔文教授（Professor Balwin）说：十日谈中的百篇故事，以近代批评眼光论之，仅有二篇足以称为短篇小说的。据我们的臆测，则在中国的无数的短篇故事里，恐平均百篇之中更难有二篇足以当现代的所谓短篇小说之称号的。因为无数的中国的短篇故事，大概都要算作长篇小说的缩短的东西；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长故事的节略；我们很容易把他衍放成很大一部长小说或长剧本的。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出那么长的

南柯记，薛调的无双传，陆采也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余出那么长的明珠记。至于近代的莫泊桑、柴霍甫诸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却决不能照那么样的方法把他衍放成什么更长更大部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用狭义的短篇小说定义来衡量中国的短篇故事，则我们很怀疑，在“中国的短篇小说”这个名词之下，究竟能否集有十篇以上的作品。

本书所选集的中国短篇小说乃是根据于短篇小说的广义的定义而选集的。因此，所选的便不免较多。我们所持以选集这些短篇故事的标准是如此：第一，自然以那些故事本身的文艺价值为断；第二，由那些故事中，可以略略的窥见某时代社会生活的一斑，而故事的文艺价值也并不十分差的，也将入选，这些材料是我们在史书上，在典雅的诗，古文词上，在文人的无量数的别的作品上最不易看到的；第三，有许多中国的短篇故事，是后来著名的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的渊源。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便不能充分的了解以后的许多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这正如我们不明白希腊神话便不能读欧洲诸国的文艺一样。所以这类的故事，我们选录得特多，唐人所作的故事，以这一类的为最多。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元人杂剧曲江池的题材的渊源，也是明人传奇绣像记，及无数的民间小说，唱本，剧本中的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的渊源。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白朴的梧桐雨、洪异的长生殿的渊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渔的蜃中楼的渊源。此外，不能一一枚举。

然第二，第三的选集标准虽使本书取材不免稍宽，编者却不欲因此而选及内容太卑下，文辞太粗鄙的作品。总之，本书所选的东西，自信不至于有很多的无聊的干枯的作品。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许多人都说，在唐以前，我们已有了短篇小说，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及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数则较长的文字之类，然他们不是太零碎，太无故事的意味，便是整片的论文中的一节，不能独立取出而称之为短篇小说。所以本集所选录的作品，始于唐；唐以前的文字，概不选入。

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由唐之古镜记，玄怪录等等，宋之江淮异人录，稽神录等等，明之剪灯新话等等，以迄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现代林氏之技击余闻等等，千余年间，其作家未尝中绝过，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十数年前发见的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便是这一系的元祖。此后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选本也甚多，传于今者尚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醒醉石，石点头，今古奇闻，今古奇观等数种。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里，虽有“庚申发逆之乱”的话，或有人疑其为咸、同间人所作，然此一卷的文字体裁，与上面的二十一卷完全不同，实是一篇传奇系的作品而误被后人窜入者。至于平话系的小说所以没有传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叶而忽中绝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话系的作品不易作，且系用白话作的。古文家之流，不能做，也不屑去做；二，当时在上者以其淫秽，曾禁止其印售。

平话系与传奇系的作品，最显明的区别，便是前者以民间日常所口说的语言写的，后者是以典雅的古文或文章写的。平话系的作者在开篇每先写一段引子，或用诗词，或用相类或用相反的故事一二则，然后才入正文。如通

俗小说中的嵌玉观音，先引许多春词，然后才叙韩蕲王游春，才叙秀秀养娘进王府。又如今古奇闻中的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先论一段庸医之误人，又引一段医师误诊未婚女为有孕而被病家所驱打的趣事，然后才叙一个凶险的医生的故事的正文。传奇系的作品，则不用此种引子。这是二者不同的又一点。

选平话系的作品易，而选传奇系的作品难。因平话系的作品不很多，而传奇系的小说集则不可胜数，不独遍读为难，即搜集也决难完备。本书所选传奇系小说的范围，以编者个人所见的书为限。难免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被遗落了而未入选。这是要请读者原谅而且指教的。

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不少，特此致谢！

编者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部唐人小说集

这一集所选的短篇小说，都是唐代人所作的。有的相传为唐代人所作的作品，如托名为韩偓作的开山记，迷楼记，而实乃北宋人所作之类，俱不选入本集。

唐人小说，在文艺上的价值很高，有几篇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之类，其叙写的绵密美丽，其题材之宛曲感人，俱为唐以前所未有，唐以后所少有者。后来的许多小说，剧本——尤其是剧本——都喜把他们取来作为题材。我们读了这一册内所选的短篇作品，不仅感受得他们的本身的文艺价值，且可以知道许多元、明人的戏曲或小说的“本事”。

唐人小说，通常分为下列的四类：

一、别传（即史书所不载的轶事）遗闻，如李卫公外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高力士传等。

二、恋爱的小说（如霍小玉传，柳氏传，会真记，李娃传之类）。

三、剑侠的故事（如虬髯客传，红线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之类）。

四、神怪的故事（如南柯记，元无有，柯中记，东阳夜怪录，杜子春传，灵应传之类）。

本集所选者，大约都可包括于这四类的大题目之下。第一类的“别传”，有文艺的价值的极少，本册只选了二三篇，如李卫公别传之类，丝毫没有可使人感动的地方的作品，都割舍了。第二类的恋爱小说，是最可爱的，差不多所有较好的，本集都已收入了。第三类的剑侠故事，叙写得活跃的作品也不少。第四类的神怪故事，太多了，本集不能收集得许多，只拣了最好的几篇选入。

唐人小说，开始于古镜记及白猿传，然直至天宝之后，作者始盛。如著名的“传奇”作者元稹，白行简，陈鸿，李公佐，蒋防，沈亚之，沈既济，牛僧孺等，都是生在元和会昌前后的。最后的作者则有裴铏，杜光庭等。

唐人小说所以至唐的后半期才盛者，其原因不外二端：第一，以前的人颇看不起做小说一类的人，稍有声望的人都不屑去做这一类的东西，然至天宝以后，文坛风尚却大变了。牛僧孺既以居高位而喜作小说，韩愈，柳宗元，元稹之流的大作家也开始去作毛颖传， 螭传一类的小品文字，及会真记一类的小说。于是当时成为风气，作者每喜著笔写幽怪，恋情或豪侠的故事，以相传诵，于是小说作家便盛极一时。第二，开元、天宝的故事，流传民间者，多为人所艳称所乐闻。于是文人便载笔以记之。当时藩镇专横，官吏贪虐，刺客亦多。于是国法之所不能制裁者，便有人希望能有一种来去无踪的剑侠以制裁之。这便是剑侠故事的创造的大原因。又那时选举不公，文士多不平之气，于是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一类的鄙夷仕宦富贵的小说以及灵应传一类的叙述第二世界的荣华显赫的作品便应运而生。

唐人小说，大都为太平广记，唐代丛书，龙威秘书，古今逸史所采录。唐代丛书诸书、谬误极多，惟太平广记成于北宋人之手，最为可靠，故本书所选，大都依据于广记。

编者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注：这一篇原是郑振铎编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的序言，因为这一集是唐人小说，故改成现在这个题目。上一篇是这套短篇小说集的总序。这套短篇小说集，共三集，五册。第一集一册，选录的是唐人小说，第二集上下两册，选录的是宋代至明末的短篇小说，第三集

上下册，是清人的短篇小说。郑振铎除了为这三集写了一篇总序外，每集也各写序言一篇。因第二集、第三集的序言所谈的内容在这本书中其他文章中大致都已谈到，故本书只选了总序和这篇第一集序。

西谛书话编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

读书杂记（摘录）

元刊本琵琶记

元刊本的小说，今已发见了几种，元刊本的戏曲，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外，又有琵琶记等的发见。这种发见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是极可注意的。元刊本的小说，三国志平话已印行，其余几种，大约不久也可出版。元刊杂剧三十种早已印行。元刊琵琶记也已由武进董氏用珂罗版印行了。全书二册，大类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图十幅，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我一见便怀疑，不知这些图是否即为原刊本所有。（那时，我对于明刊剧本所见绝少，凌刻朱墨本传奇更未睹一种。）我的一位友人却断定以为这是元物。明代的传奇插图，如所称为陈眉公、李卓吾批评的几种，都没有那么生动可爱。像这一类的插图，当然不是明代所会有的。我总有些疑心，不能就相信这话。说这话的人却十分相信董氏的精细诚实，所以便一口咬定这些插图决非明物。后来，我见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的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插图十分相同，即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类的。我便猛省道：“也许元刊琵琶的插图也是凌氏本的琵琶上的吧。”过了一年，我见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其所附的插图，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我将这图示给我的那位朋友，他才哑然无言。这样的印书，似乎不大诚实，且实在足以误人。见闻不广的人，往往会将二代的刊物合而为一。也许竟会有人据此而讨论元代插图的价值与笔致的，那不是大可笑的事么？在这一点，我很希望现在刻印古书的人，要以诚实为第一个前提。即拿琵琶记来说吧，最好是照原本样子，不插图（原本有图与否，不可知，须请董氏说明）。如必须插图，也须慎重的声明，这些插图本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种刊本的。不然，欺人误己，决非刻印古书的道德上所允许的。听说这一类作伪的事不少，长沙叶氏便是一位惯于作伪的人（？）。很希望收藏家、研究者们能够随时指摘他们出来。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关汉卿的杂剧六十二种，传于今者，仅元曲选中的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八种，又，元人杂剧三十种中的双赴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四种，凡十二种而已。此外，我们知道在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中，尚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种。然古名家杂剧存亡不可知，此剧的存亡遂亦在不可知之列。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这个无意中的发见，使我高兴了好几天。这个消息，想也是研究元曲的人所皆乐闻的吧。顾曲斋不知系何氏的“斋名”。顾曲斋所刊元曲，究竟有多少种，也不能知道。现在知道的顾曲斋所刊曲，仅有涵芬楼藏的十六种，日本，盐谷温君藏的二种，共十八种而已。涵芬楼的一部，插图皆已被人撕去。盐谷君的一部，则尚有插图，至为精美。当是万历时或其后的刊本。顾曲斋所刊元曲，与元曲选所刊的，其面目却甚有不同之点。上月我到南京江南图书馆去时，曾借出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与元曲选校对，其面目亦大不相同。然丁氏的元明杂剧与顾曲斋所刊的元曲，其内容却并无差异。如就二书所同收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一剧而

言，我校对了全剧之后，相差者不过数字而已，且这数字也还是刻雕上的偶错。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臧晋叔氏自己在序上说，他所得的是内府藏本，故与坊本不同。然这话却未必十分可信。臧氏所谓“内府藏本”也许竟是如金圣叹氏的古本水浒传，毛宗岗氏的古本三国志同是“乌何有”之物，也未可知。我们就臧氏的削改汤氏四梦的事实观之，可知臧氏的削改元曲并不是不会有的事。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

元曲选以外的许多明人刊，或元人刊的杂剧集的出现，乃是最可乐观的事；即使并没有佚著的发见，也已足够订正元曲选的本子了。十数年前的元曲学者以元曲选为惟一研究资料的迷梦，今日殆已打得粉碎了。元明刊的元曲集子更有多少种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但我们却颇希望像元人杂剧，顾曲斋所刊曲之类，能够再发见几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同时并希望已发见的几种元曲，能够逐一的印行。这有裨于元曲研究者却非浅鲜呢。

有人疑心顾曲斋所刊曲，即为陈氏的古名家杂剧。我没有见过陈氏的书，不敢下断语。然我的意思，却以为并不是一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十八种顾曲斋刊的元曲中，很有几种与陈氏所刊的古名家杂剧不同的。

明人刊行元曲的，当必甚多。他们虽没有臧氏那末大的魄力，一时刻了百种之多，然而他们却都是较臧氏更为小心的刻书者，不敢以意擅改古作的。所以他们刊的元曲，多半是最近于元曲的真相的。

投笔记

偶在涵芬楼的善本书室里，发见了一种不大经见的传奇，颇为之喜悦。这一种传奇便是丘璿的投笔记。璿所作的有香囊（一作罗囊）、举鼎、五伦、投笔诸记。其香囊记是否即为六十种曲中的香囊记（相传是邵给谏所作的），我们已不可知。举鼎、五伦其存亡已在不可知之数。投笔记的发见，对于研究丘璿的人确是一个大消息。即在“传奇史”的初期上，也确是一个足以令人注意的消息。更有趣的是，这本投笔记乃是二南里人·罗懋登所注释校刊的。罗懋登是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作者，也曾注释过拜月亭。有了这部投笔记的发见，我们也可想象，他所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这两种了。将来也许有机会可以见到更多的出于他的手注的东西吧。

投笔记分为四卷，三十九出。叙的便是班超投笔从戎的事。其中也免不了英雄矢志，义士赠金，奸人诬陷，封赠团圆的“传奇套子”。好像明人的传奇，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便不易得到读者、演者的同情似的。其布局的“烂调”，有似于“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诸小说。即汤临川也不能外此，更不必说别的作家了。琼山的投笔记也是一部沉没于这个圈套中的作品，且也不能算是一部“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不过是许多平平的明人传奇中的一部而已。

他在投笔记的第一出“引戏”的末所唱的“家门”中，已把全书的提要说得明白：

[沁园春] 后汉班超，学通文武。早岁孤穷，为甘旨无给，佣书朱户。包羞忍耻，顿挫英雄。投笔归来，得逢相士指点，携书拜九重。承诏命，独持汉节，远使到西戎。奸谋忌劾超功，老母遭冤病狱中。幸有贤妻割股，大家上疏。妻来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

三十六国。定远元功，万里封归故里。一家欢会，旌表励精忠。

更有四句话是：

邓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义重交游。曹大家为嫂上表，班仲升投笔封侯。

他的目的，只是说出：“推世道，有更变，有乘除。风云万里，大鹏展翅只须臾。……试看投笔记，方显伟男儿。”那也不过是很平凡的对于穷通显达的通俗的见解罢了。

（原载一九二九年《小说月报》）

欧行日记（摘录）

七月二日（一九二七年）

起得很早。早餐后即到国立图书馆去；那里是上午九时开门，下午五时闭门。在“钞本阅览室”里，借出觉世恒言、觉世雅言及醒世恒言三部书来看。前几天见了书目，很惊诧的知道于“三言”之外，又有觉世恒言及觉世雅言诸书，渴欲一读其内容。先把觉世恒言一看，很觉得失望，原来就是“十二楼”。封面上题着“醒世恒言十二楼”，序上写着“觉世名言序”，正文前的书名是“觉世名言第一种（一名十二楼）”。不知书目上为什么会把这书名写成了“觉世恒言”？略略的一翻，便把它放在一边，去看那第二种“未见之书”觉世雅言。这部书是明刊本，也确是“未见之书”。前有绿天馆主人之序说：“陇西茂苑野史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僨，即事僨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其亦通德类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笔而弁冕其首云”。全书凡八卷，有故事八篇，仅存一至五之五卷。其中都已见于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及警世明言，仅杨八老越国奇逢一篇未知他书有之否？手边无“三言”“三拍”总目，不能查也。此书似为日本内阁文库所有之古今小说的前身。绿天馆主人的序，与古今小说上所有者大同小异，而此序切合“雅言”二字而发议论，确专为此书而作者。故我疑心觉世雅言是先出版。后来“茂苑野史”大约又印出了相同的几种，便为坊贾将版买去，合而成为古今小说一书，而仍将绿天馆主人的序改头换面而作为古今小说的序。如果我的猜想不错，那末此书可算是现存的“平话系”小说集中，除了京本通俗小说外之最古者了。读毕此书，又读醒世恒言。这是天启丁卯的原刊本，目录上“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回（第二十三回）并未除去。惟此本似曾为那一位“道学家”所审查过，所以把书中略有淫辞的地方都割去了，“金海陵纵欲亡身”固已全部割去，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等篇，也为他从整本的书上拆下去烧毁掉。所以这部书成了一部很不全的本子。

中饭因为看书很起劲，忘记了时候，未吃。回来时，已四时半，与冈同到咖啡店吃了一块饼，一杯咖啡……

七月四日

今天天气大好，阳光满地，到巴黎后，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光亮可爱的黄金色的太阳光。七时起，九时赴国立图书馆。借出觉世名言、京本插增王庆田虎忠义水浒传及钟伯敬批评水符传三书来读。觉世名言即为十二楼，一阅即放到一边去。京本水浒传很使人留恋。上边是图，下边是文字。虽为残本，仅存一卷有半，然极可宝贵。其版式与宋版列女传及日本内阁文库所有而新近印出之三国志平话格式正同。这可证明水浒传在很早就有了很完备的本子了。又可证明，最初的水浒传是已有了两种：一种最古的，是没有田虎王庆之事的；一种即为京平水浒传，乃插增有田虎王庆之事者。这个发见，在文学史上是极有价值，极为重要的。我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将来当另作一文以记之。钟伯敬批评的水浒传，乃百回本，亦为极罕见之书，因中多骂满人的话，故遭禁止，或坊贾畏祸，自毁其版及存书也。此本中无王庆，田虎事，只有征辽及征方腊事。午餐，在图书馆中的餐店里吃，菜不大好，而价甚廉，常期的主顾，皆为馆中办事人。下午四时，出馆……

七月五日

今天天气很好，但很热。有几个友人说，巴黎太热真要避暑去，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傍晚及夜间却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天气又转而为晚秋似的凉快。九时起床，打电话到帐房里，叫送一份早餐上来。茶房送上餐盘来，盘里还放着一封信。啊，这笔迹好熟悉！这是箴的信，由伦敦转来的！我自接到地山的信后，深念着家信为什么还不来。这想念，几乎天天是挂在心头的，尤其在早晨，因为由英国转来的信多半是早晨到的。今天是终于得到了！这是家信的第一封，是上海来信的第一封！我读着这封诉说别离之苦的恳挚的信，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两遍三遍的看着，又勾起了说不出的愁情来。十时，勉强的到图书馆去。借出京本忠义水浒传，又仔细的读了一遍，抄了一部分下来。又借了续水浒传（即征四寇）及李卓吾批评水浒传，金圣叹批水浒传出来，对照着看。京本的仅余的王庆故事一段，与征四寇中叙王庆的一段很相同；所不同者仅有数点，再者字句上也略有异同而已。李本水浒，为残本，然颇异于商务现在在印刷着的李评本水浒。此共三十卷，不分回，每卷自为起讫。文句简朴，诗词皆无。据序上说，是完全的古本，胜于流行的繁本多多，观其标目，真为全本，因“征四寇”事皆全被包罗。似征四寇亦系由此本节出。惜后半已缺，无从对校。四时，出馆。朱光潜，吴颂皋来访。颂皋请我到万花楼吃晚饭。饭后，在房里与元及冈谈至十一时才睡。

七月六日

太阳光很早的便光亮亮的晒在对墙的玻璃窗上，又由那里反射到我的房间窗上。十时，到图书馆，借出李评本水浒传，钟评本水浒传及英雄谱。昨日所云“征四寇”似系由李本后半节出，其实，编征四寇者似尚未见及此书，所见者乃英雄谱上的一百十五回的水浒传而已，所以回目完全相同，诗词亦完全相同。这部英雄谱印本很不好，黄纸小本，与我所有的一部系同一刻本。下午，又借出忠烈传一部。书目上写着系叙郭子仪故事，其实全不相干，一普通之佳人才子小说，借汾阳来作幌子而已。高元亦到馆来。同在餐室吃饭。三时半，即出馆，至大街买物，预备给冈带回去……

七月八日

今天雨丝绵绵不断，殊闷人。九时半，即到国立图书馆，借出西游记，海公案及精忠岳传。西游记刻本太坏，错字太多，与上海坊间所见者相同。不复细看，即还了他们。海公案及岳传虽俱为嘉道时刊本，然其内容与通行本俱不同。海公案集海瑞生平判案七十一件而成，先之以叙事，后附以原告人的“告”被告人的“诉”及海公的“判”。大红袍大约即由此本加以增饰而成之者。岳传亦为很原始的本子，后来的八十回本之精忠说岳全传的底子，已于此打成。不过这书还顾全了不少历史上的事实，不敢信笔逞其空想，如八十回本之作者。下午，借出韩朋十义记及虎口余生（即铁冠图）。十义记为明万历时刊本，绝少见，文词殊古朴，亦有插图。虎口余生，全剧亦不多见，仅见数出于缀白裘中而已。然这个刊本很近代，大约最早不会在嘉道之前，想不难得。五时出馆……

七月十一日

早阴，下午雨，傍晚，雷雨大作，天色黑暗如夜者历时十数分。十时，到国立图书馆，借出东游记，蝴蝶媒，玉支矶，赛红丝，幻中真诸书。其中东游记及赛红丝是很不坏的；其余皆为滥调的“佳人才子”的故事书而已。东游记叙圣僧东游，扫灭妖怪，恰与西游记成一对照。所谓“妖怪”，皆抽象名词之人格化，甚似彭扬（Banyan）之天路历程，而变化更多，取境更为复杂。信笔写去，似无结构，似每段各自为篇；其实全书是一气贯串下去的。作者为清溪道人，有世裕堂主人的序，序上题着“己酉岁”，观其纸色及印刷，当是清初的作品。赛红丝是明刊本，封面上题着“天花藏秘本”，序亦为天花藏主人作。虽亦不外佳人才子，离合悲欢，而写得颇入情入理，既非“一娶数美”之流亚，亦非“满门抄斩”之故套，写人情世故，殊为逼真，故能超出同类的小说之上。夜间，写给六逸，予同各一信。

七月十九日

早晴，下午阴。昨夜关了百叶窗睡，要不是为邮差打门的声音所惊醒，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去。邮差送来的是箴的挂号信。信中附有蔡子民君及胡适君的介绍信数封。这是我所久盼未到的信，因为是挂号的，又要由伦敦转，所以迟了几天。匆匆的洗了脸，一面烧开水泡茶，一面写复信给箴，信刚写完，开水也沸了。九时半，徒步走到国立图书馆。这是第一次最远的步行，带了地图在身，怕要迷路。然由旅馆到图书馆，这条路还不十分曲折。沿了圣米萧（St. Michel）街，到赛因河边，再沿了赛因河岸，到了洛夫，穿过洛夫而到皇宫，皇宫之旁边便是李查留街了，约费时三十二分。路上并不难走。到图书馆方十时。借出两交欢，五凤吟，常言道，蜃楼志，绣戈袍五种。馆吏曾因号码看错、误送金本水浒二册来，随即还了他。两交欢、五凤吟都不过是滥调的“才子佳人书”。常言道，蜃楼志二书却很好。常言道为落魄道人编，嘉庆甲戌刊。全书以“钱”字为主脑，充满了讽刺之意，把许多抽象的东西都人格化了，如睦炎便是“趋炎”，冯世便是“附势”之类。较之捉鬼传，何典，诸书叙述似更生动有趣。蜃楼志，丁在君曾和我谈起过，说这部书很不坏，我久觅不得，今始得见。书为庚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嘉庆九年刊。叙的是粤东的事实，文笔很好，当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祖。这一派的小说末流很多，而前乎蜃楼志者，似不多见。绣戈袍一种是有名的弹词，倭袍传（即刁刘氏）之改编。倭袍传，我常推之为弹词中之最好者，今改编为小说，失去原作之风韵不少，封面题“江南随园老人编”。随园似不至“不文”至此。当为假托其名者所作。下午四时，又徒步而归。坐了一天，散步一会，对于身体很有益。很想以后多走路，少坐车……

七月二十日

雨丝风片，沿途送了我到国立图书馆。借出吴江雪，醒风流，情梦析，归莲梦，宛如约五书。这几部小说都还好，尤以归莲梦为情境别辟之作。归莲梦为明刊本，题为苏庵二集，苏庵主人编次，叙的是白莲教之祖，一位白家女子的事，当可与平妖传并传，而较之平妖传尤为变幻多姿，不落常套。吴江雪为明刊本，有顾石城序，及作者佩蘅子自序，观其序之语气，佩蘅子似即为顾石城之别号。书叙江潮，吴媛之离合悲欢，颇曲折有致。醒风流题为鹤市道人编次，亦甚似明刊。中多抄配及补刻处。这部书与情梦析及宛如

约亦皆为“佳人才子书”。宛如约叙女子赵白，改男装出外觅婿，这样描写的女子的故事，中国小说似绝少。小说中提起女子讲到觅婿，便要说她十分的羞涩，不要说自己出去寻觅一个好的伴侣了。因看书很起劲，又忘记了吃午餐，等到记起来时，已过了午餐时候了，只好不吃。四时，又徒步而归。天色已好。然地上还湿……

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天气，全和昨天一样，早雨，下午阴而傍晚晴。

今天是我的一个纪念日。两个月前的今天，正是我和箴相别，和家人相别，和中国相别，和诸友相别而登上了阿托士第二的日子。相隔两个月，而阿托士第二已把我送到万里外而我已在万里外，住了将一个月。唉，我不忍回忆那别离的一瞬！在这两月中，我不知国事，家事如何？我不知箴的起居，家中人的情状，诸友的生活和遭遇是如何？箴的来信，最近的是六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到了今天，亦将一月了。这一个月中，我又不知他们的情况是如何？早起，带了满腔的“离情别绪”而到国立图书馆，预备以“书”来排遣这无可排遣的愁闷。借出拍案惊奇二集，贪欢报，燕居笔记及李卓吾评三国志。拍案惊奇二集，据盐谷温君所见日本内阁文库本，凡三十九卷，但这一部却只有三十四卷，也不像是删节去的。不知何故。贪欢报亦为评话系的短篇小说集，共有小说二十四篇，皆淫艳之辞，风月之语，有一半是由“三言二拍”及他书选取的，有一小半则不知所据何书。这部是翻刻本，原刻本为山水邻所刊印。燕居笔记乃杂选有趣之故事而成者，自第五卷以后，皆为小说，有传奇系小说一篇（钟情集辘生会瑜娘），平话系小说八篇。李评三国志乃是毛声山评本未出之前的最流行的一本，回目并不对偶，每回上下二段，故说是一百二十回，其实乃二百四十段也。这当是由最古的格式，而略加以变更者。由残唐五代，由我所藏的旧本隋唐志传，都可看出最古的小说是标目并不对偶，且只以每个标目来分段，并不是分回的。毛声山在他的第一才子书的几例上，对于“俗本”痛加诋毁，所谓“俗本”，即是这个李评本三国志。四时二十分回家；天气很热，又穿了雨衣在身，走得满身是汗。

七月二十二日

阴雨。到国立图书馆已十时半。借出平妖传，雷峰塔及西游真诠，皆咸同间之小字黄纸本。略一翻看，即送还他们。又借出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三国志，笠翁评阅三国志及毛声山评本三国志。李本西游记系翻刻本还好，有插图，每回二图，因系翻刻，当然不大精美。将李卓吾本，笠翁本及毛本三国志对照的看。笠翁本，据他自己序上说，是刻于毛本之后。插图每回二幅，很精细可爱。他这个本子是介乎卓吾本与毛本之间的；大部分是依据卓吾本，回目亦完全相同，但有的地方，却依从了毛氏的大胆的改本。如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卓吾本叙刘备听见雷响，故意将手中箸落于地上；毛本颇讥评之，改为刘备听见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时，不觉失惊落箸，雷声恰作，乃借之以为掩饰。笠翁本在此处便完全照毛本而不照卓吾本。然卓吾本的面目却仍可说是完全保存在笠翁本中。似此回之一段，乃偶然的一个例子而已，全书中并不多见也。五时回家。今天来回，仍步行……

七月二十五日 阴

上午十时，步行至国家图书馆，借出包公案，一夕话，列女演义，冯驸马在安南征胜宝乐番贼故事，及西番宝蝶五种。包公案为通行袖珍本，一阅即放过一边。冯驸马故事为单张的纸片，故事极简，尚未完，似为安南或广东的坊贾所印行者。西番宝蝶乃粤曲，叙苏生之故事，文字颇不通顺，版本亦极劣。一夕话，一名一夕话开心集，其中趣谈甚多，大约以搜辑旧作为主，而附以新闻者。颇有使人忍俊不禁，喷饭满案之新鲜的笑话。如说，一个乡间富翁不识字，但又要假装通文理；有一天，他的朋友写一字条向他借牛一用，但他看了半天，不知所云，而座有他客，又不便说不知，便对来使说道：“你去告诉你主人说，我停一刻就来了！”又如说，一人见卖海蛸者，便叫道：“海蛸多少钱一斤？”卖海蛸者回道：“海蛸不论斤的，要量的。”那人作色道：“我难道不晓得！我问的是海蛸要多少钱一丈。”又如说，一人见友人桌上有帐单一张，上写琵琶四觔，计价若干。他猜了半天，才知系“枇杷”二字之误，便作一诗嘲之云：“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像这一类雅而不俗的笑话，在我们的笑话集如岂有此理，笑林广记中是极少见的。此书为道光壬午年刊本，题咄咄夫作，嗤嗤子增订。列女演义为翻刻本；原编者为犹龙子，系以刘向列女传为蓝本而以通俗的文字重述之者，但不尽为向之原作，亦采入唐宋明乃至清末之妇女故事。三时，出馆……

七月二十九日

今天不能再不做事了！愈懒将愈郁闷，愈郁闷将愈懒；再不振作，不仅空耗时间，亦且使人不知怎样度过这悠久的历史好，心里至为怅恼，也至为彷徨！九时半，早餐后，即到国家图书馆去，借出三宝太监西洋记，封神传，呼家将，列国志，及玉娇梨。西洋记与我所藏的一部不全本，同一到本，惟印刷更为模糊不清。封神传为四雪草堂刊本，图虽不及褚氏刻的隋唐演义好，却亦颇精。呼家将文字甚为拙笨，似为未经文士删改之说话书，其中材料颇多足资参考者。列国志起于武王灭纣，终于秦之统一天下，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有许多地方可以与东周列国志对照的读，可以使我们晓得如何的一本通俗的列国志乃变而为一本文雅的东周列国志。玉娇梨为明刊本，本子还好。下午三时半出馆……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

孙子书先生著录今日所知所见的中国通俗小说书为中国通俗小说提要若干卷，先以其简目别写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九卷刊行于世，并要我为它写一篇序。他告诉我道：“即此区区，搜辑采访颇费工力，稿本斟酌再三，几经数易，其中甘苦，亦唯同道者知之。”他编著此书的甘苦，我确是颇为知道的。他最初利用着马隅卿先生和孔德学校的所藏，后复遍阅北平图书馆的所藏，更乃东渡日本，天天到日本内阁文库及其他各藏书家、各书店专读小说，归途经大连，又到满铁图书馆恣读着所谓大谷本的一部分藏书。他告诉过我，在大连的几天，差不多早晨九时到下午八九时，除了匆匆的吞咽下了早午饭之外，便无时无刻，不是“笔不停挥”的。今年暑间从日本归后，又到丁在君先生家，燕京大学图书馆，和我家里看所藏小说。我住在西郊，轻易不大有城里的客人来。但子书先生却专为了看小说而耗了三个下午在我的书房里。只见他匆匆的在翻书，在抄录，其热忱有如一位中世纪的传道士，有如最好奇的明清藏书家们在传录着罕见的秘籍。结果，遂产生了这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写这样的一位诚朴的访书者的所著书的序，诚是我所最高兴的事。

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乃是最近十余年来事。商务版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为最早的两部专著。但其中材料甚为零杂。名为“小说”，而所著录者乃大半为戏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方才廓清了一切谬误的见解，为中国小说的研究打定了最稳固的基础。马隅卿诸先生的提倡和传布的工作，也给学者们以多少的冲动。在离今六七年的时候，我也尝发愿要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并在上海鉴赏周刊上连续的刊布二十几部小说的提要。但连写了五六个星期之后，便觉得有些头痛，写不下去。那些无穷尽的浅薄无聊的小说，实在使我不能感得兴趣，便搁下来一直到现在。想不到这个需要过人的坚忍和精力以成之者的工作，却为子书先生所独力肩负以底于成了。对于他的这个辛勤，我只有钦佩与惭愧！他的这个工作，至少可为中国小说的研究者们解决了好些问题，增大了许多的知识的范围，执子书先生的这部书和我的未完成的中国小说提要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差别；也可以显示出这六七年来中国小说的研究是走在如何进步的一条道路上。我们想起十年前汪原放所标点的几部中国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用的是第一才子书本，水浒传用的是为金圣叹所腰斩的七十回本。那时欲求得一部明刊的比较近于原本的面目的三国、水浒竟不可得。如今却把这个初期的幼稚时代，远远的抛却在后面了。几部伟大的明人小说，都已有了很好的明刊本出现。三国志演义有了不止十五六种的明本；水浒传也有了京本忠义水浒传，水浒传评林，一百回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等等。西游记有了明世德堂刊本，明福建余氏编刊本、明羊城刘氏刊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三三九“一送”里，更发现有西游记梦斩泾河龙一段。金瓶梅也有了万历间名为金瓶梅词话的一本，崇祯间的名为金瓶梅的一本。于今而要谈起中国小说的演进来，是有了比臆说更确切的根据的了！子书先生的此书，便是记载这若干年来的发见的最完备的一部书。所著录的著者姓名，以及各种刊本皆有甚多新颖的发见。有了此书，学者们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

最后，我更有一个提议：此书著录中国小说，既甚美备，但专载以国语文写成的“通俗小说”而不录“传奇文”和文言的小说，似仍留有一个阙憾在。不知子书先生有扩充此书成为更完备的“中国小说书目”之意否？又，

“天下之大，何地无才。”此书所著录者皆为北平、大连、东京数地的收藏。但像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太原、济南诸地，当也必有收藏中国小说的人们在。子书先生当必愿意更去博访广搜之也。我们且等着子书先生的一部比此书更为美备的“中国小说书目”的出现！

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北平笺谱序

诗笺之作，由来已久，迨明季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出，精工富丽，兼具众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李克恭序云：“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就今传明人简牍之用笺观之，足证斯言之不谬。清初陈洪绶、萧云从主持画坛，离骚图、博古页子传刻遍天下，八口之家至赖以举火。时工之著者，有黄子立、鲍承勋等，皆以镂象世其家。康乾之际，盛况犹昔，世传成亲王笺秀丽不减胡氏，嘉道以后始渐衰。同光之时，尤为零落。光绪末，北京画师李钟豫、刘锡玲、朱良村、王振声辈，尝为肆人作笺，意在谐俗，乃坠恶道。至宣统中，林琴南先生独取玉田梦窗词意，制为山水笺，清趣盎然，文人为笺作画，殆始于此。民国初元，陈师曾先生为墨盒作画稿，镌成，试拓以墨，付淳菁阁制笺，乃别饶奇趣，后续成诗笺若干幅，无不佳妙；抒写性情，随笔点染，虽小景短笺，意态无穷，于十竹斋、萝轩外，盖别辟一境矣。姚茫父先生继之，作唐画砖笺、西域古迹笺，虽仅仿古不同创作，然亦开后来一大派。时六龄童子陈福丁信手涂抹，独见天真，亦得付之匠氏，足征作笺之事，颇亦为时人所歆羨矣。近十余年，作者辈出，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溥心畲诸君子，均高雅不群。惟制笺固以画稿为主，刊印亦贵精良。李克恭云：“笺板有三难：画须大雅，又入时眸，为此中第一义；其次则镌忌剽轻，尤嫌痴钝，易失本稿之神；又次则印拘成法，不悟心裁，恐失天然之韵。去其三疵，备乎众美，而后大巧出焉。”近代刻笺名手，首推山西张启和，居琉璃厂西门，陈、姚诸作，皆出其手。张氏既逝，继起者有张东山、杨华庭等，皆能不失本稿神采，而刷印之工亦足以副之，众美殆亦已备耳。然盛极则难为继，今厂肆已有弃其成法，投合时好者。尝见松古斋为西人制笺，纸劣工粗，墨浮色涩，林、陈之风荡然；又见豹文斋复刻黄瘦瓢人物笺，草率尤甚；清秘阁尝仿刻十竹斋数笺，丰韵十去其六，然规模固在也。近得其新印者，则版片错乱，色泽不匀，是并刷印之工亦不可恃矣。意者刻笺之业，其将随此古城之荒芜而销歇乎？鲁迅先生于木刻画夙具倡导之心，而于诗笺之衰颓，尤与余同，有眷恋顾惜之意，尝数与余言之，因有辑印北平笺谱之议。自九月始工，迄十二月竣事，其间商榷体例，访求笺样，亦颇费苦辛。入选者凡三百四十幅，区为六册，首仿古诸笺，纪所始也。次戴伯和、李伯霖、李钟豫、王振声、刘锡玲及李瑞清、林琴南诸氏所作，迹光宣时代之演变也。次陈衡格、金城、姚华之作。次齐璜、王云、陈年、溥儒、吴徵、萧、江采、马晋诸氏之作，征当代文人画之流别也。而以吴、汤等二十家梅花笺，王、齐等数家壬申笺、癸酉笺殿焉。今日所见之诗笺，盖略备于兹矣。谭中国版画史者，或亦有所取乎。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长乐郑振铎序

访笺杂记

我搜求明代雕版画已十余年，初仅留意小说戏曲的插图，后更推及于画谱及他书之有插图者。所得未及百种。前年冬，因偶然的机缘，一时获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经二百余种。于是宋元以来的版画史，粗可踪迹。间亦以余力，旁鹜清代木刻画籍。然不甚重视之。像万寿盛典图、避暑山庄图、泛槎图、百美新咏一类的书，虽亦精工，然颇嫌其匠气过重。至于流行的笺纸，则初未加以注意。为的是十年来久和毛笔绝缘。虽未尝不欣赏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却视之无殊于诸画谱。

约在六年前，偶于上海有正书局得诗笺数十幅，颇为之心动；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样精丽细腻的成绩。仿佛记得那时所得的笺画，刻的是罗两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干从十竹斋画谱描摹下来的折枝花卉和蔬果。这些笺纸，终于舍不得用，都分赠给友人们当作案头清供了。

二十年九月，我到北平教书，琉璃厂的书店断不了我的足迹。有一天，偶过清秘阁，选购得笺纸若干种，颇高兴。觉得比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只是作为礼物送人。

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我们对于木刻画有同嗜。但鲁迅先生所搜集的范围却比我广泛得多了；他尝斥资重印士敏土之图数百部——后来这部书竟鼓动了中国现代木刻画的创作的风气。他很早的便在搜访笺纸，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们在上海见到了，他以为北平的笺纸是值得搜访而成为专书的。再过几时这工作恐怕更不易进行。我答应一到北平，立刻便开始工作。预定只印五十部分赠友人们。

我回平后，便设法进行刷印笺谱的工作。第一着还是先到清秘阁。在这里又购得好些笺样。和他们谈起刷印笺谱之事时，掌柜的却斩钉截铁的回绝了，说是五十部绝对不能开印。他们有种种理由：板片太多，拼合不易，刷印时调色过难；印数少，板刚拼好，调色尚未顺手，便已竣工，损失未免过甚。他们自己每次开印总是五千一万的。

“那么印一百部呢？”我道。

他们答道：“且等印的时候再商量罢。”

这场交涉虽是没有什么结果，但看他们口气很松动，我想印一百部也许不成问题。正要再向别的南纸店进行，而热河的战事开始了，一搁置便是一年。

九月初，战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与鲁迅先生相见时，带着说不出凄惋的感情，我们又提到印这笺谱的事。

“便印一百部，总不会没人要的。”鲁迅先生道。

“回去便进行。”我道。

工作便又开始进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访笺样，清秘阁不必再去。由清秘阁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阁。在那里很惊奇的发见了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师曾氏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转以十竹斋、萝轩诸笺为烦琐，为做作。像这样的一片园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舍不得放弃了一幅。吴待秋、金拱北诸氏所作和姚茫父氏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也都使我喜欢。

过了五六天，又进城到琉璃厂，由淳菁阁再往西走，第一家是松华斋；松华斋对门在路南的是松古斋。由松华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斋。再西

便是厂西门，没有别的南纸店了。

先进松华斋，在他们的笺样簿里，又见到陈师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笺。说他们“清秀”是不够的，“神采之笔”的话也有些空洞。只是赞赏，无心批判。陈半丁、齐白石二氏所作，其笔触和色调，和师曾有些同流，惟较为繁缛燠煖。他们的大胆的涂抹，颇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自吴昌硕以下，无不是这样的粗枝大叶的不屑屑于形似的。我很满意的得到不少的收获。

带着未消逝的快慰，过街而到松石斋。古旧的门面，老店的规模，却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笺。所谓洋式笺，便是把中国纸染了矾水，可以用钢笔写；而笺上所绘的大都是迎亲、抬轿、舞灯、拉车一类的本地风光；笔法粗劣，且惯喜以浓红大绿涂抹的。其少数还保存着旧式的图版画。然以柔和的线条，温菴的色调，刷印在又涩又糙的矾水拖过的人造纸面上，却格外的显得不调和。那一片一块的浮出的彩光，大损中国画的秀丽的情绪。

懿文斋没有什么新式样的画笺，所有的都是光宣时所流行的李伯霖、刘锡玲、戴伯和、李毓如诸人之作；只是谐俗的应市的通用笺而已。故所画不离吉祥、喜庆之景物，以至通俗的着色花鸟一类的东西。但我仍选购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厂已是九月底；这一次是由清秘阁向东走。偏东路北是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了不少。我在那里见到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诸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等，刻工较清秘阁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半个下午，便完全耗在荣宝斋，和他们谈到印笺谱的事，他们也有难色，觉得连印一百部都不易动工；但仍是那么游移其词的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时候再商量罢。”从荣宝斋东行，过厂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过海王村东行，路北有静文斋，也是很大的一家笺肆。当我一天走进静文斋的时候，已在午后，太阳光淡淡的射在罩了蓝布套的桌上，我带着怡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很高兴的发现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调都臻上乘。吴待秋、汤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笺，也富于繁颐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梦白诸人的罗汉笺、古佛笺等，都还不坏，古色斑斓的彝器笺，也静雅足备一格。

静文斋的附近，路南有荣禄堂，规模似很大，却已衰颓不堪，久已不印笺。亦有笺样簿，却零星散乱，尘土封之，似久已无人顾问及之。循样以求，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败变色，盖搁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纸都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一种，色彩偏重于浓红深绿，似意在迎合光宣时代市人们的口味。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惟精神尚矍烁，与谈往事，娓娓可听。但搜求将一小时，所得仅纍卿作的数笺。由荣禄更东行，近厂东门，路北有宝晋斋。此肆诗笺，都为光宣时代的旧型，佳者殊鲜，仅选得朱良材作的数笺。

出厂东门折而南，过一尺大街，即入杨梅竹斜街。东行百数步，路北有成兴斋。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笺，又有清末为慈禧代笔的女画家繆素筠作的花鸟笺；在光宣时代似为一当令的笺店。然笺样都缺，月令笺仅存其七。再东行有彝宝斋，笺样多陈列窗间，并样簿而无之。选得王诏作的花鸟笺十余幅，颇可观，而亦零落不全。

以上数次的所得，都陆续的寄给鲁迅先生，由他负最后选择的责任。寄去的大约有五百数十种，由他选定的是三百三十余幅，就是现在印出来的样式。

这部北平笺谱所以有现在的样式，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

说起访笺的经过来，也不是没有失望与徒劳。我不单在厂甸一带访求。在别的地方也尝随时随地的留意过，却都不曾给我以满足。好几个大市场里，都没有什么好的笺样被发见。有一次，曾从东单牌楼走到东四牌楼，经隆福寺街东口而更往北走，推门而入的南纸店不下十家，大多数都只售洋纸笔墨和八行素笺。最高明的也只卖少数的拱花笺，却是那么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当一顾。

在厂甸也不是不曾遇见同样狼狈的事。厂甸中段的十字街头，路南有两家规模不小的南纸店，一名崇文堂，在路东，有笺样簿，多转贩自诸大肆者。一名中和丰，在路西，专售运动器具及纸墨，并持笺而无之。由崇文东行数十步，路南有豹文斋，专售故宫博物院出品，亦尝翻刻黄瘦瓢人物笺，然执以较清秘、荣宝所刻，则神情全非矣。

但北平地域甚广，搜访所未及者一定还有不少。即在琉璃厂，像伦池斋，因无笺样簿遂失之交臂。他们所刻“思古人笺”，版已还之沈氏，故不可得；而其王雪涛花卉笺四幅，刻印俱精，色调亦柔和可爱。惜全书已成，不及加入。又北平诸文士利用之笺纸，每多设计奇诡，绘刻精丽的。惟访求较为不易。补所未备，当俟异日。

选笺既定，第二步便交涉刷印，淳菁、松华、松石三家，一说便无问题。荣宝、宝晋、静文诸家，初亦坚执百部不能动工之说，然终亦答应下来。独清秘最为顽强，交涉了好多次，他们不是说百部太少不能印，便是说人工不够没有工夫印；再说下去便给你个不理睬；任你说得舌疲唇焦，他们只是给你个不理睬，颇想抽出他们的一部分不印，终于割舍不下溥心畲、江采诸家的二十余幅作品。再三奉托了刘淑度女士和他们商量，方才肯答应印。而色调较繁的十余幅蔬果笺，却仍因无人担任刷印而被剔出。蔬果笺刻印不精，去之亦未足惜。荣禄堂的笺纸，原只想印缙卿作的四幅，他们说年代已久，不知板片还在否，找得出来便可开印，只怕残缺不全。但后来究竟算是找全了。

最后到彝宝斋，一位仿佛湖南口音的掌柜的，一开口便说：“不能印，现在已经没有印刷这种信笺的工人了，我们自己要几千几万份的印，尚且不能，何况一百张。”我见他说得可笑，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单给他看，他无辞可对，只得说老实话：“成兴斋和我们是联号，你老到他们那里看看罢，这些花鸟笺的板片他们那里也有。”我立刻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到成兴斋一打听，果然那板片已归他们所有。

为了访问画家和刻工的姓氏，也费了很大的工夫。有少数的画家，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对于近代的画坛是那样的生疏。访之笺肆亦多不知者；求之润单间亦无之。打听了好久，有的还是见到了他的画幅，看到他的图章方才知道。只有缙卿的一位，他的姓氏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刻工实为制笺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许不下于画家。因彩色诗笺，不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板片；笺画之有无精神，全靠分板之能否得当。画家可以恣意的使用着颜料，刻工必须仔细的把那么复杂的颜色，分析为四五个乃至一二十个单色板片。所以刻工之好坏，是主宰着制笺的命运。在北平笺谱里，实在不能不把画家和刻工并列着。但为访问刻工姓名，也颇遭白眼，他们都觉得这是可怪的事，至多只是敷衍的回答着。

有的是经了再三的追问，四处的访求，方才能够确知的。有的因为年代已久，实在无法知道。目录里所注的刻工姓名，实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后定的。宋版书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叶以后。刻图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钤、王士珩、魏少峰、刘素明、黄应瑞、刘应祖、洪国良、项南洲、黄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后则刻工渐被视为贱技，亦鲜有自标姓名者。当此木板雕刻业像晨星似的摇摇欲坠之时，而复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板史末页上重要的文献。

淳菁阁的刻工，姓张但不知其名；他们说此人已死，人皆称之为张老西，住厂西门，其技能为一时之最。我根据了张老西的这个浑名，到处的打听，后来还是托荣宝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启和。松华斋的刻工，据说是专门为他们刻笺的，也姓张；经了好多次的追问，才知道其名为东山。静文斋的刻工，初仅知其名为板儿杨，再三恳托着去查问，才知道其名为华庭。清秘阁的刻工，也经了数次的访问后，方知其亦为张东山。因此，我颇疑刻工和制笺业的关系，也许不完全是处在雇工的地位；他们也许是自立门户，有求始应，像画家那个样子的。然未细访，不能详。

荣宝斋的刻工名李振怀，懿文斋的刻工名李仲武，松古斋的刻工名杨朝正，成兴斋的刻工名杨文、萧桂，也颇费恳托，方能访知。至于荣禄、宝晋二家，则因刻者年代已久，他们已实在记不清了。姑阙之。刻工中，以张、李、杨三名为多、颇疑其有系属的关系，像明末之安徽黄氏、鲍氏。这种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手工业是至今也还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为制笺的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不仅拆板不易，即拼板、调色、亦煞费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记其姓名。

对此数册之笺谱，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沧桑之感。自慰幸不辜负搜访的勤劳，故记之如右。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西游记的演化

一 当前的难题

说起西游记小说来，便立刻会有几个难解决的纠纷，出现在我们之前。这并不是作者的问题。今本最伟大的一部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早已知道为明人吴承恩而非元代道士邱处机了。也不是什么探求这部小说中所包含的哲理与潜伏的真意；那些真诠、新说、原旨、正旨以及证道书等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的书都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在大白天说梦话的。撇清了那些问题于外，却另有几个问题在着。

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吴承恩本的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易言之，即吴承恩的地位，到底是一位曹雪芹呢，还是一位罗贯中？他的西游记，到底是一部红楼梦似的创作呢，还是一部三国志演义似的“改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仔细的加以讨论。

鲁迅先生以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有所本的，他说道：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

又道：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致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惟杨致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

——同上

但也有人以为杨致和本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的。

到底这两说是那一说对呢？假如没有更强更确的证据出来，这场笔墨官司是一辈子打不完的。

我们且等待着看，有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其一。

其次，问题虽然较小，却很少有人拈出过。想不到那么大的一个罅漏，居然会没有什么人发见，而任他逃出读者们的“注意”之外。原来近三百余年来盛传的种种异本之吴承恩的西游记，无论是新说，或证道书，或其他，其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的开场白若干语，几乎完全是雷同的。第九回的开场白是：

话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真个是名胜之邦。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

第十回的开场白是：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个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

以上二段文字，皆据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为什么紧接着的两回，西游记的作者乃这样不惮烦的抄上如此相同的文字呢？吴承恩是决不会笨到这样的。

这不是一个谜么？要解得这个谜，却须连带解决西游记的整个“演化”问题。

所以以上两个问题，原来也只是一个。

二 新证据的发见

说来很觉得有趣，在去年之前，我们对于以上的两个问题，还没有法子窥测得什么端倪。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所见到的吴承恩的西游记，不过是真诠、新说一类的清刊本。——这有一个证据，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上说：“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其实吴氏的西游记原无今本的“第九回”（其说详下）。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所用的底本便是新说。但最流行的一本却是真诠。真诠其实最靠不住，乱改、乱删的地方极多，远不如证道书及新说的可靠。吴氏原本所有的许多作为烘托形容之用的歌曲，几有十之三四被删去。这是最可慨惜的！吴氏的许多韵语，出之于孙行者、唐三藏或诸妖魔的口中者，乃是那么的有趣。不知悟一子为何硬了心肠，乱加斫除！

除了新说、真诠本的吴书之外，他们所见到的明人著作，也只有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洋记传。

在好久的不知有吴氏原本，无论他著的“黑暗时代”之后，却忽然的于一年之间，乃连续发见了好几部西游记的著作，使我们顿时眼界大开，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自信可以暂时告一个结果，还不足以偿“埋头”之苦而若考古学家之掘获古代帝王坟似的欣然自得么？

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已知道日本村口书店有明板西游记二种待估的消息。为了索值过高，决非我们教书匠力之所及，虽然天天燃烧着想读到他们的愿望，却只得冷了心肠，不作此想。去年，在时局混乱的情形中，听说这二书已为北平图书馆购得了，这使我们如何的高兴！连忙坐了公共汽车进城，得以第一次获睹数年来念念不忘的两部书。

土黄色的细绫锦套，一望而知为日本式的装璜。凡五套，四套是吴本西游记，其他一套却是从未见之记载的一部异本：

鼎镬全相唐三藏西游传（第一卷末，又题作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羊城冲怀 朱鼎臣 编辑

书林蓬台 刘承茂 绣梓

这一部西游传分甲、乙、丙、丁……等十集，凡十卷，但只有四本，篇幅不及吴本西游记四分之一，每页分为上下二层，上图下文。就其版式及纸张看来，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最迟似不能后于万历初元。说它是一部孤本，大约不会错。

在它出现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有此书。羊城人朱鼎臣固然是一位陌生的作家；即“书林莲台刘承茂”也似是不见经传的一个闽南书肆主人。有了这部书的出现，我们才可以明白，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是“我道不孤”，才可以知道，杨本四十一回的西游记传和朱鼎臣十卷本的西游传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但那四套的明刊吴本西游记，也并不是什么凡品。明刊小说，惟西游记为最罕见。清初刊的西游真诠，卷首曾附有插图二百幅（但后来刊本皆已去之）。刻工极为精致。就插图的内容看来，确不是西游真诠所有。（因插图第九回是袁守诚妙算无私曲，并无陈光蕊赴任逢灾的一回。）真诠大约是利用了明末的这副图版而“张冠李戴”了的。（这插图本当是天启、崇祯间苏或杭的一个刻本。似即为李卓吾批评西游记的插图吧？）三年前，上海中国书店在某书封皮的背面，发见明刻本西游记一页，诧为奇遇。后此页由赵蜚云先生送给了我。这一页万历写刻本西游记的发现，便是这四大套明刻吴本全书发现的先声。这吴本的西游记全书，首有秣陵陈元之序，序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盖即万历二十（公元一五九二）年所刊。刊地为金陵，刊者为金陵书贾世德堂唐氏。陈序氏：

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书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

是此书亦尝经唐光禄“秩其卷目”，未必全为原本之式样的了。但今所见西游记，则当以此书为最古。插图也很精，与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略同式。万历间金陵刊本的插图，殆都是这种式样的。

今存的明刻本吴氏西游记，尚有：

（一）鼎鏗京本全像西游记日本内阁文库藏，题“闽建书林杨闽斋梓”，上图下文，全为闽南书坊的款式。亦为二十卷，亦有陈元之序，而序未年月，已改为“癸卯夏”，盖即万历三十一年，去世德堂本的刊行已十一年。（似即据世德堂为底子，故以京本相号召。闽南书肆，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其风殆始于南宋。）

（二）唐僧西游记日本帝国图书馆藏，似亦万历间刊本，而从世德堂本出者。惜未详为何人所刊。

（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日本内阁文库藏。亦同世德堂本。卷首插图，几一百叶二百幅。有题“刘君裕刻”者；当为启、祯间刻本。（以上三本见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

目提要，北平图书馆出版）其面目都是和世德堂本不殊的。在世德堂本之前，有无更早的刊本，却不可知，世德堂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此华阳洞天主人，似即陈序中所谓唐光禄。

陈序很重要，惟关于作者则游移其辞：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迹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

彼时，似不知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语，则吴氏或尝为“八公之徒”欤？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惜所云“旧序”，世德堂本未刊入，今绝不可得见，未能一窥其究竟。

世德堂本，粗视之与今坊本无异，但有一点与今坊本大不相同，即今坊本有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的一大段“陈玄奘出身”事，而世德堂本则无之，其第九回便是：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恰相当于今坊本第十回的开始。十回以下，文字全同今坊本，惟回目略殊：

	世德堂本	证道书 新说 真诠诸坊本
第九回	彭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二将军官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从第十二回起，则诸本回目皆全同，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到底这“陈光蕊”故事是吴本所原有而世德堂本删去的呢，还是吴本原无，而为清代诸刊本所妄加的呢？这且待下文再详之。

正当此两部不平常的明刻本西游记及西游传出现的时候，一个更重大的消息也为我们所喧传着。原来，在北平图书馆善本室所度藏的许多传抄本永乐大典中，有一本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的，是送字韵的一部分。在许多“梦”的条文中，有一条是：

魏征梦斩泾河龙。

引书标题作“西游记”，文字全是白话，其为小说无疑。谁能猜想得到，残存的永乐大典的一册之中，竟会有西游记小说的残文存在呢！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鲁迅先生的论点是很强固的被证实了。这一条，虽不过一千二百余字，却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足令中国小说研究者雀跃不已！

我们虽不曾再发见第二条西游记残文，但此永乐大典本西游记之为吴承恩本的祖源，却是无可疑的。就此一条的文字看来，古本西游记小说，其骨干与内容是不会和吴承恩本相差得多少的。孙楷第先生曾抄得此条见寄。为

了见到的人太少，特将全文转录于下：

梦斩泾河龙（西游记）长安城西南上，有一条河，唤作泾河。贞观十三年，河边有两个渔翁，一个唤张梢，一个唤李定。张梢与李定道：“长安西门里，有个卦铺，唤神言山人。我每日与那先生鲤鱼一尾。他便指教下网方位。依随着一日下一日着。”李定曰：“我来日也问先生则个。”这二人正说之间，怎想水里有个巡水夜叉，听得二人所言。“我报与龙王去。”龙王正唤做泾河龙。此时正在水晶宫正面而坐。忽然夜叉来到言曰：“岸边有二人都是渔翁。说西门里有一卖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筹，打尽河中水族。”龙王闻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见一道布额，写道：“神翁袁守成于斯备命。”老龙见之，就对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问，难道先生，问何日下雨。先生曰：“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申时雨足。”老龙问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点。”龙笑道：“未必都由你说。”先生曰：“来日不下雨，到了时，甘罚五十两银。”龙道：“好，如此来日却得厮见。”辞退。直回到水晶宫。须臾，一个黄巾力士言曰：“玉帝圣旨道：‘你是八河都总泾河龙。教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申时雨足。’”力士随去。老龙言不想都应着先生谬说。到了时辰，少下些雨，便是向先生要了罚钱。次日，申时布云，酉时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龙又变为秀士，入长安卦铺。向先生道：“你卦不灵。快把五十两银来。”先生曰：“我本筹算无差。却被你改了天条。错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来降雨的龙。瞒得众人瞒不得我。”老龙当时大怒，对先生变出真相。霎时间，黄河摧两岸，华岳振三峰，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那时走尽众人，唯有袁守成巍然不动。老龙欲向前伤先生。先生曰：“吾不惧死。你违了天条，刻减了甘雨，你命在须臾。刚龙台上难免一刀。”龙乃大惊悔过。复变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希望先生与我说明因由。”守成曰：“来日你死，乃是当今唐丞相魏征来日午时断你。”龙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非见得唐王，与魏征丞相行说。劝教时节或可免灾。”老龙感谢，拜辞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征斩龙。天色已晚，唐王宫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闲行。只见西南上有一片黑云落地，降下一个老龙，当前跪拜。唐王惊怖曰：“为何？”龙曰：“只因夜来错降芒雨，违了天条，臣该死也。我王是真龙。臣是假龙。真龙必可救假龙。”唐王曰：“吾怎救你？”龙曰：“臣罪正该丞相魏征来日午时断罪。”唐王曰：“事若于魏征，须教你无事。”龙拜谢去了。天子觉来，却是一梦。次日，设朝，宣尉迟敬德总管上殿曰：“夜来朕得一梦，梦见泾河龙来告寡人道：‘因错行了雨违了天条，该丞相魏征断罪。’朕许救之。朕欲今日于后宫里宣丞相与朕下棋一日。须直到晚乃出。此龙必可免灾。”敬德曰：“所言是实。”乃宣魏征至。帝曰：“召卿无事。朕欲与卿下棋一日。”唐王故迟延下着。将近午，忽然魏相闭目笼睛，寂然不动。至未时，却醒。帝曰：“卿为何？”魏征曰：“臣暗风疾发，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对帝下棋。未至三着，听得长安市上百姓喧闹异常。帝问何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头来，因此百姓喧闹。帝向魏征曰：“怎生来？”魏征曰：“陛下不问，臣不敢言。泾河龙违天获罪，奉玉帝圣旨令臣斩之。臣若不从，臣罪与龙无异矣。臣适来合眼一霎，斩了此龙。”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唐皇曰：“本欲救之，岂期有此！”遂罢棋。

这部古本西游记，就此条残文看来，必定也是分则、分段的，而每则却各有一个六七个字的“回目”，正像古本三国志演义一样，条文的题目：梦斩泾河龙，或为原文所有，或为永乐大典编者所代拟，今不可知。但文中插入

玉帝差魏征斩龙

一句，与上下文俱不衔接，却显然是原来的一个“回目”。此条似当是合两个“回目”的两则而成的。第一个“回目”也许是已被永乐大典编者所删去而代之以

梦斩泾河龙的

一个总题目了。文末有“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一语，也正是古代“说话人”每喜于一个重要节目处提醒听众的惯技。

古本西游记的文字古拙粗率，大类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其喜用“之、乎、者、也”的文言的习气，也正相同。当是元代中叶（或至迟是元末）的作品。元道士邱处机写作西游记的传说，虽不过是一个谎话，而元人写作的古本西游记，却不料竟实有其书！在这异书奇本陆续的发见的时候，论述中国小说的历史，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三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地位

有了上面许多新的发见，我们对于西游记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而接近于真实的和正确的结论了。反对鲁迅先生的那一个主张，因了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出现，已不攻而自破。就那段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残文仔细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吴承恩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的一大段故事，全是根据此条“残文”放大的了。内容几乎无甚增改。只不过将张梢、李定的两个渔翁，改作“一个是渔翁，名唤张梢，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而因此便无端生出一大段的“渔樵问答”的情节来。其余像“辰时布云”云云，“下三尺三寸四十八点”云云，也都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此古本西游记再有下几条“残文”在永乐大典中发见，其内容想来当也不会和吴本西游记相差得很远的。

所以，吴承恩之为罗贯中、冯犹龙一流的人物，殆无可疑。吴氏的西游记，其非红楼梦、金瓶梅，而只不过是三国志演义和新列国志，也是无可疑的事实。惟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确远在罗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冯氏改作列国志传以上。只要把永乐大典本的那条残文和吴氏改本第九回一对读，我们便知道吴氏的润饰的功力是如何的艰巨。

吴氏本西游记的八十一难，与古本或不尽同。吴氏写作西游记的真意，虽不见得像证道书、新说、真诠、原旨诸家之所云，但其受有当时（嘉靖到万历）思想界三教混淆的影响，却是很明白的事实。其对于佛与仙的并容、同尊，正和屠隆的昙花、修文，汪廷讷的长生、同升相同。其不大明了佛教的真实的教义，也和屠、汪诸人无异。我们观于吴氏西游记第九十八回中所开列的不伦不类的三藏目录，便知他对于佛学实在是所知甚浅的。其必以九九八十一难为“数尽”，为“功成行满”者，也全是书生们的阴阳数理的观念的表现。陈元之的序道：

旧有序……其序以为孙，狮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郭郭之

主。魔，魔也，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

假如所谓“旧序”，确是吴氏所自为，则陈氏所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或很可信。作者殆是以古本西游记为骨架，而用他自己（或他那一个时代）的混淆佛道的思想，讽刺幽默的态度，为其肉与血，灵与魂的了。西游记之能成为今本的式样，吴氏确是一位“造物主”。他的地位，实远在罗贯中、冯梦龙之上。吴氏以他的思想与灵魂，贯串到整部的西游记之中。而他的技术，又是那么纯熟、高超；他的风度又是那么幽默可喜。我们于孙行者、猪八戒乃至群魔的言谈、行动里，可找出多少的明代士大夫的见解与风度来！

吴氏书的地位，其殆为诸改作小说的最高峰乎？但于古本西游记外，吴氏是否别有取材呢？吴氏是以见收于永乐大典中的那部古本为骨架的呢，还是别有他本介于吴氏书与那部古本之间？

鲁迅先生未见永乐大典本，但他相信四游记里的那部齐云、杨致和编的新刻唐三藏西游全传为吴氏书的祖本。如果他的话可信，则在古本与吴氏书之间是别有一部杨氏书介于其间的了。

那部杨氏本西游记，就其版式看来，无可疑的乃是万历间闽南书坊余象斗们所刻的书。嘉庆版的一本四游记不过照式翻印而已，正如嘉庆间书坊的照式翻印明代闽建余氏版之两晋演义一样。（关于四游记的年代将别有一文论之。）假如编四游记或作杨本的是一个“妄人”的话，这“妄人”却决不会在“清代中叶”的。杨致和至迟当是余象斗们同时生的人物。

有人曾举一例，以证明“鲁迅先生误信此书，为吴本之前的祖本”之错误。他说：“此本第十八回（收猪八戒）〔按杨本实无回数，第十八回数字为杜撰。此段实见嘉庆本卷二第二十四页。〕收了八戒之后，‘唐僧上马加鞭，师徒上山顶而去。话分两头，又听下回分解。’这下面紧接一诗：‘道路已难行……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下面紧接云：‘行者闻言冷笑，那禅师化作金光，径上鸟窠而去。’这里最可看出此本乃是删节吴承恩的详本，而误把前面会见鸟窠禅师的一段全删去了，所以有尾无头，不成文理。这是此本删吴本的铁证。”

但此“铁证”实在不足以折服鲁迅先生之心。我且再找一个“铁证”出来吧。在嘉庆版西游记传卷一第一页，正论到：

故地辟于五；当丑会终，寅会初，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一派正合，群物皆生。

下面却紧接云：

玉帝垂赐恩慈曰：“下方之物，乃上天精华所生，不足为异。那猴在山中夜宿石涯，朝游峰洞。”中间花果山的一块仙石产生石猴以及石猴生后，金光焰焰冲天，玉帝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的一段事，都不见了。这难道也是杨致和删去的么？他虽是“妄人”，却不会妄诞不通至此！“说破不值一文钱”；原来那些“铁证”，乃是嘉庆翻刻本所造成的。余氏的原刊本，流传下来时偶然缺失了半页或一二页，翻刻本以无他本可补，便把上下文联结起来刻了。这还不够明白么？前几年在上海受古书店曾见一部旧抄本的杨致和本西游记传，此两段文字俱在，并未“失落”。（不是“删去！”）惜以价

昂未收，今不知何在。否则，大可抄在这里，以证明所谓“铁证”实在是不能其为“证”也。

在这里，我可以妄加断定一下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吴氏书有祖本的话是可靠的。不过吴氏所本的，未必是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而当是永乐大典本。

自从我们见到了朱鼎臣本西游记，这立刻明白她和杨氏书是同一类的著作！他们很可能全都是本于吴承恩本西游记而写的。或可以说，全都是吴氏书的删本。因了朱本的出现，增强了我们说杨本是“删本”的主张。为什么呢？这有种种的证据。（那些“铁证”却不足为据！）

现在且先将朱本和杨本的“回目”对照的列表于下：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卷之一：大道育生源流出 石猿投师参众仙 石猿修道听讲经法 祖师秘传悟空传	卷之一：猴王得仙赐姓 悟空得仙传道
卷之二：悟空练兵偷器械	猴王勒宝勾簿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仙奏石猴扰乱三界 孙悟空拜授仙禄 玉皇遣将征悟空 孙悟空玉封齐天大圣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玉帝降旨招安
卷之三：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大仙助法收大圣 八卦炉中逃大圣 如来收压齐天圣 五行山下安心猿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往长安	大圣搅乱胜会 真君收捉猴王 佛祖压倒大圣 观音路降众妖
卷之四：唐太宗治开南省 陈光蕊及第成婚 刘洪谋死陈光蕊 小龙王救醒陈光蕊 殷小姐思夫生子 江流和尚思报本 小姐囑儿寻殷相 殷丞相为婿报仇	
卷之五：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太宗诏魏征救蛟龙 魏征弈棋斩蛟龙	魏征梦斩老龙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阴司说罪
唐太宗地府还魂	卷之二：刘全进瓜还魂
卷之六：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刘全舍死进瓜果	
刘全夫妇回阳世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唐三藏起程往西天
唐太宗描写观音像	唐三藏被难得救
三藏起程陷虎穴	
双叉岭伯钦留僧	唐三藏收伏孙行者
卷之七：五行山心猿归正	
孙悟空灭除六贼	
观音显圣赐紧箍	唐三藏收伏龙马
三藏授法降行者	观音收伏黑妖
蛇盘山诸神暗佑	唐三藏收伏猪八戒
孙行者降伏火龙	唐三藏被妖捉获
卷之八：观音收伏黑妖	卷之三：孙悟空收妖救师
三藏收伏猪八戒	唐僧收伏沙悟净
唐三藏被妖捉获	猪八戒思淫被难
卷之九：孙行者收妖救师	孙行者五庄观内偷果
唐僧收伏沙悟净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
猪八戒思淫被难	唐三藏师徒被难
孙行者五庄观内偷果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	
唐三藏师徒被难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猪八戒请行者救师	猪八戒请行者救师
孙悟空收妖救师	孙悟空收妖救师
唐三藏师徒被妖捉	唐三藏师徒被妖捉
孙行者收伏妖魔	孙行者收妖魔
	唐三藏梦鬼诉冤
卷之十：唐三藏收妖过黑河	卷之四：孙行者收伏青狮精
观音老君收伏妖魔	唐三藏收妖过黑河
	唐三藏收妖过通天河
观音老君收伏妖魔	观音老君收伏妖魔
孙行者被弭猴紊乱	昴日星官收蝎精
	孙行者被弭猴紊乱
	显圣师弥勒佛收妖
三藏过朱紫狮驼二国	三藏过朱紫狮驼二国
三藏历尽诸难已满	三藏历尽诸难已满
三藏见佛求经	三藏见佛求经
唐三藏取经团圆	唐三藏取经团圆

这一个目录已足够表现朱本和杨本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朱本虽未写明刻于何时，但观其版式确为隆、万间之物——其出现也许还在世德堂本西游记之前。杨本亦未详知其刊刻年月。但杨致和若为余象斗的同辈，则其书也当为万历二十年左右之物。我意，朱、杨二本，当皆出于吴氏西游记。而朱本的出现，则似在杨本之前。何以言之？

朱鼎臣之删节吴氏书为西游释厄传，当无可疑。其书章次凌杂，到处显出朱氏之草草斧削的痕迹。朱本第一卷到第三卷，叙述孙悟空出身始末者，离吴氏书的本来面目，尚不甚远，亦多录吴氏书中的许多诗词。其第四卷，凡八则，皆写陈光蕊事，则为吴氏书所未有，而由朱氏自行加入者。其所本，当为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盖二者之间，同点极多。因此卷为朱氏所自写，遂通体无一诗词，与前后文竟若二书，不同一格。其第五卷到第八卷，从“袁守诚妙算无私曲”到“唐三藏被妖捉获”，他的作风又开始与一到三卷相同。吴氏书的诗词也被保存了不少。最可注意的是，第五卷的袁守诚妙算无私曲一则。其内容及诗词，殆与吴氏书面目无大异：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却说大国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梢，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都是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鱼，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顺泾河岸徐步而回……张梢道：“但只是你山青不如我水秀，有一蝶恋花词为证……”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渔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鹧鸪天为证……”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鹧鸪天为证……”渔翁道：“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西江月为证……”樵夫道：“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亦有西江月为证……”渔翁道：“这都是我两个生意贍身的勾当。你却我没有我闲时节的好处，又没有戳急时节妙处。有诗为证……”樵夫道：“你那闲时，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亦有诗为证……”张梢道：“李定，我两个真是微哼可相押，不须板，共金樽。”二人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梢道：“李兄，保重，途中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李定闻言

大怒道：“你这厮惫赖！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么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张梢道：“我永世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怎么就保得无事！”张梢道：“李兄，你须这等说，你还捉摸不定，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营生极凶险，有甚么捉摸？”张梢道：“你是不晓得这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鱼，他就与我袖传一课，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买卦。他教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西岸抛钩。定获大鱼，满载鱼虾而归。明日入城来卖钱沽酒再与老兄相叙。”二人从此叙别。正是路说话，草里有人。原来这泾河水府，有一个巡水的夜叉，听见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转水晶宫，慌忙报与龙王……

这里的张梢、李定，一为渔夫，一为樵子，正和吴氏书同，而与永乐大典本的作“两个渔翁”者有异。其所咏蝶恋花词以下诸词，也都是吴氏书所有，而永乐大典本所无者。此文假如不是从吴氏书删节而来的，则世间而果有此“声音笑貌”全同的二人的作品，实可谓为奇迹！这当是朱鼎臣本释厄传非永乐大典本和吴氏本西游记的中间物的一个“铁证”吧。

更有可注意者，即从第二卷的“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一则起，到第六卷的“双叉岭伯钦留僧”一则止，其文字都袭之于吴氏书（除第四卷外）的，仅中插一部分自撰的标题耳。从第七卷以后，方才有些大刀阔斧的杜撰的气象。标题始不再袭用吴氏原题。然内容尚还吻合，诗词间或见收。从第九卷“孙行者收妖救师”起，朱氏便更显出他的手忙足乱的痕迹来了。已到了第八卷了，还只把吴氏书删改了前二十回。如果照这样下去，后八十回的文字，将用多少的篇页去容纳呢？但他的预定却只要写到十卷为止。于是吴氏书五分之四的材料，便被胡乱的塞到那最后的两卷书里去。有的情节全被删去不用；有的则不过只提起了一二语。这样的草草率率的结局，当是他自己开头写作时所绝对想不到的吧。第十卷的“三藏历尽诸难已满”一则最为可笑。在这短短的快要结束的一段文字中，你看他竟把比丘国、白鹿白狐、陷堤空洞、九头狮子、月中白兔、寇梁诸事全部包纳在内。在吴氏书中，这是第七十八回到第九十七回的浩浩荡荡的二十回文字呢！九头狮子的事，吴氏书从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写到第九十回“师狮授受同归一”一共是四回。而朱本却只有百三十九个字：

到了天竺国，凤仙郡安歇暴沙亭，忽被豹头山虎洞口一妖把行者三人兵器摄去。行者虽神通广大，无了金棒，亦无措手。正在踌躇，忽见妙严宫太乙救苦天尊，叫声：“悟空，我救你也！”行者急忙哀告：“万乞老仙一救！”天尊走至洞口，高叫：“金狮速现真形。”那妖听得主公喝，慌忙现出真形，乃是九头狮子。被天尊骑于胯下，取出三件兵器，付还行者兄弟。天尊跨狮升天。

这种“节略”，诚可谓无可再简，无可再略的了。

但最后一则“唐三藏取经团圆”，关于通天河老鼋的一难，朱氏本却仍不能不为之一叙，此益可见其黏着吴氏书的胶性，实甚强大。

通体观来，朱氏书之删节吴氏西游记是愈后愈删得多，愈后愈删得大胆的；正像一个孩子初学字帖，开始不得不守规则，不能不影照红本；渐熟悉，则便要自己乱涂乱抹一顿了，虽然涂抹得是东歪西倒，不成字体。

至于杨致和本，则较朱本略为整齐；所叙事实更近于吴氏书。吴氏书之所有，杨本皆应有尽有。但其大部分，则皆有抄朱氏本的删节之文的痕迹。

其前半部，为了求全书整齐划一起见，篇幅较朱本更简。但其后半部，却反增加出一部分已被朱本删去的吴氏书的内容节目来。由此可见：当杨致和立志写作他的唐三藏西游传的时候，他的桌子上，似是摊放着两部西游记：吴氏书与朱氏书的。这两部繁简不同的书，使他斟酌、参考、袭取而成为另一部新的西游记传。

杨氏的书，确是想比朱氏书更近于吴承恩的原本。所以朱本第四卷的关于陈光蕊事者，便被他全部删去；只在卷二刘全进瓜还魂一则里，用百余字提起江流儿的故事；正和吴氏书之以一歌叙述玄奘的身世者相同。其后，第三卷的唐三藏梦鬼诉冤，第四卷的孙行者收伏青狮精、唐三藏收妖过通天河、显圣师弥勒佛收妖各则，都是朱本所无而杨本则依据了吴氏原书加入的。大约，杨本的第一、二卷，和朱本不同者颇多，标目也大不相同；这二卷的文字只有比朱本简略。到了第三卷，他便信笔直抄朱本的第九卷、第十卷了。除了加入了一部分故事以外，像下文，是朱氏书里的一则：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

却说那镇元大仙扯住行者道：“你的本事，我也知道。但拿在我手，你也难走。好好还我树来！”行者道：“你这老先生真个小气。只是要活树，何难之有。无故讨这等热闹！你放我师父兄弟，我还你树来。”大仙道：“你若活得此树，我就放你师父兄弟，我还与你结为兄弟。”就把师徒三人放了。行者说：“镇元老仙，你好生与我看顾师父，待我求个仙方，就来。”说讫，遂纵一筋斗，直至洛伽山观音菩萨座前，参拜已毕，菩萨问道：“唐僧行至何处？”行者道：“行至万寿山，弟子不识是镇元大仙，毁伤他的人参果木，被他霸住，不能前进。”菩萨骂道：“你这猿！他那人参果乃是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你怎么毁伤他的？”行者道：“弟子与他说过，只要医好其树，他放我师徒前去。望菩萨发个慈悲，早救唐僧往西天。”菩萨道：“我净瓶里的甘露，可活仙树灵苗。我给些甘露与你，你把去放在树下，将树扶起，自然茂盛。”行者得了甘露，回转观中，叫大仙师父同进后园医树，把甘露放在树下，一手扶起树来。只见顿然茂丽，余果尚存。大仙甚喜，回转法堂，复令童子去摘十颗来献唐僧，复安排蔬酒，与行者结为兄弟。次日天明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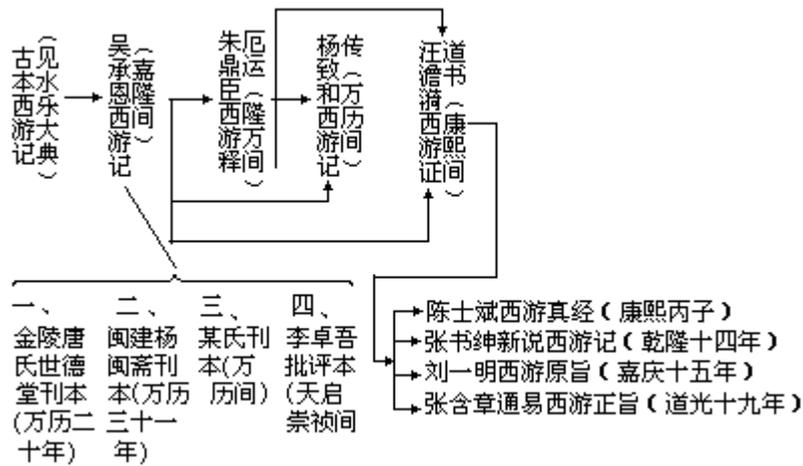
杨本的同节文字，便是全抄朱本的——其中只有几个字的差异。其他第三、四卷中，文字雷同者也几在十之九以上，连标目也是全袭之于朱本。

这都显然可见杨本是较晚于朱本。为了较晚出，故遂较为齐整；不像朱本那么样的头太大，脚太细小。

杨本最后一段，唐三藏取经团圆，根据于吴氏原本，屡提起：“路走十万八千，难八十次，还有一难未了”；或“路走十万八千，灾逢八十一回”；故其间，遂较朱本多容纳了一部分故事，以足八十一难之数。杨氏对于八十一难的数字的神秘的解念或竟和吴氏有同感罢。

这样，西游记的源流，是颇可以明了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日西游记的祖本，无疑的是永乐大典本。吴承恩的西游记给这“古本”以更伟大、更光荣的改造。后来明、清诸本，皆纷纷以吴氏此书为依归。或加删改，却总不能逃出其范围以外。故吴本的地位，在一切西游记小说中无疑的是最为重要——自然也无疑的是最为伟大。

总结了上文，其诸本的来历，可列一表如下：



四 陈光蕊故事的插入

由此可知，陈光蕊故事的插入，当始于朱鼎臣本西游传。吴承恩的原本，乃至永乐大典的“古本”，当都无此故事。关于陈玄奘的身世，吴氏原本仅于第十一回以一篇古歌叙述之：

你道他是谁人？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决。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大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灵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见世德堂本卷三，十二页。）

到了朱鼎臣删改吴本的时候，他似见到戏剧中的陈光蕊的故事，而颇以吴本不详为憾。故便自显身手，编了一卷八则的洋洋大文加入。

在明代，吴氏原本的势力极大，朱本见者似不多，故世德堂本以下诸刊本，都不注意到朱本此段文字的添加。连以朱本为删改之底子的杨致和本也竟受吴氏原本的影响，删去此段故事不载，仅以数语述及玄奘，硬交代了过去。

但到了清初，情形便不同了。汪澹漪刻他的西游证道书的时候，他似也见到了朱鼎臣的那部释厄传，为求全计，便把这段文字也钞刻了上去。他的理由是：

俗本删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历不明，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始补刻此一回。

——证道书第九回评

所谓大略堂释厄传当即朱鼎臣本的异刻，或明、清间的一部朱书的翻刻。张书绅承袭证道书之意见，也补刻了此回。他说道：

刊本西游，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始终，正是西游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遇

偶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

——新说西游记第九回评

他们的意见，都确有可取处。吴氏原书第九十九回，历数唐僧途中所遇的八十一难：

蒙差揭谛皈依旨，谨记唐僧难数清：
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
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

为何此后的七十七难吴本皆历历详载，独此四难并不叙述一下呢？吴本第九十三回里，提起抛打绣球事：

三藏立于道旁对行者道：“他这里人物衣冠，宫室器用，言语谈吐，也与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结成了夫妇。此处亦有此等风俗！”

第九十四回里又从行者口中提起此事：

行者陪笑道：“师父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缘，成其夫妇。似有慕古之意，老孙才引你去。”

但抛打绣球事，在此二回之前，一字未曾说起，此时突如其来，颇可诧异。难道吴氏原本果有此一段故事，而为世德堂所脱落？这也很有可能。惟今所见吴氏书，未有更早于世德堂本者，故不知其真相究为如何。然证道书诸刊本中的陈光蕊故事却是无疑的从朱鼎臣本转贩而来的。

为了保存原来面目，故证道书第九第十的两回，其开场的若干言，遂致雷同。新说亦然。悟一子的真诠便比较的聪明了，他的第十回的开场数语，却改成为：

且不题光蕊尽职，玄奘修行。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梢，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

如此，便泯灭了吴本和朱本重叠雷同的痕迹，使读者看不出二本的不相谐合之处来，且也不易寻出此故事的插入的线索。此故事既被插入，而原本的一百回又不易变动，汪澹漪便以原本的第九回到第十一回的三回，归并成第十回到第十一回的两回。悟一子、张书绅诸本，也皆从之。

五 西游记故事如何集合的？

不仅陈光蕊的故事，在西游记中为独立的一部分，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所谓八十一难，在其间，至少总有四十多个独立的故事可以寻到。

但大的分割点，则可看出三个来，这三大部分，本来都是独立存在的：

第一，孙行者闹天宫
第二，唐太宗入冥记

第三，唐三藏西游记假若吴氏原本果有陈光蕊的故事，则其所集合的故事的“单元”，不止是三个而四个的了。

孙行者闹天宫的一部分，为西游记中最活跃、最动人的热闹节目，但其来历却最不明，且也最为复杂。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Hanuman）的化身。哈奴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的，也多及哈奴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会飞行空中，会作戏剧（至今还有一部相传为他作的剧本残文存在）。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一为人所熟知的。什么时候哈奴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奴曼变成为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惟宋刊三藏取经诗话里，已有猴行者。这猴行者是一位白衣秀才。他自报履历道：“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他会做诗，尝到处留题，最早的一诗是初伏事法师时做的：

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
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

此孙悟空之助三藏法师的往西天取经，还不是逼像哈奴曼之助拉马征魔么？所谓“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其身份也大略相类。惟闹天宫的故事，诗话里不曾提到，只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则中，说起：

行者道：“我八百岁时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有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这当是孙悟空偷桃故事的一个最早的式样。至于大闹天宫，或是采用了哈奴曼的大闹魔宫的故事吧。又二郎神的捉悟空，正是脱胎于吴昌龄西游记第四剧猪八戒被捉的事实。

在吴氏西游记杂剧里，孙行者的来历是：

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费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嗔！……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离山老母，二妹巫枝祇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兄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喜时攀藤揽葛，怒时搅海翻江。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我盗了太上老君炼就金丹，九转炼得铜筋铁骨火眼金睛！……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仙衣一套，与夫人穿着。

——西游记第三剧第一折

这里的孙行者便俨然是魔王拉瓦那（Ravana）的转变了。从隋、唐间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起，到宋人话本陈从善梅岭失妻止，白猿便总是反串着魔王拉瓦那的。白猿传所叙的白猿盗去欧阳纥妻，陈从善话本所叙的申公盗去张如春，都和孙行者盗去金鼎国王女，魔王拉瓦那盗去拉马之妻赛泰（Sita）相类。大有可能，拉马耶那的故事传述到中国的时候，助人者的猴子和盗妻者的魔王便混淆在一处而成为一人的了。梅岭失妻记话本云：

且说那梅岭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阳洞。洞中有一怪，号曰白申公，乃獼猴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这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魃，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撮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

他还能差使山神，幻化山店。后来的孙行者是免不了有些白申公或白猿的影子。吴昌龄还说他偷盗金鼎国王女为妻。西游记小说，却把这重要的情节删去了，只是着力的写闹天宫的事。小说里的孙行者遂与白猿相离得较远了。

闹天宫的来历，于华光天王的故事，二郎神的故事，鬼子母揭钵的故事，大约都有所取材的吧。

吴承恩以孙行者功成行满时，被封为战斗胜佛，这颇附会得可笑。战斗胜佛见于佛名经，如何会是齐天大圣的封号？这可见吴氏的佛教知识实在是不很渊博，他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着。

第二部分所叙的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其来历也是极早的。在敦煌发见的写本中，有残本的唐太宗入冥记在着。其所叙，和西游记差不了多少。吴昌龄西游记杂剧并无太宗入冥事。而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既叙及魏征斩龙，则其后之紧接的叙到太宗入冥是当然的事。这样，“唐太宗入冥记”之加入西游记，也当是元代时候的所为了。这故事在西游记中并不重要。但到了后来地方戏里，刘全进瓜等节目便很为听众所欢迎的了。

在内阁大库的破书堆里，新近由北平图书馆的清理而发现了不少被遗忘了的怪书。在其中，有一部冥司语录，是元、明间的刊本，叙述魏文帝曹丕身入冥间与冥司相问答的事。佛教徒是如何的善于利用帝王的故事以宣传其教义！太宗入冥的被宣传，当亦其同流。

第三部分是西游记的主干，篇幅最长，内容最繁赜。如果仔细的考查其来历，其结果，或不止成为一巨册。孙行者闹天宫的故事，只有七回。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只有四回。从第十三回以后，便都是“西游”的正文了。所谓八十一难，除首四难外，其余都是西游途程中的经历。但所谓八十一难云云，也只是夸诞之辞；实际上并没有八十一则的故事；有好几个难，都只是一个故事自身的变幻。且看从第五难以下的七十七个难的内容：

- (一) 出城逢虎，折从落坑的第五、六难是一件事；
- (二) 双叉岭上的第七难是一件事（伯钦留僧）；
- (三) 两界山头的第八难是一件事（收孙行者）；
- (四) 陡涧换马的第九难是一件事（收龙马）；
- (五) 夜被火烧，失却袈裟的第十、十一难是一件事（黑风山）；
- (六) 收降八戒的第十二难是一件事；
- (七) 黄风怪阻，请求灵吉的第十三、十四难是一件事；
- (八) 流沙难渡，收得沙僧的第十五、十六难是一件事；
- (九) 四圣显化的第十七难是一件事（试禅心）；
- (一) 五庄观中，难活人参的第十八、十九难是一件事；
- (一一) 贬退心猿的第二十难是一件事（尸魔）；
- (一二) 黑松林失败，宝象国捐书，金銮殿变虎的第二一——二三难是一件事（黄袍怪）；
- (一三) 平顶山逢魔，莲花洞高悬的第二四、二五难是一件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 (一四) 乌鸡国救主的第二六难是一件事(青毛狮);
- (一五) 被魔化身,号山逢怪,风摄圣僧,心猿遭害,请圣降妖的第二七——三一难,是一件事(红孩儿);
- (一六) 黑河沉没的第三二难是一件事(鼉精);(一七) 搬运车迟,大赌输赢,兴僧除道的第三三——三五难是一件事(虎力大仙等);
- (一八) 路逢大水,身落天河,鱼篮现身的第三六——三八难是一件事(金鱼精);
- (一九) 金山遇怪,普天神难伏,问佛根源的第三九——四一难是一件事(老君青牛);
- (二〇) 吃水遭毒,西梁国留婚的第四二、四三难是一件事(女人国);
- (二一) 琵琶洞受苦的第四四难是一件事(蝎子精);
- (二二) 再贬心猿,难辨猕猴的第四五、四六难是一件事(猕猴);
- (二三) 路阻火焰山,求取芭蕉扇,收缚魔王的第四七——四九难是一件事(火焰山);
- (二四) 赛城扫塔,取宝救僧的五一、五二难是一件事(九头鸟);
- (二五) 棘林吟咏的第五二难是一件事(荆棘岭);
- (二六) 小雷音遇难,诸天神遭困的第五三、五四难是一件事(黄眉童子);
- (二七) 稀柿 秽阻的第五五难是一件事;
- (二八) 朱紫国行医,拯救疲癯,降妖取后的第五六——五八难是一件事(金毛犼);
- (二九) 七情迷没的第五九难是一件事(蜘蛛精);
- (三〇) 多言遭伤,路阻狮驼,怪分三色,城里遇灾,请佛收魔的第六——六四难是一件事(狮象,大鹏);
- (三一) 比丘救子,辨认真邪的第六五、六六难是一件事(寿星之鹿与白面狐狸);
- (三二) 松林救怪,僧房卧病,无底洞遭困的第六七——六九难是一件事(耗子精);
- (三三) 灭法国难行的第七〇难是一件事;
- (三四) 隐雾山遇魔的第七一难是一件事(豹子精);
- (三五) 凤仙郡求雨的第七二难是一件事;
- (三六) 失落兵器,会庆钉钯,竹节山遭难的第七三——七五难是一件事(黄狮精与九头狮子);
- (三七) 玄英洞受苦,赶捉犀牛第七六、七七难是一件事(犀牛怪);
- (三八) 天竺招婚的七八难是一件事(玉兔);
- (三九) 铜台府监禁的第七九难是一件事(寇洪);
- (四〇) 凌云渡脱胎的第八〇难是一件事;
- (四一) 通天河老鼋作祟的最后一难(第八十一难)是一件事。

虽说是八十一个难,却只有四十一个故事。这四十一个故事便构成五色迷人的一部西行历险图。其中亦有情节相雷同的。但大体上都有变化,都很生动,很有趣,亦且富于诙谐。魔王皆通人情,随事随时发隽语。其真价殆尤在于此种插科打诨处。

最早的一部宋人的有关西游记的作品唐三藏取经诗话(即三藏取经记),

所记玄奘西行的历险，精采固远不如吴氏书，其所记历险也殊少惊心动魄的力量。除残佚者外，今存的节目是：

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入大梵天王处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入九龙池处第七
“遇深沙神处第八”	入鬼子母国处第九（此则原缺一页标题失去）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入沉香国处第十二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
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天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第十六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三（三应作七）

和吴氏书异同处极多；不仅吴承恩未及见此书，即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作者恐怕所依据的，也未必便是此本。

吴昌龄的杂剧，便和吴氏书渐渐相近了。西游剧凡六卷。第一卷叙玄奘身世；第二卷叙玄奘动身西行，写得异常的郑重；木叉售马一折，和吴氏小说收伏龙马事同；华光署保一折，则为吴氏小说所无。第三卷的上半叙的是：

神佛降孙 收孙演咒

可以说孙行者卷，但其下半卷则入杂事。在行者除妖一折里写的是：

（一）收沙和尚 （二）灭黄风山银额将军

其鬼母皈依一则，则叙红孩儿事。此皆吴氏小说所有。惟鬼母揭钵事，则小说所无。盖小说以红孩儿为铁扇公主、牛魔王子，故遂不及鬼母事。其第四卷则为猪八戒卷，全叙八戒事；其出现的所在名裴山庄，不名高老庄。以二郎神为收伏八戒者，亦与小说略异。第五卷所叙述的是：

（一）过女人国 （二）过火焰山遇铁扇公主其第六卷第一折所叙贫婆心印一折，全是禅语，亦为小说所无。第二折即入参佛取经事。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即在西天圆寂，不回东土。此与小说大异。送唐三藏东归（第三折）者别为佛座下弟子成基等四人。最后的一折，三藏朝元，则和小说略同。

吴氏此剧，为戏台的习惯所限制，故所写的故事最少；不仅不及吴承恩的小说十之一二；亦且不如诗话的变化多端。

剧中第一卷陈光蕊的故事，是吴氏所独有的。在他之前，“西游”故事中未见有此者。焚香室丛钞（卷十七）引宋周密齐东野语所述某郡倅江行遇盗，其子为僧报仇事，以为西游演义述玄奘事，似本此。但徐渭南词叙录所载宋、元戏文名目中，已有

陈光蕊江流和尚

戏文一本，则宋、元间陈光蕊事的流传，似已甚盛。吴昌龄殆以其为世俗所熟知，故采入剧中欤？明人传奇，亦有江流记一本，惜不传。

谈金瓶梅词话

一 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摧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课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

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褻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志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 Achilles, Odysseus, 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 Round Table 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氛。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弩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么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
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

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它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褻的描写上。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恢恢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郗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延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 he 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存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了子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筹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二 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个妇人们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

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

西门庆谋杀了武大，即去请件作团头何九喝酒，送了他十两银子，说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银子，代他遮盖。（词话第六回）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骗娶了孟玉楼，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词话第七回）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

他娶了潘金莲来家，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银子。西门庆想办法勾引上了李瓶儿；把花子虚气得病死。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府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词话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戩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的“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话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戩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后来西门庆死后，陈敬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见词话八十六回。）

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戩勾结的因缘。

杨戩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

蔡京生辰时，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礼去。翟谦还需索他，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

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功名官职，他的气势更自不同。多少人来逢迎，来趋奉，来投托！连太监们也大都来贺喜。（词话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么慷慨好客，那末轻财仗义！？吴典恩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文契上写着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道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词话第三十一回）凡要做“土劣”，这种该散漫钱财处便散漫些，正是他们的处世秘诀之一。

他一方面兼并，诈取，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譬如以贱价购得若干的绒线，他便设计开张了一家绒线铺，一天也卖个五十两银子。同时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们的外府，不得不时时应酬些。连官家翟谦也介绍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因奉敕回籍省视之便，道经清河县，到他那里去，“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下书人却毫不客气的说道：“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信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西门庆道：“你多上复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蔡状元来了。西门庆是那么殷勤的招待着他。结局是，送他金段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词话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够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乐于结识“土劣”，为“土劣”作蔽护，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实仍是由老百姓们身上辗转搜括而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一转手之间，“土劣”便“名利双收”。

不久，西门庆又把他的初生的儿子和县中乔大户结了亲。这也不是没有

什么作用在其间的。他得意之下，装腔作态的说道：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词话第四十一回）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纱帽一上了头，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气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会亲为耻了！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那蔡状元也点了御史。西门庆竟托他转请宋巡按到他家宴饮。

宋御史令左右取递的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

这一顿饭，把西门庆的地位又抬高了許多。他还向蔡御史请托了一个人情：“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这个甚么打紧！”又对来保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词话第四十九回）

“土劣”做买卖，也还有这通天的手段，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竞争者，而获得厚利了。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银缎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份增高了不少。（词话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仅可以公然的欺压平民们，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之类的上官了，而且还可以为小官僚们说份上，通关节了。

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他的家产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开张得更多了；买卖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和宋巡按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词话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人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

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的了。

在西门庆的宴饮作乐，“夜夜元宵”的当儿，有多少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在饮泣着，在诅咒着！

他用“活人”作阶梯，一步步踏上了“名”与“利”的园地里。他以欺凌、奸诈、硬敲、软骗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数的老百姓们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们确实是被压迫得太久了，竟眼睁睁的无法奈这破落户何！等到武松回来为他哥哥报仇时，可惜西门庆是尸骨已寒了。（水浒传上说，西门庆为武松所杀。但金瓶梅则说，死于武松手下者仅为潘金莲，西门庆已先病卒。）

三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褻的描写以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它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它所表现的社会是那么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褻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么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么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褻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板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么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么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

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怨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嫖妓、周琏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褻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四 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上海卿云书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师名义保护着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其实只是那部存宝斋铅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宝斋本，今已罕见。故书贾遂得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年。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良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昉的金瓶梅考证。王昉的“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良辈之手罢。蒋序道：“曩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抄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王氏(?)的考证道：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烧之！

这都是一片的胡言乱道。其实，当是蒋敦良辈（或更后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乱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

“真本”所依据而加以删改的原本，必定是张竹坡评本的第一奇书；这是显然可知的，只要对读了一下。其“目录”之以二字为题，像：

第一回 热结 冷遇

第二回 详梦 赠言

也都直袭之于第一奇书的。在这个真本金瓶梅里果然把秽褻的描写，删去净尽；但不仅删，还要改，不仅改，还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头着粪”的东西了。

为了那位删改者不肯自承删改，偏要居于“伪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处处加以联缝，加以补充。

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那么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

英国译本的Ovid之爱经，凡遇不雅驯的地方，皆删去不译，或竟写拉丁原文，不译出来。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丛刊，凡遇原来秽褻的地方，也都像

他们的新闻杂志上所常见的被删去的一句一节相同，用××××来代替原文。这倒不失为一法。

当然，删改本如有，也不过为便利一般读者计。原本的完全的面目的保全，为专门研究者计，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并不难得。今所知的，已数不清有多少种的翻版。

张竹坡本第一奇书也有妄改处，删节处。那一个评本，并不是一部好的可据的版本。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的一本，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祯本的插图一册，却又不加声明，未免张冠李戴。）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又多了三页的开场词。它也载着一篇“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这是和崇祯本相同的。可见它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一六一七年（即万历丁巳）；而其所依据的原本，便当是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一本。（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

这部词话和崇祯版金瓶梅有两个地方大不相同：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祯本作：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词话本则作：

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这一回的前半，二本几乎全异。词话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祯本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祯本的铺张扬厉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事，词话却又无之。这“热结”事，当是崇祯“编”刻者所加入的罢。戏文必须“生”“旦”并重。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弟”，当是受此影响的。

（二）第八十四回，词话本是：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崇祯本则作：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把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事，整个的删去了。这一段事突如其来，颇可怪。崇祯本的“编”刻者，便老实不客气的将这赘瘤割掉。这也可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原未脱净水浒传的拘束，处处还想牵着些。

其他小小的异同之点，那是指不胜屈的。词话本的回目，就保存浑朴的古风，每回二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像：

来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嘉官
(第三十四回)
为失金西门骂金莲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
(第四十三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永福饯行遇胡僧
(第四十九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薛嫂月下卖春梅
(第八十五回)

崇祯本便大不相同了，相当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骈偶相称，面目一新，崇祯本的“编”刻者是那样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说，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五 金瓶梅词话作者及时代的推测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许多的记载都说，这部词话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所作的。这当由于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而来。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苦孝说的故事。或以为系王世贞作以毒害严世蕃的，或以为系他作以毒害唐顺之的。这都是后来的附会，绝不可靠。王晷（？）的金瓶梅考证说：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杼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构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拾遗，引证寒花庵随笔、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销夏闲记等书，也断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其实，清明上河图的传说显然是从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故事附会而来的。清华周刊曾载吴晗君的一篇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的传说，辨证得极为明白，可证王世贞作之说的无根。

王世贞的金瓶梅考证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这话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语对照起来，颇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罢”之感。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么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轍。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欣欣子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说道：“吾友笑笑生为此，爱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也许这位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罢。这就其命名的相类而可知的。

曾经仔细的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嘉靖间？是万历年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他见到不久，吴中便有了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年间为更合理些。

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的序说道：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间之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年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浚、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年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浚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年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年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嘉靖间的小说作者们刚刚发展到修改水浒传，写作西游记的程度。伟大

的写实小说，金瓶梅，恰便是由西游记、水浒传更向前进展几步的结果。

明清二代的平话集

引 言

“话本”为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要体裁的一种，其与笔记体及“传奇”体的短篇故事的区别，在于：它是用国语或白话写成的，而笔记体及传奇体的短篇则俱系出之以文言。但这也不是他们严格的区别。用文言组成的作品亦有窜入“话本集”中的，像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而“传奇”笔记，也有偶然使用白话之处。但他们究竟是一种例外。又，“话本”的结构，往往较“传奇”及笔记为复杂，为更富于近代的短篇小说的气息。不过，也有十分陈腐的布局，与最坏的叙述佳人才子之故事的“传奇”不相上下的。话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其盛行当在北宋末年以至南宋年间。而其起源当更在其前。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的纪载，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说小说，说讲史的几个大派别。而在“小说”一门中，又有：（甲）烟粉灵怪传奇，（乙）说公案，（丙）说铁骑儿等诸细目。这些说话人，各有其“话本”——大概便是他们说书的底本——像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等便是“烟粉灵怪传奇”一流，像简帖和尚、错斩崔宁等，便是“说公案”一流，独“说铁骑儿”之例，则不多见。当时说书先生们对于说讲史，大约便是讲说长篇的；对于说小说，大约便是每次或二次可以说毕的短篇。因为话本是说书的底本，所以他们的口气便是针对着听众而讲说的第二身称，恳恳切切，有若面谈。这是其体裁中最特异的一点。

更有特异的一点，是：他们在开头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有一段“入话”以为引起正文之用。“入话”之种类甚多。有的先之以“闲话”或“诗词话”之类，像碾玉观音之闲论咏春之诗什。有的即以一诗或一词为“入话”，像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之以“谁家柔女胜姮娥，行速香堦体态多”一诗引起。有的以与正文相同的故事引起，以增“相互映照”的趣味，像错斩崔宁之以魏鹏举因与夫人戏言，而“撒漫了一个美官”的故事，而引起“一个官人，他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的正文。有的更以与正文相反的故事作为“入话”，以为“烘托”或加重讲说的局势，像刎颈鸳鸯会之以“赵象知机识务，事脱虎口，免遭毒手，可谓善悔过者也”的一段故事，来引起“于今又有个不识窍的小二哥，也与个妇人私通，日日贪欢，朝朝迷恋，后惹出一场祸来。尸横刀下，命赴阴间”的一篇正文。

“入话”的为体，大概不外于上面的四种。但“入话”的作用，到底是如何的呢？它决不会是无谓的，无目的的摆放在正文之前的。其成因，一定是很有一种实际应用的目的在着的。我以为“入话”的作用，并不奥妙。其所以产生的理由很简单。原来，“话本”既是说书先生的“底本”，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么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静肃场面，怕悦听众的。这正和今日弹词家所用之“开篇”，剧场上所用的“开场锣鼓”，其作用没有二致的。

在话本的正文里更附插着不少的诗词。这些插入的诗词，似乎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像快嘴李翠莲之以韵文为主体而组织成一篇话本，那当然是

少见的例子，不足引来为“插诗”的作用的说明。但由此也可见，话本，是尽有以“可唱”的韵文组织而成的可能。在刎颈鸳鸯会里，我们又见到“插词”的真正作用。“说话人”在开头便道：“未知此女几时得偶素愿。因成商调醋葫芦小合（据清平山堂。“合”似应作“令”为正）十篇，击（“击”应作“系”）于事后，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云云。以后每遇插入醋葫芦小令之处，便说道：“奉劳歌伴，再和前声。”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书场”的组织，是很复杂的。于主讲人或说书先生之外，还有所谓“歌伴”者，专以弹唱“插词”为事的。但“歌伴”云云，仅见于刎颈鸳鸯会，未见他证。更有可能的事，在场面较小的书场上，似乎说书先生他自己便更担负着“歌伴”的责任。当他敷演了一段话之后，意欲加重装点，并娱悦在场听众，便拿起乐器来，自己来弹唱一段插词。这种情形是很可以由我们在今日的说书、滩簧、弹词等演场上见到的情形想象出来的。最普通的“插词”的办法，是以“但见”或“怎见得”、“真个是”、“果谓是”之类的话，引起一段描状的诗词。像杨温拦路虎传（清平山堂本）中，有一段话是：

“这大伯也不是平人。等到次日天晓。怎见得？”

残灯半灭，海水初潮。窗外曙色才分，人间仪容可辨。正是一声鸡叫西江月，五更钟撞满天星。”

又有一段话是：

“杨温随他行得二里来田地，见一所庄院。但见：冷气侵人，寒风扑面。几手席，屋门前，炉灶造馒头无限作。后厦常存刀共斧。清晨日出，油然死火荧荧。未到黄昏，古涧悲风悄悄。路僻何曾人客到，山深时听杀人声。”

这些，都是“插词”的好例。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诸“讲史”及长篇小说里，也插有不少此类的诗词，其作用大约都是相同的。但到了后来，“小说”与“讲史”的话本已不复是当场演说的实际的底本之时，这些“插词”却仍然被保留着，未为拟作者所舍弃。他们也许已完全不明白“插词”的实际上的应用之意，竟习焉不察的沿用了下去，为古代的“话本”留一道最鲜明的拟仿的痕迹。

最古的话本并不曾包含有什么特殊之目的。他们的作者们，只是以说故事的态度去写作的。他们并不劝孝，也不劝忠。他们只是要以有趣的动人的故事来娱悦听众。但到了后来，话本的写作却渐渐的变成有目的的了。当他们不复为当场的实际上的使用物时，当他们已被把握于文人学士的手中，而为他们所拟仿着时，话本便开始的成为文人学士们自己发泄牢骚不平或劝忠劝孝的工具了。这些后期的话本，充满了儒酸气，道学气，说教气，有时竟至不可耐。初期的活泼与鲜妍的描绘，殆已完全失之。这些后期的著作，最足代表的，便是李渔的十二楼及更后来的娱目醒心编。

最古的话本，只是敷演着各地的新闻，社会的故实，当代的风光，所以其描状与谈吐，都是新鲜的、逼真的，具着多量的时代的与地方的色彩与背景的。间或有叙及古代之事者，却极为少数。但到了后来，当代与当地的新闻，却已不屑为那些拟作话本的文人学士们取来作为“劝惩”之资的了。他们间亦有取材于哄传一时的新闻传说的，但为数究竟绝鲜，且其描绘的态度，

也是很辽远而不亲切的。因了他们之喜以古代的古人之事为题材，所以内容便渐形枯涩无聊，叙述便渐趋隔膜而不真实。初期话本中的真朴自然的气分，至此又全然的消失了。

总之，话本由实际上的应用，而变作了非应用的拟作，其命运本已日趋于下流。到了乾隆间，娱目醒心编的刊布，话本的制作遂正式告了结束，话本的作者也遂绝了踪影。

话本之流行，其初原是各自为篇的，有若今日流行各地之小唱本、小剧本，也有如元明间流行之南北剧本。万历间，熊龙峰刊行之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张生彩鸾灯传四种，也仍是各自单行的。钱曾也是园书目里，所记的宋人词话十二种：

灯花婆婆 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 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 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 山亭儿
（“山”原作“小”非） 李焕生五阵雨 女报冤 西湖三塔 小金钱

也都是每种一册，各自为书的。这都可见，这些话本在当时原都是零星出版，零星印行的。这些薄帙的小说册子，其易于散失，是无可疑的事实；其不为学士大夫所注意，也是当然的事实。所以话本的“拟作”，为时似乎甚晚。直到了“话本集”盛行于世之时，文人学士方才遽然的取了这种流行已久的体裁当作了新的拟仿的目的物。所以话本拟作的全盛时代，也便在“话本集”最流行的一个时代——即明清之交。

最早的话本集，即集合许多篇薄帙单行的话本而汇刻之者，据今所知，当为明代嘉靖中洪楸所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许多学者都以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话本集。发见且刊布这个重要的话本集的缪荃孙氏，以为她是“影元抄本”。刊布了京本通俗小说中未刊的一篇金主亮荒淫的叶德辉氏且以它为“影宋本”或“宋本”。那都是想当然的话，不足为据的。叶氏之言，更是有意的欺哄读者。（详见下文。）假如在宋元之时，而已有了像京本通俗小说那样伟大的话本集的刊布，那么，“话本”的拟作的运动，决不当迟至明末而始发生的了。且嘉靖本的清平山堂话本，其所收的内容是甚杂的，且有的不是“话本”而也被收入。又其话本，每篇各自起迄，并无编制，似为随得随刊之书。这明明是最原始的一个话本集子的式样。京本通俗小说则不然。彼已很整齐划一的分了卷数，且所收的话本，性质也极纯粹，似无可怀疑其为出于嘉靖以后之刊物。（更有其他理由，详下文。）至多只能说它是前乎“三言”的一部重要的话本集而已。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所谓“三言”的刊布，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消息。这“三言”的编者是当时有名的才人冯梦龙氏。他素来是最看重民间的文艺巨著的。他曾因刊布一部民间情歌集的挂枝儿而得大名。“冯生挂枝曲”盛传海内，无人不知。“三言”的编刊，是在天启间之事。这“三言”，凡一百二十卷。包括“平话”一百二十本；几已囊括了古代的平话无遗。其中或尽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或他友人的拟作。惜他不曾说明，现在已不可得而知了。因了冯氏的提倡，“三言”的刊布，于是海内文士，翁然响应，各从事于平话的拟作。平话集的出现，盛极一时。其中最有名者为凌初氏。（即即空观主人。）惟这些平话集却不是古今平话的“总集”，而是拟作者个人的“别集”。这些拟作者的平话集都将在下文讲到。

因了话本作者与话本集刊布的伙多，于是在明代之末，复有松禅老人，

虑阅者之难周，乃在冯氏的“三言”及凌氏的拍案惊奇的二刻之中选取了四十篇，成为一部较为精要的选本今古奇观。这乃是一部流行最广最久的平话集。平话的一体，数百年来，尚不至为读者所忘怀者，盖独赖有此一选耳。

明末乱后，话本集的散佚为最甚。冯氏的“三言”，遂鲜为世所知。坊间射利之徒，每每得到残板，便妄题名目，另刊目录，别作一书出版。正如今日之坊贾，每以无关之书，题作二续三续的今古奇观以资号召。话本集之厄运，盖莫甚于彼时。此种“易淆观听”的“伪书”，至今尚有流传，像所谓别本喻世明言、别本拍案惊奇二刻，及觉世雅言等皆是。

其他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诸万历年间出版的“闲书”中，亦并附有平话数篇。他们的收载平话，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平话在当时虽然未为学士大夫所注目，却已是很通行的一种小说的体裁，足令这些“闲书”的编者不能漏去了他们。现在把明清二代的话本集逐一的介绍在这里。

在未入本文之前，先列底下的一个明清平话集的系统表，凡是彼此嬗递有关的，皆以线形为表示。像二奇合传有二线形引至今古奇观与拍案惊奇之下端，便表示这书乃是由奇观与惊奇中选编而成的。其无线形的引递者，像拍案惊奇、西湖二集、娱目醒心编等，表示其皆为个人的拟作的“平话集”，与他书并无统系的关连者。

清平山堂所刻话本

明洪楹编

清平山堂所刻话本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部刻本的“话本丛书”。仅存残本三册，无总名，故不知其原名为何。亦无叙目，故不知其究有若干卷，或若干种。原藏日本内阁文库，今有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本。今本所残存者，凡有短篇小说十五种，其目为：

- 一，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 二，简帖和尚
- 三，西湖三塔记
- 四，合同文字记
- 五，风月瑞仙亭
- 六，蓝桥记
- 七，快嘴李翠莲记
- 八，洛阳三怪记
- 九，风月相思
- 十，张子房慕道记
- 十一，阴积善
- 十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 十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 十四，勿颈鸳鸯会
- 十五，杨温拦路虎传

每篇页数各自起讫。其中除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洛阳三怪记、风月相思四种外，余十一种的版心上方，皆刊有“清平山堂”四字。故今姑以清平山堂所刻话本名之。（影印本名之曰：清平山堂话本）按清平山堂为明嘉靖

时洪榷堂名。榷所刊书，版心往往刊清平山堂四字，正与此书相同。今所知者，有夷坚志、唐诗纪事等书。榷字子美，以其祖锤荫，仕至詹事府主簿。朱睦 万卷堂书目著录中，有洪子美书目。榷刊刻此书的年月不可确知。但由其刊刻他书的序言推之及此书的版式字体观之，当系刊于嘉靖间无疑。马隅卿先生推定其刊刻年月，“当在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一五四一——一五五一）”（见清平山堂话本序目）大约不至相差得很远罢。

此书内容甚杂，不能算是纯粹的话本丛书。其中如蓝桥记、风月相思二种，皆为通体文言，绝非话本体裁。蓝桥记全袭唐人旧文，风月相思则与明人剪灯新话、余话中的诸作以及绣谷春容、国色天香所收的娇红记诸文体裁全同。不过蓝桥记之首加上了名为入话的：“洛阳三月里，回首渡襄川。忽遇神仙侣，翩翩入洞天”的四句五言诗，及篇末“正是：玉室丹书著姓，长生不老人家”二语，又风月相思之首加上了名为入话的：“深院莺花春昼长，风前月下倍凄凉。只因忘却当年约，空把朱弦写断肠”四句七言诗，其作用大似“平话”耳。大约入话云云，如果不是编者添上去的，则一定是“说话人”取了这些旧文作为话本的底本，因为不暇改作，故仅加入话即为了事的。

又其中快嘴李翠莲记一篇，最为隽爽可喜，而其体裁却与其他话本不甚类似。马隅卿先生谓：“李翠莲乃民间传说故事之最广远者；演变至今，秦腔剧中有‘十万金’，通常名‘李翠莲上吊’。而小说西游记第十一回刘全进瓜，早采之为说部资料矣。此本所记李翠莲为快嘴媳妇，别出西游记中故事以外，是则考究风俗学者所更足珍贵者也。”（清平山堂话本序目）快嘴李翠莲记全篇皆以韵语的唱辞为主体，其他散文的叙事与对话，似皆仅为联络这些爽脆中听的唱辞者。大约快嘴李翠莲记话本的前身或是一篇“唱本”。说话人虽取了个唱本改成了他自己的话本，却仍保全了不少“唱本”的文句与本色。所以我们一望便觉得其格调与其他话本不同。我常常想象，宋元二代的说话人，其作用不仅在讲说，且似乎还在弹唱。话本之前或中间所夹着的许多“词”调，大约便是供说话人弹唱之用的。（此说详见我的宋元的话本一文）但他们所弹唱的，往往是当时流行的雅正的“词”；在快嘴李翠莲记中，我们却第一次遇到以不规则的“俗韵文”为弹唱的资料了。这大约不是一个很小的消息罢。

此外十二篇中，很有几篇可知为宋人的著作。简帖和尚当即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中的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也当即书目中的西湖三塔。简帖和尚也曾见于古今小说中，（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其文字与本篇差异甚少。西湖三塔记的发见，则可算是研究宋元平话者的一件快事！又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即为古今小说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勿颈鸳鸯会即为警世通言的蒋淑真勿颈鸳鸯会。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则和古今小说的明悟禅师赶五戒大同小异。风月瑞香亭则与警世通言的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入话里的司马相如故事相同。（三桂堂本通言别作一篇，名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

其未为他书所著录而就其风格与文句上可考知其为宋人的著作的，更有：合同文字记、洛阳三怪记及杨温拦路虎传等作。合同文字记有“话说宋仁宗朝庆历年间，去这东京汴梁城，离城三十里，有个村，唤做老儿村”云云，洛阳三怪记有“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云云，杨温拦路虎传有“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云云，都明是宋人的口吻。

但其中也不尽为宋人之作；如阴 积善、张子房慕道记等却似乎是后来的拟仿的作品。他们已丧失了宋人话本的活泼而宛曲的趣味，只是记实叙事而已，不复能描写俗情世态，真切如现，有若洛阳三怪等作。又风月相思的开头，明明写着“洪武元年春”云云，则当然也是明代之作。大约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中，所收的话本与小说，其著作的时代是跨越宋元明的三代的。（至嘉靖中而止。）

此书中的几篇，又并曾成了后来话本拟作者的蓝本。例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似即为古今小说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底子，合同文字记似即为拍案惊奇的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的蓝本，阴 积善似即为拍案惊奇的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的蓝本。

我们极希望这部于小说史上大有关系的集子，将来能够有全书发见！

京本通俗小说 未知编者

京本通俗小说第一次由江东老蟾（缪荃孙）介绍给我们。江东老蟾将这部书刊在他的烟画东堂小品中。凡二册。这并不是一部全书，乃是全书的卷十至卷十六的残存的七卷。这七卷是：

第十卷 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 菩萨蛮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 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 拗相公 第十五卷 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 冯玉梅团圆

缪氏的跋云：“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梦梁录云：‘说话有四家，以小说家为最。’此事盛行于南北宋。特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遂致传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礼居重刻宣和遗事，近则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话，为天壤不易见之书。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装奁中有旧抄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度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褻，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岁在旃蒙单阏江东老蟾跋。”

七种以外的定州三怪一回，缪氏以为“破碎太甚”者，今见于警世通言（通言题作崔衙内白鹞招妖），又金主亮荒淫两卷，缪氏以为“过于秽褻，未敢传摹”者，今亦见于醒世恒言（恒言题作金海陵纵欲亡身），又有叶德辉氏的单行刊本。是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的十卷九种皆存在人间的了。但全书究竟有若干卷，则我们不能知道。

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许多话本，向来以为都是宋人平话。是于钱曾的也是园书目，明标为“宋人词话”者，有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二种。醒世恒言载错斩崔宁一种，题作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于题下亦注道：“宋本作错斩崔宁。”又碾玉观音一种，警世通言题作崔待诏生死冤家，而于题下，则注道：“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一种，警世通言题作一窟鬼癞道

人除怪，而于题下则注道：“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这四种大约都是毫无疑问的为宋人小说。但像志诚张主管、菩萨蛮、拗相公、定州三怪及金主亮荒淫五种便没有显然的证据，可证知其为宋人的著作了。警世通言虽载拗相公（题作拗相公恨饮半山堂），菩萨蛮（题作陈可常端阳仙化），及志诚张主管（题作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尾州本〕或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三种，却都没有载明其为“宋人小说”云云。又定州三怪一种，虽于题下注道：“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却也并没有明白的指出系“宋本”云云。这都很可疑。但拗相公中有，“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等语，明为南宋人的口吻。菩萨蛮一开头便道：“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也很像宋人的口气。志诚张主管中，说及开封，便道：“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又道是，“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也明是宋人的语调。这三种都有是宋人著作的可能。至于定州三怪的著作时代，则我们实在无法去断定。但就其文笔的风格而论，却逼肖西山一窟鬼诸作，很有与以上诸作同为宋本的可能。

最成问题的只有金主亮荒淫一种。叶德辉氏翻刻此作，题曰：“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己未孟冬照宋本刊。”叶氏并有跋曰：“其前碾玉观音、冯玉梅团圆、拗相公、西山（原文“山”作“南”）一窟鬼等七种，已经艺风老人影写刊行，余此一卷，以秽褻弃之。”叶氏的耶园读书志中，在“影宋京本通俗小说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的一个题下亦有一篇跋文，一开头便道：“此影宋本通俗小说，小字本。”而叶氏刻本的金虏海陵王荒淫，其开端一段中，便道：

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一本专说金主海陵
庶人贪淫无道，年号初次天德三年……

明像是宋人的口气。如此看来，金主亮荒淫一种，似乎也是宋人话本无疑的了。然而疑问却也由此发生了。第一，缪氏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本”，何以叶氏既说是“宋本”，又说是“影宋本”呢？第二，缪氏说金主亮荒淫有两卷，何以叶氏的刻本，仅是一卷，且又说是“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呢？第三，缪刻本通体皆简笔字，叶刻的金虏海陵王荒淫行格虽同，字体却已改为“正体”，却又自署道：“照宋本刊”这种种都可见叶氏所刻的一本，并不就是缪氏所遗弃来刻的京本通俗小说的二卷。他必定未曾见过缪氏藏本的金主亮荒淫。那么，他所依据的又是什么本子呢？原来，金主亮荒淫二卷，缪氏虽未翻刻出来，但在醒世恒言中却载有之。我们想像，叶氏大约是得到了醒世恒言，见其中有此一种，又读了缪跋，知道他遗此一种未刻，便很高兴的将她刻了出来，也冒作京本通俗小说的“一卷”，（其实此作在京本中是两卷。）只不过将恒言中的：“如今说这金海陵、乃是大金国一朝聪明天子”云云，改作“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一本专说金主海陵庶人贪淫无道”云云，以符合宋人的口气而已。

由此，则金主亮荒淫一种，是否亦为宋人著作，实为可疑。叶氏跋云：“所叙乃金主亮荒淫之事，一一与金史后妃列传、海陵妃嬖诸传相合。”这是不差的。但他以为此种相合当是“当时修史诸臣，或据此等纪载采入”云云，却不能令人无疑。金史为元托克托所撰，其取材当不至采及话本，更不至全袭话本的记载而无所异同。且就金史诸传与金主亮荒淫话本，仔细对照

观之，皆可见话本实为全袭金史而加以廓大的描状者。作此话本者，其时代当在金史流行以后。像那么极形尽态的秽褻的描状，又似乎非明嘉隆以后的作者不办。但无论如何，金主亮荒淫之非宋人作，则为显然的事实。（惜我们未能得到繆氏原藏的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抄本，将金主亮荒淫一作与恒言及叶刻一对校。）

这样的看来，京本通俗小说的编辑时代似乎也要有些变动了。若金主亮荒淫果为明人之作，则京本通俗小说当决不会如繆氏云云的“的是影元人写本”。就平话的丛刻的进化史迹看来，元代而会产生那么篇幅至少会有十余卷以上的内容纯粹且又编次井然的京本通俗小说，实是不可能的事。一切“丛书”的编刊，虽滥觞于宋（太平广记等系类书，并非丛刻）实至明代中时而始盛。今所知的宋元二代的“丛刻”，寥寥可数。元代所刊行的杂剧戏文，大都是单篇别行，有如今日各地流行的小唱本。集合了许多杂剧而成为一部丛书的，乃是明代中叶的事。而集合了许多小说杂著而成为一部丛书的，也到了嘉靖时候方始风气大开。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尚是各种自为起讫，没有分卷的，换一句话，便是仍为“丛书”的格式，并不是编成一部有次第的小说集的。到了万历年间，熊龙峰所刊的张生彩鸾灯传等等也尚是各自为篇的。又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其内容甚为复杂，兼采蓝桥记、风月相思等传奇作品，并非纯粹的“话本丛刊”，熊龙峰也以同样的版式，刊行传奇文的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与话本的张生彩鸾灯传等等。而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则既刊不少的传奇文，也收入好些的话本。像京本通俗小说那末编次井然，以第几卷第几卷为次第的“话本集”，又像京本通俗小说那么内容纯粹，不杂传奇文的（就残存的十卷看来，可知其实为一部纯粹的话本集），在明嘉靖以前，似乎决不会产生；更不必说是在元代了。所以繆氏的“影元抄本”云云，只不过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想，决不是一个定论。

我个人以为，京本通俗小说当是明代隆万间的产物；其出现当在清平山堂所刻话本后，而在冯梦龙的三言前。

京本通俗小说的产生地，似乎较为容易断定。据其以“京本”二字为标榜，则我们可知其必非出版于两京（北京与南京）。据我们所知，明代（或这风气在明代以前便有）的坊贾，最喜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当推福建建安一带的书坊。闽刊的小说，以“京本”为标榜者，有：

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万历年间联辉堂刊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万历年间闽杨氏刊
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 万历年间闽杨氏刊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 万历年间闽余氏刊

等等。所谓余氏、杨氏都是闽中建安的书贾。联辉堂刊本三国志传虽未目睹，当亦是闽中的产物。其他各处以“京本”为标榜的刊本，今日似尚未之发现。所以我们大约可以说，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这样看来，京本通俗小说大有是闽刊的可能。但闽中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

（关于金主亮荒淫话本的问题，日本盐谷温在他的论明之三言及其他一文〔译文见

孙俚工译本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附录)又长泽规矩也在他的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一文〔译文见小说月报二十卷第六号,东生译〕中均论得很详细。盐谷先生及长泽先生都以为叶刻本大约是用醒世恒言的一篇伪改数字而成的。这正与我的意见相合。但他们似乎又都以为叶刻本的金虏海陵王荒淫及醒世恒言的金海陵纵欲亡身与缪氏藏本未刻的金主亮荒淫未必是一物,这大约是过虑。假如我们不相信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抄本”,则这个问题便不能成立了。就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诸作与恒言、通言所载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窟鬼癫道人除怪的文字上并无多大异同而推之,我们可知缪氏藏本的金主亮荒淫与恒言所载的金海陵纵欲亡身也当是无多大出入的。)

附 万历版话本小说四种

熊龙峰刊行

我们见到日本内阁文库的汉籍目录中,有别册单行的小说四种: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 孔淑芒双鱼扇坠传 苏长公章台柳传 张生彩鸾灯传

这四种,我很有幸的都曾见到过。但长泽规矩也君的报告已够说明之:“如板式纸质,四册都属相同,四同双边,有界。每半叶七行。行十六字,板口内纵六寸二分或五分,横三寸七八分。略字颇多。各册分量俱甚少。”(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长泽君以为这四册“或为一丛书之分册。大概在同一时间,同一书肆为出版同种的书籍起见,故具着这样类似的形式。”(同上)这话,我很有同感。假如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每篇各成一册,还不是也成为十五种同类的东西么?张生彩鸾灯传之首,有“熊龙峰刊行”字样。大约其余三种,也便都是熊氏所刊行的罢。长泽君说“由板式观,大概系万历时的俗书。”就孔淑芒双鱼扇坠传所附的三幅插图(其他三种无插图)观之,也可知其当是万历版。大约这个推定总不至与实际相差甚远的。张生彩鸾灯传也与古今小说中的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略同。

这四种,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便是清平山堂中的风月相思。孔淑芒双鱼扇坠传则在当时流行虽广,却不被收入丛集中过。苏长公章台柳传,叙述苏轼为临安府太守时,一日乘醉,欲娶妓章台柳,后又忘之。章台柳久待他不至,遂嫁与丹青李从善。等到轼复忆起这事时,章台柳早已有所属了。这是一个悲剧,但写得颇不好。

这四种的作者皆不知何人。其时代大约总在万历以前。(风月相思是嘉靖以前物。)像苏长公章台柳传风格极为幼稚,可能是更早期的东西。张生彩鸾灯传也是很古的作品。独孔淑芒双鱼扇坠传明言“弘治年间”云云,当为弘治、正德间之物。这一篇话本,风格、题材绝类宋人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诸“烟粉灵怪”传奇,大约这类谈神说鬼之什,民间是很为欢迎的。

附 绣谷春容

起北赤心子汇辑 建业世德堂刊本

绣谷春容的全名是起北斋辑骚坛摭粹嚼麴谭苑。凡十二卷。这是坊间流行的国色天香的祖本。当万历年间,民间的一般文化大约是颇高的,所以供

给一般民众需要的“通俗书籍”大为流行。辑录了许多诗、词、小说或剧本、唱词、笑谈，乃至实用的地理知识等等为一书的东西，今所知的已有不少。他们不是居家必备一类的家庭实用百科全书，也不是诸书法海（即后来的传家宝的祖先）、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类的平民实用的“万事须知”、“日用百科全书”。他们是超出于应用的目的之外的。他们乃是纯文学的产物，一点也不具有实际上应用的需要的。他们的编纂，完全是为了要适应一般民众的文学上与心灵上的需求与慰安，决不带有任何实际应用的目的。像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种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上是很罕有的。他们大约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戏曲为主，像玉谷调簧、摘锦奇书、万锦清音一类书。一派是，以小说为主，像绣谷春容、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一类书。而这两派书，皆以诗、词、笑语、新话、谜语、小曲等等为增饰，以期邀引起读者的更浓挚、更复杂的趣味。他们大约都是将全书的页面，分为上下两层，或上中下三层。上层所载，与中层、下层所载不同。间亦附插图画。他们所选录的东西，有时直至今日还是很富于趣味的。这些著作，有机会拟再详细介绍。他们的真价值决不是一般的经、史、诗、文的专门研究者所能明白的。因了时代禁网的宽纵，他们的材料常是带有多量的秽褻的成分。这是使他们不能存在于礼教森严的后一时代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使他们更别具一种特殊的研究的价值。绣谷春容选录之“话本”，仅有二种，一为柳耆卿玩江楼记，一为东坡佛印二世相会。而于“传奇”小说则所载较多。柳耆卿等二种，皆见于清平山堂话本集。

古今小说（喻世明言）

茂苑野史编辑 天许斋藏版

古今小说收话本四十种，分作四十卷。我们很有幸，见到的却是它的原刻本。在原刻本的序前，即封面的里面，有着出版者天许斋的广告：

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

天许斋藏版

其后，即为绿天馆主人的序。序中说及“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云云。盐谷温氏以为“茂苑野史大概就是冯犹龙了。在左太冲底蜀都赋里有‘佩长洲之茂苑’之句，所以茂苑不妨看作长洲底异称。”（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这话很可同意。长洲向来别称茂苑。犹龙是长洲人，所以很有自称为茂苑野史的可能。那时，除了不羁的冯犹龙以外，还有谁曾努力在搜集“古今名人演义”至一百二十种之多呢？就冯氏的友人所提及的说来，冯氏的纂辑“三言”——明言、通言、恒言——是不必有疑问的。与他同时的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的序上，说着：“龙子犹氏（即冯氏的笔名）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也说道：“墨憨斋（即冯氏）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事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今

古奇观序) 芾斋主人在二刻醒世恒言的序上, 也说道: “墨憨斋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 备拟人情世态, 悲欢离合, 穷工极变。”金闾叶敬池在刻行墨憨斋新编的新列国志的封面广告里, 也有着这样的话: “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 脍炙人口。”由此看来, 是所谓“茂苑野史”当是冯梦龙氏的早年的笔名了。所谓天许斋, 也许便是他自己刻书时所用的斋名, 也许是与 他很有关系的一家书店也说不定。天许斋的广告上, 既然说道: “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 而合了古今小说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计之, 所收的“古今名人演义”恰恰为一百二十种; 是不能说冯氏当刊行第一种的古今小说时, 没有预想到更要出版第二种、第三种的。惟有一个疑问, 即与冯氏同时的人, 或略后于他的人, 凡提及他纂辑“三言”的话, 便都以其中的第一种为喻世明言, 却并不说起古今小说一言半语呢! 难道古今小说的编者, 竟另有其人, 与冯氏一无干涉呢? 难道古今小说别为一书, 并非即为冯氏所编的喻世明言呢? 这大概是不然的。第一, 就我所知的叶敬池刻本的醒世恒言, 其题页上是作着: “绘图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这个式样的。可见“古今小说”四字只是一个通称。也许“喻世明言”四字是后来追加在古今小说之下方的。也许先由天许斋刊印, 名为古今小说, 后乃改归别个书肆刻印, 便改作了“古今小说喻世明言”云云的一个新名的。最可能的是, 当初, 初刻古今小说时, 只是一个总名。后来, 到了刻印第二集时, 方想到了与“初刻”有别的警世通言的一个名字来。于是便连带的也将“初刻”别名为喻世明言。但这都不过是一种悬测。必须等到我们有机会见到的确为原刻本的三言之后, 方可释然于心。——现在所见的名为三言, 除恒言以外, 都非原刻。而古今小说则可信其确为原刻无疑。第二, 我们如谓喻世明言与古今小说并非一书, 则今日所见的唯一的一部名为喻世明言(日本内阁文库藏)的话本集, 不应题作“重刻增补古今小说”, 更不应在二十四卷(即收话本二十四种)之中与古今小说重复了二十一卷之多。我们猜想, 这部书大概是后来的书贾, 收得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的残版, 加入了由他处抽集的三卷(恒言二, 通言一)而成的罢。假如名为喻世明言的一部书竟即为像今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二十四卷的那一部, 则纂辑此书的冯氏, 未免太浅陋了, 只是以别人的残版重行刻印着而改了一个书名罢了。且也万无此理。因为他决不会于残版二十一卷之外, 乃取及与他自己所编的恒言与通言重复的三卷的。第三, 还有一个证据, 可证明原本的喻世明言也和古今小说一样, 也是四十卷。在翻刻本的醒世恒言上, 有艺林衍庆堂的一则广告道:

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 初刻为喻世明言, 二刻为警世通言, 海内均奉为邨架玩珍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 种种典实, 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 并前刻共成完璧云。

衍庆堂这则广告或系抄袭别一刻本, 然由此也可知, 原本喻世明言之确为四十卷, 而非二十四卷。

由此种种证明, 我们大概可以决定的说一声, 所谓古今小说, 当便是“三言”中之一的喻世明言; 其全名或也当作:

绘图古今小说喻世明言。

像这样的一个结论，大约是不至十分的违反于事实的真相吧。我们渴望将来可以见到一部原刻的四十卷的题为“绘图古今小说喻世明言”的一部明言，俾得快然一解此疑！

在古今小说的四十卷中，包含着四十种话本。这些话本的年代，则包括着宋元明三代。其著作年代灼然可知的，有下列的若干种：

第三十二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当即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十二种中的种瓜张老的一种，又第三十四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也即为也是园书目中的简帖和尚。清平山堂所收的简帖和尚话本，也即此作。这两种话本当然是宋人所作无疑。此外，尚有好几篇，虽别无佐证可据，然在其风格及文字上，却也可推知其可能都为宋代的作品。像这样的作品，凡有十篇。兹列举如下：

（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少年吴山因恋了韩氏女儿至病亡事。其风格大似宋人之作，文中并有“说这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桥”云云，也明是宋人的语气。

（二）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叙少年阮三因恋上陈玉兰小姐，得病而死，那小姐终身不嫁，抚子成名事。文字古朴而饶自然之趣，且直叙曰：“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急演巷”云云，当是宋人之作。

（三）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叙郭威及史弘肇君臣二人，微时乃为柴夫人及阎行首所识事。篇首以洪迈的一首龙笛词引起。叙述殊为古拙有趣，且运用俗语，描状人物，俱臻化境，当为宋人之作。

（四）第十九卷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叙杨益授为贵州安庄知县，途遇异僧，嫁他以一个妇人李氏，以治县中蛊毒事。叙述边情世态，至为真切，有如目睹，又写李氏之功成而去，并不留恋，都非宋代以后的文人学士的拟作所能有者。当为宋人之作无疑。

（五）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清平山堂作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其故事全脱胎于唐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开端便道：“话说大宋徽宗皇帝宣和三年上春间，皇榜招贤，大开选场。云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字从善”，明是宋人的口吻。

（六）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其风格极为浑厚可爱；叙及祖国的远思，更尽缠绵悱恻之能事。当为南渡后故老之作无疑。

（七）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叙沈秀因喜爱画眉，终死于强人之手，画眉亦为所夺，以后，因此鸟而死者又有六人事。此话本为“公案传奇”之一。其情节较为错斩崔宁尤为错综复杂。其文字殊为真朴可爱，其描状也极纯熟自然，与错斩崔宁等风格很相同。当为宋人之作。

（八）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叙宋时大盗宋四公等在京城犯了许多案件，而官府终莫可奈何他们事。这是一篇很有趣的体裁殊为特别的话本。平常的公案传奇，都以公人破案为主体，此则全从贼人身上写来。写其戏弄同伴及公人诸事，尤饶迷离惝恍之致。似此的作品，当为当时民众所十分的欢迎。观其风格、文字，当为宋人之作。

（九）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叙任珪娶妻梁氏，她与周得通奸，反诬珪之盲父。珪休了她，并因之杀死了五命事。其风格、文字，皆似为宋人之作。

（十）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叙侠士汪革为程彪程虎兄弟所陷，进退无路，不得不自杀以救全家事。这篇话本的风格，颇为浑莽豪放。在烟

粉小说、公案传奇外，别辟一径。其叙情述态，描摹心理，俱甚当行出色。当为宋人之作无疑。

元代的作品颇不易分别得出。这一个时代，乃是上承宋人（讲说平话之风当犹存在），下开明代（文人拟摹之作似亦已有之）的，其作品并无特殊的时代色彩，有时既可上列于宋，有时也可下挤于明。故元人所作的话本，我们虽相信其必甚多，却终于不能举出一篇来。

明代的话本，可确知者不少。今姑举其比较显著明确的列下：

（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文中有“湖广”的地名，自当为明人之作。）

（二）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文中官制，全为明代的。）

（三）第十卷滕大尹鬼断家私（文中有“话说国朝永乐年间”云云。）

（四）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叙柳耆卿与妓女谢玉英事；其故事与清平山堂所收的玩江楼记话本不同。）

（五）第十三卷张道陵七试赵升（以唐寅一诗引起。）

（六）第十四卷陈希夷四辞朝命（风格绝类明末人之拟话本。）

（七）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由其风格观之，当为明末人之拟话本。）

（八）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叙元代事，但形容倭患甚详，当为嘉靖时代或其后之作品。）

（九）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观其引张志远诗及议论，当为明代人之作品。）

（十）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当为明人之作；中引郑元和唱莲花落事。）

（十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司马仲湘断狱事，见元刊本三国志平话；此篇远较平话所叙为详尽，当系元以后人之作品。）

（十二）第三十二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叙至元间胡母迪见东窗传而深愤于秦桧、岳飞之狱事，因而游地狱，得知此事之前因后果。按杂剧有东窗事犯，古传奇有东窗记；此篇的时代，由此推之，最早当为元末明初人作。）

（十三）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叙梁武帝的前身及饿死台城事；其以武帝前世之妻童氏，转身为支道林，殊附会得可笑。观其风格，当为明人作。）

（十四）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叙沈链因骂严嵩而被陷杀，后其子小霞得以报杀父之仇事。）

尚有第五卷穷马周遭际卖 媪，第六卷葛令公生遭弄珠儿，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第九卷裴晋公义还原配，第十一卷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第十七卷单符郎全州佳偶，第二十一卷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第二十三卷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第二十五卷晏平仲二桃杀三士，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十四篇，其时代并不可考知。但不是宋人所作却是大略可知的。或元或明，不可臆测。惟其中大部分，若断为明作似较为近理。像第七卷羊角哀，第八卷吴保安，第九卷裴晋公等，都是具有很浓厚的近代的拟作之气息的。

这部喻世明言，决不是原本的喻世明言。原本明言当有四十卷，而这部明言却只有二十四卷，故题之曰“别本喻世明言”。这部别本明言，其来历极为明白。乃是取了原本明言的残版二十一卷，又擅自加印上醒世恒言中的二卷、警世通言中的一卷而集成成为二十四卷的。像这样的以残版冒作全书的伎俩是明季清初的坊肆所惯为的。在下文，我们便可见到关于“话本集”的这一类“伪本”、“别本”之如何的伙多。又在杂剧上，他们也常常施展同样的狡猾。例如，盛明杂剧的残版，他们乃会改名为“十种曲”等等而印行。总之，像这一类每卷为一种“话本”或“杂剧”，本来是可分可合的东西。经了一次大乱，例如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和满兵入关之后，每每最容易散失。散失后，因为本来是一部可分可合的“丛集”，便往往也最易与得到残余版片的书贾以改头换面、另行出版的机会。杂剧集与话本集的“伪本”或“别本”之多，大概便由于此罢。

别本喻世明言的序文，全录古今小说的绿天馆主人所写的一篇，只是将“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的“四”字除去了，空着一格。又在题页上，特别写着：“重刻增补小说”数字。其实“重刻增补”云云都是假话。所谓“增补”，充其量只是于残版外加入三种恒言及通言里的东西而已。衍庆堂在题页上，又有着一个广告：

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 十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艺林衍庆堂谨识

仿佛“喻世明言”四字，乃是他，衍庆堂的主人，所特题着的一样。其实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衍庆堂大约除了得到残版的古今小说而成为“重刻增补古今小说”的喻世明言，与翻刻醒世恒言等等之外，是不曾有过别的什么表见。他似乎并不曾刷印或翻刻过警世通言——因为我们不曾见过这个版子——那么，他在翻刻本恒言的广告上所云的“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等语，大约总是依样画葫芦的抄袭其他刻本的广告，或竟是有意的夸大着说罢了的。别本喻世明言的目录如下。今于每一卷之下，并注明相当于古今小说及通言、恒言的原来卷数：

- 第一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第二十卷）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古今小说第二卷）
-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古今小说第十卷）
- 第四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
- 第五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醒世恒言第十九卷）
- 第六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古今小说第三卷）
- 第七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古今小说第四卷）
- 第八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古今小说第二十六卷）
- 第九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古今小说第十四卷）
- 第十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古今小说第十一卷）

- 第十一卷 穷马周遭际卖 媪（古今小说第五卷）
第十二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
第十三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古今小说第九卷）
第十四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古今小说第十九卷）
第十五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古今小说第三十一卷）
第十六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古今小说第三十八卷）
第十七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古今小说第三十二卷）
第十八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古今小说第三十四卷）
第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
第二十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古今小说第十五卷）
第二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古今小说第八卷）
第二十二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古今小说第二十卷）
第二十三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警世通言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四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古今小说第十八卷）

警世通言

冯梦龙纂辑 明天启四年刻本

警世通言亦为冯梦龙所纂辑，凡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种。天启的原刻本，今未之见。今所见者有藏于日本的所谓“尾州本”。此“尾州本”我们也有传抄本可见。此外，尚有三桂堂王振华刻本，原书未见，其目录则载于日本的舶载书目中。三桂堂王振华刻本之前，有着：

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兹刻出自平平问（“问”似当作“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有不弃也。三桂堂王振华谨识

的题语。（见盐谷温氏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引舶载书目）尚有一篇豫章无碍居士的序，无碍居士的序，尾州本无。此序当为原本警世之所有，惟就其目录（见舶载书目）观之，三桂堂本似当更后于尾州本。或者三桂堂本乃是清代的翻刻本也说不定。在三桂堂本的目录上看来，其内容与“尾州本”似无多大的不同，惟有两个地方与尾州本殊异。第一，尾州本的第二十四卷为玉堂春落难逢夫，而三桂堂本的目录，则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第二，尾州本的第四十卷为旌阳宫铁树镇妖而三桂堂本的目录，则为叶法师符石镇妖。这两个地方的不同，也许便可证明三桂堂本的较尾州本为后。因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一段话本，在尾州本上是被引作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断没有既引为“入话”，而复析出另作一回的。这当然是翻刻者见原刻本上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已经散佚，（或篇幅过多，翻刻费事。）便析出原来其本身便是一篇话本的“入话”卓文君慧眼识相如（此话本见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来，作为翻刻本的第二十四卷，以补玉堂春落难逢夫之缺。又旌阳宫铁树镇妖一卷，其篇幅也极长；其被更换为叶法师符石镇妖当亦为此故罢。

惟尾州本的刻印，也不甚精，其中且有错题卷数的地方。（因我确知其有一处，但可惜原本不在手边，已忘记其为第几卷了，似为重出一个第二十几卷，而缺了一个第三十九卷，其实内容并没有缺失。）似此看来，则尾州

本大概也未必便是原刻本罢。

在尾州本的警世通言中，有好些很可珍贵的参考资料，即往往于本文的题下，别注着旧来的名目；像这样标注着的，有：

- 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原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 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原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 第十九卷崔衙内白鹞招妖（原注：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 第二十卷计押番金鳗产祸（原注：旧名金鳗记。）
- 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拚生觅喜顺（原注：一名喜乐和顺记。）
- 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原注：与旧刻王公子夺志记不同。）

共六卷。这可见，当时这些话本都是单行别刻，各具一名的。但应该这样题着的也还有，编者却并不一一的注出，例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原有山亭儿之名，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作刎颈鸳鸯会等等。或者冯氏之注原名本来是很随便的；有的时候便偶然的注出，有的时候便疏忽了不注出，完全是凭心任意的，并不是曾定下一个例，非注出来不可。在我们今日看来，应该注明来历或出处的恐怕更还有不少呢。

就通言的四十卷的内容看来，确知其为宋人之作者，大约有下列的几篇：

- （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京本通俗小说作拗相公。）
- （二）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京本通俗小说作菩萨蛮。）
- （三）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原题作碾玉观音。）
- （四）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即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
- （五）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西山一窟鬼。）
- （六）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志诚张主管。）
- （七）第十九卷崔衙内白鹞招妖（即定山三怪。）
- （八）第三十七卷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即山亭儿。）
- （九）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即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

这九种话本之可证知其为宋人作品的理由都已在上文说过。最前面的六卷，皆为京本通俗小说中之所有者。定山三怪一卷，亦为缪氏因其“破碎不全”而弃去未刻者。而山亭儿一卷，则见于也是园书目中，钱曾列之于“宋人词话”一类中者。但通言中的宋人以及元人作品似决不止这九种。更有几种，就其风格内容及著作的口气而论，似亦可定其为宋元人所作。这几种的名目是：

（一）第十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这篇文中有“当周显德之末，天水真人承运而兴，整顿朝纲，经营礼法。顾视而妖氛寝灭，指挥而宇宙廓清。至皇宋二叶之时，四海无犬吠之警”云云。似当为宋人的口气。但其题材，殊为可异。这一篇作品，完全不是平话体，除了头上的“话说大唐自政治大圣大孝皇帝谥法太宗开基之后”云云的几句开场白外，全为传奇文，与张鹗的游仙窟以及瞿佑、李昌祺诸人所作的东西并无差别。将这一篇东西无端插入话本集的通言中似颇可异。也许当时对于这些话本及传奇，区别得并不甚严。故清平山堂中亦收入类此的作品，而燕居笔记之类的闲书杂志，也兼采及他们而无所区别。

(二)第十三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这一卷叙包拯断明孙押司被妻及其情人所谋害的案件事；观其风格之圆融浑厚，流转无碍，与错斩崔宁诸作若出一手。又其开端便写着道：“话说大宋元佑年间，一个太常大卿，姓陈名亚，因打章子厚不中，除做江东留守安抚使，兼知建康府”云云也明为宋人的口吻。当为宋人所作无疑。果尔，则“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之说，在宋代便已流传于世的了。

(三)第二十卷 计押番金鳊产祸。这一卷叙计安因误杀了一条金鳊，害得合家惨亡事。观其风格，显然为宋代的“公案传奇”之一。(开端亦有“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姓计名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云云。)

(四)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这一卷叙魏生遇伪吕仙及伪何仙姑事。开头有“话说故宋时，杭州普济桥，有个宝山院。乃嘉泰中所建，又名华光庙”云云，当为元人所作，其文章风格，离宋人尚未甚远。

(五)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这一卷叙吴清逢女鬼爱爱，终借其力，得成另一人世姻缘事。说鬼谈怪，大似定山三怪诸作。且其风格亦近宋人。或为宋元人之作，也说不定。

(六)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这一卷叙乔俊因娶一妾周氏而致家破人亡事。开头有“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这浙江路，宁海军，即今杭州是也”云云，大是元人的口气。

(七)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这一卷叙宋新会知县赵再理因烧毁了皂角林大王庙，去官归家时，却被皂角林大王冒了形貌，先行归去。家中见有二个赵知县，分别不出。告到当官，真的赵知县却被充军远去。后赖九子母娘娘力，灭了假的赵知县，合家团圆事。开头有“却说大宋宣和年间，有个官人，姓赵名再理，东京人氏”云云，风格也大似宋人之作。或也为宋代的话本之一吧。

(八)第三十九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这一卷叙刘本道被寿星座下的鹿、龟、鹤三物所戏弄，后乃为寿星所度，随之而升天事。这篇话本，叙述描写，饶有真朴自然之意，毫无故意做作之态；大似定山三怪、西山一窟鬼诸作。且开头有“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这个官人，水乡为活，捕鱼为生”云云。当是宋人所作无疑。

那么，在这篇话本中，有确然可知其为宋人之作无疑者，如第十三卷，第二十卷，第三十九卷等篇都是；有知其当为元人之作者，如第二十七卷是；其他第十，第三十，第三十三，第三十六等四卷，则甚类宋元间作品，却因无甚确证，尚未敢决定。至于确然知其为明代之作者，则比较得更多，且更容易指出。不仅在风格及题材上可以知道，即其叙述也随时可以使我们明白其为明代之作。这些确然可知的明代作品，通言中有如下列的几篇：

- (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叙述明初永乐年间苏云、苏雨兄弟事。)
- (二)第十七卷钝秀才一朝交泰(文中有“话说国朝天顺年间”云云。)
- (三)第十八卷老门生三世报恩(文中有“闲话休提，却说国朝正统年间”云云。)
- (四)第二十一卷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文中有“因遭胡元之乱”云云、当然是明人之作。)
- (五)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开头有“话说正德年间”云云。)
- (六)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开头有“话说正德年间”云云。)
- (七)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叙述明代诗人唐寅事。)

- (八) 第三十一卷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官制地名皆为明代的。)
- (九) 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文中有“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云云。)
- (十) 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文中有“此事非唐非宋，出在国朝天顺初年”云云。)
- (十一) 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叙述明代况钟审明奇案事。)

此外尚余十三卷，其时代都不甚可考，但若说他们大约都是明代的作品，除了其中极少数的几篇之外，总不会是与事实相差甚远的罢。例如，下面的几篇：

(一) 第五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文中有“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东门外，有个小户人家，兄弟三人”云云，“江南”非明代之地名，此篇似为元人作。)

(二) 第六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其入话用的是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此故事的本文，原是独立的一篇话本，名风月瑞香亭，见清平山堂。其被引用作入话，当是明代中叶后的事。)

(三) 第二十五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全为明末的作风，开端有“话说元朝大顺年间”云云，亦似明人的语气。)

(四)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清平山堂所收宋人话本西湖三塔记亦叙此事。但其故事内容却极为原始。此当系明末人之作。)

(五)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此书有明刻单行本，题明竹溪散人邓氏编，名铁树记，文字几乎全同。清代亦有翻刊本，改名真君全传。)

这五篇也灼然可知其为明代人的作品。余如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拚生觅偶等六篇，就其风格而论，也皆可知其大约为明代之作。惟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与第十卷钱舍人题诗燕子楼的格调全同，除了开头的“话说西洛有一才子姓张名浩，字巨源”及七言诗四句的引起类似平话体外，全篇皆为文言，实是一篇传奇文。这一篇的时代，比较的使我们迷惑。但似乎也不能在元代以上。像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类的传奇文，明代是产生得很不少的。

警世通言序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贗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贗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涂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慷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触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贗而孰真也。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其亦通德类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笔而弁冕其首云。天启甲子豫章无碍居士题〔此序前半，并非全文，中多缺逸，因系从他文所节引者录入之故。他日见到原序全文时，当再为补录完全。〕

醒世恒言

冯梦龙纂辑 明天启七年刊本

在三言中，醒世恒言流传得最广，也最为人所知。其翻刻的清代印本，似乎常在市场上见到。然原刻本则极不多见。原刻本有图，图的格式气韵与古今小说很相同。题页上写着“绘图古今小说，醒世恒言，金阊叶敬池梓”字样。此可见原来三言本皆别题为“古今小说”。这是苏州刻的很好的一部书。所谓出版家的“金阊叶敬池”，即系刊行冯氏订补的新列国志及天然痴叟的石点头诸书的。我藏的叶敬池刊本新列国志其题页上，别有广告一则，其中说起，“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脸炙人口”云云，则是三言之名，在明末便已盛为时人所称的。大约叶敬池与冯氏的关系是很深的。叶敬池曾请于冯氏，要陆续的改编列国、两汉诸演义，虽其结果仅有新列国志一种出版，两汉诸作俱未见，然冯氏后半期的著作，大都俱交给叶敬池出版，却是很有可能的。

恒言的叶敬池原刻本与所谓艺林衍庆堂的翻刻本，颇有不同之处；（衍庆堂当为明末书坊，因所刻恒言，“国朝”二字皆空格。）其最大的歧异乃在第二十卷与第二十三卷的四卷间。今列一表如下：

原刻本	翻刻本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上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第二十一卷 张廷秀逃生救下
第二十二卷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	第二十二卷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第二十三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观此表，可知翻刻本之所以刊落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卷而将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卷数者，其原因当与江东老蟬翻刻京本通俗小说而刊落了此卷（金主亮）的理由相同罢。其他文字上的错误更是指数不尽。总之，翻刻本是一部很恶劣的刻本。原刻本所有的精好的插图，在翻刻本上都没有。恒言四十篇的全目见下文。

在那四十卷中，我们很有理由可信其为宋元人所作，即所谓“宋元话本”的原作者，除上文已经提及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卷即为宋人的错斩崔宁外，尚有：第六卷小水湾妖狐贻书一篇，演说唐玄宗时，王臣因弹狐夺取天书，而为狐所捉弄事；其风格似为宋元人作。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篇，叙述孙神通冒作二郎神而与韩夫人通好事；描状之逼真，文笔之朴实自然，大有非宋人不办之概。这是一篇带些侦探小说意味的公案传奇，与古今小说中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之纯从贼徒方面描写者恰好成一绝好的对照。文中有“这首词调寄柳梢青乃故宋时一个学士所作”；似为宋以后人的语气。然我们殊不能过于重视“故宋”二字。因为在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篇中亦有“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云云，然在京本通俗小说中，这一句话却作：“我朝元丰年间，有一个少年举子”云云。则“故宋”字样或是冯梦龙氏的改写。否则，何所解于题下写着的“宋本作错斩崔宁”一行字呢？这样看来，则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篇中的“故宋”二字也大有是冯氏的改写的可能。这一篇公案传奇，实是一篇少见的名作，那样的迷离惝恍，故布疑阵，诚是中国小说中所稀有的珍宝。篇末有：“刚了孙神通，好场热闹，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之语。“老郎传流”云云，亦大可注意。

所谓“京师老郎”，在话本中的地位或不亚于书会先生。但其详，这里却不能说。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叙女郎周胜仙与范二郎相恋而不得相会；胜仙病亡后，为盗墓贼所救活，不得已与之同居。后乃乘隙逃去访寻范二郎。二郎尚疑其为鬼，大惊，以酒器击死了她。后获盗墓贼，其冤始雪事。这篇写东京景色，男女调情，至为真切，至为古拙，绝类宋人之作。有许多话，乃是后来人所绝写不出的。文中且有“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做樊楼”云云，其他地名，如“桑家瓦里”等等，也都是宋代的地名。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叙汉末张孝基承继得岳家巨产，却不忘其成为破家子弟流落在外的妻舅，终于让产于他，使成一个好人的事。文中有“尝闻得老郎们传说”云云，“老郎”于此，又得一提。其风格似为宋元人作。第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叙郑信立功成名事。风格大似宋人的作品，且开端直说：“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云云，也大似宋人的口吻。

警世通言中所载的宋元人话本特多，但冯氏着手选录恒言时，似乎这些材料已很稀少，所以收录的便也不多。惟明人所作，恒言中则特多，也许一部分还是冯氏自作的也说不定。这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篇中所叙的虽为宋事，但文中却有“西湖上子弟，编出一只挂枝儿，单道那花魁娘子的好处”云云。按挂枝儿小曲，至明嘉隆间始盛行。（见沈德符顾曲杂言）冯氏自己也曾拟作挂枝儿一集，为世所艳称，则此本自当为明人作。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文中，有“只有国朝曾祭状元，应制诗做得甚好”云云；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文中，有“且说国朝成化年间，山东有一男子，姓桑名茂”及“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云云；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文中有“说这本朝宣德年间”云云；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文中有“话说国朝弘治年间”云云；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文中有“且说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云云；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文中有“淮东地方已尽数属了胡元”云云；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文中有“话说国朝自洪武爷开基，传至万历爷，乃第十三代天子”云云；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文中有“话说正德年间，有个举人，姓杨名延和”云云；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监中讼冤文中有“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里？就在本朝正德年间”云云；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叙的是“本朝嘉靖年间一个才子”卢柟的事；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文中有“元来就在本朝嘉靖年间”云云；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文中有“话说这宣德年间，南直隶淮安府淮安卫，有个指挥，姓蔡名武”云云等，共有十三篇之多。此外，像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第五卷大树坡义虎送亲，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第十二卷佛印师四调琴娘，第二十二卷吕纯阳飞剑斩黄龙，第二十五卷独孤生归途闹梦，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第三十二卷黄秀才微灵玉马坠，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长安，第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第四十卷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第十二篇也都一望可知其为后来的拟作，我们都可以不必迟疑的将他们归入明人作品之中。

惟第四卷灌园叟晚逢仙女，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第三十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等七篇，时代颇不易断定。其中有可信其为很古老的，像薛录事鱼服证仙，但其他似皆当视为为较后期的作品，至少当在元明之间。

关于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上文已详言之，这里不必更多说

了。又关于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谴一篇，其内容大概都系袭取之于宋人的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诸作的，且连文字也全袭取他们。不过开端加上了四句诗及平话体的“开端”而已。（具体裁全类通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及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像这样体裁的“话本”，我颇信其是很古远的，其时代或当在宋元之间。大约这些别体的“话本”，也都是说话人的一种底本罢。（说见上文清平山堂一则内。）

拍案惊奇

凌濛初著 明天启七年刊本

拍案惊奇是第一部明代创作的话本集。话本的创作，远在宋代，惟作者都为无名的“书会先生”等人，而自行集之为一书，则更绝无其事。到了明代中叶，方有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诸书之编辑。天启间，冯梦龙编刊“三言”，大行于时。“话本”的制作风气，一时也为之鼓荡起来。在那“三言”的一百二十篇话本里，究竟有多少篇是冯氏的手笔，现在已无从知道。但冯氏是一位很健于著作的人，他的必有所作，杂于其中，那是很可相信的。继于冯氏之后，作者不少。亦有直题墨憨斋评定的，亦有托名墨憨斋遗稿的。他的影响之大，实不可讳言。凌濛初氏亦即为受其影响者之一人。凌氏所著的拍案惊奇，出版于天启七年，冯氏的醒世恒言恰好于同年刊成，实可谓为“得风气之先”的了。明清之交，著作话本集者，往往魄力不大。多者不过三四十篇（像幻影及西湖二集），少者只有四五篇（像照世杯），而以十余篇者为最多。凌氏的著作，合拍案惊奇初二刻并计之，则共有七八十篇之多。就量上讲，他诚然是当时话本拟作者中的一位最伟大者。凌氏字初成，蒙初其名，自号即空观主人。当时湖州有凌、闵二家，竟以刊印朱墨套印之书为务；亦有用彩色套印，多至四色者（如凌刻世说新语）。闵氏诸人所刻，多为诗文读本，凌氏所刻则多为小说戏剧及其他杂书。此等朱墨套印之书，今书贾皆混称之为“闵刻”。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此种套印的刊书风气，绵延不绝。楮墨精良，彩色烂然，即为读本，亦足怡娱。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图，精绝一世，为中国雕版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最高作品之一。他所刻的西厢、琵琶、绣襦、南柯诸记，以及艳异编、拍案惊奇初二刻，皆附有插图。此外尚著有诗逆、国门集等作。在戏曲一方面，他也显出他的写作的的能力来。在沈泰的盛明杂剧二集里，便有他的一篇虬髯翁在着。又拍案惊奇二刻之后，也附有宋公明闹元宵一剧。此外，尚有剧本若干，现已不可知其存在与否了。

拍案惊奇初刻凡十八卷，每卷包含话本二篇，共有话本三十六篇。凌氏在他自序里，曾有这样的话：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得罪名教，莫此为甚。有识者为世道忧。列诸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凡耳目之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云尔。

其中“复取古今来杂碎事”云云，语殊含混，颇有使人误会到龙子犹氏于“所辑喻世等书”，复著此书之意。此种意义含糊之处，是昔时喜欢掉

笔头的人所常常有的事。这三十六篇话本虽都是“取古今来杂碎事”，敷衍出来，题材有所本者居多，而实际上却并皆出于凌氏自己的手笔，不似冯氏“三言”之大部分为“古今”旧有之小说。这样看来，凌氏这部拍案惊奇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话本创作集”了。

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的拍案惊奇里，便也充满了文人学士的“创作”的气息，一方面，多做作的笔调，多教训的辞语，一方面便立刻显出很不自然的“拟作”的态度，全失了宋元话本之流畅、自然的风格。

在拍案惊奇的三十六篇话本里，风格精粹崇高的，可以说是很少很少。勉强的说来，还是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卷六），丹客半黍还，富翁千金一笑（卷九）等寥寥数篇，比较的还写得有生气，布局也很不坏。其他各篇便往往落于教训文字的窠臼，仿佛是劝世文、感应篇的白话故事解，不大像是纯粹的小说。

说到这里，我们又可以举出一个非常可笑的矛盾之点来。凌初成在序里，不是说过：“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得罪名教，莫此为甚”云云么？他既对于淫佚之作，取攻击的态度，同时，他自己的话本又是持着那么严肃的劝戒主义的，应该他自己是不会写出什么“污蔑世界，得罪名教”的东西来了。但在实际上，拍案惊奇却是一部被禁止了不止一次的所谓“淫书”。在三十六篇里，其中有好几篇，也确是写得很大胆，很裸露的。例如：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卷一），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卷八），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卷十六），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衍（卷十七）等篇皆是。像闻人世野战翠浮庵那样的赤裸的描状，是不下于金瓶梅诸著名的禁籍的。为什么这种秽褻的描状，像凌氏等俨然道貌的作者，也会摇笔即来的呢？这又是当代的秽褻的风气使他们习焉不察的。我常常说，明代从中叶以后，特别是在万历、天启的时代，乃是一个放纵不羁的时代，有类于罗马帝国的末年。差不多到处都可表现出他们的淫佚的情调来。凌氏的“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二语，恰好为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注释。在那一个淫佚的时代，差不多任何秽褻的作品，都是可以自由刊行的。所以，像金瓶梅，附着二百幅插图（其中有一部分简直是春画）的，也能够立即风行一代。袁中郎在他的觞政里，还以之配水浒。而如隋炀艳史、肉蒲团诸褻书也不断的刊行无忌。即南曲也多妖艳佚荡之语。著名的南曲集吴骚合编也还公开的在插图中列着春画呢。近又见明刻之吴歌集山水清讴一种，其中也充满着秽语淫辞。这都可见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式样的社会。凌氏之笔端不大纯洁，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独特的作风。丁耀亢著续金瓶梅，而先之以太上感应篇图解，正足以充分的表现这个淫佚的时代的矛盾心理与行为。继于这个时代之后的，当然便一定是一个严肃的古典的时代。因了那个严肃的反动，话本的根本，乃被摧残至死。为了“救死不遑”，话本的作家们也曾改变了他们的方向，更严格的采取了教训与劝世的主义，然已是无神于话本的灭绝的了。这个风气的转变离开凌氏的第一部话本创作集的刊行，至多不过五六十年耳。

拍案惊奇二刻

凌濛初著 明崇祯五年刊本

拍案惊奇初刻虽叠遭查禁，然民间流传尚广，翻刻亦甚多。在明人话本

集中，三百年来得以享受这种不休不息的欢迎者，今古奇观之外，便当首屈这部创作集拍案惊奇了。冯梦龙的三言当时传布虽广，而百十年后，反不大见行于世间。古籍的存亡，常有不可以常理推测者，此亦其一例也。凌氏的别一部创作集拍案惊奇二刻，其命运便没有初刻那么好。它的出版后于初刻十二年。它的所以刊行，凌氏在他自己的一篇二刻的小引上，说得很详细：“丁卯之秋，……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按今本，实际上只有三十六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砚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讷有定价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谭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末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憩，聊复缀为四十则。（按今本，实际上只有三十九则，第四十则乃为附录之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是他之所以续著二刻，完全是见初刻之得了世人的热烈的欢迎而有动于衷，复去搜奇辑怪，以著成之的。这样著成的东西，在实际上，已非纯粹的出于著作的热忱。其不能成为很崇高的文学著作是当然的事。二刻当时流行的情形如何，不甚可知。但后不久时，今古奇观的选者便将它与三言及拍案初刻一并入选于奇观之中。可见当时的学人对于二刻，与初刻是同样欢迎的。然而初刻传世极多，二刻则许多年来，徒知其名，未见其书。直到最近，才得到一个很好的机缘，读到这部天壤间仅存的孤本书。在全书三十九则里，今古奇观所选入者，仅十三郎五岁朝天，赵县君乔送黄柑，女秀才移花接木等三则耳。这三则在全书中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具人性的。在二刻里，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凌氏所取的题材，却与在初刻里的颇不相同。在初刻里，他所取的题材，有时虽很怪诞，但谈神说鬼之事却是很不多见。在二刻里，则全书几乎弥漫了鬼气。像鹿胎庵客人作寺主，判溪里旧鬼借新尸（第十三回），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第二十四回），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第二十八回），王渔翁抢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第三十六回），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第三十七回）等等，其风格之凄厉都是与宋人话本中之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等不相上下的。这或者是题材的搜索已枯，故不得不复假径于鬼神耳。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重述剧本的故事或窃之于从前的小说的。象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第三回），便是取材于叶宪祖的四艳记中的金钿盒。（此剧亦见于沈泰盛明杂剧二集。）象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第三十九回），其故事便显然是脱胎于宋人话本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则的。（宋四公见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最后，还有一点是很可怀疑的：在初刻已见于第二十三回的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一篇，在二刻又重见于同一的第二十三回。这难道是作者或刊行者的偶然的疏忽么？或者是二刻这一回的原文已亡，坊贾姑以初刻的此篇来填塞之的么？这诚是难明的事，除非多见几个本子，或者才可释然的罢。

今 古 奇 观

抱瓮老人编 明崇祯间刊本坊刻本

平话集的命运是很可悲戚的。不是受了官宪的禁售，便是自然的绝迹于书坛。三四百年来（从初有平话的结集算起），流行最广，最为读者所知，

且在实际上是延着平话集不绝一缕的命脉者，只有今古奇观一书罢了。说起今古奇观来，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其盛名是与三国、水浒、红楼梦诸巨作并著、同传的。但如果更问人，除了今古奇观以外，更有何同类的平话集，则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坊贾作伪，乃更以与它同类的书，或竟将与它绝不同性质的书，题作续今古奇观，乃至三续，或四续、五续今古奇观以售欺于世人。这更可见今古奇观一书是如何的得人欢迎了。学人们知道今古奇观以外更有“三言”、“二拍”以及京本通俗小说诸书，只是最近十年来之事。在以前二三百年来，今古奇观可以大胆的说是平话集中的独传的儿子。

今古奇观凡四十回，包括平话四十篇。它并不是一部创作集，像凌濛初所著的拍案惊奇，也不是搜辑古今小说，以成一部结集，象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诸作。它只是一部很平常的选本，只是将冯氏的三言与凌氏的二拍加以选择，取出其中的四十篇，成为一书的。这乃是最省力的一部选本耳。笑花主人的序说道：“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駭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谭麈。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位。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卷，名为今古奇观。”这几句话已将今古奇观的来历，说得很明白了。今古奇观的选辑时代，大约不能前于崇祯五年；因为它选及拍案惊奇二刻，而拍案二刻却是出版于崇祯五年的。但也不能后于崇祯十七年；因为她对于明代故事皆仍作“我朝”、“皇明”云云，且遇到这种所在，并皆抬头，当然不会是易代以后所刻的。最合情理的推测，是今古奇观的刊行，必在拍案二刻盛行于世之后。那么，姑以崇祯十年为它的产生的时候，或不无几分的可信罢。

在今古奇观的四十种话本里，出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的有八种，出于警世通言的有十种，出于醒世恒言的有十一种，出于拍案惊奇的有七种，出于拍案惊奇二刻的有三种；尚有念亲恩孝女藏儿一种，不见于三言及二拍，不知其究竟出于何书。但这一篇念亲恩孝女藏儿，我以为或当在于拍案惊奇中。因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二刻的自序上，明说初刻是四十种，而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的序，也确说三言、二拍，合之共二百种（三言共一百二十种，加拍案二刻四十种，又加拍案初刻四十种，恰为二百种）。而今本的初刻拍案惊奇却仅有三十六种，且我们所见的，全为翻刻本，未见其原本，则凌氏原书被翻刻者夺去四种，是很有可能的事。念亲恩这一种，大约便在于这被夺去的四种之中罢。

关于今古奇观的选者抱瓮老人及作序的笑花主人，其真实的姓氏皆不可考。原刻本的题页上有“墨憨斋手定”及“吴郡宝翰楼”等字样，芥子园刊本的题页上，亦有“墨憨斋手定”之语，且插图也和三言的插图笔姿相同，则选者与冯氏或是熟悉的友人罢。

附 觉世雅言

觉世雅言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藏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里，曾说到这部书。当时因为手边的书太少，不能决定这部书究

竟是“三言”之祖呢，还是坊贾集合诸平话集的残本以成之的。（当时，为了其序上有：“奏雅”之语，还以为“雅言”当是古今小说之原名呢。）在今观之，后者的推测却是对了。原来所谓雅言的那篇绿天馆主人的序，便是全窃之于警世通言的序的。而在雅言的寥寥的八卷之中，所取材的书已有四种之多，且竟选及拍案惊奇。那显然是一部坊贾作伪的杂凑的书了。其实，在所有话本集里，再没有一部是像这部雅言那么贫乏的。它只有八卷，包括话本八篇。我所见的一部，正文还缺了第六卷到第八卷的三卷，实际上只有五卷书。在那八卷书中，出于醒世恒言者最多，凡四卷（即第一，第五，第七及第八卷），出于古今小说者凡二卷（即第二及第四卷），出于警世通言及拍案惊奇者各一卷。像这样的以各书的残卷，杂凑成书，随便题一书名者，在明清之交几乎成了一个风气。一则因为明末大乱之后，诸话本集的书版，已皆散失不全。坊贾偶得残版，便以为奇货可居，大可作伪以欺世。再者，各书的原本也大都传世甚鲜，使坊贾的作伪，不容易为世人所知道。而那种平话集，又是雅俗恒宜，最易畅售的。所以坊贾们便也更高兴的去设法作伪。种种话本集伪本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大约都由于此数者。对于这些伪本，本文只是很简略的说明并纠指一下，并不想多述。

附 燕居笔记

燕居笔记大约是明代万历以后之物；其内容大似绣谷春容。此书的明刊本，我一部也未见。据长泽君的报告（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日本图书寮所藏，有巾箱本的：

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冯梦龙增编，余公仁刊。）又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有：

新刻增补全相燕居笔记（林近阳增编，余泗泉刊。）此外，他还见到一部金陵李氏刊的：

重刻增补燕居笔记。这其间的异同如何，为了未见，只好不说。但我所见到的一部燕居笔记，却是清代的巾箱本；其全名是：

博古斋庚订燕居笔记藻学情林。书内题着：闽潭龙钟道人辑。豫金呵笑道人校阅。不知究竟是上面那一部书的重刊，还是别一部“新增”“庚订”的燕居笔记。姑就这一个本子而论，凡有十卷，分为诗类函，情缘函，阴德函，仙佛函，才学函，异闻函。从第五卷起，别附入所谓博古斋评点小说九种（其中仅及才高才荆公难子瞻别题为“本立堂评点小说”），这九种是：

- （一）钟情集辘生会瑜娘（卷五及卷六）
- （二）错姻缘老鼠为改正（卷七）
- （三）行好事天公改八字（卷七）
- （四）陈希夷四辞朝命（卷八）
- （五）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卷八）
- （六）才高才荆公难子瞻（卷九）
- （七）苏小妹三难新郎（卷九）
- （八）转运汉文若虚发积（卷十）
- （九）美孝廉许武智让产（卷十）

除第一种钟情集轶生会瑜娘(即绣谷春容的辜轶钟情丽集)为传奇文外,其余八种皆为话本。但皆有所本。转运汉文若虚发积出于初刻拍案惊奇。陈希夷四辞朝命出于古今小说才高才荆公难子瞻出于警世通言。苏小妹三难新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及美孝廉许武智让产三种则出于醒世恒言。错姻缘老鼠为改正及行好事天公改八字二种则出于李渔的连城壁。又,为了他引入了凌初的拍案惊奇,及李渔的连城壁,这部书的编纂或“增订”的时代,也可知其最早必当在崇祯至康熙之间。

石 点 头

天然痴叟著 明崇祯间金闾叶敬池刊本
清道光间叙州竹春堂刊本

当冯梦龙氏刊行喻世、醒世、警世的三言,弘大平话的端绪时,他的友人们或非友人们受其影响是很深的。抱瓮老人之选辑今古奇观,当然曾受其影响。旧刊本今古奇观的题页上,尝题着“墨憨斋手定”字样,则抱瓮老人之与冯氏,或当有若干的关系。在天然痴叟著的石点头的题页上,又有“墨憨斋评”之语,而其序也是出于冯氏的手笔。则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当然也是一位闻冯氏之风而起的冯氏友人之一了。又其出版家是金闾叶敬池。叶敬池与冯氏的关系是不很浅的。他曾为冯氏刊印醒世恒言,又曾请冯氏改编列国志及两汉演义。石点头之出于叶敬池的梓行,当然可见这部书与冯氏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天然痴叟不知其性,仅知其一名为浪仙。冯氏的序谓:“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法”云云,则其著书的动机,也是出于劝诫教训的。全书十四卷,包含平话十四篇,有的写得很庸腐,像王本立天涯寻亲(第三卷)、江都市孝妇屠身(第十一卷)等。但也有写得很生动,结构也比较得不很坏的,像卢梦仙江上寻妻(第二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第八卷)、王孺人离合团鱼梦(第十卷)之类。其题材亦间有取之于古代者,像玉箫女再世玉环缘(第九卷)、唐明皇恩赐纁衣缘(第十三卷)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唐代的故事。

西湖二集

周清原著 明崇祯间云林聚锦堂刊本

西湖二集题着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抱膝人讷甫评。全书凡三十四卷,后附西湖秋色一百韵,每卷包含平话一篇。其平话,皆是与西湖有关之故事,故谓之西湖二集。然就“二集”之称观之,似当尚有“初集”。第十七卷刘伯温荐贤平浙中篇里,曾说道:“西湖一集中占庆云刘诚意佐命,大概已经说过。”是一集之确有其书是无疑的了。在各篇平话之间,作者也时附有杂文,如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之后,附有“戚将军水兵篇,并海防图式”,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之后,附有“紧要海防说,并救荒良法数种”。这都可见作者是很有“用世之心”的。湖海士的序上,说道:“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是作者是姓周,名清原的。清初有一周清原,著读书谱,当非其人。西湖二

集作于崇祯间，而读书谱则著于康熙己巳，其间相差四十余年。又著读书谱之周清原为晋陵人，而本书作者则自署为武林人，是地域也不相及了。就湖海士的序上看来，作者是很穷困的，且又是功名蹭蹬，很不得志的。湖海士谓：“周子间气所钟，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砢，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此或正是作者自己所欲说的话。明末平话小说半为劝诫教训，半亦陷于自泄悲愤的渊阱中。清原此作，正足以见当时平话集的风尚。

醉醒石

东鲁古狂生编辑

明崇祯间刊本 武进董氏新刊本

醉醒石亦为闻冯凌二氏之风而起的平话创作集之一。全书篇幅，比较少，只有十五回，每回包括平话一篇。作者自题“东鲁古狂生”，其真实的姓氏，则不可知。他的作风也都是劝诫教训式的。为了这，所以写得未见很动人，只是流畅的在叙述着惊奇的劝戒的故事而已。其所取的题材，有的是近代的，也有的是取之于古代的。像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形、义气友念孤分俸便是取之于太平广记中的李微化虎的故事的。又像第十四回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则大有似于朱买臣与其妻的故事；这个故事曾屡见之于明人的戏曲中，今日尚在演奏着的烂柯山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古狂生这篇平话之受有那个故事的影响是很显然的事。醉醒石原刻本绝佳，并附有很精美的插图。武进董氏的翻刻本，附有江东老蟬（繆荃孙）的一篇跋，但缺原序，又字句中多与原刻本互歧者，有的地方并多缺文。这大约是董氏并未见到原刻本，所依据的原本，或竟是一部很劣下的旧抄本也说不定。（十五回本恐亦非全书。）

幻影（拍案惊奇三刻）

梦觉道人西湖居士同辑 明崇祯四年（？）刊本

此书题梦觉道人、西湖居士同辑。梦觉道人与西湖居士皆未知其真实的姓名。马隅卿先生所藏的一本，序未有“未仲夏孤山梦觉道人漫书”云云。则此书之作当在崇祯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年）或崇祯癸未（公元一六四三年），或顺治乙未（公元一六五五年）的三个“未”年中的一个。当不会作于辛未以前，也当不会作于乙未之后。马隅卿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起这事，他以为这个“未”，似当为“顺治乙未”，就题名为拍案惊奇三刻的一点看来，他的意见是很有可能性的。但此书实名幻影，后乃改题惊奇三刻。且就序中：“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云云，似以指其作于“崇祯癸未”（即崇祯十六年）为更妥当些。此书全目凡十卷，每卷四回，共四十回。惟今存者只有八卷，第八卷还只存上半卷。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三十回。这三十回包括着三十篇话本。内容以劝戒之作为最多，充分的表示出“书生作小说”的不大自然的本来相。

附 二刻拍案惊奇别本

未知编者 明末清初坊本

这部书世间流传得绝少，我偶然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见到了它，便觉得它很可怪。这部书的序，乃是袭取了即空观主人的二刻拍案惊奇的序的。然细审其内容，却并不就是二刻拍案惊奇。其中有一部分确是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东西。例如，就今所能考知的而言，其第一卷至第十卷，便是从二拍的第六回至第十一回，又第十四回至第十八回来的。但自第十一卷以后的二十四卷（即第十二卷至第三十四卷），其来历却不甚可知。只有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三等七卷，约略可知其便是梦觉道人西湖居士的幻影中的七回。其余的十四卷，因为当时仅匆匆的翻检一遍之故，其内容已不甚记忆得清楚，故并不能指出其来历，将来有机会再细读，或当可以多指出几种出来的罢。但就此看来，已可知这部书并不是一部创作的平话集的本，而是和觉世雅言、西湖拾遗等书同类的杂凑各书而成的一部坊刻伪本。但这部书所包含的未知其来历的十四种话本，却是很可宝贵的晚明的文学资料。仅这十余种未知作者的话本已足以使这部书为话本研究者所注意的了。

二刻醒世恒言

芾斋主人著 清雍正间刊本

此书题墨憨斋遗稿，芾斋主人评，首有主人的雍正丙午的序。序谓“墨憨斋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备拟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穷工极变。不惟见闻者相与惊愕，且使善知劝，而不善亦知惩，油油然共成风化之美。斯言之有裨于斯世为何如乎？予篋中有醒世恒言二集，汪洋二十四则，颇费搜获。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駭目，不惟可资谈麈，且归厚俗，端在斯编。予不敢秘，是以梓之。用公宇内，幸勿负吾言之谆谆也可！”实则，此书乃是芾斋主人所自著。其托言“墨憨斋遗稿”者，盖不过借墨憨斋之名以招徕读者耳。全书凡上下二函，共二十四回，包括二十四篇话本。

觉世名言（十二楼）

觉世稗官著 坊刻本

此书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向来皆相信此书系出于李渔之手。所谓觉世稗官大约便是渔的别称。就其文笔及议论看来，指为李渔之作是不会很错谬的。全书凡十二卷，叙十二个关于“楼”的事，故名十二楼。每一卷中，有的是一回，有的是三回以至四回。但在三四回之中，所叙述的也只是是一件事。这与一般话本集之以一回叙述一事的不同。

豆棚闲话

艾衲居士著

清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刊本

此书题圣水艾衲居士原本，吴门百懒道人重订。我们所见的刊本，最早的一本是写着“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梓行”的。但其写作的时代，当远在乾隆之前无疑。观其首阳山叔齐变节（第七则）及空青石蔚子开盲（第八则）诸作，迷离惝恍，愤懑不平，当系出于明代遗民之手。此书凡十二则，包括十二个话本。惟全书皆以在豆棚之下的谈话为线索，一气贯串下去，却是从前任何话本集所不曾有过的体裁。此种“故事索”的体裁，我们在印度、波斯、阿刺伯诸故事集中，常常见到。世界最有名的故事集天方夜谈，便是运用这个体裁以联结无数小故事而成为一书的。又印度的伟大的故事书，故事海，以及十王子冒险记、魔鬼的二十五故事、鹦鹉的七十二故事等等都是如此。而欧洲著名的鲍卡且亚的十日谈、却叟的刚脱葆菜故事集也都是具着如此的体裁的。只有在中国，小说上虽受有很深刻的印度的影响，而这个印度很流行的小说集的体裁，却仅仅见有豆棚闲话一书而已。豆棚闲话在乾隆时代，便已著名于世。古柏堂传奇的作者唐英，曾将此书中的空青石蔚子开盲（第八则）一篇敷演为二十余出的一部传奇转天心。唐氏在转天心的开场里，还再三的赞颂着艾衲居士的文字。在平话集中，这部书确是一部别有会心之作，与一般以游戏及劝戒的态度出之者不同。若求其似，董若雨的西游补，或可与之并肩，或即出之于若雨之手也说不定。

欢 喜 奇 观

西湖渔隐主人编 坊刊本 石印本

此书亦名欢喜冤家，又作贪欢报，题西湖渔隐主人编。全书凡二十四回，包括话本二十四篇。西湖渔隐序谓：“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据此，则似全书皆出于编者之手。然其中像王有道疑心弃妻子等篇，往往见于明人的创作平话篇中，则此书亦不尽为渔隐主人之作也。渔隐主人于此书外，并刊有山水邻刊本传奇若干种。其时代，与李渔诸人大约是相同的。此书更有一点，异于其他话本集的，明人话本集中，所收淫秽之作不少，凌蒙初诸人所作，亦间有绝为秽褻者。清人所作，则类多较为纯洁。这大约是时代的风气使然。欢喜冤家一书，则二十四篇话本中没有一篇不是讲说男女风情的，而且写得很淫秽。就这一点看来，可知其当为崇祯、顺治间的作品。康熙以后，此类著作，便很难容身于出版界了。

照 世 杯

酌元亭主人著

日本传抄本 海宁陈氏铅印本

此书题酌元亭主人编次，首有吴山谐道人序。道人序末“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则与十二楼正同，亦为写作于杭州者。序中还说起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二人。按丁耀亢作续金瓶梅，自署“紫阳道人编”。而睡乡祭酒则系为十二楼作批评者。是照世杯亦与十二楼的产生约略同时。照世杯在诸话本集中，篇幅最短，全书凡四卷，仅包括四个故事：七松园弄假成真、百和坊将无作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及掘新坑慳鬼成财主。但今所传者皆出于日本传抄本。也许传抄本原来不完全，全书不止此数也难说。

西 湖 佳 话

古吴墨浪子著 清康熙癸丑刊本

此书为古吴墨浪子所著，其著作的时代是康熙癸丑。关于西湖的话本，先已有周清原的西湖二集一书。周书刊于明末。此书所叙的故事，则与周书同者绝少。墨浪子自序谓：“但有其迹而不知其迹之所从来，犹不足为西子写生。因考之史传志集，征诸老师宿儒，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纪之。”是皆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全书凡十六卷，包括话本十六篇，别有卷首，包括西湖全图及十景分图等十余图。这些图皆用彩色套印，印刷得很为工致。正是天启、崇祯间十竹斋画谱所传下的最好的影响的成就。

娱 目 醒 心 编

草亭老人著 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清嘉庆间翻刊本

此书题草亭老人编，自怡轩主人评。草亭老人盖即著南北史演义之杜纲，就今所知，此书实为创作话本集中的最后的一部。从乾隆五十七年以后，话本的作者，在实际上可以说是绝迹了。而这部最后的创作话本集，正足以充分的表现出当时的著作界的风气来。在这时，淫靡的作风是早已过去的了，随了正学的提倡的结果，连小说中也非谈忠说孝不可了。自怡轩主人说，“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既无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这是这个时代使作者不得不取这样严肃的劝戒的态度。他不这样，他的著作，便不能自存。有多少明代的“艳异”之作，不是毁亡于这个严肃的时代的！娱目醒心编凡十六卷，包括话本十六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劝忠说孝的腐语，正可与同时代夏纶的世光堂传奇六种成为绝妙的映照。但其中亦有题材与意境完全袭取他书者。例如，第十一卷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借妓营生便是全部袭取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中的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的。不过略易其中人物的姓名以及琐屑的事实与文句而已。至其“入话”之利用旧文，则尤为多得不胜枚举，像第十三卷争嗣议力折群言、冒贪名阴行厚德的入话，便是利用古今小说的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的。因此它的“入话”往往是很长的，且有时竟是自成一回，与正文同其数量。这或可以说是话本的一个变体。

西 湖 拾 遗

陈树基辑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本 申报馆铅印本

此书题钱唐梅溪陈树基辑。本非陈氏创作的话本集，只是搜辑各书中关于西湖的诸话本而成之耳。其编辑的时代是乾隆辛亥（五十六年）。其所取资的书，最重要者为周清原的西湖二集及墨浪子的西湖佳话。西湖佳话的十六篇，被选到十五篇之多，几已囊括而尽。其他，只有卷三十六卖油郎缱绻

得花魁一篇是取之于醒世恒言的。陈氏的编辑，不甚忠实，往往有任意删改原文之处。全书凡四十八卷，其第一至第三卷为西湖全图、西湖十景图、西湖人物图，其第四十八卷为止于至善；故实际上只包括着话本四十四篇。

二 奇 合 传

芝香馆居士编 清季刊本

二奇合传是一部出现于以平话为纯粹的劝戒之工具的一个时代中的选本；而其所选的范围，又至为狭窄，只是取当时流行的拍案惊奇及今古奇观二书而节取其四十种以编成之的。大约在那个时候，三言之类，皆已非此书编者之所得见，故其所选，止于“二奇”。芸香馆居士的序说道：“二奇者，拍案惊奇、今古奇观也。合而辑之，故曰二奇也。然二书本一书也。其始，即空观主人采唐代丛书及汉宋以来故事，衍成二百种，名以拍案惊奇。其后抱瓮老人删存仅四十种，始以今古奇观目之者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他竟以三言的一百二十种也是出于即空观主人的手笔的了！这竟是连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的序也不曾见到过似的。这便可见当时三言之类的比较难得的书，已非一般学人所能得见的了。此书大约是产生于光绪之前，乾隆之后。编者在每则回目之下。附著有“劝”“戒”字样，这显然是从乾隆刊本的娱目醒心编上效法而来的，故其年代当然不会在乾隆之前的。又就其版刻的式样而观之，也当是清季之物。姑以它为同光间的刊本，当不至有什么大错罢。书中曾孝廉、毛尚书二篇，系本于聊斋志异而加以敷衍。可能是编者自己的创作。

今古奇闻

王寅编 绪十三年上海东壁山房刊行

这部书也是一部杂取他书而编成的一部平话选集。按编者王寅的序说，这部书乃是他由日本带回来翻刻的。然这话似乎不甚可靠。因为，其中所选的大半出于乾隆刊本娱目醒心编。娱目醒心编一书在国内流传尚广，似不必要从日本再贩取回来。但像那样杂乱的选本，也尽有出于日本人之手的可能。如第十四卷刘霜妹得良遇奇缘，第二十二卷之林蕊香行权计全节皆是传奇文。林蕊香文中有“发逆”字样，当系出于咸丰以后。这部书共二十二卷。除卷一之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二之刘小官雌雄兄弟，卷六之陈多寿生死夫妻，卷十八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出于醒世恒言，卷十之梅屿恨迹出于西湖佳话，又第十四卷、第二十二卷为传奇文之外，其余十五篇皆系出于草亭老人的娱目醒心编，盖几囊括草亭老人之全书而尽之的了。

其 他 伪 本

平话集的伪本极多，改名换目的坊刻，尤习见不鲜。于上文所举的诸坊刻伪本以外，我尚见有续今古奇观以下的不少伪本，皆是题着几续几续的今古奇观的。这些续书，至少当在五种的以上。（我曾见到五续今古奇观）其中有一种是将天然痴叟的石点头改了一个名目的。（原书不在手边，已不记得

究竟是改作几续的今古奇观。)此外,除了续今古奇观外,大都不是平话集,往往是用笔记之类的书去冒充的。这一类的书大都近代出现的石印小字本,随生随灭,无人注意,故也不必去讨论到他们。只是续今古奇观的内容,似还应该说一说。续今古奇观是取了今古奇观选余的即空观主人的拍案惊奇改编而成的。今古奇观选自拍案惊奇者凡七种,未被选入者尚余二十九种。这二十九种便构成了这部续今古奇观。但二十九种的数目,似乎是奇零不整,于是编者便又从草亭主人的娱目醒心编里选取了赔遗金暗中获雋、拒美色眼下登科一篇,凑成了三十种。坊刻伪本,往往有极不可理喻的杂凑,像王寅的今古奇闻之选及林蕊香一文,便是一个好例。续今古奇观虽未得称为一部创作的或编辑的平话集,却究竟还不失其为一部内容纯净不杂的书呢。

跋

本文的写作,自开始到完毕,为时总在半年以上,虽时写时辍,然材料搜辑的不易,却是一个大原因。今所已知的明清话本集,本文所述,大略已颇尽其要。像西湖拾遗诸书目录下端的来历的注明,往往是费去了我很不少的寻检的时间。又平话系统表的制成,也不止是三易稿的工作。宋明平话的研究者,得此文后,于研究方面或可不无裨益罢。惟著者颇引以为憾者:即空观主人的二刻拍案惊奇一书,至今尚未得全读;芾斋主人的醒世恒言二刻则仅见其序目而已;梦觉道人的拍案惊奇三刻也仅只读到我所已得的残本中的几篇。但二拍涵芬楼已在排印,芾斋、梦觉的二作,则均藏于马隅卿先生处,将来总不会是没有一读的机会的。

谢谢马隅卿先生寄给我以芾斋、梦觉的二作的序目全部。又君箴及杜迟存先生均替我抄了不少序目,也都应该在此致谢。

二十年七月十五日于上海。

又 跋

本文的后半部正在排校时,恰好马隅卿先生由北平过沪。我们很高兴的作三日谈。尽有不少未见之书,由他的指示而始知知的,特别是关于短篇平话集一方面。马先生对于平话集夙有特好,收藏极多。我读了他的书目,及他的满铁图书馆之小说戏曲目一文,还有由他带来的孙楷第先生的未完稿中国通俗小说提要(?),发见我的这一篇文章,实在简陋得很。本文所未收的明清平话集,至少更有二十种以上。满铁图书馆所藏者,有:五色石(八卷八篇),题笔炼阁编述;八洞天(八卷,残存一卷,日本内阁文库有全书),也题笔炼阁编述;连城壁(十二集十二回),题觉世稗官编次;连城壁外编(四回),编者同上;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鼓掌绝尘(四集四十回),题古吴金木散人编;人中画(以三传奇合成,为海内奇谈之一),不题撰人;鸳鸯针(残存一卷四回),题华阳散人编辑;双剑雪(二卷八回),题华阳散人编辑;一枕奇(一卷八回),题华阳散人编辑。马隅卿先生所藏者有:弁而钗(二十四回),宜春香质(二十回),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载花船(残存三卷十二回),题西冷狂者笔;贪欢悞(八回),二书皆题罗浮散客鉴定;十二笑(残存一至六回),不题撰人;飞英声(残存一则),题钓鳌逸客选定;八段锦(八段),题醒世居士編集;

都是幻（二集），题潇湘迷津渡著；风流悞（八回），题坐花散人编辑。又孔德学校所藏有：醒梦骈言（十二回），题蒲崖主人编辑；警悟钟（四卷十六回），题嗤嗤道人编著。又日本内阁文库所藏醋葫芦等，闻亦为平话集。这二十余种和平话集，最近的将来，当有机会读到。读后，当继续本文，更有所述。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雍熙乐府本西厢记题记

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这句话谁都难能肯定的回答得出来。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发现过比万历诸刊本更早的一部王实甫西厢记。

从万历诸刊本始，到金圣叹、毛西河、吴兰修诸人刊行他们改定的西厢记为止，今所知的已有了不少种的不同的版本——这种不同的版本当然不仅仅一二字、一二句或一二节的文字上的异同而已：

- | | |
|-----------------|--------|
| (一) 刘龙田刻本 | 隆庆万历年间 |
| (二) 金陵富春堂刊本 | 万历(未见) |
| (三) 徐文长评点本 | 万历 |
| (四) 王伯良校注本 | 万历 |
| (五) 陈眉公批评本 | 万历 |
| (六) 李卓吾批评本 | 万历 |
| (七) 熊氏刊本 | 万历(未见) |
| (八) 徐士范刊本 | 万历(未见) |
| (九) 日新堂刻本 | 万历(未见) |
| (一) 金陵文秀堂刻本 | 万历 |
| (一一) 罗懋登注释本 | 万历 |
| (一二)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 | 万历 |
| (一三) 起凤馆刊王李合评本 | 万历 |
| (一四) 魏仲雪批评本 | 万历 |
| (一五) 真本李卓吾批评本 | 崇祯 |
| (一六) 汤、李、徐三先生评本 | 崇祯 |
| (一七) 西厢六幻本 | 启祯间 |
| (一八) 汤玉茗沈词隐评本 | 启祯间朱墨本 |
| (一九) 凌初成刊五剧本 | 启祯间朱墨本 |
| (二) 六十种曲本 | 崇祯 |
| (二一) 张深之订定本 | 崇祯 |
| (二二) 延阁主人刊本 | 崇祯 |
| (二三) 封岳校刻本 | 清初 |
| (二四) 金圣叹批评本 | 清初 |
| (二五) 毛西河批评本 | 清初 |
| (二六) 吴兰修订定本 | 道光 |

以上二十六种都是现在比较还可以得到或知其内容的(至于那些曲谱里所收的有曲无白的西厢,像纳书楹本,像弦索辨讹本等等,更有不少,都不在这里举出)。但仅就此二十六种而论,其曲、白差不多没有两种以上是完全相同的。你也动笔改削,我也动笔改削,他也动笔改削,不独金圣叹是一位笔削的大师而已。即以卷帙而论,或二卷(像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或四卷(像封岳本)或五卷(像凌初成本及延阁主人本),已是纷纭得很。若更窥其内容,则或分为二十则,或二十出(像王伯良本陈眉公本以及诸万历本),或分为五剧,或五章的(每剧凡四折,像凌初成本及金圣叹本),或分为五卷而折数则仍为二十的(像毛西河本)。全书或有题目正名,或没

有题目正名。每剧之后或有题目正名（像王伯良，凌初成诸本），或没有题目正名（像陈眉公，李卓吾诸本）。更是此是彼非，一无定论。你说，我所得的是古本，他也说，我所得的是古本，我也说，我所得的是古本。究竟那一本是真的古本呢？究竟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当然在现在我们没有得到万历以前乃至嘉靖，或永乐等等年代以前的西厢记的时候，谁都不能肯定的回答这问话。

但是有两点现在可以勉强回答的：

第一，现在所得的这许多本子可以说没有一本是真的古本，或足以表现出西厢的本来面目的。

第二，本来面目的西厢，依据了我们现在所得的关于元剧的知识及所有的材料，而下手去推测时，约略可以推测得出来。

二

关于第一点，我们现在很可以大胆的说，万历以至崇祯诸西厢刊定者所谓“古本”、“元本”者，本来都不是那末一回事。他们的所谓“古本”、“元本”都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之流，原是要假借这一个好听的名义以自便其笔削的。现在所能得到的真正最古的（或可以说是最邻近于最古的本来面目的）西厢记乃是散见于嘉靖时郭勋所辑的雍熙乐府里的一部。所可惜的是，郭勋本，仅有曲文没有说白，不能算是一部完全的剧本。然即此已尽足以发后来万历、崇祯间诸本之覆矣。

徐文长、王伯良、陈眉公、李卓吾乃至六十种曲诸二十折或二十出本的西厢记，当然不是古本或元本的西厢记——虽然王伯良本曾特地标出“古本校注”云云的一个名目来。他们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他们在每折或每出之下，特标以二字（像王伯良本）或四字（像陈眉公本）的剧目，有如明人传奇的格局：

遇艳

投禅

赓句

附斋……（王伯良本）

佛殿奇逢

僧房假寓

墙角联吟

斋坛闹会……（陈眉公本）

这决不是古本或元本的面目。元剧决不会是分为连续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更不会是在每折或每出之前，有二字或四字的所谓标目的。即明初刻本的杂剧，其格局也不是如此。

元刊本的杂剧三十种，每一种的剧文，都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明初周宪王刊的诚斋乐府三十余种，每一种的剧文，也都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即宣德本的刘东生娇红记，其剧文也便是每卷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

所以，我们很可以想象，不仅西厢记之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为非“古”，非本来面目，即臧晋叔元曲选的每剧分为四折或五折，也非“古”，也非本来面目。

杂剧在实际上供演唱之资的时代，人人都知道其格局，且在实际演唱之

时，也大都是一次把全剧都演唱完毕的，故无需去分什么折，什么出。全剧原是整个的。直到刘东生的晚年（宣德时代）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习尚。

杂剧的分折人，约是始千万历时代，至早也不能过嘉靖的晚年。嘉靖戊午（三十九年）绍陶室刊本的杂剧十段锦，也还不曾有什么分折或分出的痕迹。

为什么杂剧的分折，要到万历时代方才实现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凡是一种文体或思潮在其本体正在继续生长的时候，往往是不会立即成为分析的研究对象的。到了它死灭，或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方才会有更精密的探索与分析。万历时代是“南杂剧”（此名称见于胡文焕的群音类选）鼎盛，而“北杂剧”已成了过去的一种文体的时候（且实际上也已绝迹于剧坛之上），所以，臧晋叔诸人，乃得以将它的体裁，加以分析，将它的剧文，加以章句。这情形正和汉代许多抱残守缺的经生们对于周、秦古籍所做的章句的工作，毫无二致。西厢记的分折分出，便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现了的。但因西厢记毕竟与其他元人杂剧，略有不同（篇幅特别长），故王伯良、陈眉公诸人，便于分折及分出之外，更于每折或每出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标目。这使西厢记的体式更近于当时流行的传奇的样子，也常因此使后人误会西厢记并不是一部“杂剧”。

王国维的曲录便是这样的把王氏西厢记放在“传奇”部的班头，而并不将它与丽春堂、贩茶船、芙蓉亭等等同列的。

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为了求分折分出的齐整计，总要把西厢记分为整数的二十折或二十出。其实，西厢记的歌唱，原来决不是这样的分为二十段的。雍熙乐府所收的西厢记是如底下的样子分散为二十一段的：

- （一）点绛唇 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
- （二）粉蝶儿 不做周方埋怨杀法聪和尚
- （三）斗鹤鹑 玉宇无尘
- （四）新水令 梵王宫殿月轮高
- （五）八声甘州 恹恹瘦损，早是伤神
- （六）端正好 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
- （七）粉蝶儿 半万贼兵
- （八）五供养 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
- （九）斗鹤鹑 云敛晴空
- （一）点绛唇 相国行祠寄居萧寺
- （一一）粉蝶儿 风静帘闲
- （一二）新水令 晚风寒峭透窗纱
- （一三）斗鹤鹑 彩笔题诗
- （一四）点绛唇 仁立闲阶
- （一五）斗鹤鹑 则着你夜去明来
- （一六）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
- （一七）新水令 望蒲东萧寺暮云遮
- （一八）集贤宾 虽离了眼前闷
- （一九）粉蝶儿 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
- （二）斗鹤鹑 卖弄你仁者能仁
- （二一）新水令 玉鞭骄马出皇都

这次序虽是不依雍熙乐府之旧（雍熙乐府是以宫调为类的），而是依着西厢

记的内容的次第，然已可见出浑不是王伯良、陈眉公诸本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式样的了。王、陈诸本，虽未必是始分为二十折的祖本。（最早是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今已不知为何本）不过依着明人分折的规则，本应该是将每一套曲皆分为一折的。何以王、陈诸本或其祖本竟不依惯例将西厢分为二十一折，而仅将它分为二十折呢？何以必要将第六段的端正好一套“不念法华经”云云，并入第五段八声甘州一套“恹恹瘦损”云云之中，而不另成一折呢？这是一种不大可了解的错误的布置。大约总是因了要求折数的齐整而始如此的无端的并合了的。

崇祯本的沈宠绥的弦索辨讹，便是这样的分为二十一折的（将八声甘州一套，题作求援，将端正好一套，题作解围，分为二折）。

后来叶堂的纳书楹，收入西厢记全谱时，也便是同样的分为二十一段（将端正好一套，题作传书，八声甘州一套，题作寺警的分开，各作一折）。

以上是最足注目的后来的变异，很容易使我们看出决不会是“古本”或“元本”的真实面目。

三

就在天启、崇祯之际，也已有人明白王、陈诸本的式样，并非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了，于是即空观主人凌初成，便自称得到一种周宪王刊行的西厢记。这本西厢记分为五剧，每剧各有题目正名，又各分为四折。端正好一套，则放在第二剧第一折之中，而题着“楔子”二字，表示不入四折正文之例。他相信，这个式样，乃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其实，即空观主人的所谓周宪王本西厢记，据我看来，也便是“子虚公子”一流的人物。我想，在西厢记的版本考上，大约是不会有周宪王刊行的这一本子的。凌初成所谓周宪王本，与王伯良之所谓“古本”，其可信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都不过是“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们在过去的记载里，找不出一点周宪王（朱有燉）曾刊行过西厢记的痕迹来。假如有此一本，何以王伯良、徐文长（说是假托的，但也是万历中刊行的）、陈眉公诸本，都从不曾提及一言半语，而直到凌氏的时候方才出现于世呢？

第一个使我们不能相信的，乃是即空观主人本西厢记的分剧分折的秩序整然的次第。我在上面已经提过，在万历时代以前，杂剧是没有分折的风气，每一剧都是连写到底的，即周宪王自己刊行诚斋乐府也是如此刊印着的。周宪王对于他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刊印西厢记便又会那样的分剧分折起来了的呢？这是说不通的。凌氏说：

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

（凌本例言）

欲盖弥彰，作伪者诚是心劳日拙！

再则，凌氏为要维持着元剧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厢记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作为楔子，不入折数。其实，元剧又何尝没有五折的呢（像元曲选中赵氏孤儿一剧便是五折的）。推凌氏之必以端正好一套为楔子者，

意中多少总受有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之以此套包纳入上一段八声甘州“恹恹瘦损”一套之内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凌氏解证）。这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凌氏难道竟不知道元剧有一剧五折的么？有人说，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为的是夹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里，例以元剧每本必须“旦”或“末”独唱到底之惯规，故此套当然是“楔子”，而不能当作一折。但西厢记的体裁本来是元剧常例所范围不住的。西厢记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这是元剧所未有的。更不用说是在一卷或一剧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夹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异的，不必因此便说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为楔子，则在第四卷及第五卷中，张生、莺莺、红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这些套曲，究竟这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关于西厢记为什么会和其他元剧的惯例不同的原因，我将在别一文里论之。）

凌氏为了要证明他所依据的周宪王的本子，确是古本，确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便在卷首引着点鬼簿的一项记载：

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

王实甫

张君瑞闹道场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害相思

草桥店梦莺莺

关汉卿

张君瑞庆团圆

凌氏所引的点鬼簿，当然便是元钟嗣成的录鬼簿。但据我所知，许多本子的录鬼簿便从没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一项记载的。现在所能得到的录鬼簿，有：

（一）明初贾仲明续补本（天一阁旧藏蓝格抄本）

（二）孟称舜柳枝集附载本

（三）栋亭十二种本

（四）暖红室刻本（据尤贞起抄本刊行）

（五）重订曲苑本

（六）王忠愍公遗书本没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样的一项记载的。在许多不同本子的录鬼簿里，只有这样的一条：

王实甫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至在关汉卿名下，则更无所谓“张君瑞庆团圆”的一个名目。照常理而论，一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决不会分成五个名目而著录着的。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其篇幅较西厢记更长（凡六卷），却也不曾巧立名目，分别记载。且在元剧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写成二本者不在少数：

李文蔚

谢安东山高卧（赵公辅次本。盐咸韵）

赵公辅

晋谢安东山高卧（汴本）

武汉臣

虎牢关三战吕布（郑德辉次本）

郑德辉

虎牢关三战吕布（末旦头折。次本）

这是依据暖红室本的录鬼簿所举出的两个例，他们都不曾因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点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怀疑其真实性的。我相信，像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点鬼簿”，世间是不会有。

这样，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现出他的作伪的痕迹来了。

凌氏的周宪王本西厢记云云，其为伪托，大约是无可致疑的。不过凌氏对于恢复西厢记本来面目的努力，却是我们所应该致敬意的。他的这部努力要恢复西厢记原状的本子，在后来曾发生了很不少的影响。金圣叹本便是大体依据了凌本而分为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于凌本而分为五本的（毛本是对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态度，故分为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复的西厢记本来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种种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将历来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变成了五本，五本之后，各有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西厢记，当然要较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的诸本更近于原来的面目。我们看吴昌龄西厢记之六卷，刘东生娇红记之有上下二卷，则原本西厢记当也有分为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载的每本题目正名，也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分为二十折的徐文长本、王伯良本里亦有之。（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等则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厢记里本来是不需要这种题目正名的。然而徐、王本竟有之，则可知他们的来历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后（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这种络丝娘煞尾，王伯良本虽削去，他本则往往有之。雍熙乐府也有之。不过诸本皆无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雍熙乐府本亦如此）。故我很疑心，第一本的络丝娘煞尾，难保不是凌氏补撰出来，俾可得到整齐划一的格局的。

四

就上文看来，我们已约略的可以知道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了。总括起来说：

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分为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连写到底；

第二，假如分为五卷，每卷也当连写到底，并不分为若干折；

第三，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题目正名；

第四，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

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当是很重要的正文的一部分（因为在王伯良、凌初成诸本里，其第二段的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

生杀心一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决非“楔子”。

第六，更有一点，为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厢记的“宾白”的问题。是元剧的宾白，久成为一个讨论的中心。究竟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选等等里记载的元剧，其“宾白”是否为元人的原作呢？我们观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各剧之绝少“宾白”，颇致怀于元曲选宾白的真确性。特别在细读了其宾白之后，我们往往觉得“曲”“白”太不相称（曲太好，白太庸腐）。故时时有“宾白”不出元人手笔之疑——周宪王刊诚斋乐府，每剧标题之下，皆注出“全宾”。此可见当时刊剧，大约皆只刊出曲文，同时并刊“宾白”者实为绝罕见之事。故诚斋乐府不得不特为注出“全宾”二字，以示异于众。（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另有一文。）西厢记的宾白，也与曲文很不相称。有的地方，简直是幼稚浅陋得可笑。（例不胜举，细读自知）——故我以为西厢记的宾白，大部分也当是后人的补撰。

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大约是这样。

五

至于曲白的文字上的异同，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更非一时所能讨论得尽，且在没有得到比较“古”的一个本子之前，也没法进行比勘。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雍熙乐府刊于嘉靖辛卯（十年）。比现在所得任何一种本子的西厢记，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现在所见各本，大都刊于万历中叶以后）。最可靠的书本乃是最早的本子。这个原则，虽未必皆然，却也不甚与真理相远。我们如果不取这个本子和后来的诸本相对读，当可见出其长处，且也可以解决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争执之点。

雍熙乐府的编者是武定侯郭勋，他是编刊英烈传、水浒传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笔削者。即在雍熙乐府里也曾发现过不少乱改的痕迹。（例如，关汉卿的一首咏杭州景的南吕一枝花，雍熙乐府将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为“明”字，硬生生把这首很有关系的元初人之作。夺来作为明朝人的文字）故这部西厢记我们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与原本的面目无殊。不过我们在没有得到更早的一个本子之前，这一个本子总可算是最近于“古”的一部罢了。

这个本子有好几个很显著的好处。姑举其一。凌濛初本的第五本第四折（他本大率皆然），张生到崔府，见了红娘时，便唱出（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枝……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云云，底下便紧接着红娘唱：（乔木查）“妾前来拜覆……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这有点不合情理。雍熙乐府本，则（庆东原）在（乔木查）之后，先叙红娘见张生埋怨了一顿，然后再提张生之怨愤，正是事理上情节所心然的步骤。

这恰是“古本”胜于“近本”的一例。

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

在雍熙乐府未刊行之前，选录南北曲最富的曲集，要算是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了。杨朝英阳春白雪十卷，载套数十十章，小令四百余阙；他的太平乐府九卷，载套数一百三十余章，小令若干阙。其他像乐府群玉（五卷），乐府新声（三卷）等等，则所录更少了。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无名氏南北宫词十八卷，中州元气十册，似卷帙较多，却绝不可得见，不知所载元人曲究有若干篇。

第一次著录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的书，当为明高儒的百川书志：

盛世新声九宫曲九卷

盛世新声南曲一卷

盛世新声万花集一卷

大明武宗正德年人编，三集总大曲四百余章，
小令五百余阙。

词林摘艳南北小令一卷

词林摘艳南九宫一卷

词林摘艳北八宫八卷

嘉靖乙酉吴江张祿校集；以盛世新声博取欠精，速成多误，复正鲁鱼，损益新旧小令，百九南调，百七十有七北调，南九宫五十三，北八宫兼别调二百七十八。词林之精备者。

高儒编辑此书目的时代，在嘉靖间，盖和词林摘艳的编者张祿同时；离开正德——盛世新声的编辑时代——也不过二十余年。崇祯间，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也著录：

盛世新声九宫曲九卷，又南曲一卷，又万花集一卷，正德中人所编，不知名氏。

张祿词林摘艳北八宫八卷，又南九宫一卷，又南北小令一卷，吴江人。

钱遵王也是园书目亦著录：

词林摘艳十卷

盛世新声十二卷

高儒和黄虞稷都以为盛世新声是十一卷，独钱遵王作十二卷，正和今日所见诸本合。

雍熙乐府十二卷，郭勋辑，明嘉靖四十五年刊。

阳春白雪有徐氏刊本，散曲丛刊本。

太平乐府有四部丛刊本。

乐府群玉有传抄本，散曲丛刊本。

乐府新声有四部丛刊本。

补元史艺文志，有原刊本，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本。

百川书志二十卷，有叶氏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见百川书志卷十八，页十至十一。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有张氏适园丛书本。

见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页十七至十八。

也是园书目见玉简斋丛书。

清初，庭臣们纂修明史，其艺文志全据千顷堂书目，而独削新声、摘艳诸书不载，自此以后，新声、摘艳便不复为人所知。诸清代藏书家书目，也无复有著录之的。不料消声匿迹二百五六十年后，忽复先后出现于人间。使我们有机会对于元、明间的散曲作一番更精密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幸运！

词林摘艳的出现，似先于盛世新声。吴瞿安先生最急于曲集的收藏。我很早便知道他藏有此书。后来他将所藏交涵芬楼刊为奢摩他室曲丛，摘艳亦收入曲丛中，始得为时所读到。我到北平，曾恳诸主藏者将摘艳及沈璟的南词韵选二书见假。幸获假得，置之案上者近一年，均得录副（北平图书馆也从我那里录一副本而去）。一二·八之役，涵芬楼及其所藏，胥化为灰烬，吴氏藏曲也多半失去，致瞿安先生有“曲者不祥之物也”之叹。然此二书独以伴我北去而获全。吴氏所藏摘艳，为张祿原刊本（刊于嘉靖乙酉），最为罕见，闻他又藏有他本，为万历间（？）徽藩所刊。惜未获读，不知有无歧异处。

我最初见到的一本盛世新声为周越然先生得之中国书店者；凡十二卷，有南北小令二卷，而无万花集的名目。曾向越然先生假得，穷二月之力，将其与词林摘艳及雍熙乐府不同处，一一录出。用力至劬，而自觉不为无益。

后来，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又见到万历二十四年内府重刊的盛世词调（即盛世新声）及万历二十五年重刊的词林摘艳二书。前年，内府重刊本的词林摘艳曾出现一部，为琉璃厂邃雅斋所得。颇思获得之，而终归北平图书馆，心里殊为耿耿！而同时刘氏嘉业堂所藏重刊增益词林摘艳也影印了出来。去年春天，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藏书室里，获睹福州龚氏大通楼所藏残本盛世新声，后竟附有万花集二卷，为之大喜欲狂！虽在上海仅有数日留，而不惜费一个整天的工夫，将万花集全部录目而去。至是，关于新声、摘艳二书，乃有充分的材料，足以供我们作比勘的研究了。

二

新声、摘艳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们都知道摘艳是增删新声而编成的。但其间，有多少的歧异呢？且此二书，坊间每多伪本，往往张冠李戴，将摘艳数卷混入新声，或名为新声而实则仍为摘艳。这种种都有待于仔细的比勘与精密的研讨的。

先讲盛世新声。

高儒和黄虞稷都以为盛世新声为正德间人所编，不知名氏。周氏藏本，

张均衡跋千顷堂书目云：“后本朝修明史，艺文一志，以儿书作根柢而润色之。”

见吴氏叙卢前选曲（？）。

嘉靖四年，即公元一五二五年。

周氏藏本盛世新声首页有孔昭灿之藏印，盖系由山东孔氏藏书散出的。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印出。仅印百部，印工很坏。

此残本分订二十册，存南曲二册，正宫二册，仙吕二册，中吕三册，南吕二册，双调二册，越调二册，商调二册，万花集三册。

北平图书馆藏盛世新声十二卷，题作张祿辑；实则不过混入摘艳数卷而已；又周氏所藏新声疑亦混入摘艳数卷。

有新声引：

夫乐府之行，其来远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传自汉、唐，北曲由辽、金、元至我朝大备焉。皆出诗人之口，非桑间濮上之音，与风雅比兴相表里，至于村歌里唱，无过劝善惩恶，寄怀写怨。予尝留意词曲，间有文鄙句俗，甚伤风雅，使人厌观而恶听。予于暇日，逐一检阅，删繁去冗，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阙，题曰：盛世新声，命工锓梓，以广其传。庶使人歌而善反和之际，无声律之病焉。时正德十二年岁在疆圉赤奋若上元日书。

在这“引”里，编者自己不署名。张祿序词林摘艳云：“正德间，裒而辑之为卷，名之曰盛世新声”，也不说是什么人编的。刘楫为摘艳作序，则云：“顷年，梨园中人，搜辑自元以及我朝，凡辞人骚客所作长篇短章，并传奇中奇特者，官分调析，萃为一书，名曰盛世新声，版行已久。”这里只断定了是梨园中人所辑，也没有说出主名来。龚氏大通楼书目著录此书，作：

盛世新声二十卷，明戴贤刊本，白绵纸。

但原书题的是：

樵仙、戴贤、愚之校正刊行。

则刊行者仍不知其名氏；戴贤乃是为之“校正”的。高儒离新声的编成，不过二十余年；张祿序摘艳时，离新声的刊行，只有八九年。在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编刊者的名氏，现在更是“文献无征”。但我们若将“校正”者的戴贤即作为编者，当不会是很冒昧的。

盛世新声的版本，今知者有：

（一）有“正德十二年序”本；

此本十二卷全，今藏周越然先生处；初以为必是正德间原刊本。但有二可疑处：（1）通体卷帙不一律，或作“子集”、“寅集”、“亥集”，或作“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十一”；（2）全部本无各曲作者名氏及剧曲原名，但到了末后数卷，忽增入作者名氏及杂剧名目。故疑是明代翻刻者将盛世新声原书卷帙阙缺处，补以摘艳作为全书刻出。更有一旁证：凡增入作者名氏及剧名的数卷，其内容文句也和摘艳竟无两样。刊工草率。

（二）正德间戴贤校正本；

此本今藏福建龚氏大通楼，残存南曲一卷；正宫、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商调各一卷；万花集二卷；阙黄钟一卷；大石调一卷。此本疑为原刊本，正符百川书志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九宫曲九卷，南曲一卷”之数，且万花集自成一部分，别立名目，也正相合（惟卷数是二卷，非一卷；疑百川、千顷堂诸目误）。刊工至精。

（三）重刊盛世词调本；

正德丁丑，即公元一五一七年。

按此实践本；应作二十册。非原书有二十卷也。

此为万历二十四年，内府所刊，刊工甚精，今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凡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

（四）张祿辑盛世新声本；

今藏北平图书馆，凡十二卷，嘉靖刻本；中杂词林摘艳若干卷，而将中缝挖改重印，故将新声竟作为“张祿辑”的了。此是伪本，最不可据。

除了第四本不必注意之外，其余三本都可加以仔细的比勘。

（1）“子集”正宫，周氏藏本凡录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以下套数三十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2）“丑集”黄钟宫，周氏藏本凡录醉花阴“国祚风和太平了”以下套数二十五章。

戴贤校本阙此卷。

“词调”本同周藏本。

（3）“寅集”大石调周氏藏本凡录“空外六花番”以下套数十四章。戴贤校本阙此卷。“词调”本同周藏本。

（4）“卯集”仙吕，周氏藏本凡录“花遮翠拥”以下套数二十七章。

戴贤校本同上。“词调”本同上。

（5）“辰集”中吕，周氏藏本，凡录“裹帽穿衫”以下套数三十一章。戴贤校本同上。“词调”本同上。

（6）“巳集”南吕，周氏藏本，凡录“皇都锦绣城”以下套数五十三章。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7）“午集”双调，周氏藏本，凡录“碧天边一朵瑞云飘”以下套数三十三章。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8）“未集”越调，周氏藏本，凡录“四海安然”以下三十二章。戴贤校本凡录三十四套。

“词调”本同戴本。这一集，周本最可怪，每套下皆注明作者及题目，且全同摘艳所注者。疑系“盛世”原版阙失，故以摘艳版拼合补足之。

（9）“申集”商调，周氏藏本，凡录“黄梅细丝江上雨”以下套数三十二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10）“西集”南曲，周氏藏本，凡录“喜逢吉日”以下套数四十六套。戴贤校本仅有三十六套，疑此本阙失了一部分。“词调”本亦为四十六章。

（11）“戌集”，周氏藏本，凡录“南吕一枝花”“丝丝杨柳风”以下套数十二章，普天乐“洛阳花梁圆月”以下小令一百四十九阙（周氏藏本南北小令名目，亦不另立其他名目）。

戴贤校本，此集为“万花集”前卷，当是原本的面目。

“词调”本（作亥集）凡录曲牌五十一个，小令数目当时未及记下（原书在北平，未能查考）。

（12）“亥集”，周氏藏本（南北小令不分，亦不另立其他名目），凡录折桂令：“想多情恨杀薄情”以下南北小令三百五十九阙。

戴贤校本，此集作“万花集后”。

“词调”本（作戌集）凡录曲牌五十三个，小令数目未详（当时未及录下）。

“词调”本“戌”、“亥”二集，当系将万成集前后卷里的南北小令，清理出来，将南小令及北小令分别各列一集；当时翻刻此书时，必受到摘艳影响很大。

把上面各本的异同比勘了一下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新声十二卷的面目，是各本大致相同的。周氏藏本及“词调”本虽无万花集的名目，但万花集全部实已包含于其中。我们尝憾不得一见所谓万花集者，今则，此谜可以释然了。假如我们不发现了戴贤本新声，这个结论是永远不会得到的。综上三本盛世新声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凡包括：

九宫曲九卷，计套数二百七十八章；

南曲一卷，计套数四十六章；

以上共套数三百二十四章；

万花集二卷，计套数十二章，小令五百零八阙，和原序所谓：“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阙”，及百川书志所谓：“三集总大曲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阙”者略有不符。今本小令固有“五百余阙”，而套数（大曲）则各本皆仅“三百二十四章”，和所谓“四百余章”者，相差甚远。或系编者所谓“四百余章”，乃是举其“成数”，夸大的言之欤？

万花集内容最为复杂，录小令，也录套数，疑原系独立的一书，被新声编者采来附录于后的。

三

盛世新声编刊于正德十二年，但过了九年（嘉靖四年），张祿的词林摘艳便也刊行了。

词林摘艳只有十卷，但在实际上其篇幅是不比盛世新声少的；新声里万花集分前后二集，摘艳却把它合并为“南北小令”一卷了。

编摘艳的张祿，其名氏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百川书志以他为吴江人，他自己也自署为“东吴张祿”，自序末，又有一块图章，字为“吴江主人”。刘楫为摘艳作序云：

康衢击壤之歌，乐府之始也。汉魏而下，则有古乐府，犹有余韵存焉。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间擅场者如关汉卿、庾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裁虽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我皇明国初，则有谷子敬、汤舜民、汪元亨诸君子，迭出新妙。连篇累牍，散处诸集，好事者不能遍观而尽识，往往以为恨。顷年梨园中搜辑自元以及我朝，凡辞人骚客所作长篇短章，并传奇中奇特者，宫分调析，萃为一书，名曰盛世新声，版行已久。识者又以为泥文彩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彩。下此，则又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心绣腹之为懿。吴江张均天爵，好古博雅之士，间尝去其失格，增其未备，讹者正之，脱者补之，粲然成帙，命之曰：词林摘艳。将绣梓以传，而求序于余。余嘉其志勤而才贍也。使此集一出，江湖游侠，长安豪贵，欲求乐府之渊藪，一览可见，岂不为大快哉！故不辞而为之序。时嘉靖乙酉岁仲秋上吉野舟刘楫识。

这序里，对于张祿的生平，并没有给我们以多少的光明，只知道他字天爵，是一位“好古博雅之士”。吴子明的后跋云：

词林摘艳一书，命名者取其收之多而择之精也。野舟刘子序之详矣，余复何言。然观其所载，固多桑间濮上之音，而闺阁儿女之言，亦有托此谕彼之旨；间又有忠臣烈士，信友节妇，形容宛转，杂出于其间，皆可以兴发惩戒，有关于风化，不独为金樽檀板之佐而已。此则集书者之微意。故于未简跋而出之。

皇明嘉靖乙酉中秋前一日

康衢道人吴子明书于南华轩中

这跋更怪，连“集书者”的名氏都不曾表白出来。难道张祿乃是一位书估之流的人物，故学士大夫们便不屑提及其姓氏么？

张祿自己的序，也只是叙其成书的经过，俾观者“幸怜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

他家里似是很有些财产的，有所谓友竹轩，污隐轩，蒲东书舍诸建筑，故他又自号友竹山人、蒲东山。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生平，仅此而已。重刊增益词林摘艳上面，另有他一篇序，未署“吴江中汙汙张祿天爵”，则他的轩名污隐，是从中汙这个地名出来的。

词林摘艳的版本，今知者有：

（一）嘉靖乙酉（四年）张氏原刊本，凡分甲、乙等十集，每集有小引一篇。今藏长洲吴氏。此是原刊本，最精工可靠（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

（二）嘉靖己亥（十八年）张氏“重刊增益”本；分十卷，无小引。今藏吴兴刘氏嘉业堂（每页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三）万历年间（？）徽藩刊本（未见），今藏长洲吴氏。

（四）万历二十五年内府重刊本（每页十八行，行二十一字）。

今有两本，一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藏北平图书馆。

第二本，即所谓张氏自己（重刊增益）本，颇可疑。其序也和嘉靖乙亥刊本大同小异：

词林摘艳序

今之乐，犹古之乐，殆体制不同耳。有元及辽、金时文人才士、审

音定律，作为词调。逮我皇明，益尽其美。谓之今乐府。其视古作，虽曰悬绝，然其间有南有北，有长篇小令，皆抚时即事，托物寄兴之言。咏歌之余，可喜可悲，可惊可愕，委曲宛转，皆能使人兴起感发，盖小技中之长也。然作非一手，集非一帙，或公诸梓行，或秘诸誊写。好事者欲遍得观览，寡矣。正德间，哀而辑之为卷，名之曰盛世新声，固词坛中之快睹。但其贪收之广者，或不能择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讹舛。见之者往往病焉。余不揣陋鄙，于暇日正其鱼鲁，增以新调。不减于前谓之林，少加于后谓之艳，更名曰词林摘艳，锓梓以行。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侑以丝竹，唱咏之余，或有

见摘艳丁集小引。

见摘艳乙集小引。

见摘艳壬集小引。

见摘艳乙集小引。

嘉靖十八年，即公元一五三九年。

所考，一览无余，岂不便哉！观者幸怜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时嘉靖乙酉仲秋上吉东吴张祿谨识。

重刊增益词林摘艳叙

盖闻今乐犹古乐也，殆体制有殊，音韵有别，故胡元、辽、金骚人墨客，详审音律，作为九宫乐府。逮我皇明，益尽其美。亦有太平乐府，升平乐府，使小民童稚，歌于闾巷，以乐太平之治化。作非一人，集非一手，或梓行誊录，欲遍览而寡矣。正德间，分宫析调，辑之为卷，曰：盛世新声，固词坛中之快睹者。但贪收之广而成之速，未暇详考。见者病之。予又不揣鄙俗，即于暇日复证鲁鱼，增以新调，易之为词林摘艳，行之亦久。况今时音有变，收览未备，须少加焉。更名为增益词林摘艳，命工锓梓以行。与四方骚人墨士，去国思乡，于临风对月之际，咏歌侑觞，以释旅怀，岂不便哉！见览者幸勿以狂妄见咎！时嘉靖己亥仲春五日吴江中锓汗张祿天爵谨识。

这两本刊行的时代相距十五年，张祿是颇有自加“增益”的可能的。但“增益”的编辑，便草率得多了；差不多加入的曲子大半是没有作者的名氏的。我很怀疑这一本也许是书估冒名的东西，如果是张氏自加“增益”，那篇序不应该那末雷同；有许多话差不多都是重叙一遍的——虽然更易了几字数语。甲集“南北小令”，南小令原刊本凡录一百零九阙，“增益”本则增加了一百零四阙，共有二百十三阙。北小令原刊本凡录一百七十七阙：“增益”本阙。

乙集“南九宫”，原刊本凡录套数五十三章，“增益”本则录五十四章，增出了香遍满：“柳径花溪”及一江风：“景无穷”二章，而删去了绣带儿：“乾坤定民生遂养”一章。

丙集“中宫”，原刊本凡录粉蝶儿：“万里翱翔”以下套数三十八章，“增益”本完全相同。

丁集“仙吕”，原刊本凡录点绛唇：“为照芳妍”以下套数二十九章，“增益”本凡录三十四章，多出了：

- (一)“发愤忘食”，(二)“国泰隆昌”，
- (三)“月令随标”，(四)“谷雨初晴”，
- (五)“金谷名园”。

等五章。

戊集“双调”，原刊本凡录新水令：“燕山行胜出皇都”以下套数三十四章，“增益”本凡录四十三章，多出了：

- (一)“酒社诗坛”，(二)“朝也想思”，
- (三)“碧天边一朵瑞云飘”，
- (四)“郁葱佳气霭寰区”，
- (五)“万方齐贺大明朝”，
- (六)“花柳乡中自在仙”，
- (七)“为红妆晓夜病恹恹”，
- (八)“燕莺巢强恋做凤鸾帷”，
- (九)“枕痕一线界胭脂”。

等九章。

己集“南吕”，原刊本凡录占春魁：“金风送晚凉”以下套数四十一章，“增益”本凡录六十五章，多出了：(一)“箭空攒白凤翎”，(二)“海棠娇膏雨滋”，

- (三) “心如明月悬”，(四) “玉温成软款情”，
- (五) “玳筵排翡翠屏”，(六) “霜翎雪握成”，
- (七) “恰三阳渐暖辰”，(八) “温柔玉有香”，
- (九) “锄瓜畦访邵平”，(十) “雨堤烟柳垂”，
- (十一) “黄花助酒情”，(十二) “乌云绾髻移”，
- (十三) “蜂黄散晓晴”，(十四) “眉麓翠叶凋”，
- (十五) “瘦身躯难打捱”，
- (十六) “瑶池淡粉妆”，
- (十七) “鸿钧转管葶”，(十八) “三春和暖天”，
- (十九) “久存忠孝心”，(二十) “珍奇上苑花”，
- (二十一) “休将斑竹题”，
- (二十二) “乾坤旺气高”，
- (二十三) “草厦底茅庵小”，
- (二十四) “象牙床孔雀屏”，
- (二十五) “夷山风月情”。

等二十五章，但删去了原刊本里的“月明沧海珠”一章。

庚集“商词”，及刊本凡录河西后庭花：“走将来涎涎邓邓冷眼儿”以下套数三十章，“增益”本凡录四十章，多出了：

- (一) “倚蓬窗惨伤秋暮早”，
- (二) “万方宁仰贺明圣国”，
- (三) “想双亲眼中流泪血”，
- (四) “乍离别这场憔悴损”，
- (五) “金殿上庆云祥雾绕”，
- (六) “花影月移风弄柳”，
- (七) “柳眉攒倦听檐外铁”，
- (八) “二十年锦营花阵里”，
- (九) “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
- (十) “殿头官恰才传圣敕”。等十章。

辛集“正宫”，原刊本凡录端正好：“墨点柳眉新”以下套数三十五章，“增益”本凡录三十四章，删去了“享富贵受皇恩”一章。

壬集“黄钟附大石调”，原刊本凡录黄钟愿成双：“春初透，花正结”以下套数二十九章，又大石调蓦山溪：“冬天易晚”套数一章，共三十章，“增益”本凡录套数三十二章，多出了：

- (一) “满腹内阴阴似刀搅”，
- (二) “日月长明兴社稷”。

等二章。

癸集“越调”，原刊本凡录斗鹤鹑：“百岁光阴”以下套数三十五章，“增益”本凡录三十六章，多出了：

- (一) “举意儿全别”，(二) “圣主宽仁”，

等二章，但删去了“讲燕赵风流莫比”一章。

经过了仔细校勘之后，便可以断定，这“增益”本决非张祿所编，那篇“序”也是假冒的。原来乃是某一位书估取摘艳的残本而以盛世新声的一大部分的东西并合了印出来的，故摘艳原有的反被删去（或阙佚）一些，而盛世新声有的却往往都加入了；其每章多无题目及作者姓氏之处，也显然是照

抄盛世新声的。我很怀疑：这一位编者简直不曾费力，乃是收买了摘艳和新声的两副残版，合并了印出，而强冠以“增益词林摘艳”之名以资号召的。但也有可能的是：摘艳刊行了之后，删去了新声里的好些曲子，不为一部分的读者所满，故书估遂乘机再将新声所有的，刊入于摘艳之内，而名之曰“增益”。张祿是一位很有眼力，很富学识的人，决不会自己破坏了他自己的选择的标准的。

第三种徽藩刊本，我未见，不知内容如何；至第四种内府重刊本，则内容又和原刊本及“增益”本不大相同，不仅所收曲子数目相殊，即其次序也前后不同；惜此书在北平，不能见到，难以再作仔细的比勘。

摘艳版本的问题，比新声更为复杂；内府重刊本增出了曲子不少，不知依据何书采入。今所能执以和新声作比较研究的，自当据张氏原刊本。把摘艳本身的版本问题，留待将来有机会再说。

四

词林摘艳凡录“南北小令”二百八十六阕，“南九宫”套数五十三章，“北九宫”套数二百七十二章；总凡套数三百二十五章，较之盛世新声所载，小令减少了二百二十二阕，几删去了半数；套数则相差无几。然其中或删，或增，内容却不大相同。

摘艳究竟删去了些什么呢？张祿评新声道：“但其贪收之广者，或不能择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讹舛。”则其所“去”者乃是其“粗”者，“讹舛”者或“失格”者。这删去的南北九宫的套数部分，凡有六十五章，又万花集套数四章：

（一）“南九宫”部分删去香遍满“柳径花溪”及一江风“景无穷”二章；

（二）“仙吕”部分删去“发愤忘食”，“国泰隆昌”，“月令随标”，“谷雨初晴”，“金谷名园”等五章；

（三）“双调”部分删去“碧天边一朵瑞云飘”，“郁葱佳气霭寰区”，“万方齐驾大明朝”，“花柳乡中自在仙”，“为红妆晓夜病恹恹”，“燕莺巢强恁做凤鸾帷”，“枕痕一线界胭脂”等七章；

（四）“南吕”部分，删去了“箭空攒白凤翎”，“海棠娇膏雨滋”，“心如明月悬”，“玉温成软款情”，“玳筵排翡翠屏”，“霜翎雪握成”，“恰三阳渐暖辰”，“温柔玉有香”，“锄瓜畦访邵平”，“雨堤烟柳垂”，“黄花助酒情”，“乌云绾髻鸦”，“蜂黄散晓晴”，“眉龕翠叶凋”，“瘦身躯难打捱”，“瑶池淡粉妆”，“鸿钧转管葶”，“三春和暖天”，“久存忠孝心”，“珍奇上苑花”，“休将斑竹题”，“乾坤旺气高”，“草厦底茅庵小”，“象牙床孔雀屏”，“夷山风月情”等二十五章，算是删得最多。

万历二十五年内府重刊词林摘艳目录。（甲集）黄钟三十五章；大石调八章；（乙集）正宫四十一章；（丙集）仙吕四十章；（丁集）中吕四十九章；（戊集）南吕六十六章；（己集）双调五十三章；（庚集）越调四十六章；（辛集）商调四十三章；（壬集）南曲八十一章；（癸集）南小令五十四调，北小令四十七调。

新声连万花集共录南北套数三百三十八章，较摘艳多十三章。

(五)“商调”部分，删去了“万方宁仰贺明圣国”，“想双亲眼中流泪血”，“乍离别这场憔悴损”，“金殿上庆云祥雾绕”，“花影月移风弄柳”，“柳眉攒倦听檐外铁”，“二十年锦营花阵里”，“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殿头官恰才传圣敕”等九章。

(六)“黄钟附大石调”部分，删去的也不少。“黄钟”部分只删了“满腹内阴阴似刀搅”及“日月长明兴社稷”二章；“大石调”部分则盛世新声所录“空外六花番”(青杏子)等十四章，只选了“冬天易晚”(蓦山溪)一章，其余十三章全被删去。

(七)“越调”部分，删去了“举意儿全别”及“圣主宽仁”二章。

“正宫”和“中吕”两集则没有被删去的。

在被删去的曲子里，尽有很好的，像双调新水令：“为红妆晓夜病恹恹”一章内的：

〔七弟兄〕这愁闷渐渐，旋添上眉尖；我将他模样心坎儿上频频念，小名儿不住口中。

相思病害煞何曾厌！

〔梅花酒〕任傍人语句儿拈，我也索等等潜潜，掏掏拈拈，眼角眉尖。到如今祆神庙烈火饶，监桥下水冲湍，并头莲手内掬，隔纱窗透银蟾，金钱卦懒去占。门半掩簇珠帘，消兰麝倦重添。

像南吕一枝花：“蜂黄散晓晴”“眉麓翠叶调”等都可算是绝妙好辞，不知张氏为什么弃去了它们。但大部分被删去的却都还是些无谓的颂扬的和写景应时的曲子，陈腐的情歌艳语，以及无病呻吟的“便休题半星儿蝇利蜗名”那一套的“休居乐府”式的文字。

在当时张氏选择取舍的时候，是颇费苦心的；他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批评见解，自己的鉴赏标准；而对于曲律的“合格”与否，也是他的最主要的取舍之准的之一。就他所弃去的南北九宫部分的套数六十五章（占全书五分之一），万花集里的套数四章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氏乃是一个正统派的批评家，最谨严的守着曲律，努力于保存典雅的作风，而排斥嘲笑粗野以及无聊的篇什的。但有一部分情辞，时令曲，颂圣语却还不能完全去掉，恐怕这是因为：那些篇什传唱颇盛，而词林摘艳却是供给歌唱者参考的书的缘故。

其实，一部分张氏所认为嘲笑、粗野，不登大雅的篇什，却正是民间野生的最好的抒情歌曲。这一部分的被割弃，确是很可遗憾的。

五

摘艳所增入的“新调”究竟有多少呢？在“小令”部分，南小令增了些，而北小令则删得多而增得少。“套数”部分，增入的很不少，恰好可以和删去的数目略相等。

“南九宫”部分增入了九章：

摘艳，南吕一枝花、春情“风寒翡翠帏”一章下注云：“此词不工，因俗搬演，姑载于此。”类此之说明，不止一处。

关于南北小令部分的增删问题，别见作者跋万花集一文，这里不列举。

- (一) 山桃花：“暗思金屋配合春娇”，
- (二) 画眉序：“元宵景堪题”，
- (三) 二郎神慢：“从别后正七夕”，
- (四) 画眉序：“盛世乐升平”，
- (五) 挂真儿：“鸾凤同聘”，
- (六) 风入松：“圣明君过禹汤”，
- (七) 香遍满：“因他消瘦”，
- (八) 八声甘州：“眠思梦想”，
- (九) 绣带儿：“乾坤定民生遂养”。

这九章，像“暗思金屋配合春娇”（无名氏散套），“因他消瘦，春来见花真个羞！羞问花时还问柳。柳条娇且柔，丝丝不绾愁；几回暗点头，似嗔我眉儿皱”（陈大声，春情），都是写得很深刻的；但像“元宵景堪题”，“盛世乐升平”，“圣明君过禹汤”一类却便是“应景”“颂扬”一流的陈腐、无聊之作。为了这一类“曲集”，原是供“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侑以丝竹，唱咏之余，或有所考”的，故于这一类流行之曲便也不能不收入。

“中吕”部分，增入了七章：

- (一) “万里翱翔”，(二) “江景萧疏”，
- (三) “皓月澄澄”，(四) “骄马金鞭”，
- (五) “三弄梅花”，(六) “执手临歧”，
- (七) “守道穷经度日”（搬涉调哨遍）。

“江景萧疏”是元大都歌妓王氏作的散套，其中：

〔斗鹤鹑〕愁多似山市晴岚，泣多似潇湘夜雨。少一个心上才郎，多一个脚头丈夫。每日价茶不茶，饭不饭，百无是处；交我那里告诉！最高的离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狱。

一曲最为人所传诵。“皓月澄澄”为无名氏云窗梦杂剧第三折，“守道穷经度日”为明吕景儒散套（庄子叹骷髅），都是很罕见的。

“仙吕”部分也增入了七章：

- (一) “为照芳妍”，(二) “春光艳阳”，
- (三) “杨柳丝柔”，(四) “淑气融融柳吐烟”，
- (五) “月朗风清”，(六) “红雨纷纷”，
- (七) “骄马吟鞭”。

“为照芳妍”，题作“十美人赏月”，元主伯成作，盖即天宝遗事（诸宫调）里的一章。

“双调”部分增入了八章：

- (一) “燕山行胜出皇都”，
- (二) “碧桃花外一声钟”，
- (三) “枕痕一线印香腮”，(四) “新梦青楼一操琴”，
- (五) “翠帘深护小房栊”，
- (六) “霁景融和”，
- (七) “紫箫声断彩云低”，
- (八) “有石奇峭本天成”。

“南吕”部分增入了十二章：

- (一) “金风送晚凉”，(二) “凤台宝鉴分”，
- (三) “风流谁可知”，(四) “袞香绵柳絮轻”，
- (五) “蔷薇满院香”，(六) “金风凋杨柳衰”，
- (七) “青山失翠微”，(八) “丝丝杨柳风”，
- (九) “月明沧海珠”，(十) “左右依两壁山”，
- (十一) “西风昨夜生”，(十二) “风寒翡翠帟”。

“商调”部分增入了六章：

- (一) “走将来涎涎邓邓冷眼儿”，
- (二) “忆吹箫玉人何处也”，
- (三) “剔团月明天似洗”，
- (四) “寒风布野”，
- (五) “琐窗寒井梧秋到早”，
- (六) “碧天晴著残秋渐交”。

“正宫”部分增入了六章：

- (一) “墨点柳眉新”，(二) “一枕梦魂惊”，
- (三) “不睹事折鸾凤”，(四) “一班儿扶社稷众英贤”，
- (五) “正团圆成孤零”，(六) “美甘甘锦堂欢”。

“黄钟”部分增入了七章：

- (一) “春初透花正结”，
- (二) “行李萧萧倦修整”，
- (三) “羞对莺花绿窗掩”，
- (四) “窗外芭蕉战秋雨”，
- (五) “酒簪花异乡客”，
- (六) “春意融和风城里”，
- (七) “破镜重圆带重结”。

“越调”部分增入了五章：

- (一) “百岁光阴”，(二) “院落春余”，
- (三) “良友曾题”，(四) “燕燕莺莺”，
- (五) “讲燕赵风流莫比”。

以上共增入“南北九宫”六十七章。

这些“增入”的曲子，有许多是非常重要的；有不见于其他曲集的东西；有已佚的杂剧残文；也有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原是最好的民歌，如果没有张氏把他搜辑起来，到现在我们是永远不会读到的。但其中“中吕”的“驸马金鞭”一章，“双调”的“枕痕一线印香腮”、“新梦青楼一操琴”二章，“南吕”的“金风送晚凉”、“凤台宝鉴分”、“丝丝杨柳风”三章，“黄钟”的“春初透花正结”一章，“越调”的“讲燕赵风流莫比”一章，原来都是万花集里面所有的，张氏却把它提到“北九宫”里面去了。故实际上，他所增入者只有五十九章。

万花集一部分，原是最杂乱无章的，有套数，也有小令；后集里南北小令又混杂在一处，分别不开。张氏却把它们仔细的清理一过，将套数提归到前面应该归列在那里的地方；同时，将南北小令也各从其类，分了开来。这样，眉目便清楚得多了。

兹将新声和摘艳的增删的关系，列一表如下：

		盛世新声		词林摘艳		删	增
南	正宫	29		35		0	6
	黄钟	25		30		2	7
	大石调	14		1		13	0
北	仙吕	27		29		5	7
	中吕	31		38		0	7
九	南吕	53		41		25	12
	双调	33		34		7	8
宫	越调	34		35		2	5
	商调	33		30		9	6
	南曲	46		53		2	9
	总计	325		326		65	67
	万 花 集	套数	12		(选8)(已选入前)		4
小令		前	49	北小令	177		
		后	359	南小令	109		
总计		508		286			

六

关于“讹者正之”（张氏所谓“正其鲁鱼”）的部分，我曾经费了两个月的工夫从事于此；将摘艳各曲和新声字句不同处，一一为之校注出来。大抵张氏所改正者，以属于讹字、或别字为最多。

“ ”张改正作“箠”（正宫）

“ ”张改正作“渐渐”（黄钟，国祚风和）

“心怀悒快”张改正作“心怀悒快”（黄钟，鸳鸯浦）

“自村量”张改正作“自忖量”（同前）

“解雨花”张改正作“解语花”（黄钟，宝髻高盘）

“十二帘笼”张改正作“十二帘栊”（仙吕，花遮翠拥）

“天心照鉴”张改正作“天心昭鉴”（仙吕，书来秦嬴）

“刚来札”张改正作“刚半札”（仙吕，娇艳名娃）

“藿”张改正作“藜藿”（中吕，裸帽穿衫）

“花须开榭”张改正作“花须开谢”（中吕，花落春归）

“马蹄儿”张改正作“马蹄儿”（中吕，鹰犬从来无价）

“酒庐”张改正作“酒垆”（越调，蔓笠做交游）

“望百蝶”张改正作“望百蝶”（越调，帝业南都）

“重伊州”张改正作“重伊周”（南吕，心怀雨露恩）

“语善声低”张改正作“语颤声低”（南吕，蹙金莲）以上是随意从校勘记里举出的十多个例子。那些讹字，在盛世新声里是触处皆是的，这部书大约是梨园刻本，故讹字、别字不能免。张氏在这一方面尽了不少的改正之力。但摘艳也偶有刻错的字，像：

“因信全无”“波涛万仗”（以上均见中吕，画阁消疏）

“急急似漏网”（仙吕，秦失邦基）

“一般杨春”（仙吕，十载寒窗）
等等，那些错误都是显然可见的。

其次，衬字的增删或更改处也颇不少；惟在这一方面，是非却很难讲了。不知张氏所改，有无以其他善本为依据。如果仅凭个人的直觉的见解去臆改，那是很危险的。

“呀我则见”张无“呀”字（中吕，宝殿生凉）
“更那堪”张改作“捱不的”（中吕，银烛高烧）
“强如俺那尘世好”张无“那”字（黄钟，国祚风和）
“再谁想”张改作“何时再”（黄钟，风摆青青）
“这些时琴闲”张无“这些时”三字
“则我这身心”张无“则我这”三字（以上南吕，风吹楚岫）
“你看那桃红”张无“你看那”三字（南吕，花间杜鹃）
“怎对人呵暗沈吟”张无“怎对人呵”四字（商调，猛听的）
“寻一个胜似你的”张无“寻一个……的”四字（商调，迤迤秋）张氏对于“你看那”“这些时”那一类的衬字，是颇不以为有什么作用的，故都删了去。这对于原文至少是不忠实——不必说是：去了这些衬字会失了什么婉曲的韵味了。

在曲调一方面，张氏对于盛世新声，也有增删、更改及前后移动之处。

所谓增删者，像南曲“幽窗下”里，盛世仅作“十样锦”一名，张氏明增出各曲调名；“群芳绽锦藓”里，张氏增出“么篇”一曲；万花集“凤台宝鉴分”里，张氏增出“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

所谓前后移动者，像南曲“花月满春城”里，第二画眉序本在第一神仗儿之后，张氏则颠倒之。

所谓更改者，像“南吕”“银杏叶”尾声，张氏作黄钟尾声；万花集里，有一“水仙子”，张氏改作“凌波仙”。南曲里，“喜遇吉日”的尾声，张氏改作“余音”；“花底黄鹂”的尾声，他也改作“余

张氏在这一方面的功罪不易论定。他难免没有师心自用之处；这对于原文的完整的美，常要有所损害。好在原文具在，今日尚可加以比较，原文的真朴之美，尚不至于因经了润饰之后而尽失其本来面目——张氏所改尚少，他还可算是一位谨慎小心的编订者；到了郭勋编刊雍熙乐府时，便不客气的用大刀阔斧来增删原文了。

七

张祿改订新声为摘艳，最有功者为加注作者姓氏及杂剧戏文名目的一点。杨朝英的太平乐府及阳春白雪均注出作者姓氏；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于所引杂剧名目及散曲作者也均极仔细的一一注出。但像新声和雍熙乐府等书，便只录“曲”子，不问来历了。作者的姓氏既全不注出，又喜乱改原文，于是有许多明明是元人的曲子，却被硬生生的将“元”作“明”，俨然成为明人的著作了。又有许多杂剧既被埋没了原名，又被妄增上“题目”，仿佛

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有“大元朝新附国”语，雍熙乐府竟将“大元朝”改作“大明朝”变成不通了。

便变成了“散曲”。这些妄作胡为之处，对于读者最为有害。不知曾贻误了、迷惑了多少研究者。但有了张祿的这一番“加注”的工作，不仅使新声有了崭新的面目，把她从黑漆一团的伶人的脚本书里救出，而且使我们研究雍熙乐府的人，也可以从这里获得了不少的帮助。词林摘艳之所以有胜于新声而为我们所特别注意与感谢者，这一点当为最大的原因。

摘艳所录戏文，为数不多，总计不过七套；所录戏文名目，仅为：

- (一) 下江南戏文，(二) 玩江楼戏文，
- (三) 拜月亭，(四) 南西厢记，
- (五) 王祥戏文，

等五本，均为无名氏作，其中南西厢记共选三套，为最多。这部南西厢记和今日所见的李日华改编的及陆采所作的均不相同，当是最古的一本了。

杂剧所录独多；我们可以在那里获得了不少元及明初人杂剧的遗文逸曲。在所录杂剧三十四本里，今有全本见存者不过丽春堂、梧桐雨、汉宫秋、虎头牌、翰林风月、倩女离魂、追韩信、范张鸡黍、两世姻缘、金童玉女、气英布、风云会、抱妆盒、货郎担等十四本耳。其余二十本皆为令我们见之惊奇的新发现的名剧。这二十本杂剧，多者选至三折，则全剧所残阙者不过四之一耳。但以仅选一折者为最多；而即此四分之一的戏文的保存，对于我们研究元剧者已不无很大的帮助。我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不少的漂亮文章；像：

- 王实甫的贩茶船、丝竹芙蓉亭；
- 白仁甫的流红叶、箭射双雕；
- 高文秀的谒鲁肃；
- 费唐臣的风雪贬黄州；
- 鲍吉甫的死哭秦少游；
- 无名氏的苏武还乡、杜鹃啼。

都是读之惟恐其欲尽的；而读了这残存的一二折，更令人想望其亡佚了的部分的“绝妙好辞”的不可得见而抱憾无穷。我们实不能不对臧晋叔这位“孟浪汉”有些不满。元人百种曲下驷之作不少，他为何弃此取彼，实不可解！

其他像李取进的奕巴嚙酒、石子章的秋夜竹窗梦、赵明远的范蠡归湖、刘东生的月下老问世间配偶等都还不失为佳作。

关于散曲一部分，张氏用力尤劬。戏曲部分，合戏文杂剧计之，仅录剧三十九本凡有套数五十七章，仅占全书六之一耳；其余六之五以上，皆散曲也。

南曲部分，无名氏之作最多；文献无征，故作者最不易考。南曲套数全部不过五十三章，而无名氏之作已占三十八章，其中以陈大声之作为最多。

元人所作南曲，最不易得见，而这里录赵天锡、李邦祐、臧元启诸人南小令，至十余首之多；实为我们研究南曲最好的资料。

张祿所选“黎阳王太傅”，当即为王越（越濬人，濬即黎阳）。所谓“太原宁斋老人”，疑即是“宁献王”朱权。权久封大宁，颇有自号宁斋的可能。

北曲部分所选，元人之作不少，明人尤多不见于他书者。元人入选的有：

- 关汉卿、王元鼎、王伯成、吴昌龄、贯酸斋、李罗御史、童童学士、马致远、杜善夫、李文尉、李致远、李好古、李邦甚、李子

丝竹芙蓉亭杂剧，雍熙乐府擅增“题情”的题目于前，便变成了散曲了。

昌、李爱山、庾吉甫、商政叔、赵明道、马昂夫、里西瑛、马九皋、侯正卿、宋方壶、胡用和、孙季昌、赵彦辉、徐甜斋、郑德辉、乔梦符、曾瑞卿、周仲彬、张碧山、吕止庵、范子安、沈和甫、高栻、方伯成、葛石斧、杨景贤、王廷秀、歌妓王氏，教坊曹氏，黑老西、杲元启、张小山、周德清、刘廷信、兰楚芳等四十余人。李文尉、李好古、沈和甫、吴昌龄、刘廷信、兰楚芳等十余人均未见于他书。

明人入选的有：

诚斋、宁斋、恒斋老人、王越、唐以初、张鸣善、陈大声、吕景儒、王舜耕、王文举、丘汝成、丘汝晦、王子一、王子章、王子安、杨彦华、汤舜民、刘东生、谷子敬、贾仲名、杨景言、曹孟修、臧用和、史直夫、侯正夫、耿子良、陈克明、胡以正、段显之、徐知府、瞽者刘百亭及吴江张氏（按即张禄）等三十余人，其中十之七八皆他书所未之见者。

在这里，张禄确为我们保存了不少的“曲子”的史料，其功不可没。惟亦有失于稽考及前后舛牾处。像王伯成，明明是元人，有时却讹作“皇明”，张鸣善原冠以“皇明”，有一处却忽将他作为“元”人；陈克明本是元人，却又将他作为“明”人了。那么著名的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一阙，张氏却将它归入无名氏作品之列了。王实甫的丝竹芙蓉亭：“天霁云开”一折，张氏作为无题，也无作者姓氏。要不是李开先词谑指出，几于无人知其为此剧的残文。风云会为罗贯中作，鸳鸯冢为朱仲谊作，张氏皆作为无名氏的东西。抱妆盒杂剧，张氏已选其一枝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一折，而对于传唱最盛的新水令：“后宫中推勘女娇姿”一折，却反不注明是抱妆盒之曲文。这种种，都是令人不无遗憾的。

但在明人编的曲集里，张氏的摘艳可算是最为谨慎小心的，且也是最为正确的一部了。

失书记

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一部部的从书店里挟在腋下带回来，都觉得是有用的。但一到了家，翻阅了一下，因为不是立即用到的，便往往将它向书箱里或书橱顶上一塞。有时，简直是好几年不曾再翻阅过。书一天天的堆积得多了。书箱由十二只而二十余只，而五十余只，而至一百余只，放在箱子里的书还有不少。因为研究的复杂，搜罗材料的求全求备，差不多不弃瓦石和沙砾。其实在瓦石和沙砾里，往往可以发现些珠玉和黄金出来。十年前，得到不少的弹词，宝卷，鼓词和平津到潮汕的小唱本。那些小唱本一批批的购入，或由友人们的赠贻，竟积至二万余册之多。“一·二八”之役，我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惟古书还保存得很多。三月间，将各余存的书全部迁出。那时，我不在上海。高梦旦先生和家叔莲蓂先生曾费了许多的力量去设法搬转。许多的书箱都杂乱的堆在高宅大厅上。过了半年，方托人清抄一份目录。除仍留一部分存于高宅外，大多数都转送到开明书店图书馆寄存。四五年来，我因为自己在北平，除了应用的书随身带去者外，全都没有移动。在北平，又陆续的购到几十箱的古书，其中尤以明版的小说及戏曲为多。前年夏天南旋时，又全都随身带了下來。幸免于和那个古城同陷沦亡。但有一部分借给友人们的书，却一时顾不及取回了。二年以来因为寓所湫狭，竟不能将寄存之书取储家中。“八·一三”战事起后，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全部被毁于火。我的大多数的古书，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尽毁于此役。所失者凡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其中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应用的书，像许多近代的丛书所失尤多。最可惜的是，积二十年之力所收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余箱竟全部烬于一旦。在欧洲收集到的许多书（多半是关于艺术的及考古学的），也全都失去了。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不能无介介于心；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古人！连日闸北被敌机大肆轰炸，纸灰竟时时飘飞到小园中来。纸灰上的字迹还明显的可辨。这又是什么人家的文库被毁失了！在今日抗战开始之后，像这样的文化上的损失，除了万分惋惜之外，是不会比无数人民的性命财产的牺牲更令人沉痛和切齿的。而无数前敌将士们正在喋血杀敌，为国作战，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没有武力的保卫，文化的建设是最容易受摧残的。阿速帝国的文库还不是被深埋在地下么？宋之内府所藏图籍，还不是被捆载而北么？希腊，罗马的艺术还不是被野蛮民族所摧毁而十不存一么？无数文人学士们的呕尽心血的著作曾不足当野蛮的侵略者的一焚！这是古今一致，万方同慨的事！要保全“文化”，必须要建立最巩固的国防！失者已矣！“文化”人将怎么保卫文化呢？当必知所以自处矣！无国防，即无文化！炮火大作，屋基为之震动。偷闲重写“失书”的目录为一卷。作失书记，附于后。以自警，亦以警来者！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原载一九三七年《烽火》)

劫中得书记

新 序

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友人们多有希望得到单行本的。开明书店确曾排印成书，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出版。这次，到了上海，在旧寓的乱书堆里，见到这部书的纸型，也已经忘记了他们在什么时候将这副纸型送来的。殆因劫中有所讳，不能印出，遂将此纸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刘哲民先生谈及。他说，何不在现在将它出版呢？遂将这副纸型托他送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他们就来信说，想出版这部书，并将校样寄来。我仔细地把这个校样翻读了几遍，并校改了少数的“句子”和错字。像翻开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欢愉的回忆。我曾经想刻两块图章，一块是“狂牖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中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也。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鹜；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舍去大经大史和别处容易借到的书而搜访于冷摊古肆，以求得一本两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常有藏书家们所必取的，我则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国书店，见到有一部明代蓝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楠的小四梦同时放在桌上，其价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关法律的书，“四库”存目，外间流传极少，但我则毅然舍去之，而取了小四梦。以小四梦是我研究戏剧史所必需的资料，而清明集则非我的研究范围所及也。像这样舍熊掌而取鱼的例子还有不少。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间再去搜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谁都明白：文献图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需的工具之一。过去，图书文献散在私家，奇书异本，每每视为珍秘，不轻眎入。访书之举，便成为学士大夫们的经常工作。王渔洋常到慈仁寺诸书店，盛伯希、傅沅叔诸君，几无日不坐在琉璃厂古书肆里。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机关、学校、专业部门的图书馆，访书之勤，不下于从前的学者们。非自己购书不可的艰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从事于科学研究者是完全可以依靠于各式各样于图书馆而进行工作的了。访书之举，便将从此不再是专家们所应该做的工夫之一了么？不，我以为不然！我有一个坏癖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

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不知别的人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癖习？我还以为，专家们除了手头必备的专门、专业的大量的参考书籍之外，如有购书的癖好，却也是一个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邮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好听戏，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该逛逛书摊么？夕阳将下，微际颺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我知道，有这样癖好的人很不少。我这部得书记的出版，对于有访书的癖好的人，可能会有些“会心”之处。得书记所记的只是一时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时一地而论，所见的书，何止这些。只能说是，因小见大，可窥一斑而已。在两篇得书记之外，这次又新增入了附录三篇。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在得书记之前写成，且也在文学集林上发表过。因为此文比较长，且非自己所购致的，故便不列入得书记里。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这喜悦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战胜了坏蛋们的诬陷。苦难是过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过去了。“喜悦”却永远存在着。又摩挲了这部书几遍，还感到无限愤喜交杂！故把这篇跋收入得书记里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家，隐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尔典路”。每天不能不挟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里去呢？无非几家古书肆。买不起很好的书了。但那时对于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兴趣。先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以后，逐渐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写成一个目录。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编好目录后写成的，从没有机会印出。现在，是第一次在这个“附录”里和读者们相见。又在得书记里，有几则文字是应该改动的。因为用的是旧纸型，不便重写，故在这里改正一下：（一）得书记第五十三则“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里，说我所的那部“残本”是“元刊本”。这话是错的。今天看来，恐仍是明嘉靖间蒋暘的翻刻本。向来的古书肆，每将蒋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书记第八十六则“陈章侯水浒叶子”里，说起，我所的那部水浒叶子是黄子立的原刻本。其实，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三）得书续记第十则，琅嬛文集里，说：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其实不然。近来曾见到清初刻本的西湖梦寻，刻得极精。其他书，恐怕也会有较早的本子，只是没有见到耳。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注：郑振铎在这篇序中提出改正的三处，在文中均作了改正。

序

——见 The Physiologus, 及 Herodotus (ii.73), Pliny (Nathist.x.2) Tacitus (Ann.vi.28)

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每思编目备检。牵于他故，屡作屡辍。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辄识诸书衣，或录载簿册，其体例略类黄茺圃藏书题跋。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典文学之译作，亦多入度架。自审力薄，未敢旁鹜。“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皆近人著作。“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话声为所暗，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于所失，殆淡然置之。惟日抱残余书，祈其不复更罹劫运耳。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而诸肆亦皆作结束计，无书应市。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间或顾视，辄置之，无得之之意。经眼失收者多矣。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谢光甫氏搜求最力，所得独多。余迫处穷乡，栖身之地，日缩日小；置书之室，由四而三而二；梯旁榻前，皆积书堆。而检点残藏，亦有不翼而飞者，竟不知何时失去。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果得丁氏所藏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归之国库。复于来青阁得丁氏手抄零稿数册。友人陈乃乾先生先后持明刊女范编、盛明杂剧及孙月峰朱订西厢记来。余竭阮囊，仅得女范编与西厢记。而于盛明杂剧虽酷爱之，却不果留矣。乃乾云：有李开先刊元人杂剧四种，售者索金六百。余力有未逮，竟听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中国书店收得明刊方册大字本西厢记，附图绝精，亦归谢氏。但于戊寅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万历板蓝桥玉杵记，李玄玉撰眉山秀、清忠谱，程穆衡水浒传注略，螺冠子咏物选，冯梦龙山歌，萧尺木离骚图以及宣和谱，芙蓉影，乐府名词等，皆小品中之最精者，综计不下三十种。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艰苦，绝非纨绔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余味。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余焉。今岁合肥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初，有明

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新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沪滨好书而有力者，若潘明训，谢光甫诸氏皆于今岁相继下世。余好书者也，而无钱。有力者皆不知好书。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昔黄黎洲保护藏书于兵火之中，道虽穷而书则富。叶林宗遇乱，藏书尽失。后居虞山，益购书，倍多于前。今时非彼时，而将来建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而夏秋之际，处境日艰。同于屈子孤吟，众醉独醒。且类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忧谗畏讥，不可终日。心烦意乱，孤愤莫诉。计惟洁身而退，咬菜根，读离骚耳。乃发愿欲斥售藏书之一部，供薪火之资。而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复催赎甚力。计子母须三千余金。不欲失之，而实一贫如洗。傍徨失措，踌躇无策。秋末，乃以明清刊杂剧传奇七十种，明人集等十余种归之国家，得七千金。曲藏为之半空。书去之日，心意惘惘。大似某氏之别宋板汉书，李后主之挥泪对宫娥也。然归之公藏，相见有日，且均允录副，是失而未失也。为之稍慰戚戚，立持金取得质书。自晨至午，碌碌不已。然乐之不疲。若睹阔别之契友，秋窗翦烛，语娓娓不休。摩挲数日夜，喜而忘忧。而囊有余金，结习难忘，复动收书之兴。兹所收者乃着眼于民族文献。有见必收，收得必随作题记。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种。而余金亦尽。不遑顾及今后之生计何若也。但恨金少，未能尽救诸沦落之图籍耳。每念此间非藏书福地。故前后所得，皆寄度某地某君所。随得随寄，未知何日再得展读。因整理诸书题记，汇为数册，时一省览，姑慰相思。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是为序。

离 骚 图

萧云从绘 十卷三册 清顺治二年刊本

余初得罗振常复印陈萧二家绘离骚图四册，以未见陈章侯、萧尺木二氏原刊本为憾。后于中国书店得陈氏绘九歌图初印本，须发细若轻丝，黑如点漆，大胜罗氏所据之本。然于萧氏书则遍访未得。武进陶氏模本离骚图出，虽经重绘，甚失原作精神，然明晰却过于罗氏本。民国十九年冬，余至北平，即历访琉璃厂、隆福寺诸肆，搜购古版画书，所得甚多，而于萧氏离骚图则未一遇。后二年，乃终于文禄堂得之。价甚昂，天问图且阙其半，以陶氏本配全。虽于心未惬，而甚自喜。其衣冠履杖，古朴典重，雅有六朝人画意，若“黄钟大吕之音”，非近人浅学者所能作也。国军西撤后，古籍狼藉市上，罕过问者。三五藏书家，亦渐出所蓄。余以友人之介，获某君所藏山歌及离骚图。虽亦在朝不保夕之景况中，竟毅然购之，不稍踌躇。一以敬重某君之节概，一亦以过爱此二书也。此本大胜余在平所得者，极初印，且完整不阙。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书之难得盖如此；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尺木为明遗民，故绘离骚以见志；仅署“甲

子”而不书“顺治”年号。李楷序云：“尺木穷甚于洛阳、河东，能以歌呼哭啼尚友乎骚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于此盖有不忍悉者矣！”清辑四库全书时，为补绘九章、卜居诸图，大非尺木原意，而图亦庸俗不足观。陶氏模本首附扉页，有“书林汤复”语。惜此本无之。

童痴二弄山歌

冯梦龙辑 十卷四册 明刊本

童痴二弄山歌十卷，与楚辞图同时自某君处散出。余先得离骚图，以山歌有新印本，姑置之。然实酷爱此书。明代民歌刊本，传世者绝少，且为冯梦龙所辑，与挂枝儿〔童痴一弄〕（？）同为明末民歌集中之最丰富最杰出者，尤不宜失之。因复毅然收入曲藏中。是时，欲得之者不止数人。余几失，而终得，可谓幸矣！山歌初为传经堂朱瑞轩所购得，影抄一部，邮致北平顾颉刚先生。友辈传观，诧为罕见。因劝其重印行世。颉刚为之句读，余等均有序。原书则先已归之某君。不意终为余有。可谓遇合有自矣。惟童痴一弄之挂枝儿，始终未见全书。余所见不足百首，恐不敌原书四之一。不知何日二书方能合璧也。

古今女范

黄尚文编次

四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年刊本

乃乾得古今女范四册，曾持以示余。图近二百幅，为程伯阳绘，黄应泰，黄应瑞（伯符）昆仲所刊，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书最佳者之一。余渴欲得之，屡以为言，而乃乾不欲见让。后在北平王孝慈先生处亦见此书一部，印本相同。他处则绝未一见。屡访各肆，皆无之。十余年来，未尝瞬息忘此书也。丁丑冬，国军西撤，乃乾忽持此书来，欲以易米。余大喜过望。竭力筹款以应之。殆尽半月之粮。然不遑顾也。斗室避难，有此“豪举”，自诧收书之兴竟未稍衰也。数日后，过中国书店，复于乱书堆中得女范编残本三册。

女范编

刘某增订本 残存三卷三册

此书即黄尚文古今女范，残存三册，缺第一卷一册。价奇廉，故复收之。印本较后，程伯阳及黄氏昆仲之署名，皆被挖去，而补入刘金煌、刘玉成、刘振之、刘汝性诸名，盖刘氏得其板而掩为己有者。未又增入刘宜人、吴氏节、天佑双节，节妇刘氏，贞烈汪氏数则，皆与刘氏有关者。但所增数则之图，亦典雅精整，足与黄氏媲美。

水浒传注略

程穆衡撰稿本 王开沃补 二卷四册

为章回小说作注者，于此书外，未之前闻。程穆衡引书凡数百种；自史汉以下至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僻书颇多。水许多口语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详加注释，不独着意于名物史实之训诂。故此书之于语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参考要籍也。穆衡自序云：“乃数百年来，从无识者。即自诩能读矣。止窥其构思之异敏，用笔之飞幻。若其炉锤古今，征材浩演，语有成处，字无虚构，余腹笥未可谓俭，然且茫如望洋焉。……余为是役，盖直举秘书僻事以发厥奥。俾知奥由于博，斯其为学也大矣。”其用力盖至勤且深。此原稿本未刊。王氏所补数十则，皆分别粘签于其上。余于暮春，偶过来青阁，见此书，即敦嘱留下。后见者数人，皆欲得之。谢光甫先生亦以为言。寿祺问可见让否？余执不可，乃终归于余。彼等皆欣羨不已。余所藏小说注本，未刊者，于红楼梦微言外，仅此书耳。宜亟为刊布，俾不没作者苦心。作者所据为金圣叹本，似未见明刊诸本，不无遗憾，然于“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条下注云：“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在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乃坊本毅然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并引录鬼簿所载高文秀、杨显之、康进之诸水浒剧以证“七十卷以后”非“续本”，其识力不可谓不高。

王氏补注中有关于“图像”一条，云：“今俗本水浒传前有画像，每页一人。此崇祯时陈章侯所图，后人摹之入卷。”余近得雍正刊本第五才子书及陈章侯水浒叶子，知此语亦确。（补记）

汪氏列女传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年间刊知不足斋初印本

汪氏列女传图绘笔致同汪廷讷之人镜阳秋。盖亦万历年间徽郡人士所辑也。故书中多叙述徽郡节烈妇女，尤以汪姓为多。知不足斋得此书版片，重为印行，而加注仇十洲绘图字样，其实，图非十洲笔。余初得知不足斋后印本，图已模糊，后在中国书店得白绵纸残本二册，每则之后，“汪”字皆尚为墨钉，洵是最初印者。又于杭州某肆得竹纸印残本二册，亦尚为明代初印本。有汪辉祖藏印。携以至平。孝慈见之，赞叹不已，因以贻之。而白绵纸本始终珍秘之。不意人事粟六，竟失所在，遍觅不获。战后，树仁书店以此本求售，价尚廉，且较初印，因复收之。忆竹纸本及白绵纸本，于“烈”部较今本均多出数十则，皆是宋末殉难之妇女。知不足斋本皆去之，殆以违碍故也。惜今不可得而补入矣！余得此书后，不数日，树仁书店不戒于火，存书尽毁，此书以归余，幸免于劫。

殊订西厢记

孙矿评点 二卷四册 明末诸臣刊本

此朱墨本西厢记，题孙月峰评点。余得明刊本北西厢记十余种，所见亦多，却绝不知有此本。乃乾以此书及盛明杂剧见示。余时正在奇窘中，竭阮囊得此书。以盛明杂剧余已藏有残本，且尚有复刻本，不如此书之罕见也。

首附图二十页，凡四十幅，殆集明代西厢图之大成。其中有从王伯良校注本摹绘者，但多半未之前见。刻工为刘素明，即刻陈眉公评释诸传奇者。绘图当亦出其手。素明每尝署名于图曰：“素明作”。明代刻图者多兼能绘事。盖已合绘、刻为一事矣。已与近代木版画作者相类，不仅是“匠”，盖能自运丘壑，匪徒摹刻已也。

宣 和 谱

介石逸叟撰 二卷二册 清康熙间刊本

以水浒传为题材之杂剧，元明二代最多。高文秀至有黑旋风专家之称。明传奇则有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沈自晋翠屏山等，至今传唱不衰。但诸作皆同情于水浒英雄，惟宣和谱作翻案笔墨（又名翻水浒），以王进、奕廷玉、扈成等剿平水浒诸寇为结束。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余得之来青阁，甚得意。春夏间，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不少，皆归余，殊感之。

新镌汇选辩 真崑山点板 乐府名词

鲍启心校 二卷二册 明万历年岩镇周氏刊本

此书余得于来青阁。从此明刊乐府集又多一种矣。凡选传奇琵琶记以下三十四种，散曲步步娇“闺怨”（万里关山）以下二十一套。不知何以于散曲后，更杂入金貂记传奇一种。所选传奇，中有四节记、减灶记、合璧记较罕见。然如京兆记，则巧立名

目，故为眩人，实即汪道昆四剧中之京兆眉耳。明人故多此恶习，而于俗本、坊本尤甚。

古 今 奏 雅

无撰人姓名 存卷六一册 明末刊本

此书余亦于来青阁得之。写刻至精，首附图八幅亦小巧玲珑，虽尺幅而有寻丈之势。惜仅残存一卷。不知原书究有若干卷。马隅卿先生亦曾藏有残本一册。惜未记为第几卷。所选皆散曲。此第六卷，为“黄钟调”“越调”“双调”三种，近九十页。颇疑此书与怡春锦等为同类，半选剧曲，半选清曲也。至多八卷而止，似不当更超此数。若全选清曲而有八卷之多，则诚足为南曲选中之一巨帙矣。

眉 山 秀

李玉撰 二卷四册 清顺治十一年刊本

李玄玉所著传奇至多，今传世者仅“一人永占”四种耳。此本题“一笠

庵新编第七种传奇”，惜其他各种，未能一一发见也。书凡二卷，二十八出，述苏氏父子兄妹事。以今古奇观之苏小妹三难新郎一话本为依据。明清之际，传奇作家每喜取材于“话本”，此亦其一种。惟所述情节较复杂，范围亦较广耳。首有顺治甲午某氏序，序末署名已被铲去，但有“题于拂水山房”语，当即钱谦益。此书，余得之来青阁。中华书局曾有复印本，易名女才子。以其少见，复收之。玄玉传奇，余更有千钟禄，太平钱二种，皆传抄本。原刻本殆极少见。得此，甚自喜也。

韩晋公芙蓉影传奇

西冷长撰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是明末四梦盛行时代，佳人才子传奇之一。述韩樵（晋公），与谢鹃娘相遇于道院芙蓉下，缔订姻缘，中经离散，终赖林太傅、庐侍御之维持，韩生得中状元，与鹃娘团圆终老事。全书二卷，三十二出，首附图十二幅，作圆形，与一笠庵原刻本“一人永占”之图相同，皆明末清初流行之版式也。书殊罕见。余得之来青阁。

吴门忠孝传清忠谱

李玉撰 二卷二册 清顺治间刊本

偶过中国书店，唐某持清忠谱二册售余，余不论价，立携之归。曲藏中又多一种罕本矣。书为李玄玉作，叙述周顺昌事，而以颜佩韦等五人仗义就戮为关节。今所演“五人义”即其事。首有吴伟业序。盖作于清初者。明代阉寺流毒最久，而以魏阉之祸为尤酷且烈。东林诸贤，遭难之惨，过于汉之党锢，士人无不切齿。崇祯初，客魏失败，立有演其事为传奇小说者，如喜逢春等，均传于世。玄玉此作非创笔。题曰：“吴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叶时章雒斐、毕魏万后、朱素臣同编。”以其皆为吴人，故独以吴事为题材。词气激昂，笔锋如铁，诚有以律吕作锄奸之概，读之，不禁唾壶敲缺。毕魏，向作毕万侯，今乃知其名魏，字万后，非万侯，此亦重要之发现也。

蓝桥玉杵记

云水道人撰 二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

未附：蓬瀛真境 天台奇遇二剧

余于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戊寅秋日，寿祺电告余，收得明刊白绵纸本蓝桥玉杵记，未并附杂剧二种。余立即驱车至来青阁，细阅一过，爱不忍释。此书为杨之炯作，曲品列之下中品，题材为习见之斐航遇仙事。曲白均庸腐。然诸家目录，均未见有此书。盖佚已四百年。一旦获睹原刊本，诚堪自喜，何忍更剔瑕疵。所附插图，豪放而不粗率，犹有明初作风，不同于徽派诸名家所刊者。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若新刊。诚是明刻传奇中之白眉，亦余

曲藏中最可珍秘之一种矣。书刊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首有斐仙郎全传，刘仙君传（樊夫人附，）裴真妃传、铁拐先生传、西王母传，并有凡例。共二卷，三十七出。凡例云：“本传原属霞侣秘授，撰自云水高师。首重风化，兼寓玄铨。阅者斋心静思，方得其旨。”又云：“本传中多圣真登场。演者须盛服端容，毋致轻褻。”明代士大夫曾有一时盛信仙道，以幻为真，屠隆，周履靖辈皆堕此障，莫能自拔，杨之炯盖亦其中之一人。虎耘山人序云：“至若出入玄谷，吐咳丹朱，则烟霞之味，又在抚无弦者赏之。彼烟火尘襟，欲深天浅者，宁能作自观耶？”盖彼师徒辈入魔深矣！末附蓬瀛真境一套，有曲无白，无排场，疑为清曲。又附天台奇遇则为述刘阮事之杂剧也；诸曲目皆未著

求。

文 通

明朱荃宰撰 三十一卷八册

明天启六年评漫堂刊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以其无甚独见。初不欲收。后念明人诗文评传世者不多，姑留之。然欲攘之去者竟不止数人。可见此书之罕见。绍虞闻余得此书，亦自平驰函索读。“是编考证经史子集制义两藏文章源流体格。”体例略类史通。而多引明人语，偶有己见，亦殊凡庸，固不足以与语“著作”，更不足与文心雕龙、史通比肩也。荃宰别有诗通、乐通、词通、曲通，“嗣刻”公世。然诸家书目皆未载，当均未成书。荃宰字咸一、黄冈人。此书则刻于南京。末卷为诤梦，亦摹拟刘勰文心雕龙之自序。

自序（节录）爱考诸书之书，汇成文、诗、乐、曲、词五编，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汇而言之：陈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变，通而无贬。吁嗟彦升，不成权舆。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别竭摭摭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而皆不本之经史。吴详于文而略于诗，徐又遗曲。或饮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弃其。世无经学，故无文学。未有通于经而塞于文者也。今不揣固陋，会通古今谈经、订史、说诗、言乐、审音之书，并短取长，明法究变，尊是黜非。每编汇为一通：每体汇为一篇。文则经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条晰缕分，而殿以统说。诗自三百乐府古近，题例艳趋，鼙音叫响，而弁以总论。乐左书右图；词曲右调左赞。经义宪章祖训、起弊维新。

螺冠子咏物诗

周履靖著 二十八卷 十二册

明万历三十三年金陵书林叶如春刊本

螺冠子作锦笺记，最著于世。王国维曲录初未知螺冠子何名。余得明刊本锦笺记乃知其为周履靖之别署。履靖曾刻夷门广牍，甚不易得。其中图谱数种，刊印尤精。余在北平曾见残本数十册，因循失收，甚憾惜！又得其所刻巾箱本十六名姬诗，珍为秘笈，不轻示人。兹复获其咏物诗。版式同夷门广牍，乃未收入广牍中。古人无专以“咏物诗”成专集者。履靖此书所咏自

天文至花卉杂物，无所不包，近二千首，可谓洋洋大观。未附“诗余”“词余”及酒歌，酒咏。诗词皆不俗。清人辑“咏物诗选”未录履靖作只字，殆未见此书也。

唐宋诸贤 绝妙词选

黄玉林辑 十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秦堦刊本

黄玉林绝妙词选原分“唐宋诸贤”与“中兴以来诸贤”二集。今所见于毛晋刊词苑英华本外，罕睹他本。四部丛刊所影印者为英华外之别一明刊本，所谓明翻宋本者是也。未知为何人何时所刻，余见万历丙寅秦堦刊本于朱瑞轩许，即丛刊所据之祖本也，以其价昂，未收。不数日，乃于来青阁得之，价已大削。虽仅力“唐宋诸贤”一集，未获全璧，亦自得意。首有茹天成一序，四部丛刊本已夺去。殆坊贾有意取下，以欺藏家，冒为明初本者。兹录茹序于下，以证刊刻源流。

重刻绝妙词选引

自汉武立乐府官采时，以四方之声，合八音之调，而乐府之名所由始。历世以来，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词可以被之管弦者，通谓之乐府。至唐人作长短词，乃古乐府之滥觞也。太白倡之，仲初、乐天继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词为尚。如东坡、少游辈，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题措语，不失乐府之遗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汇而传之者，惟玉林黄叔旸所选为备。自盛唐迄宋宣和间为十卷，自宋中兴以后，又为十卷。凡七百余年，得人二百三十，词千三百五十。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盖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长于词，为当时名家所赏。观其附录三十八篇，隽语秀发，风流蕴藉，则其选可知矣。余友本婴秦太学堦，夙好古雅，每见其鼻祖少游词章，辄讽玩不休。今得是编，颇愜其向往之初心。既乐多词之妙丽，又慨旧刻之舛讹，遂详校而重梓之。余重玉林之词，嘉本婴之志，因缀数语，以引其端。万历岁在阙逢摄提格（甲寅）仲春上浣之吉，河内茹天成懋集甫书。

诗经类考

明沈万钶辑 三十卷十二册 存十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此残本诗经类考，得于中国书店，阙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两卷。石麒以其残也，未加重视。余尝搜集宋元以来说诗之书近三百种，“八·一三”之变，大都荡为寒烟。本无意于复收此书。以其廉，且明人说诗之作本不多，故遂收得之。在明人著述中，此书编例，实甚谨严。盖诗考之长篇也。凡例云：“是编只属丛记。蕲无漏，未蕲订定。故自经传子史，以至稗编璅录，靡不该收。盖宇宙间事未可执一。将以资详说，反之约也。”第一卷为古今论诗考；第二卷为逸诗考；第三卷以下为音韵，天文，时令，地理，列国，人物，宗族，官制，饮食，服饰，宫室，器具，珍宝，礼乐，井田，封建，赋役，刑狱，兵制，四夷，禽虫，草木诸考；第二十六卷以下则为国风，大小雅及三颂异同考；第三十卷为群书字异考。所录甚富；凡万历以上之著述，殆无不兼收并蓄之。逸诗考一卷，搜采亦甚备；且亦择取甚慎，不似他明人

之随意选载“白帝子”等之伪诗入书也。

堂 乐 府

清黄兆森著 不分卷二册

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余十余年前获得石牧忠孝福传奇，未加重视。惟盼能得其所著四才子。然终不可得。真州吴氏藏书散出，为王富晋所购，待时索价，价奇昂。中有四才子之二（郁轮袍、梦扬州），装一函。余狂喜，不惜重值购之。后至苏州访吴瞿安先生，欲借其藏本，抄补饮中仙及蓝桥驿二种。但吴先生殊珍惜此书，颇有吝色。遂不再谈及抄补事。七年前在北平，坊贾以忠孝福及四才子半部求售。仍只有郁轮袍等二种。遂退还之。前日偶至来青阁闲坐。寿祺告余，新收得 堂乐府一部。亟取阅之，即石牧所著忠孝福及四才子之全部也。久求不获者，乃忽于无意中获之。一书之得，诚非易也！首并有序，知刻于康熙丙申。（五十五年 1716）石牧生平，借此以知之者不少。而 堂乐府之名至此始发现。可见“研究”较专门之学问，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视“板本”者，其失盖与专事“板本”者同。总之，博闻多见，乃为学者必不可忽者也。

元 名 家 诗 集

明潘是仁编 存二十八家一百十七卷

十六册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

- 一、元遗山诗集十卷（好问）
 - 二、刘静修诗集三卷（因）
 - 三、陈笏齐诗集六卷（孚）
 - 四、贯酸斋诗集二卷（云石）
 - 五、困学斋诗集二卷（鲜于枢）
 - 六、松雪斋诗集七卷（赵孟 ）
 - 七、吴草庐诗集六卷（澄）
 - 八、卢含雪诗集三卷（亘）
 - 九、马西如诗集三卷（祖常）
 - 一、范锦江诗集五卷（ ）
 - 一一、杨浦城诗集四卷（载）
 - 一二、虞邵庵诗集七卷（集）
 - 一三、揭秋宜诗集五卷（ 斯）
 - 一四、王柏庵诗集二卷（士熙）
 - 一五、薛象峰诗集二卷（汉）
- 以上元初
（元末诸名公姓氏爵里）
- 一六、萨天锡诗集八卷（都刺）
 - 一七、张外史诗集六卷（雨）

- 一八、陈荔溪诗集三卷（旅）
 - 一九、贡南湖诗集七卷（性之）
 - 二〇、杨铁崖古乐府三卷（维桢）
 - 二一、傅玉楼诗集四卷（若金）
 - 二二、柳初阳诗集三卷（贯）
 - 二三、张蜕庵诗集四卷（翥）
 - 二四、泰顾北诗集一卷（不花）
 - 二五、李五峰诗集二卷（孝先）
 - 二六、余竹窗诗集二卷（阙）
 - 二七、贡玩斋诗集三卷（师泰）
 - 二八、成柳庄诗集四卷（廷珪）
- （下阙六家）

此书余得之来青阁，由合肥李氏散出。余所得李氏书，以此种为最罕见。余究心元剧，因傍搜及于元人著述；惜限于力，所得不多。故得此书，殊感喜慰。此书本名宋元名家诗集；凡录北宋十七家（内五家未刻），南宋二十家（内六家未刻），元初二十一家（内五家未刻），元末十九家。今此本于南北宋诸家全阙，于元初诸家中，仅阙释清琪温石屋集一家；于元末诸家中则阙倪瓚、陆景龙、酒贤、丁鹤年、龙从云、郑允端六家。以其罕见，虽为残本，亦亟收之。宋人集合刊者至多，自陈思、陈起而下，无虑七八家，而合刊元人集者，则于汲古阁元十家集，元四家集外，他无闻焉。元诗选所据诸集，今不知能有十之七八存世否？故此虽仅寥寥二十八家，而余亦甚珍视之。惟潘氏究未脱明人习气，未言各家集所据之本，且每与原集相出入；若陈旅集，此本仅有诗三十七首，实则四库著录之安雅堂集，诗凡三百二十八首，此仅十之一耳。疑罕见诸家，仍是从诸选本汇辑录入。潘氏实未睹原本也。

午 梦 堂 集

叶绍袁辑 明崇祯九年刊本

- 一、鹧鸪集二卷鹧鸪附集（沈定修撰）
- 二、百阅遗草一卷（叶世偁撰）
- 三、愁言芳雪轩遗集一卷（叶纨纨撰）
- 四、窃闻一卷（叶绍袁撰）
- 五、续窃闻一卷（叶绍袁撰）
- 六、返生香（疏香阁遗集）（叶小鸾撰）
- 七、鸳鸯梦（叶小纨撰）
- 八、伊人思（沈宜修辑）
- 九、梅花诗（沈宜修撰）
- 一〇、岷雁哀（叶世偁等作）
- 一一、秦斋怨（叶绍袁撰）
- 一二、彤窗续些二卷（沈纫兰等撰）

此书近人叶德辉有翻刻本；惟印本至劣，大失原刻精神。余十五年前曾见原本一部，刊印极精。惜当时失收，至今耿耿！顷以低值获此，足慰夙愿。

叶刻本凡十四种，尚有灵萱及琼花镜二种，为此刻所无。罗氏续汇刻书目所收，则仅八种。疑当时所刻，原无定本，随刻随增，故种数多寡，每本不同，非不全也。顷见日本某家书目，载此书细目，亦仅有十二种也。

佛祖统纪

宋志磐撰 五十四卷十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

宋明单刊佛经，不多见。余前在北平，得宋至明初有图单刊本经近五百本，最为巨观。然以民间流行之心经，陀罗尼经、观音经普门品及金刚经为最多。无关“佛学”，更少禅宗之著作。合肥李氏书于夏间散出，悉为汉文渊所得，余初不知。偶于一夕，过来青阁，遇姚石子先生。且谈且翻阅案上新收书。中有明刊午梦堂集、古逸民史，潘是仁刊元人诗集等，余皆欲得之。复有佛书一堆，皆明刊禅学著作，余初不加注意。偶一翻检，觉刻本甚精，便囑寿祺留下。议价妥后，抱书而回。禅宗正脉、禅林僧宝传，皆为写刻本，吴郡法乘则为旧抄本。明日，过汉文渊，所得书已售去过半。但余仍得佛祖统纪及阅藏知津等。阅藏知津虽阙末册，而每册皆有助刊人姓名，洵是原刊本。余甚珍之。佛祖统纪破蛀不堪，但实为诸书中之白眉。寿祺云：此批书中，“小部头”最精者皆已为余得。他若明刊资治通鉴、文选等巨帙，则余力不能收，即收得亦无余地可藏也。高丽旧抄本东国文献备考一百册，则为叶揆初先生所得。

经济类编

明冯琦编 一百卷一百册

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

经济类编仿艺文类聚等书例，分总类二十（自帝王类至杂言类），细目三百余，约三百万言，自诸子百家以下，几无书不采，而尤着意于经济之言，故录载奏疏特多，实为后来诸“经世文编”之祖。体例集若“类书”，而实非“类书”；盖每录全文，不若诸类书之条文琐碎也。陈元愆于万历时，辑经济文辑，陈子龙于明末辑皇明经世文编，即仿其意。而子龙之书尤难得。

古诗类苑

明张子象编 一百三十卷五十八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是编首自上古，下迄陈隋，一技片玉，搜括无遗”（凡例）。实全上古汉魏六朝诗之一总集也。而以类为主，以时世为次。盖变冯氏诗纪之例者。其与诗纪不同者，惟兼收两京以后箴铭颂赞，于汉晋六朝之“乐府”，则“依郭茂倩旧次，汇为一部”，不复分类。其分类之部门，略依艺文类聚、初学记各类书，而微加详悉。于各类书、小说、列仙传、真诰所载之诗，亦均录

入。既有诗纪，此等书似可不备。但当时编辑之意，当是便于士子涉猎之用。余以其罕见且廉，故收之。

古逸民史

明陈继儒辑 吴怀谦校 二十二卷六册一函

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

眉公著述，余所得颇多；见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贾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补印眉公名里，以资速售耳。“古逸民史”确为眉公所著之一。宝颜堂秘笈未收，传本甚罕见。眉公著此书，实有所感。彼盖自托于“逸民”之列，正是做“山人”之张本也。所谓“逸民”类多有托而逃。其末数卷所录诸宋末“逸民”，皆义人志士也。眉公果何所托而“逃”乎？明人曾有嘲“山人”诗、曲，盖正指眉公辈而言。惟眉公虽优游林下，享名甚盛，却非专事“飞来飞去宰相衙”者流。其殚心撰述，主持风雅，亦未可加以蔑视也。

东谷遗稿

汤胤勳撰 十三卷二册

明成化十四年刊本

余既得李氏书若干种于来青阁，复数过汉文渊，得经济类编等书。偶见案上有东谷遗稿，为成化黑口本，价至廉，却无人顾问。余以其附“词”，且平易浅近类口语，甚喜之，即携之归。作者为汤胤勳，明初功臣汤和裔，死于王事，盖武臣而能文事者。诗不甚佳，词具别致。余正辑明人词，故亟收得之。

农政全书

余前在北平，渴欲获得徐光启原刊本农政全书。数与书贾辈言之，均未有此书。后见邃雅斋架上有之，询价，乃奇昂。以细于资，未及购。转瞬间，书已他售，为之懊丧者久之。由平至沪，仍以此书访问各肆，或言前曾售过，今未见。或以清代翻版者见示。前数月合肥李氏书散出，余见其目，有此书。询之林子厚，知为原版，但已售之富晋书社。立追踪至富晋外，卒获得之。十年求之不遇，而遇之一旦，殊自喜。书纸蛀甚，然尚可读。明末初得泰西机械法，介绍甚力，余既获王征奇器图说等数种，故于此书尤着意访求。不仅有关西学东渐之文献，且于版画研究上亦一要籍也。

鸣沙石室秘录

罗振玉编 不分卷一册

清末国粹学报社铅印本

此是最早之敦煌文书目录。惜所据仅为伯希和所见所知之若干种耳。

敦煌石室真迹录

王仁俊编 五卷三册 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此书亦为敦煌书目，所据亦为伯希和所携来及所忆及者。甲卷上载石刻拓本三种。以后各卷亦多录原文。惟王序未及罗振玉，罗氏诸书亦未一及王氏，不知何故。当敦煌石室发现消息由伯希和传出时，仁俊正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传录敦煌写本，当以王氏为最早。而其名为罗氏所掩，今知之者罕矣。而此书亦不甚易得。诚有幸有不幸也！

文始真经（关尹子）

宋抱一子陈显微注 三卷一册

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读，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丽则遗音

元杨维桢撰 六册明汲古阁刊本

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检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嘱其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及“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

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三十卷四册

明玉兰草堂刊本

辍耕录为余常引用之书，然初收者却为铅印本及汲古阁刊本。后复得玉兰草堂初印本残帙二册。迨四部丛刊影元本出，诸本似皆可废。武进陶氏之影元刊本，亦已不足重视。今春过中国书店，睹一玉兰草堂刊本全帙，首附

秋江送别图，为堵文明所绘，并有贝琼、赵俶、钱宰、牛谅、詹同、周子谅、张孟兼、王泽、富礼及宋濂诸人送陶九成东归诗，贝琼并有序。盖宗仪于洪武六年被荐至南京，以疾辞归。诸人喜其归而惜其别，乃追祖于龙江之上。

“而文明工绘事，因写而为图。视其舫舟于岸者，行人欲发而未发也。引骑或前或却者宾客之咸集也。波涛汹涌，云山惨淡。相与置酒劳劳亭上。俯仰金陵之景无穷，而古今之离思亦无穷也”。诸诗及图为各本所无。我所见玉兰草堂本无虑五六部，亦均无之。余正搜集版画，观其图窃远有深趣，因亟收得之。某君意亦甚欲，但卒为余先得矣。此本别有万历甲辰王圻重修序。然此图却非圻所增入。盖东归诗页下仍均有“玉兰草堂”四字。同时并于文汇报得万历戊寅徐球刊本，亦精。

孟 兰 梦

清严保庸撰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余集清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行世。“三集”因故迄未续印。孟兰梦亦为三四集中拟收之剧。柳翼谋先生曾以国学图书馆所藏传抄本影印。其实此剧本有严氏原刊本。余得此原刊于中国书店，未并附曲谱。殊得意。惟因未阙数页，拟借程守中先生藏本抄补，故至今尚未装潢成册。

宋元名人词十六家

旧抄本 四册

宋元人词自疆村丛书出，罕传之作已少。友人赵万里先生及周咏先君并有补辑。大凡传世之词集，几无不被收入此三书中。然旧本亦自可贵。十年前，缪筱珊抄本典雅词散出，价甚廉。余思得之，而未果。后归北平图书馆。顷于听涛山房得旧抄本宋元名人词十六家。（张纲华阳词，高登东溪词，朱雍梅词，朱熹晦庵词，吴儆竹洲词，许棐梅屋诗余，欧良抚掌词，文天祥文山乐府，赵闻礼钓月词，朱淑真断肠词，欧阳彻飘然词，赵孟頫松雪斋词，刘因樵庵词，萨都刺雁门词，倪瓚雲林词，陶宗仪南村词）十年前，此十余家皆秘笈也，足补毛氏六十一家词。今则皆行世矣。此书每册皆有陈仲鱼印，为坊贾伪托，然抄本甚旧，至晚亦在道咸中。惜未知校辑者何人耳。

思 玄 集

明桑悦撰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桑悦为明中叶一奇人。诗词作风均大胆，辟李贽，徐渭一途风气。集甚罕见。此本余得之来青阁，为万历徐威所注。然其注不详。于“词”则不加只字注释。每卷下，又题：“后学翁宪祥选”，疑非全本。恨未得原刊本一校之。

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

上虞魏浣初批评 李裔蕃注释

二卷一册 明末刊本

此为明清之间写刊本；魏仲雪当亦为其时人。北平图书馆藏有一本，余尝从之借印数图。此本正文不阙，图则夺去。某贾从杭州回，因某先生之介，以此书归余。未有万里题云：“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同乐之、中甫游永定门。途经琉璃厂，于旧书摊上，以铜元八枚易之”。盖陈万里先生手笔也。万里寓杭，其藏书当尽罹于劫。余于此书外，并得其得藏内府抄本曲数种。

谢禹铭五刻

明谢镛辑 存二种一册 明天启间刊本

谢氏辑阴符、鬼谷、黄石、武侯、青田五家书刻之，故名“五刻”。皆兵家言也。“天时地利，将将将兵，大略具诸书中”。谢氏盖有志于“请纓”者。此书仅存二种，黄帝玉诀阴符经及鬼谷子；余得于中国书店。明刻本诸子，甚可矜贵，余锐意欲多收之。于劫中见者多，失收亦多。及今挽救，已似亡羊补牢矣。

新刻皇明开运辑 略武功名臣英烈传

明 未知撰者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年刊本

皇明英烈传刻本甚多。余有万历刊徐渭重订本，有通行本；内容均互异。今得此书，则又多一种矣。沈氏萃芬阁书散出。为余所最欲得者为万历版异梦记及此书。异梦记议价未妥，已为平贾所得。此书则终归余有。明刊传奇尚时时可见，惟小说则绝少。故亟收之。萃芬阁书目列此书于“史”部，且注为嘉靖刊本，实则为万历年所刻。其插图形式，大类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及周曰校本三国志演义，自是同时代之产物也。英烈传在清代为一禁书，不知所禁者为何本。此书遇庙讳皆抬头，述元人处则皆曰“胡”或“虏”。所禁或即此本也。作者未知何人。但可信为一最早之祖本。相传武定侯郭勋作此传以彰其先世郭英之功绩。有人更作真英烈传以纠之。真英烈传今不传。今所传诸英烈传，文字虽不同，而事迹则大致相类。此亦可证其为同出一源。

启隽类函

明俞安期纂 一百卷三十二册

明万历年刊本

俞安期纂辑三类函；余先得诗隽类函及唐类函。唐类函度于东区，烬于此劫，复于劫中得一部。独阙启隽类函。诗隽类函及唐类函皆不足重视，惟

启隼类函则搜集启札甚富，颇有资料。余求之十余年未得。顷过中国书店，见案下有乱书一堆，为朱惠泉物，中有此书。盖某书贾曾购之，以其阙佚不全，复退回者。余乃收得之。所阙仅末数卷。明人启札集至多；以升庵、禹金二书为最流行。惟究以此书收明人作最多。（禹金所收均古作）。

西 学 凡

明艾儒略答述 不分卷一册

明天启三年刊本

此书题西海耶稣会士艾儒略答述；与三山论学纪合订为一册，版式亦同。盖天启时杭州单刊本，非天学初函之零种也。西学凡叙述十七世纪时欧洲学术之大凡；三山论学纪则记艾儒略与叶向高问答语，宣传耶教之作也。论学纪首有扉页，题“武林天主堂重梓”，“同会阳玛诺、费奇规、费乐德订，值会阳玛诺准，杭州范中，钱塘舒芳懋校”，皆西学西教东渐之重要文献也。

程 氏 墨 苑

明程大约撰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年彩印本

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十余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初，徐森玉先生告余，陶兰泉先生处，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余将信将疑。于孝慈处，曾睹墨苑二十八宿图，符篆皆为朱色，意此即为彩印本。时正从事版画史，欲一决此疑。乃以森玉之介，访兰泉先生于天津。细阅此书竟日，录目而归。曾语兰泉先生：他书皆可售，此书于版刻史上，美术史上大有关系，不宜售。后兰泉迁居沪上，藏书几尽散出。余意此书亦必他售矣。秋间，至友某君来沪，遇兰泉，余恳其询及此书。竟尚在。时余方归“曲”于国库，囊有余金，乃以某君之介，收得此书。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复细细与他本墨苑相校，其中异同处甚多。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今所知之彩色木版画，当以此书为嚆矢。元明之交，我国受欧洲中世纪手抄本的影响，一时盛行金碧抄本。今存者尚多。嘉靖间，宫妃布施经藏，亦每施以彩绘。惟皆于版画上手绘金彩。无以彩色施之版上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版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后来诸彩色套印本，盖即从此变化而出。墨苑后印诸本则皆渍墨，不复能加彩色矣。我人谈及彩色套版，每不知其起源于何时。得此书，则此疑可决矣。

顷阅日本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知阁中亦藏有彩色墨苑一部。则当时彩印之本必不止一二部也。

李卓吾评 传奇五种

十卷十册 明万历年刊本

此书亦陶兰泉先生所藏，与彩印程氏墨苑同归于余。余方斥售明刊传奇数十种，乃复收此，结习难忘，自叹，亦复自笑也。此五种传奇为：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其中金印、鸣凤，香囊三记尤罕见。图版精良，触手若新。浣纱记首有三刻五种传奇总评，甚关重要。初刻或为荆刘拜杀及琵琶，二刻当为幽闺、玉合、绣襦、红拂、明珠。合之，凡十五种。荆记尚有传本。刘拜杀则不可得而见矣。颇疑李卓吾只评琵琶、五合、红拂数种。其后初刻、二刻、三刻云云，皆为叶昼所伪作，故合刻数种，殆皆为翻印本。不细校，不知原刻之精美也。

三刻五种传奇总评

浣纱尚矣！匪独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断称作手无疑。若金印、若香囊，俱书生之技，学究之能，去词人远矣。可喜者锦笺一传，组局既工，填词亦美。虽未入元人之室，亦已升梁君之堂，近来一作家也。如鸣凤，原出学究之手。曲白尽佳，不脱书生习气。而大结搆处极为庞杂无伦，可恨也。噫，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不独传奇已也。若至今日，诗文举子业皆不可言矣。奈何奈何！付之长叹而已矣！

秃翁

快 书

明闵景贤辑刊 五十种五十册

明天启六年刊本

此书余曾读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诸明人杂辑丛著中，此书体例，尚称谨严。虽多巧立名目，而尚注出原书名称，并注明是删本或元本。殊非小窗四纪诸书揉杂群言者之同类。顷于文汇书局见一部，乃收得之。价甚昂。别有广快书五十种，为何伟然所纂，惜未得见。明末人最善于谈花评酒，穷奢极欲于生活上之享受，纯是“世纪末”之病态。余本有意于研究此一时代，故每喜搜罗此类书。

渭 南 文 集

宋陆游撰 五十卷十六册

明末汲古阁刊本

汲古阁刊放翁全集，非难得之书。惟所见每为后印本。余十年前曾得初印本剑南诗藁，并附南唐书、斋居纪事、家世旧闻等。但阙渭南文集及老学庵笔记。月前，于文汇书局睹渭南文集一部。亦为初印本，亟收之。然仍阙老学庵笔记。一书之全，其难如此，诚非以书为赏玩之资者所能理会也。放翁有心人也，生当南北宋之际，身经中原陆沈之痛，见朝廷上下，宴安嬉乐，若

自甘于小朝廷之局面者，怒然忧伤，见之诗文。回天无力，呼吁谁闻。

屈子孤吟，贾生痛哭，其心苦矣！临终时，犹有恢复之念，乃有“家祭无忘告乃翁”语，伤矣伤矣！其心何日忘中原也！岂知小朝廷饮鸩自娱，日陷日深，竟至复有“胡马渡江，翠华浮海”之变。放翁死不瞑目矣！余幼时即喜诵放翁诗，今置“全集”案头，几日日快读数十百首。每不觉悲从中来，泪洩洩下，渍透纸背。然念今时局面，决非昔比，则又自壮！

大 明 一 统 志

明李贤等辑 九十卷五十册

明万历间万寿堂刊本

此书有明天顺及弘治二刊本，价奇昂。此为万历间金陵坊贾所刻；其印时则已入清，故凡“大明”二字均挖改为“天下”二字，书名亦作天下一统志。故价甚廉。余得于朱瑞轩处。明代一统志修于天顺时，撰者为李贤诸人。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异。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乎？

中晚唐十三家集

刘云份辑 十六卷

附八刘诗集八卷八册 明末刊本

刘云份初辑八刘诗集（刘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因得中晚唐人集不少，复辑十三家为一集（姚合、周贺、戎昱、唐球、沈亚之、储嗣宗、曹邺、姚鹄、邵谒、韩偓、林宽、孟贯、伍乔），盖有得即刊也。所据原本，均未甚佳。蒋孝于嘉靖中刊中唐人诗十二家，此无一家与之重复；唐诗纪仅刊“初”“盛”，未及“中”“晚”。云份此刊或意在补阙欤？

唐 宫 闺 诗

刘云份辑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书一题“唐人遗咏”女才子诗，余得于文汇。离余得中晚唐十三家集，不及一月也。刘云份序云：“近辑中晚唐人诗，遍阅诸集。念此帘幙中人，兰静蕙弱，何能搦数寸之管，与文章之士竞长斗工。彼其微思别致，托物寄情，婉约可风，精神凝注，亦与白首沈吟者辉耀后世，可谓卓绝矣。忍眎诸选家取此遗彼，令其珠明花艳，顾沦没于书虫竹蠹间乎？从雠定之次，广罗而全录之。取其品行端洁者列为上卷正集；若夫败度逾闲者列为下卷外集。”唐宫闺诗无单刊者，胡震亨唐音统签“庚签”有宫闺诗九卷，然未刊。流传于世者亦仅薛涛，鱼玄机诗集耳。此书所辑虽遗漏尚多，然实为辑全唐女子诗之椎轮也。

谱 双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正德刊欣赏编本

沈氏萃芬阁书散出，某肆得元十家集、升庵词品及正德本欣赏编，求售于余，价甚廉。余嘱其留下。明日过之，已悉为他人所得。余尤喜欣赏编。为之懊丧不置。一月后，托中国书店于杭州某肆收得谱双一册，盖欣赏编中之零种也。具人物图，且有生动之趣者，欣赏编中亦仅有此种。得此，可不备全书矣。余于书，本不作收藏想，只视为取材之资而已。似此类书，本不必求全也。

欣 赏 修 真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刊本

得谱双后，复得欣赏修真，同一版式，盖亦欣赏编中之一种。首有“长兴王氏治庄楼藏”印。惟余见欣赏编总目，却无此种。盖在“续编”中也。惟“欣赏续编”为万历间茅一相集，而此书则似为正德刊本，不知何故。疑沈杰之欣赏编原有“续编”而今未见也。

精 选 点 板 崑 调 十 部 集 乐 府 先 春

陈继儒选 三卷一册

明万历徽郡谢少连校刊本

明刊散曲传世者甚罕，南曲选尤不易得。余十年前得天一阁旧藏新编南九宫词于乃乾许，曾诧为不世之遇。后又抄得吴瞿安先生藏本南词韵选，及情籁，北平图书馆藏本三径闲题，某氏藏本词林白雪。以重价购得南北词广韵选及吴歙萃雅、彩笔情词、吴骚集、吴骚二集、吴骚合编、怡春锦、词林逸响、太霞新奏、初印本南北宫词纪等书。（又于斐云处见南音三籁，惜未录副）战时，又于来青阁得乐府名词及残本古今奏雅。收藏此类书者，恐以余为最多。然南九宫词于翻印后即转让于北平图书馆，南北词广韵选、乐府名词及古今奏雅三书最近亦于录副后，归诸国家。南词韵选则于南下后遍觅未获，不知何时失去。存者仅寥寥数种。收书之兴，为之顿减。然顷于无意间乃复获得乐府先春一册，顿使黯然减色之“曲库”为之绚烂生光辉。余本有志于编刊明曲，获此，得助不少。初，余于课余偶过中国书店，遇性尧，立谈甚久。夜色苍茫，灯火逐渐四现，正欲归去，抱经堂主人朱瑞祥忽携数册破书来，要郭石麒鉴赏。余久不与之交易，姑问有何好书。彼云：新从杭州收得此数种。略一翻阅，赫然有乐府先春在。首附插图八幅，为黄应光所镌，图中人物，古朴类唐画。书分三卷，首卷有套数二十，上卷有套数六十五，下卷有套数五十六。题松江陈眉公选，其刊刻年代当与吴骚集约略同时。（万历四十年左右）余得之，不忍释手。询价。索金五十。立即收得，不复踌躇观望，盖一失之，即不可复得也。方斥售“曲库”中物大半，精本尽去，

不意乃复得此，诚自喜！中有俞羨长、姜凤阿、郑翰卿、朱射皮、李复初等十余家曲，皆他处所未见者。抱书而归，满腔喜悦，不复顾及餐时已过，饥肠碌碌矣。

汇雅前集

明张萱编 二十卷

存一——二、五——七、十——十五，共六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此残本汇雅前集，余得于石麒麟许。余所藏北雅，为张孟奇刻。初不知张孟奇为何人。今见此书，乃知孟奇即张萱。萱为回教徒，居南京，刻书甚多。所谓清真馆本云笈七签，即其所刻。此书萱自序，亦正署“题于金台之清真馆”。萱又著疑耀七卷，重编文渊阁书目为内阁藏书目录八卷。盖亦好事之徒。此书以尔雅为纲，而以广雅、小尔雅、方言、释名请书，汇于尔雅之下。又以埤雅尔雅翼汇为“后编”，今未见。萱自序谓：“余为字觿，计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出当令古今字书皆废”。而以此书先之。字觿未知曾成书否？而此书则实力“前无古人”之作也。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等撰 存第一、二及

十五、十六卷二册 明嘉靖间蒋暘翻刻本

宣和博古图流行于世者为万历戊子泊如斋刊本。乾隆间黄晨得其版，合考古图及古玉图称三古图。余于劫中，得泊如斋初印本博古图于来青阁。寿祺云：苏店尚有明嘉靖间博古图残本。余促其邮来。不数日，书至。虽仅四卷，余亦收之。此书卷帙甚大。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七字。诸家书目间载此书，而每为残本，罕有全者。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杨齐贤集注 萧士贺补注

二十五卷六册 明万历年间许自昌刊本

许自昌曾刊太平广记，不易得，又撰水浒传，演唱者至今不衰。余久欲得其所刊李杜集。虽不难得，却一时未遇。顷在上海书林朱瑞轩架上，见有李集，且价甚廉，乃收之。不知杜集何时可以收得。

古今名公百花鼓吹

唐诗五卷 宋元明梅花鼓吹二卷

梅花百咏八种 又牡丹百咏一卷 二册

明万历三十六梁溪九松居士（王化醇）尊生斋刊本

抱经堂从杭州携来一批书，余得万历版乐府先春，为其中白眉。数日后，至中国书店，又在乱书堆中，获见百花鼓吹及清人某氏之百花词话，亦为抱经堂物，闻已售之北平文殿阁。余渴欲得百花鼓吹，即取归。明日再过之，则百花词话己为程守中先生所得。余方斥去万历杨氏原刊本之唐诗艳逸品，乃忽发兴欲得此书，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然艳逸品尚有朱墨刊本可得，百花鼓吹则绝罕见，且所附之宋元明“名家梅花鼓吹”二卷及梅花百咏等尤多不易得见之诗篇。梅花百咏传世者向仅中峰禅师及冯子振撰二种，夷门广牘中则仅有冯作及周履靖之和作。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梅花百咏一卷，为元韦德珪撰。今此书于中峰、子振、德珪所作外，别有王达善、于谦、周正及无名氏几种，且附张豫源之牡丹百咏，故必欲得之。此类书虽无甚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

鸳鸯棒

明范文若撰 二卷二册 明崇祯刊本

荀鸭撰博山堂三种曲有原刊本，附北曲谱，二十年前，余曾见一全书于受古书店。后为涵芬楼所得。“一·二八”之役，与楼同烬。每曲皆附图，作圆形，甚精致。劫中，先得北曲谱四册于来青阁，价甚昂。顷又得鸳鸯棒一种，未亦附北曲谱。惜图夺。余所藏玉夏斋传奇十种中有荀鸭二剧，（鸳鸯棒与花筵赚）独阙梦花酣。荀鸭作传奇甚多；今所知者尚有倩画姻、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欢喜冤家、生死夫妻等，皆稿本未刊，仅见数曲于南词新谱。（玉夏斋本鸳鸯棒，实即用博山堂旧版刷印者。）

筹海图编

明胡宗宪编辑 十三卷六册

明天启四年刊本

此书翻印本甚多，均不佳。此本为天启刊白皮纸本；于所见各印本中最为精良。惜嘉靖壬戌原刊本，不可得见，是一大憾事。筹海图编为防倭而作，于沿海形势，言之甚详。倭患经过，亦加详述。“经略”中，论水战船艇之构造与战术，最可注意。所附各图皆精。单桅与双桅船之桅上，均有“望斗”，为他书所未见。足与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同为明代倭患史中之要籍。余所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亦均为翻刻本，十数年来，访求原刊本，迄未曾收得。

说郭

元陶宗仪纂 一百二十卷四十册

明末陶珽刊本

陶宗仪说郭体例仿宋曾慥类苑，而所收杂糅之至，然古佚书往往赖之而存，不能废也。原本久佚，仅散见明抄残本。近人张宗祥集诸明抄，重刊印

行，原本面目，约略可睹。然张本之前，流行者惟陶慥一刻。今所见陶刻，多后印者，阙帙累累，几无一本相同。后人得其残版者，更欺诈百端，巧立名目，并续说郭残版，或称五朝小说，或称唐宋丛书，或称续百川学海，或称广百川学海，皆得酬其欺。其实仅加刻一二通序目耳。此本余得于中国书店，尚为中印较善之本。与汇刻书目所载目录细校一过，汇刻注“阙”者，此本大都有之：〔（一）洛书甄耀度（卷五）；（二）山居新语（卷五十）；（三）朝会议记（卷五十一）；（四）南越志（卷六十一）；（五）乾道奏事录（卷六十五）；（六）东谷所见（卷七十三）；（七）髻鬟品（卷七十七）〕。亦有汇刻不注“阙”而此本实阙者；〔乘轺录（卷六十五）公私画史（卷九十一）禾谱（卷一百五）及齐谐记（卷一百十五）四种〕。此本有而汇刻未列目者凡三十二种。足补诸丛书目之遗漏。书非目睹，或得善本，诚未易即据为“目”也。丛书目不难辑，难在不能多得异本相校耳。

续 说 郭

清陶珽纂四十六卷二十四册
清顺治间刊本

珽既刊说郭，复纂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余种以续之。但间亦阑入宋元人作。此本余与说郭同时得之，亦佳。汇刻书目注“阙”之龙兴慈记（卷五），云南山川志（卷二十五），水产品（卷三十七），拇阵谱（卷三十九），野菜笺（卷四十），虎苑，袁弘道促织志（四十二），广寒殿记，李公子传，仓庚传（卷四十三），莲台仙会品，后艳品，续艳品（卷四十四），杂纂三续（卷四十五），此本均有之。但目录中注阙者仍有数种。不知初印本完全不阙之正续说郭各藏家有之否？

皇朝四明风雅

明戴鲸辑 四卷四册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甬上耆旧诗与续耆旧诗，选四明人作已大略无遗。此为戴鲸辑，入选者皆明人，故名“皇朝四明风雅。”（序作四明雅集）“四库”入存目，传本罕见。余得之平湖胡氏。近购得地方诗文集不少，而明本则不多，于金华文征外，仅有此书耳。

金 华 文 征

明阮元声辑 二十卷八册 明崇祯间刊本

此书余得于富晋书社，刊印尚精。清人辑金华文略，多取材此书，而被削去之篇章不少。故此书仍不能废。元声别有金华诗粹一书，惜未收得。顷北平来薰阁复于此间得正德本金华文统。迨余知而追询，则已载之北去矣。

鹤 啸 集

明朱盛 著二卷二册明崇祯十年刊本

今岁书市因平贾之集而顿呈活跃。各家皆出书目。杭州诸肆亦每寄临时目录来。但均无甚好书。盖好书不待目出皆已为平贾攫去。前在中国书店见杭州某肆目中有鹤啸集，名目较生僻，即托其代购。顷书来，为崇祯写刻本，甚精，首题楚鄂渚朱盛 著。明代楚地朱氏，多楚藩后，至二三人。盛 当亦为宗室。诗无惊人语，然稳妥。

海 内 奇 观

明杨尔曾辑 十卷十册 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杨尔曾自号雉衡山人，所辑书不少，有仙媛纪事，杨家府演义及韩湘子传等，殆为杭地书肆主人，或代书肆辑书者之一人。此书余在北平曾见一部，未留下。近编“版画史”，思得一本，而上海各肆均无之。平贾王淳馥云：彼肆中有之。乃嘱其寄来。价不甚昂，遂收之。明人辑名山游记者有都玄敬（穆）何振卿（铛）诸人，而其书皆不附图。名山记之有图，盖自尔曾此书始。图为钱塘陈一贯绘，新安汪忠信镌，甚精雅，惟尚微具粗犷气。崇祯间无名氏天下名山胜概记出，则其图渐趋细致纤弱矣。此书“说”皆出尔曾手笔，不类他书之专集昔人游记也。

金汤借箸十二筹

李盘撰 十二卷五册 明崇祯十二年刊本

此书有清代翻刻本，甚易得，然已削去违碍语。盖原本在禁书之列，久不得复睹矣。顷从叶铭三许得此书原本，甚为快意。李盘生当崇祯末年，乱兆方萌，此“十二筹”：“筹修备”，“筹训练”，“筹积贮”，“筹制器”，“筹清野”，“筹方略”，“筹申令”，“筹设防”，“筹拒御”，“筹阴险”，“筹水战”，“筹制胜”，虑深思周，固亦一有心人也。明代兵家言，自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后，作者至多，皆附图说，偏于实用。亦有辑古语故事者，若百名将传、经世奇谋等。但类多辗转抄袭。此书则合将略、故事及器用为一编，亦多蹈袭语。似为兵家实用之一手册。附图亦甚精雅。

百名家诗选

福清魏宪选 八十九卷存二十二册

（缺一——六）枕江堂刊本

卷一	魏裔介	卷二	李霁
卷三	王崇简	卷四	龚鼎孳
卷五	梁清标	卷六	王熙（以上缺）
卷七	钱谦益	卷八	吴伟业

卷九	曹溶	卷十	申涵光
卷十一	曹申吉	卷十二	佟凤彩
卷十三	杨思圣	卷十四	戴明说
卷十五	沈荃	卷十六	陈廷敬
卷十七	王士祜	卷十八	王士祜
卷十九	曹尔堪	卷二十	施闰章
卷二十一	严沆	卷二十二	宋琬
卷二十三	张永祺	卷二十四	梁清宽
卷二十五	范承谟	卷二十六	魏裔鲁
卷二十七	孔胤樾	卷二十八	郜焕元
卷二十九	陈宝钥	卷三十	柯耸
卷三十一	毛逵	卷三十二	成性
卷三十三	程可则	卷三十四	周令树
卷三十五	李衷灿	卷三十六	傅为霖
卷三十七	程云	卷三十八	严曾榘
卷三十九	顾大申	卷四十	陆求可
卷四十一	周体观	卷四十二	王曰高
卷四十三	范周	卷四十四	王紫绶
卷四十五	遴窳奇	卷四十六	王追骐
卷四十七	李赞元	卷四十八	纪映钟
卷四十九	刘六德	卷五十	黄骐若
卷五十一	宋翔	卷五十二	孔兴钎
卷五十三	申涵盼	卷五十四	袁佑
卷五十五	毛升芳	卷五十六	梅清
卷五十七	计东	卷五十八	赵威
卷五十九	孟瑶	卷六十	程启朱
卷六十一	杨辉斗	卷六十二	成光
卷六十三	黄伸	卷六十四	黄任
卷六十五	张祖咏	卷六十六	张鸿仪
卷六十七	张鸿佑	卷六十八	刘友光
卷六十九	戴其员	卷七十	李念慈
卷七十一	陆舆	卷七十二	沈道映
卷七十三	朱骅	卷七十四	孙郁
卷七十五	刘元徽	卷七十六	杨州彦
卷七十七	杨思本	卷七十八	刘维祜
卷七十九	王泽弘	卷八十	丘象升
卷八十一	叶雷生	卷八十二	宗元鼎
卷八十三	毛师柱	卷八十四	黄之鼎
卷八十五	曹玉珂	卷八十六	吴学炯
卷八十七	释大依	卷八十八	释读彻
卷八十九	魏宪		

右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魏宪辑，盖续石仓诗选者。实只八十九家。每家有一小序，足资知人论世之助。“百”字系后来挖改，疑非原来书名。余先有魏氏诗持三集，复于传新书局徐绍樵许得此。价甚廉。故虽阙前六卷，

仍收之。绍樵云：有石仓诗选百二十余册。余力促其出售。未商妥，而先获此。南洋中学有此书全帙，当借抄补足。究自附其诗于后，不脱明人积习。所选未必皆可观。然其中诗集不传者居多。赖此，得窥豹一斑。

唐十二家诗集

不分卷十四册 明万历十二年杨一统刊本

一 王勃集	一册	二 杨炯集	一册
三 卢照邻集	一册	四 骆宾王集	一册
五 陈子昂集	一册	七 沈佺期集	一册
六 杜审言集	一册		
八 宋之问集	一册	九 孟浩然集	一册
十 王维集	二册	十一 高适集	二册
十二 岑参集	二册		

右唐十二家诗集十四册，为南州杨一统（允大）刊本。明人编选唐诗者至多，自高棅唐诗品汇以下，至冯惟讷唐诗纪、张之象唐诗类苑、胡应麟唐诗统签（仅见戊签及癸签二集）、曹学佺唐诗选无虑数十百家，而合刻数家诗者却不多见。合刻初盛唐诗十二家者，有嘉靖壬子永嘉张逊业本，有晋安郑能本，余皆未见。此本题为“重刻”，却未说明系复刊何家者。三家所选十二家，名目皆相同。未知张郑二家孰为祖本。十月二十日，余终日清理书籍，欲脱离古书于虫鼠之厄，奔波于楼之上下，筋疲力尽，乃姑置之。乘车至中国书店，无一可资留恋之书。正欲废然而返，在堆满“廉价”书之桌上忽发见破书一堆，为书贾叶某之物，其中有旧抄本天启宫词及此书等。索价不昂，便收得之。自喜不虚此行也。时日色黯淡，西风凄厉，衣衫单薄，渐觉凉意侵人，然挟书臂下，意甚自得，同时获得者尚有程荣刊嵇中散集一册。孙仲逸序此书云：“于时作者众多，篇章繁赘。选醇摘粹，种种相望。苛严于历下，泛滥于新宁，使务精者致憾于多，博摭者遗恨于寡。均之二集，未为折衷。故总唐初四杰及陈沈王孟十二人为集。上尽正始之英，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渐。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集矣。”虽多溢美之词，然知择此十二家，尚有识力。暇当与他本校之，未始非重辑“全唐诗”之助也。每册均有“御赐天存阁”及“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二印，盖自康氏散出也。同时散出者尚有刘侗帝京景物略等，悉为平贾所得。

（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此书残本。）

嵇中散集

十卷一册 明万历年程荣刊本

程荣为刊汉魏丛书者。当时承七子之余风，士人競以刊刻汉魏名著为事。汉魏丛书流传甚广，但荣此刻却不多见。不知尚刊有其他汉魏人集否？余颇思多搜罗明人单刊诸子与六朝人集。此愿不知何日可偿。盖限于力，未必能每见皆收也。此刻首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似重刻省曾本。但其中异处甚多。鲁迅云：“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鲁迅全集第九册

嵇康集序) 鲁迅于此集用力至劬, 其写定本已足为定本。然明刊旧本, 仍可贵。

莆风清籁集

郑王臣辑选 六十卷十六册

清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余不喜收故乡文献, 以其过于偏狭, 有“乡曲”之见也; 尤恶稍稍得志, 便事编刊乡里丛著。友人滕固, 以介绍希腊罗马及德国文化为职志, 与余有同嗜。及其任职南京, 久不相闻问。一旦相见, 乃出所刊宝山文献诸集见贻。余颇怪其染时习之深。近从事“文学考”之纂辑, 乃知地方诗文集之重要, 复稍稍收之。然实浩如烟海, 不能以一人之力一地之“资”搜罗其百一。聊备其所当备者耳。此莆风清籁集余偶得之于抱经堂架上, 殊罕见, 足资文学考之参订。固非以其乡邦文献而收之也。

第五才子书

金圣叹评点 七十五卷二十册

清雍正十二年句曲外史序刊本

此翻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也, 然罕见。首附人物图四十幅, 笔致及赞语均臻上乘, 颇疑即为翻刻老莲水浒叶子者。故余虽已收圣叹外书数种, 却仍收之。某君曾语余: 尝于日本京都某肆得贯华堂本水浒, 首附老莲画人物像, 当即此本。

余顷复收得原刻老莲水浒叶子一册, 与此本图像对校, 此本果即翻刻老莲所作者, 不出余所料。原刻本所缺刘唐、秦明二像可以此本补之。惟此本将武松、戴宗二赞互易, 大误。李逵亦易为手执二板斧, 与原作异, 原作神采奕奕, 此本则形似耳。

石仓十二代诗选

明曹学佺编 存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

明崇祯间刊本

石仓十二代诗选为明代诗选中最宏伟之著作, 其明诗一部分尤关重要。四库全书所收, 明诗仅至次集而止。谓三集以下均佚。汇刻书目载其全目, 亦谓六集以下为抄本。实则石仓所刻明诗, 不止六集。所谓礼亲王府藏本, 于明诗六集外, 别有明续集五十一卷, 再续集三十四卷, 闰秀集一卷, 南直集三十五卷, 浙江集五十卷, 福建集九十六卷, “社集”二十八卷, 楚集十九卷, 四川、江右、江西集各五卷, 陕西集三卷, 河南集一卷。于六集中, 又有: 三续集十三卷, 四续集九卷, 续五集四卷, 五续集六卷, 六续集二卷, 均刻本也。(汇刻书目作抄本, 系据啸亭杂录, 误。) 群目为最足本。尝为陶兰泉所得。后兰泉所藏丛书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 此书亦

东去不返。（此本有礼王府藏印，必即为汇刻书目所云之本；惟汇刻所举，尚有七至十集，此本无。恐汇刻误记。以“九集”本即“社集”也。见后。）十五六年前，乃乾尝得残本百余册，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却又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余七年前，尝在北平邃雅斋见此书一部，亦有七集。渴欲得之，以索价奇昂而止。但终在他肆得次集五十余册，载之南归。合肥李氏书散出，中有明诗四集。余未及知，已为平贾所得。秋间，偶过传新书店，得清人词五十余种。徐绍樵云：有石仓十二代诗选一百余册，正在装订，其中明诗有八集九集。平贾欲得之，议价未妥。我闻之，心跃跃动。即嘱其为余留下。时未见书，亦未询价也。数日后，绍樵持魏宪百名家诗选来。余即购之。宪书盖续石仓者。不意竟先得之，叶铭三闻余购石仓诗选。亦至。云：彼亦有残本石仓诗选百余册。余促其携来。不数日，书至，凡一百十六册，反先于绍樵书归余。

自古诗、唐宋元诗、明诗初、次、三、四、五集均有，而明诗奇零之极，三集仅有一册。然余竟以高价收之。绍樵书却久不送来。数次速之。一月后，书乃至。凡一百二十册，均为明诗，竟有八集三十余册，“社集”十五册，（以其中间标作九集，故绍樵目之为九集。）矜贵之至。八集数册及“社集”全部，其卷数均尚为墨钉，未刻。经数日之整理，剔除重复，凡得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独七集竟无一册，续集则仅存第四十五卷一册；三集亦仅存一册（四卷）。其他各集，阙卷，阙页，比比皆是。然余已感满意。以斯类材料书固不能斤斤于完阙与否也。惟不知何日方得配齐全书耳。即借抄亦不易也。一书之难得如此！岂坐享其成者所能想象得之乎？八集中未刻卷数者凡三卷：（一）王留匏叶诗（附王醇）；（二）李生寅高卧楼集（附李德继李德丰）；（三）文元发兰雪斋集。“社集”所收者凡二十九卷，均无卷数次第：（一）陈衍玄冰集，（二）张千垒舒节编。（三）陈正学灌园集，（四）陈伟容阁集，（五）郑邦泰木笔堂集，（六）林光宇情痴集，（七）徐燠幔亭集，（八）高景木山斋集，（九）崔世召秋谷集，（十）陈瞻四照编，（十一）林叔学蒹葭集，（十二）张燮藏真馆集，（十三）黄天全葆藪堂集（附黄尚弘），（十四）吴潜竹房稿，（十五）颜容轩鸣剑集，（十六）倪范古杏轩稿，（十七）杨叶瑶鸣秋集，（十八）陈翼飞紫芝集，（十九）周婴远游编，（二十）林祖恕山房集，（二十一）游日益辟支岩集，（附游及远），（二十二）李天植冥六斋草，（二十三）陈宏己百尺楼集，（二十四）陈鸿秋室集，（二十五）游士豪集，（二十六）游适游草，（二十七）李岳湖草集，（二十八）王宇乌衣集，（二十九）陈仲溱响山集。殆随得随刻，故不记卷数。以作者皆闽人，且皆学侪同社，故曰“社集”。不知较礼亲王藏本（仅二十八卷，此本多一卷）异同如何。明诗初集每卷皆附原集旧序或传，次集以下，则均无之。又一集之中，往往卷数多重复。为例甚不纯。当是未加整理之作，然明人诗赖此而活者多矣！自余购此书后，叶铭三知余亦收残书，复持某氏残书目二册来。中有天一阁旧藏本甚多。余得五六十种，亦意外之收获也！

陶 诗 析 义

六朝人诗，以渊明集刊本为最多。余既收楚辞不少，乃复动收陶集之兴。顷见正德刊何孟春注本十卷，为平贾所得，索价至二百金，为之愕然。力不能收，亦不欲收。但劫中所得陶诗，实多明刊本，而以黄文焕刊本为较罕见。文焕尝辑诗经考，余十年前收得一本。此书不屑屑于字解句注，惟释其大意而已。然多妄赞语，类大宗师之评点墨卷。盖犹是李贽、叶昼、孙矿辈批评诸书之手法也。

碎金词谱

清谢元淮编 六册 又续谱四册清道光间刊本

以工尺谱谱词者，此书当为第一本。余以其多窃取南北九宫大成谱，不甚注意，故虽屡见之，均不收。近来歌词之风渐盛，且有翻为西乐谱以便唱者。于是此书乃大行于世，颇不易得。此书有二刻，以写刻本为佳。余前在来青阁得写刻本“续谱”，顷复在中国书店得宋体字刻本正集。余集“词”甚多。此书自当在“词山”中占一席之地。惧其渐趋难得，故遂收之。非趋时尚也。

管子二十四卷八册 韩子二十卷八册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刊本

管韩二子，明刊本不多，且均不佳。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无注。惟赵用贤刊本独佳，均有注。（管子注，题唐房玄龄撰；韩子注，题李瓚撰。）足匹世德堂六子，为管韩定本。大抵明人刊书，每多窜乱篇章，任意增删注语，甚乏忠于古本之精神。用贤所刊，则一以古本为主，谨慎严密，不师心自用。万历末有所谓“花斋管子”者，朱长春刊，即据用贤本，加以评释。韩子旧本，多所佚脱。用贤始据宋槧校补，力谋恢复原书面目，用力至劬。相传用贤刊书，均由子琦美助之。琦美即脉望馆主人，号清常道人，藏书甚富，抄校书亦不少，是明代一最谨慎小心之读书人。所刊书自是不苟。此二书余同时得于文汇。惜一为白绵纸本，一为竹纸本，未能匹俦。

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

清张万选编注 不分卷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萧尺木离骚图，余藏有二本。惟太平山水图画则久访未得。十余年前，曾于蟬隐庐案上见一本，正在装订。询其价，不过三十金。思得之，而肆中人云：已为日人某所购。留连数刻，不得不舍去。后见支那古版画图录，中收太平山水图画一幅，正是蟬隐庐售去之本，印本甚模糊，尚可相识。秋间，偶与石麟谈及此书，深憾未能获得。石麟云：张尧伦先生尝于劫中得一本，甚初印。我闻之，心跃跃动，力恳石麟向尧伦借阅，时余犹未识尧伦也。不数日，尧伦果慨然以此图相假。余感之甚！细阅一过，图凡四十三幅，无一

幅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或繁花怒放，大道骋骑；或浪卷云舒，烟霭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纹，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不忍独秘，遂再度商之尧伦，付之印厂。后尧伦闻余收太平天国书数种，甚欲得之。余拟与此图相易。尧伦复慨然见允。于是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喜慰何已！所尧伦割爱相贻之情，亦“衷心藏之无日忘之”也！

付印后，某贾见告：某社曾翻印过一本。取得阅之，殊失原作精神，且原本亦非初印者。此本仍有重印之必要。几乎幅幅皆精，故不忍舍去一幅。竟全收于版画史之图录中。

礼 记 集 说

元陈澹著 十卷八册
明万历年间书林新贤堂张闾岳校梓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版式甚怪，每页上半均空白。寿祺云：此书无用，拟将上半页旧纸截下，作为补书之用。余亟救取之。首有“凡例”数则，述所据之“校讎经文”及所“援引书籍”，为通行本所未见。末页附一图，图绘数鲤向龙门跳跃状，殆坊费用以祝颂士子者。顷出此书眎乃乾。乃乾云：上端空白，当是“高头讲章”，后入铲去不印入者。余本疑其为“高头讲章”本。果然余二人所见略同。

南 柯 梦

汤显祖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年刊本

此玉茗四梦之一，于还魂外，此曲刊本独多。余有柳浪馆评本，有臧晋叔改本，顷复收得一万历年刊本，甚精。不知为何人所刊。然实刊于臧本及柳浪馆本之前。附图亦甚精美。数年前余在平曾获一本，甚初印，惟阙末数页，此本则首尾完全。杭州某肆于秋间出一书目，中有明刊四声猿及此书，价均廉。余托中国书店购之。但均已为他人所得。四声猿归朱瑞祥，复转售于来薰阁。此本则归富晋书社。余以十倍于原价之数，从富晋得之。嗜书之癖，弥增顽强，诚不易涤除也。

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

元高明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二十六年陈大来刊本

琵琶记明刊本最多，今所见者亦不下十数本，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北平图书馆得尊生馆本，最精，余欣羨不已。然二十年来，余亦得精本不少。玩虎轩刊本，号为“元

本琵琶记”，凌初成朱墨本亦自云据元本。别有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金陵唐最刊“出像标注”本，则通行本也。劫中，又得魏仲雪评本一种。然大略均不甚相歧。顷复于富晋书社收得陈大来重刊嘉靖戊午河间长君校元本，刊刻至精。唐晟本亦云出河间长君本，然夺去“凡例”“总评”及音律指南，河间长君序亦不署年日。此本独备。似尤胜尊生馆本。细校之，知玩虎轩本所云“元本”者，实亦据此本。而评语注释多攘窃之迹，而又妄事臆改，不若此本之忠实。此本为朱惠泉物，本欲求售于余，乃为富晋所夺。余必欲得之。乃以二倍之价，归于余。今所见诸明本琵琶记，于适园藏嘉靖本外，当以此为最精良矣。

皇清职贡图

董诰等编 九卷九册 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明人多绘苗裔图，施以彩色。清本苗图亦多。余以其皆为写本，不收。明刊三才图会，精采天下便览博闻胜览考实全书，及石渠阁诸书法海诸书中，皆有“九夷图”，而甚妄诞不经，甚至收及山海经中人物。皇清职贡图中所刊诸蕃夷，近自西南夷，远至西洋诸国人，则皆写实之作。原序云：“非我监臣所手量，我将帅所目击，我驿使所口陈者不以登槩削焉。统计以部曲区名者，凡三百数，以男女别幅者凡六百数”。此语诚可信。此六百幅图像，皆可作“信史”，确非妄为向壁想象者，不啻“册府传信之矩观”也。余在北平曾见一部，以价昂，未收。兹于富晋书社得之。绘图者为监生门庆安、徐溥、戴禹汲、孙大儒四人，刻工未署名。笔法软弱，虽细致而不奔放，盖“匠人”之作也。皇家刻本，大抵皆然。

尺牋新语二集

清徐士俊汪淇同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六年刊本

余得尺牋新语广集于北平，甚有用。尝于来青阁架上见有尺牋新语二集，疑即一书，未加留意。后来青阁临时书目印出，载有此书，姑取来与广集一校。二书编制相类，取材却全歧。尺牋新语为徐士俊辑；二抄为士俊与汪淇同辑；广集则为淇独辑；俱收明清之际士大夫启札，多有关史实之文字。因复收得。周在浚等之赖古堂尺牋新抄三集，亦即其类。余尝得新抄二三集，未得初集；此书亦独阙新语（即初集）。想均不难配全。

澹生堂藏书训约

明祁承燾著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

绍兴先正遗书本澹生堂书目首附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及整书略例；缪筱珊尝刊祁氏之藏书约及藏书训、读书训。此书则为万历原刊本，读书训，

约及整书小记等均备于一编。诸藏书家皆未著录，诚秘笈也。首有郭子章、周汝登、沈、李维桢、杨鹤、马之骏、钱允治诸人题序，亦他书所未见者。叶铭三携明刊残书百数十种来，余选购数十种，价甚昂。此书亦在其中，独不阙。余得之大喜。快读数过，若与故人对话，娓娓可听；语语皆从阅历中来，亲切之至。盖承爨不仅富于藏书，亦善于择书，读书也。惟甘苦深知，乃不作一字虚语。余所见诸家书目序跋及读书题跋，惟此书及黄尧圃诸跋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缪刻多错字，绍兴先正本亦多所删削。稍暇，当以此本重印行世，以贻诸好书者。

读 书 志

明江阴周高起辑 不分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八年周氏玉柱山房刊本

余今晨得明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一册，不禁大喜，快读数过，余味若犹在舌端。此诚是真藏书人，真读书人之精神也！语语浅近，而无不入情入理。天阴欲雨，清晨皆消磨于斯。饭后微雨，地膏润若暮春时节。余欲访叶某，商购若干明人集残本，便冒雨至中国书店。心头犹带轻快之感。未遇叶而遇石麒。桌上堆满乱书，多为友人某君托售者。好书已去不少。余亦选购数种，皆诗人小传之属。此类材料，至有用。正选时，石麒打开一包云：“此为某先生所托售者”。内为兰桂仙及读书志二书。兰桂仙，余已有，遂置之。细阅读书志，正似将祁承爨读书训扩大数倍之物。不分卷，却分“好、蓄、护、专癖、慧、适、友、助、激、观、遇、闰”十三部。周氏编纂此书时，与读书训刊刻时间相差不过五年，或是受祁氏影响而纂辑者。采摭颇富，而皆不注来历。仍不免明人纂书通病。但甚罕见；亦足为好书者案头常备之物。一日而连获此二书，颇自喜“书”运之佳也。

南华真经副墨

明陆西星述 八卷二十六册

明万历六年刊本

明人注诸子，好臆解，不如清儒之笃实。余方集周秦诸子，乃不能弃明人注不收。于罕见单行者，尤锐意购求，数年后或可略具规模。年来所获已十数种。今日过中国书店。郭石麒方自内地回。所得各书，已大半为平贾所得。案上尚余数书，为彼辈所未见。余乃尽得之。中有南华真经副墨，刊本精至，书亦罕睹。通帙书法宗颜鲁公，庄重古雅，殊可爱。然其注则不佳。虽分八卷，而三十篇皆自为起讫。此种编法，亦是前无古人。

皇朝经世文抄

陆燿编 三十卷十六册

清同治八年金陵钱氏刊本

此书一名切问斋文抄；编于乾隆四十年，但原刊本未见。贺长龄之经世文编即续此而辑。余陆续收得贺氏、盛氏及光宣间刊印之若干“续编”“新编”等。独文抄未遑购入。沪战后一二月，旧书贾以篮筐挑书，沿街叫卖。有陈生者曾以此书及其他明版集子问余可购否。余未便夺之，但劝其留下此书。今乃无意于上海书林得之。价奇廉，仅国币二纸。此类书颇有用，不当视如敝屣也。

请纓日记

清唐景崧撰 十二卷四册
清光绪十九年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余尝发一弘愿，欲收清季史料书。然实多至不可胜收，万非斗室所能容。乃先收其较罕见及记述较确实者。于中英、中法、中日及拳乱诸变，均有所得。顷于积学书社得唐景崧请纓日记，尤得意。景崧守台湾。中日战后，清廷割台于日。台人大忿，景崧被拥戴为“总统”。违命抗战。虽失败，其事则可泣可歌。此书为景崧身预中法之役，以日记体述其经过者。初刊于台湾布政使署。中有数页阙佚，以铅印者补入。当是携版归后重印于沪上者。

知本堂读杜

清汪灏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杜甫诗，注者极多，余不耐搜集，几于一种都无。近方收明刊本数种，（许自昌刻本，严羽评本等。）皆不惬意。此书以年统诗，颇与余意相合。灏自序云：“读杜必须编年。孟夫子知人论世遗训也。”又云：“合年谱于诗目中，庶读者了然，易于贯彻。”全集共收诗一千四百七首，而以附录殿之。其卷二十四：为“钱宗伯本附录”。凡哭长孙侍御以下四十八首；仇少宰本附录，“选存”汉川王录事宅等三首；更附“表赋”。清人注辑书，皆慎重将事，不似明人之轻率。不宜以其“近”而弃之也。

陈章侯水浒叶子

陈洪绶绘 黄肇初刻
存三十八页（缺二页）一册 清初翻刻本

余酷嗜老莲画。力不能得真迹，则思得其刊木之本，以其近真而不能作伪也。初获九歌图，墨色如漆，毛发可数，喜甚。持以较诸本，皆无出余右者。后获睹张深之本西厢记，首有老莲图，却不能收得，至今为憾。尝在北平肄文堂得李告辰本西厢记，亦有老莲绘图；其莺莺像尤佳，半弛其衣，恣荡情醉，若出手迹，不类刷木。又友人周子竞先生藏有老莲绘博古叶子，余尝假以付故宫印刷所影印二百册。独老莲水浒叶子则屡求而来获一睹。诸家

皆无之。某君曾收得第五才子书，云其人物图像为翻刻老莲本。然余亦未之见。读张宗子水浒牌序（琅嬛文集卷一）益深神往。私念不知何日得见此本。月前，于中国书店收得雍正刊第五才子书，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疑即是翻老莲作，而未敢确信。昨夜，遇抱经堂朱瑞祥，谈及木刻书，彼云：所藏尚有数种罕见者。有水浒叶子，拟付石印，不出售。余喜甚，将信将疑。力促其携来一阅。今日果携来。刻者自署黄肇初，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

花草粹编

明陈耀文辑 十二卷附录一卷

存四、六、九至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间刊本

陈耀文尝著正杨，纠正升庵缪处不少，又著天中记，盖博雅之士也。花草粹编十二卷，又附录一卷，选辑唐宋人词；于诸明人词选中，为甚谨严之著作。所谓“花草”者以“花”代花间集（唐五代词），“草”代草堂诗余（宋词）也。惟实非“花”“草”之合编，其所选尽多出二书外者。此书原刊本甚不易得，即清金氏活字本亦罕见。（国学图书馆有影印袖珍本，甚易得。）余尝在中国书店见残本二册为“四库底本”。馆员改易卷次，整齐词例之笔迹尚在。（四库析为二十二卷，不知何故。）以余未有“四库底本”一册，故收之，以备一格。叶铭三顷又携残本四册来，亦收之。合之，仅得原书之半耳。

三经晋注

明卢复辑 十二册 明末刊本

所谓三经晋注者，盖合刻晋王弼注之周易，道德经及郭象注之南华经也。卢复义例云：“谈理莫若晋人。老易之有弼，庄之有象，一曰理窟新义，一曰疏外别解。盖已为象弼之书，非复羲文，柱下，漆园之书也。”于易外，老庄二书，均附李宏甫、袁中郎、刘孟会、杨用修、孙月峰之批评于眉端。此亦明人刻书之癖习。顷见来青阁书目有此书，以其不多见，且甚廉，遂收之。明刻诸子，以正德嘉靖间所刻者为最不苟。万历间赵用贤刊管韩二子亦佳。启祯时所刻者则类多急于成书，未免草率将事。此书亦其一也。

古文品内外录

明陈继儒辑 品内录二十卷八册

品外录二十四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古文品外录为万历间陈继儒选评，首有王衡、姚士粦二序及总校全书姓氏。所选皆为旨远情深之文，凡三百余篇。初无品内录之名也。二书版式亦绝不相类。品内录首有眉公序，所选自考工记以下至唐宋诸家文，二百余篇。

每卷书名上所列陈眉公三字，似均系挖改补入。颇疑眉公序亦伪作，殆坊贾以品外录盛行，遂别选品内录以匹之。后更冒名以资号召。凡万历崇祯间诸坊本，号为眉公评选者，殆皆此类。余曾藏品外录一部，以此本壁合品内、品外二书，甚可怪，故复收之。

劫中得书续记

序

余于三月前辑劫中所得书诸题跋，为劫中得书记，实未尽所得之十一也。友好见之，乃妄加策励；并有欲诱之使尽所言者。斗室孤灯，寂寂亡繆，乃复丛集诸书，抄录各跋。并续作新得各书之题语，汇为续记。夫余所得，较之天壤间因劫所失者何啻九牛之一毛。固不足以语于收拾劫灰之残余，即就余所已烬者言之，亦仅得十之二三耳。复何沾沾之下已邪？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犖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为后人计，中流砥柱之举其可已乎？顷见上海三月八日各报载：

（哈瓦斯社华盛顿航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主任赫美尔博士，昨就中国图书输入美国情形，发表谈片，略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二十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由此种情形观之，该国时局今后数年内，无论若何变化，但其思想文化，必可绵延久远。稽之史乘，古罗马帝国瓦解后，陷于黑暗时期者，历四世纪之久，远东中国不虞其若此也。抑中国国有各藏书楼所藏书籍，想已安然运来美国，目下所运来者，多系私家藏书，其中大部分原属中国北方之名阀世家所有，盖其祖先往往告诫子孙什袭珍护，永世弗替，故凡一经度藏，便尔秘不示人，后之学者，虽求观摩而不可得也。曩者，余尝求见一珍本，主人欣允，然亦须征得其族人之全体同意，始得一睹，其难可知。惟因此类书籍之称珍，故为任何学者所不获寓目，敢信其中必有丰富之宝藏。今既流入美国，尔后当予学者以机会，俾为探讨此种丰富之智识源泉，而大规模之编目工作，亦待着手进行。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抑中国伟大的典章文物之流入美国，对于美国思想界，亦必有相当重大的影响，盖中国文明，乃社会民主政治之极则，与美国文化，殊途同归，而美国教会儿童之生长中国者，原已将中国哲学气息，渗入美国生活之中，所望尔后美国全国学生，于本国永久贮存之中国伟大学术富源，多加研讨焉。”

（路透社七日华盛顿电）国会著名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墨尔顷称：“极可珍贵之中国古书，从战火中保全者，现纷纷运入美国。中国藏书家将其世藏珍本，以贱价售之，半为避免被日人掠去，半为维持其难民生活。国会图书馆本有中国书籍二十万册，今在华购书之代表又购进数千册，尚有许多将置于全国各大学之图书馆中，无论中国如何，然寄托于文字中之中国灵魂，将安然保全于美国、故中国局势，将与罗马陷落致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渠预料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中国藏书家之出售其书籍，实出于不得已，与其听令永远丧亡，不如由同情的外人收藏之为愈。渠以为中国古书之大批输入，当可补救泰西物质主义，盖中国文化实在社会民政与技术发展中代表人类之更大进步、可使人类安居无扰也。近已运抵美国之中国书籍中，有数千种系地方之史乘，如府志，县志之类，此种史乘中，对于女子事业纪载颇多；其他为法律书及判例，此亦外人前所罕闻者也云。

赫美尔之言，虽未免邻于夸大。然涓涓不息，其所言必有实现之一日则

可知也。美国哈佛及国会诸图书馆，对于“家谱”“方志”尤为着意收购；所得已不在少数。尽有孤本秘笈入藏于其库中。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虽近来收书，范围略广，然为力所限，每有见之而不能救者。且自开岁以来，生计日艰，余囊已罄，节衣缩食，所得不过寥寥数十种。余之苦心孤诣，索解人其可得乎！每劝友辈购书，而大抵亦皆清贫如洗，所入仅敷数口之食，竟亦不能从事于此也。而江南自经此次兵火劫掠之后，诸书院，书局及私家所存之版片，亦多残缺不全，或且全部付之劫灰。乱定后，即求光宣间所刊之普通图籍，恐亦有苦于难得之叹矣。闻南菁书院之续经解版片已烬于火；浙江书局之九通版片，广雅书局所铸诸书之版片，常熟，苏州各地私人所刊书之版片，亦均十九不存。或为兵丁持作爨具，或为平民攫去作薪柴。即有幸免于难者，亦往往残缺不全，修补为难。且今兵事方急，烽火未宁，即若干此时幸免于劫之版片，其命运亦尚在未可知之天。呜呼！文化之遗产，历劫而仅存者其能有几乎！故余不仅苦心瘠口，敦勉藏家之网罗放失，且亦每每劝励书贾辈多储有用之书，以为将来建国之助。曾见一人持书单一纸，欲购九通或商务版之十通和开明版之二十五史，足迹遍此间坊肆，急切间竟不能得其一；即并任何版本九通或二十四史，亦并不能存一二部于架上。诚可哀已！余困居斗室，储书之所极窄小。于此等书竟亦未能收藏一部两部。有力者或将闻风兴起，有意于此乎？综余劫中所得于比较专门之书目，小说及词曲诸书外，以残书零帙为最多。竹头木屑，何莫非有用之材。且残书中尽有孤本秘笈，万难得其全者。得一二册，亦足“慰情”。藏书家每收宋元残帙，而于明清刊本之残缺者多弃之不顾。余则专收明刊残本，历年所得滋多。将别为三记一篇，专收残帙之题记焉。是为序。

中州集十卷

中州乐府

金元好问辑 一卷十册 汲古阁刊本

汲古阁刻中州集，后附中州乐府，余久欲得之。以其有石印本，因循未收。近校中州乐府，乃亟思得一本。月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本，印工尚好，价亦甚廉，欲取之而未言。适性尧亦在，为其捷足先得。余询性尧：可否见让。性尧却坚欲得之。余甚怏怏。石麒云：此书不难得。再有，必代留。不及旬日，果复见一部，印本极佳，远胜性尧所得者。乃即携归。惜中阙一册。石麒云：原系全书，必不阙。然在该肆桌上架上却遍索不获。数日后，该肆送来所阙之一册，盖得之乱书堆中者。此不难得之书也，得之，乃亦大费周折，可叹也！中州集以董氏影刊元本为佳。四部丛刊曾据以复印。汲古本中州乐府尽去作者小传，却不知张中孚、王澐、“宗室从郁”及折元礼四传，未见中州集，不应一并删去。此可见毛氏校勘之疏忽，而影元刊本之足贵益著。书贵旧刊，实非仅保存古董也。乾嘉诸老，往往重视影抄旧本，几与宋元刊本等量齐观，良有以也。

重刊宣和博古图录

三十卷十六册 明万历间郑朴刊本

宋刊本宣和博古图录，并一页亦未之见。今所见者多为元重刊本。余尝得皮纸印残本数册。细阅之，却是明翻至大本。嘉靖时，蒋暘尝缩小图型重刊之。今此本亦罕遘。独泊如斋本盛行。顷郭石麒以万历间郑朴重刊蒋本见售。绵纸初印，古朴可爱。余访蒋本不能得，念得郑本亦佳，遂收之。盖郑本实亦不多见也。后又见郑本二部，均竹纸后印者，不若余此本之精绝。顷以曝书检出，复细细翻读一过，甚爱重之。与此书同时收得者有夏树芳玉麒麟二册，亦为白绵纸初印本。

佳 日 楼 集

明方于鲁撰 十三卷六册

明万历三十六年刊本

方于鲁佳日楼集为明人集中最罕见难得者之一。程君房、方于鲁墨讼案，哄传当代。程氏墨苑至附中山狼传图以诟于鲁。然当时士大夫中，亦有左袒于鲁者。方讬于鲁墨谱中何以无一语以自辩解，今得此集，见所附续集师心草中乃有喻谤一文，则于鲁亦未尝不欲有所言也。喻谤序曰：“古人有言，息谤无辩，又曰：止谤莫如自修。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讎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贗，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弭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托为鱼登日之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文末乃云：“既不能投之山鬼，又不能屏之岛夷，将使侠者扼其喉而断其舌，仇者残其形而鞭其尸。彼斯恶之为害，谁能甘其肉而寝其皮。”则亦至破口大骂矣。余因收集版图，乃广搜墨苑、墨谱诸作。兰泉所藏诸墨图，除汪氏墨藪已于十年前归余外，其彩印本墨苑亦于今岁暑中归余。但方氏墨谱及方瑞生墨海等书，则归张氏约园。余于他处亦获得墨谱、墨苑初印本，且所得不止一部。所未得者惟墨海耳。因墨谱诸书乃连类推及而欲收程方诸家集。程集绝不可得。方集则今之遇之，亦兰泉物也。由孙实君转售于余。闻兰泉年内奇窘，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急景调年，不祭书而去书，其心境之恶，亦可知矣！于鲁诗殊不恶，故李维楨、屠隆诸序皆盛推之。得此不仅得一程方公案之文献，且亦得一晚明之佚著也。独惜未能并获程氏诸集耳。

史 外

清汪有典撰 八卷四册 清同治刊本

傍晚，驱车赴文汇书店小坐，睹案上有待装抄本史外四册，小字密行，抄甚旧，而字不工，即携之归。盖以其卷数甚多（三十二卷），与通行本不同，疑有溢出者。置架上数日。又至秀州书社购得刻本史外四册（八卷）。以一夜之力，细细校过。二本分卷虽不同，而内容不殊，文字亦绝鲜可资校

勘处。且抄本讹字触目皆是，反不若刻本之佳。书贵旧抄，尤贵宋元人集之旧抄者，以其足以补正四库馆臣之妄删乱改也。若斯类抄本，实不仅一顾。遂舍抄而取刻。（后闻此抄本售于某，得善价。盖彼辈仅耳闻旧抄可贵，而不知旧抄之所以可贵者何在也。）

帝京景物略

明刘侗著

余甚喜读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亦若余之喜读张宗子文也。朱竹垞日下旧闻杂辑他书以成之，不若景物略之轻倩窈渺，体物入微。前在北平，曾得景物略一部，以其价昂，复退还某肆。然实念念不忘此书。劫中，于中国书店见南海康氏散出书中有此书一部；惜为平贾某所夺去，未能收得，怅惘无已。顷过树仁书店见其架上有此书，亟取下。然其价竟较康氏藏本倍昂，而与平肆前时所索者略等。以不欲再失去，乃挟之而归。灯下披读，如见故人。不厌数回读之书，斯其一已。故都沦陷，未知何日得重游。在在皆足触动悲楚之感。东京梦华、武林旧事，低徊怆恻，倍增切怛。然中兴非梦，恢复可待，他日挟书北海，朗声长吟，为乐殆无量也！

太平三书

清张万选编注 十二卷十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余得萧尺木太平山水诗图后，友人某君致函云：有太平三书并太平山水诗图求售，欲得之否？余不自意，此绝难得之书，乃竟先后有二本出现，且均能归余，殊喜跃不禁！遂毅然复收之。书来，太平山水诗图一卷，乃后印模糊者。惟太平三书佳甚，极初印，恰可与余前所得者配合成一完书。“四库”所收，有太平三书而无“诗图”。盖当时馆臣亦未见“诗图”也。北平图书馆所藏之一本，亦阙“诗图”。疑当时“诗图”本别行，故传本往往有书而无图。然“诗图”本为书之第一卷，不知何以独阙之。惟书亦不多见。得之，亦甚自喜也。

瑞世良英

明金忠辑 五卷五册 明崇祯间刊本

余酷爱版画，尤喜明人所镌者，故每见必收得，一若余之搜购剧曲、小说诸书者然。坊贾知余喜此类书，每收得，必售之余。然每每亦故昂其值。寓平时，余之天和厂宅中，几无日不有三五书贾之足迹。有刘某者，本为九经堂伙友，后出而自立门户，至余家尤勤。余所得诸精品中，若宋刊天竺灵签等书，皆为彼所持售者。然索价则往往高昂绝伦。余渐疏之。彼尝持也是园旧藏明刊天文图等书四册来，索四百金。余以其昂，未之收。再询之，则已他售。此为永不能忘之一大憾事！后又持残本御世仁风二册见售。无首尾，

并书名亦不存。且每页均经截割重裱，书品极尘下。惟尚初印，且价亦廉，遂收之。孝慈处有此书全本。故余意：得此残本亦佳。孝慈本后归北平图书馆。十余年来，迄未再遇第三部。余乃益自珍此残本。自余得此本后数月，刘某复携瑞世良英四册来。价乃奇昂。余深喜是书，而怒其妄索高价；抑之。分文不让。乃忿然退还之。后知为孝慈所收。喜其得所，且喜仍可得借读也。孝慈卒，乃不知此书流落何所，孙实君从兰泉许得书甚多。此书亦在其中。盖又从孝慈许转归兰泉，兹复散出也。余如见故人，立收得之，不问价也。不意乃较刘贾所索者尤昂。余念：此次不能再交臂失之矣。遂毅然留下。所费几尽一月粮。自笑书癖之深乃至于此。劫火弥天，黄流遍地。报国无方，乃复抱残守阙，聊以自慰，亦可哀矣！

席刻唐诗百家

清席启寓编 六十册 清康熙间刊本

余数遇席刻唐百家诗，皆未之收，盖以其颇易得，且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也。年来，收唐人集颇多，乃欲得一席本。急切间，未遇一部。屡访之坊肆，皆无此书。顷至中国书店，见平沪诸贾纷集，若有所待。询之，云：郭君方自城中得盛氏书数十捆，即可至。余乃亦坐候。书至，中乃有席刻唐诗及唐诗类苑。遂选得之。余已有古诗类苑，故欲并得之唐诗类苑也。席氏所刻唐诗，从宋本出者不少，刊印亦精。惟亦若纳兰容若刊之通志堂经解，皆经重写，改易版式，面目全非。大是憾事！盖其时风尚如是也。今宋刻本唐人集存者屈指可数。绛云楼所藏宋版唐诗三十册，已荡为云烟，不可一睹。若席氏能竟摹宋版，其功当尤伟。独惜影宋刊本之风，至乾道而始盛。汲古主人亦仅知抄本之应景宋而不知翻刻宋本。盖翻刻宋本之风，至明代嘉靖后即中绝矣。

唐诗类苑

四十卷 明万历年间刊本

余既得古诗类苑，乃思更得唐诗类苑。以此类书虽非上品，然搜辑之功，究不可没，且余方收唐人集，得此，亦甚有用。数月来，遍访各书肆，竟未能得。石麒近从城中购得盛氏书数十捆，多常见之物。惟中有席刻唐百家诗及唐诗类苑，余乃并收之；价且奇廉。明人辑书，于一二大家外，往往因陋就简，徒供举业词章之用，而不知学问之道。此书亦其一也。本是“全唐诗”，自应以时代与人为次第，却琐琐分类，不伦不类，不知编者何不惮烦至此也。臧懋循辑之古唐诗所，亦有此弊。固远不如冯惟讷诗纪，梅鼎祚诗乘，文纪，及唐诗纪之有裨“诗学”，有关“诗史”也。惟椎轮为大辂之始。明人所辑唐诗，自朱警唐百家诗以下，迄未见全帙。胡震亨之唐诗统签，今传于世者仅戊癸二签，则我人所见之“全唐诗”，自当以此书之辑为其祖祢焉。明末，钱谦益始有志于辑“全唐诗”，后其稿为季振宜所得，乃踵成之，即为康熙间所刊全唐诗之底本也。

琅嬛文集

明张岱著

四册 清光绪间刊本

张岱之石匱书，金几得而复失之。其琅嬛山馆笔记则十余年来遍访未得。其橘中言，尝于亡友马隅卿先生许得一读，今则沦陷于故乡，并录一副本而不可得矣。余于宗子，何缘之慳也！岱所著，得时时置案头者，惟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书易见耳。最后，乃获琅嬛文集四册。此书非难得者，昔尝收一不全之抄本。顷过福煦路书摊，见有此书刻本，亟与论价得之，价奇廉。携归，快读数过，若见故人。岱为明末一大家，身世豪贵，历劫，乃家资荡然。然才情益奇肆；一腔悲愤，胥付之字里行间。梦忆一作，盖尤胜东京梦华、武林旧事。其胜处即在低徊悲叹，若不胜情。

十竹斋印存

胡正言篆 四卷四册 清顺治四年刊本

又胡氏篆草 不分卷一册

平贾孙实君于陶兰泉许得明版书数十种，正在打包寄平。余匆匆翻阅一过，检出方于鲁集、毛古鹭集及十竹斋印存三书，云：余欲得之，勿寄出。实则，余所欲者不止此；以阮囊羞涩，仅检最所心喜者购之。实君立交予携归。时年关将届，余所存不足三百金。乃与实君商，先付书价之半数。彼亦允诺。在此三书中，余所最留意者，尤在十竹斋印存。此书余在平时，曾于某肆一睹之。以其价昂，未之购。不意乃为兰泉所得，且终归于余。余于“印谱”素不留意，前曾遇一赖古堂印谱，价奇廉，亦未收。此以其为十竹斋胡氏之作，乃收之。盖余于十竹斋所刊书，几于见无不收。收十竹斋版书最多者，国内似当以余为首席焉。（惟最重要之十竹斋画谱，初印本仅有二册。）携归后，细细翻阅印存一过，乃复有奇获。印存凡四卷，首有“丁亥”周亮工序及杜濬诸人序。按“丁亥”为顺治四年，亮工序仅署“甲子”而不序年号，盖时犹为遗民，未仕“新潮”也。正言于明末弘光时旅居南京，尝供奉宫庭。国变后，起居一楼，不屈节。年已逾七望八，以篆刻为生。印存四卷中，所刊刻之印章，故多为忠臣烈士及诸遗老。（间亦有后仕“新”朝者，然其时则皆是遗民也。）自钱士升、倪元璐、范景文、杨文骢、冯如京、孙必显，徐石麒、钟惺、谭元春、王思任、杨嗣昌以下，凡百余家。中有“史可法”“道邻”二印，尤为可宝。而龚鼎孳、周亮工、杜濬、萧士玮诸人印章亦预焉。盖包罗万历未至顺治初之诸文上名流，亦以见胡氏生平交游之广也。印章皆押于开花纸页上，其色彩至今犹焕耀鲜明。气魄甚大，不拘拘于摹拟秦汉印。吴奇跋云：“曰从印存，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饰。是亦余所心折者矣。余尝谓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何必糜蚀残驳，宛出土中，然后目为秦汉！”此语诚足鍼今印人之失也！未附胡氏篆草一册，则皆为“出游五岳，归卧一丘”，“纫秋兰以为佩”，“文章有神交有道”诸“闲章”。

毛古庵先生全集

明毛宪撰十卷四册
明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古庵集十卷，为其子诩所刊，首八卷为文，后二卷为诗，末附毗陵正学编。古庵为弘治正德间人，笃志好古，专致本然之良知。“知行并进，着实践履。”于阳明之说“虽心服其高明，然不敢轻变其学以从焉。”然实深受阳明之影响。此集甚罕觐。原为陶兰泉氏所藏。余从孙实君许得兰泉藏之十竹斋印存、瑞世良英，同时并得此集。首有清末其裔孙鸿达手跋，当是从其家散出者。

皇朝礼器图式

十八卷十八册 清乾隆间刊本

一书遇合之巧，殆无过于余之收得皇朝礼器图式。初，余在中国书店，见平贾王淳馥打包寄平之书中，有残本皇朝礼器图式九册。略加翻阅，见其印本甚佳；衣冠之花纹、毛片，极为细密光致。虽非上乘之版画，然殊精工可爱。便对店中人云：此书余欲得之，可留下否？数日后，再过之，闻此书终于寄去。余心殊快快！但店中忽复收得此书五册，石麒云：此五册足配前九册，系从同一家散出。余即收得之。并嘱其作书至平，将前九册寄回。十日后，书果寄来。惟已三倍其售价。然余竟收得之。此十四册，装璜一律，果是一书。细阅之仍缺四册。私念：此一书将终无能配全者矣！顷于傍晚过传新书店，与绍樵闲谈。见某贾正以残书一包，与绍樵论价。中有残本三才图会数册，绍樵指以示余，云：郑先生正收三才图会，此数册可售予之。余颌之。复翻阅他书，忽见有礼器图式四册杂于其中。余立检出，讶其装璜与余所得者酷似，即询其从何处得之。某贾云：与前售予平贾之九册同出一家。余知其必为所佚之余册，立与论价，得之，持归，与前十四册合之，果为一书，竟完全无阙。深叹其巧合！夫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书之，不仅见余访书之勤，亦以见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书多矣！此书固幸，却亦为无数散佚之书浩叹无穷也！

宝古堂宣和博古图录 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存第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册明万历刊本

明代所刊书，往往被后人攘窃，作为己有，而于新安所刊者为尤甚。盖徽地产良材，所铸书版，坚致异常，易代而后，每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后，得者略易数字，便成“新刊”。知不足斋印之列女传，为最著之一例。黄晟印之三古图，其原版亦是明代泊如斋所刊。然少有人知“泊如斋”三字亦是后来挖改者，最初之印本，乃是宝古堂所铸。今人知有泊如斋者已稀，更无复知有宝古堂者矣。即亭知见书目考古图条下，注云：“丁禹生有宝古堂重修考古图十卷刊印精绝。”则宝古堂并刊有考古图矣。但即亭未悟泊如斋之

版片即是宝古堂所遗下者。殆未见其书欤？余于明本版画书无不收，即对于一页半幅之残片亦加意收下。故得独多，所见亦较广。昨在中国书店，遇朱贾惠泉，云：新收得残书数种，余索阅之，中有宝古堂博古图录二册，即收之。石麒云：宝古堂本博古图从未前见，余则疑其与泊如斋本为同一版片。惟原为白绵纸初印本，而所见泊如斋本则大抵皆竹纸后印者。此可证泊如斋本为攘窃之宝古堂者。携归后，取泊如斋本细校一过，果如余所料。

玩虎 轩本 养正图解

明焦竑撰 残存一册 黄麟刊
又清初印本二卷二册

明新安汪光华玩虎轩镌行戏曲书不少，亦万历季年一重要之书肆也。余尝得其所镌琵琶记，又从汪树仁处，得其所镌红拂记半部。月前树仁又送来玩虎轩本养正图解残本一册，（残存祝世禄序及卷上八页。）余不以其“残”而斥去。仍收之。然今乃得其用。至友某君为余在平得白绵纸印养正图解二册，价近百金，殊昂。此本有康熙己酉曹鋈重刊序，标题亦署作重刊养正图解。然细察其图式与字型，真是明代刊本，图式绝精工，万非康熙时人其能及，余疑莫能决。顷因检理所藏版画书，乃取此本与玩虎轩残本一对读，竟是一本。不过曹氏本刷印在后，图中细致之线条已有模糊并合之迹。盖玩虎轩本版片在清初为曹氏所购得。曹氏乃攘为己有，云是“重刊”，欲以湮其攘夺之实。若余不收得玩虎轩本，几无不为其所愚者。可见复本残帙，殆无不有可资考证之处也。祝世禄序云：“镌手为‘黄奇’。”“黄奇”二字，玩虎轩本原作“黄麟”。则玩虎轩本之插图，其刊刻实出黄麟手。博闻多见，诚为学之要著哉！

藿田集

范驹著 十三卷 附岳班集范日觐著

清人集多不胜收。余所取者仅千之一，而皆为案头所需者。间亦取“词”人诸集。而于集后附“曲”者，则每见必收之。盖余尝辑清人杂剧，并欲编清人散曲为一书也。因之，亦得“僻”集不少。藿田集其一也。范驹为东皋人，集中以“赋”为多，“诗”“文”不及三卷，其第十三卷则是“曲”；散曲十余套以题“照”者为多，仍是清人习气；未附“戏曲”送穷一篇，则为清人杂剧之资料也。“这穷鬼非但算个吉神，亦可当个益友。不须为逐贫之扬子云，转该做留穷之段成式矣”。驹盖为穷不得志之士，有激而言者。岳班集为其子日觐所著，首为“诗”，后为“曲”为“词”，“曲”仅二套。此书刊于道光间，为驹婿张金诰所辑。中经太平天国之乱，版片必已毁失，故传本甚罕见。

子华子

程本著 明金之俊评阅 十卷二册

川南雷鸣时刊

子华子，伪书也，首有刘向序，亦伪作。然明单刊本则不多见。此书明代川中刻本，版片至清犹在，故附有康熙甲寅吴琯跋，及雍正五年李徽序。金之俊所评，纯是明人习气，无足观。余于中国书店书堆中见之，以其罕觐，乃收之。

云林石谱

宋杜绾著 三卷一册 明新安程輿刊本

云林石谱一书，于“丛书”本外，所见皆传抄本。顷乃于中国书店得一万历程輿单刊本，为之狂喜。盖今日所见之刊本，殆未有早于此本者。而此本迄亦未有人知之。首有高出序。出序云：“汉唐以来，所谓石，犹是碑版文字耳。无好真石者。好真石，起于近代。如米海岳翁，以奇癖著称。后人颇多仿。则物色辨识，核于贾胡，进退取舍，严于律令，又增一家赏鉴。好事至涌直千万，削贗欺者矣。”盖“石”之赏鉴，起于宋，盛于元，至明而大炽，乃成画家一派。倪云林拳石小景，于尺幅寄江山万里之思，尤为伟观。明清人“石谱”不少概见。而皆托始于此书。绾字季阳号云林居士，山阴人。所收自“灵璧石”至“石棋子”，凡九十三品，每品说明甚详。独惜未有“图”耳。

唐诗戊签

明胡震亨辑 二十册 明末刊本

唐诗纪仅辑成“初”“盛”二纪而未及“中”“晚”。胡震亨之唐诗统签则网罗全代，弘富无比。惜统签迄未见有全书。故宫博物院曾藏有一全部，殆是海内孤本。不知今尚无恙否？坊间所流行者惟戊签与癸签耳，癸签辑“诗话”，戊签则足以补唐诗纪之未备，皆为研讨唐诗者所不能不置于案头者。余去岁访得戊签一部，尚是明代初印者。借阙佚数十页。配全想亦不难。

唐诗纪

明吴琯编 一百七十卷 明万历年间刊本

余力不能得宋元本唐人集。“书棚”本、“蜀”刊本之小集与李杜元白诸集，价等经史，虽间有遇者，亦无能致之。仅于去岁，以廉值得元刊之韩柳二集。韩集且阙一册。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求多得明刊本各集耳。余求古诗纪至数载，近始获一残本，一竹纸后印全本。求唐诗纪亦至数载，近乃得一万历吴氏刊本。唐诗纪编纂谨严，与唐诗类苑之分类杂糅者不同。尝于季振宜辑全唐诗底本中，见一嘉靖刊本唐诗纪，分上下二栏，上栏甚狭窄，载校勘及音释，下栏为本文。今万历本，则校勘及音释均杂入本文中矣。唐诗纪仅成“初”“盛”二代，“中”“晚”惜未著手。然搜辑之勤，已足沾溉

后人。余得此书于叶铭三许，初仅得半部，后乃配全。寒士之得书，诚不易也！

唐诗纪事

八十一卷二十四册

明嘉靖间张氏刊本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宋计有功撰：因诗存人，因人存诗，甚有功于“诗”与“史”。论述唐代之诗史者，自当以此书为不祧之祖。余初仅得医学书局石印本，后又得商务影印洪楹刊本。惟商务本阙洪氏序，余尝借群碧楼藏本补全。尚有嘉靖间张氏刊之一本则迄未收得。平贾王某顷寄来古籍数十种，中有张刊本唐诗纪事，价颇廉，尚为余力所能及，乃收得之。尝见钱谦益辑“全唐诗”（后由季振宜补全），凡一百十余巨册，皆剪裁明人所刊诸唐人集黏贴而成者；其诗人传记一部分，则于新旧唐书外，以取诸纪事者为最多。可见此书之重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所收不过百许传，而纪事所收者则凡一千一百五十家。余久有志于重辑唐诗，故甚欲得纪事诸本，校勘一过，作为“定本”，以资引用。张刊本之收得，自是得意。“校勘”之工，虽若奢靡，实则为基础功夫之一也。

唐音癸签

三十六卷十六册 明末刊本

胡震亨既辑唐音统签，复搜集关于唐诗之评论成癸签一书。其用力之劬，不下于计有功之唐诗纪事，尤褻之全唐诗话；而于明人诗话，所收尚多；尽有今日不易得见之本，余既得唐音戊签，复访癸签，久未得。后乃见一本于某肆，索价奇昂，弃之不顾。平贾孙实君顷持书单一纸，中有此书，余乃亟收得之。余欲重辑唐一代诗，立愿已久，思先集诸家评论为一集，此书亦一重要之取资渊藪也。故宫博物馆所藏之统签一部，今未知已救出否？如能付之重印，则此奇籍将藉为重辑之底本。不知此愿何日得遂。清人刊全唐诗，其诗人传仅寥寥数语，不足为知人论世之助。季辑全唐诗底本，虽传语较详，然亦不甚完备。故重辑之功，仍当以此癸签为主而再加以展拓者也。

燕京岁时记

长白富察敦崇撰 不分卷一册

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清远道人尝致书其友，痛诋北平之风土，以为不适南人，俗谚亦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说。然汤氏久为南都闲曹，或有所激而云然。而自民国建立以后，北平市政亦已大易旧观，若干重要之大道皆整洁平直，不让其他大都市。而北平之“美”乃毕见。尝于春日立天安门之石桥上，南望正阳门以内，繁花怒放，红紫缤纷，自迎春之一片娇黄，至刺梅之碎雪飘零，

几无日不在闹花中过活。每独自徘徊于花影之下，不忍离去。而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尤盛，古柏苍翠，柳絮扑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盂，静对盆大之花朵，雪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白絮，抢飞入鼻，呼吸几为之塞。夏日则荡舟北海，荷香拂面，时见白鹭拳一足独立于木桩上。远望塔影横空，钓者持长杆静坐水隅，亦每忘其身在于闹市中。至秋则菊市大盛。西山之红叶，似伸长臂邀人。鲜红之柿，点缀枝头，若元宵灯火。冬则冰嬉风行，三海平滑如镜，甚羨少年儿女辈之飞驰冰上，纵横转折，无不如意。白雪堆积街旁，至春乃融。冰花凝结窗上，尤饶兴趣，而腊鼓声催，家家忙于市年货。古风未泯，旧俗依然。而四时庙会不绝，别具风趣。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夏日之十刹海，亦为一大市集。尝听雨楼头，阵雨扫过荷叶上，声若瀑泉进出，清韵至佳，至今未忘。总之，四时之中，殆无日不有可资留连之会集，无时不有令人难忘之风光。今去平六载矣！每一思及，犹恋恋于怀。独恨当时人事倥偬，未能遍历平市繁华耳。何时复得遨游于此古都乎？读此燕京岁时记，种种景象，皆宛在日前。然而远矣！惟有在梦中重温一过耳。被迫去平者多矣，远适川滇者尤多。殆皆与余有同感。痛饮黄龙之日，当是我辈重聚古柏下，芍药旁，谈天说地之时也。

今吾集笔云集

钱曾撰 各一卷一册 旧抄本

余夜睡甚早。于微酣后，尤具“吾醉欲眠君且去”之概，不问客为何人也。盖疏懒成性，早眠早起惯矣。昨夜，乃乾来，挟以与俱者为钱遵王今吾、笔云二集。余一见狂喜。兴奋异常，竟谈至深夜。此二集为旧抄本，亦间有后来补抄之迹，中有牧斋字者必加涂乙或挖去。但不知何人，又以朱笔补入。可见此抄本必在牧斋文字被厉禁之前。原诗更有涂改处，字迹苍老，极类遵王手笔。则原本始是遵王之稿本欤？询价颇廉，遂收之。细细翻读，殊为得意。遵王诗文极罕见。于读书敏求记及述古堂，也是园二书目外，几无他作可得。牧斋吾炙集以遵王之作为压卷，然吾炙集向亦仅有抄本传世。且所选毕竟寥寥。今一日而并得此二集，得诗近二百首，不可谓非幸事！遵王为牧斋侄孙，绛云灾后，牧斋所蓄，几尽归之遵王。后来，遵王又悉售之季沧苇。其读书敏求记及述古、也是二目所载，多绛云旧物；沧苇之目又多是遵王旧物。渊源有自，授受之迹犁然可见。古代文献，历劫仅存，其保存维护之功，殊不可没。然牧斋歿后，有柳如是身殉之变，遵王受谤最甚，几不为乡人所齿。其诗文之不传，或以此故欤？遵王之诗，以述怀诗四十韵呈东涧先生为最传诵一时。“感极翻垂涕，衔悲只自知。颡愚蒙品藻，侗直荷恩私。”感恩之深，溢于言表。“谤伤殊可畏，欲杀又何辞。俗子添蛇足，狠奴窃虎皮。”是在牧斋生前，已腾谤一时。牧斋答以：“牛角从他食，鸡窠且自全。”“敢谓斯文付，私于老我便。”解之，亦以勉之也。遵王集凡八，已刊者有三集，未刊者有五集。然已刊之本，今亦绝不易得。诸家书目皆无之。余今得此二集，传布之责，当肩之不疑。

批点考工记

元吴澄考注 明周梦暘批评 二卷二册
明万历刊本

明人批点文章之习气，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渐及于古文，及于史汉，最后，乃遍及经子诸古作。批点考工记亦此类书之一也。余于中国书店书堆中得之，颇罕见。首有万历丁亥十一月郭正域序。周氏批语，列于上栏。吴澄考注，则列于每节正文后，皆加以“吴氏曰”三字，体例尚谨严。所评多腐语，点亦无聊。正文间之附评，所谓“句法”“字法”等，则直以此古代文献作为“八股文章”应用矣。

闵刻批点考工记

二篇一册 明末闵氏朱墨刊本

明末湖州有凌闵二氏，刊书均甚多，且均是以朱墨二色或三色四色套印者，世号曰“闵刻”，而凌氏之名竟被湮没焉。大抵闵氏所刊以经史子集等读本为主，而凌氏则多刊小说、戏曲。近来收“闵刻”书，成为一时风气，北方有陶兰泉氏，南方有周越然氏，皆收集闵刻书近百种。陶氏书后售予某军人；越然书则大都烬于“一·二八”之役。今此类朱墨本，坊间亦不多见，见亦必索高价。然闵刻读本，虽纸墨精良，实非上品。每每任意删节旧注，未可称为善本。余既得周梦暘批点考工记，复于某肆架上，取得闵刻本批点考工记一册，以其索价不昂，收之。顷灯下校读二本，于闵刻本之不尽不实处竟大为惊诧，闵本首亦为郭正域序，但删去序末：“吾楚周启明氏为郎水部，品藻记文而受之梓。夫所谓在官而言官者乎？郎以文章名。所品藻语，引绳墨，成方圆，进乎披矣。有所著水部考行于世。则冬官之政举矣。请校周礼，吾从周”等四十五字。复易“卷”为“篇”，并不标出吴澄及周梦暘之名，于“考注”“批评”及“音义”均任意删改变动。若余不先收得周氏刊本，直不知“批点”出于周氏手而“考注”之为吴澄著也。闵刻书之不可靠，往往如是。世人何当以耳代目乎？

焦氏澹园集

明焦竑撰 存四十一卷十二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焦竑澹园集列清代禁书目中，故极不易得。余久访未得全本，乃收此残本。竑门人许吴儒题云：“澹园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顷直指黄云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检括，裁什二三耳。……先是，有焦氏类林八卷，老庄翼十一卷，阴符解一卷，焦氏笔乘六卷，续笔谈八卷，养正图解二卷，经籍志六卷，京学志八卷，逊国忠节录四卷，业行于时。东宫讲义六卷，献征录一百二十卷，词林历官表三卷，词林嘉话六卷，明世说八卷，笔乘别集六卷，尚藏于

家。余刊行文字书籍，托名者众，识者自能辨之。”后献征录亦已刊行，然亦甚罕见。按目卷四十二至卷五十九为诗词及崇古堂答问、古城答问、明德堂答问。此本共佚八卷，幸“文”均全，仍甚有用。

新锲诸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决

明李叔元辑 四卷 明万历三十二年

建邑书林存德堂陈耀吾刊本

此为习举业者应用之陋书也。当时此类书必多，然今则已甚罕遇矣。分元、亨、利、贞四部；元、亨二部皆述八股文作法；利部为“分类摘题偶联”，并附诸家论作八股文法。贞部则为“作论要诀”及“诏诰表统论”，作“判”“策”要诀，而以“王凤洲先生诗教”为结束。论述八股文及“表”“策”“试帖诗”之作，本不多，此犹是明人所集，故虽陋书，亦收之。

三侬啸旨

清嘉定汪价著 五册 清康熙十八年刊本

三侬啸旨全集凡二十六册，已刻者仅此五册，自第六册登高小牒以下均未刊。尚有外集中州杂俎三十五册，侬雅四册，增定阳关图谱二册，人林题目八册，蟹春秋一册，俗语三绝倒三册，妙喜老人瓌记四册亦均未刻。此未刻诸册，今当均已佚去，不可得睹矣。此五册为：（一）七十狂谈，自三侬赘人自序以下杂收诗、词及文数十篇。（二）天外天寓言，自郭将军传以下，凡录文二十一篇，诗词二十七首，“文多假借，语杂诙谐”。（三）书带草堂弄笔，录广自序一文。（四）上元甲子百八吟，（五）半舫词。价字介人，盖老不得志者，故多牢愁语，明末人积习至此尚涤除未净。价尝被聘总纂江南通志，为其生平最得意事。故于自序中琐琐言之。“一生落拓，不谙家计。操家秉者，早年有父，中年有妻，晚年有子。介人晏然衣食而已”。其一生，殆一典型之有产士大夫生活也。衣食无忧，惟未衣紫腰金。以此缺憾，乃发为牢愁之言。

刘随州集

刘之驷校宋本 五卷一册

余与公鲁有一面缘。公鲁辨发尚垂于脑后，世目为“遗少”。家富藏书，然聚学轩所藏，亦渐散出易米。前岁，苏州遇大劫，公鲁竟以身殉城，余甚伤之！公鲁殉难后不久，所藏乃全部为平贾辈所得，多半辇之北去。余无意中于来青阁得公鲁校之刘随州集一册，亟收之，以志永念！底本系全唐诗，首有公鲁四跋。封页题云：“以北宋活字本略校一过，公鲁记。”跋云：“此刘随州诗集序云：集十卷，内诗九卷，今编诗五卷。而北宋胶泥活字本则诗十卷，而诗反较此为少。今据宋本校勘。凡宋本有者，皆以朱笔圈出，并记异同于眉。但以债所迫，将鬻宋本于人。而购者急于星火。匆匆一校，未能

详也。可叹！可叹！戊辰六月十七日公鲁记。”此宋本今不知流落何方。公鲁云：“宋本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疑仍是明初活字本，非宋本也。其行款与明初活字本诸唐人集正同。

梅岩胡先生文集

宋胡次焱撰 十卷二册

明正德间刊本

宋明人集佚者多矣！余前于汉文渊得成化本明汤胤勳东谷遗稿二册，甚自喜。兹复于中国书店以廉值得正德本梅岩胡先生文集十卷二册，尤为得意。此是罕见宋人文集之一也。诸家书目皆无之。卷一至八均为文，仅卷六有诗数篇。卷九为诸家次韵之作，及洪杏庭梅岩胡先生传，卷十为曹弘斋（名泾）致梅岩书四通；尚有第五通以下，因未数页已阙，不可得见，且未知究竟有若干通。“文集”末附友辈赠诗与文者，颇罕见；杨冠卿客庭类稿末亦附有时人书启及赠诗，殆宋人之风气如是也。次焱字济鼎，号余学，又号梅岩，婺源人，登咸淳四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湖口县主簿，改授贵池县尉。德佑乙亥，微服归乡。以易教授乡里，后学来集者常百许人。金华胡长孺跋其诗曰：“宋疆于淮，重兵在山阳、盱眙、合肥，池岸江域，恶渠隘浅，荷戈不满千人。兵未及境，都统制张林，潜已纳款降附。与异意，辄收杀之。当是时，济鼎为附城县尉贵池赢弓手数十百人，势不得独婴城。家寒亲耄，无壮子弟供养。隙张出迎，托公事，过东流县，作冢于道周，书本为表识曰：“贵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张猜疑，令不相寻迹。”是梅岩乃宋遗民也。高尚其志，不屈身于强者。此集诚宜刊布表彰之。

花镜隼声

明马嘉松选定 存九卷二册 明刊本

余前得马曼生花镜隼声八卷于北平，自汉魏诗至历朝词均全，自以为系全书矣。顷复于中国书店得残本二册，第一册为卷一至卷四，卷五以下缺。第二册复为卷一至卷六（中阙卷五），却系明诗，为余本所无。乃复收之。卷六以下仍阙佚。相隔数年，得之两地，仍未能配全，一书之不易得有如是乎！诚非纨绔子弟、富商大贾辈之封书于架上，徒以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艰苦也。明人喜刻宫闺诗。然多为选本，每不足重。周履靖尝刻十六名姬诗，最为美备。此亦一选本也，不殊于他选，惟选明诗特多，每有本集已佚者。得之，亦足资论明代诗者之考镜。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四）载：花镜隼声十六卷，则此本明代部分亦是八卷，佚去者为第七及第八卷。

牧牛图颂

释祿宏辑 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万历刊本牧牛图颂，余未之前见。康熙翻刻本，世已稀有。今所传本，皆是乾隆间所刻者。陶兰泉氏石印本亦是从乾隆本出。余尝得一乾隆本于北平。顷济川自杭回，得此万历本，即送至余所。彼甚得意，余亦甚喜。虽索价甚昂，竟收之。图凡十：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泯，图之下方各附普明禅师颂一篇。未另附十颂，自寻牛至入尘，惟无图。写刊俱精，虽寥寥十许页，而意境无穷。此种单行薄帙，最易散佚。得者能不宝之乎？作者深隐禅机，所谓“牧牛”，盖象征“学道”之历程也。“人牛不见杳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若问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意不难知。

圣谕像解

梁延年辑 二十卷十册
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

此书有道光间广东翻刊本，刊者为叶名琛父志诰，其精工处几可乱真。然细校之，则原刊本之精美仍自见。坊贾于此类书素卑视之，不索高价。近以版画书颇有罗致之者，乃亦竟有以叶刊本去序伪作原刊者。余数遇之，皆未收。曾见一原刊本于北平，又见一本于中国书店，均未之购。去岁，以印行版画史，乃欲得一本。急切间各肆皆无有。汉文渊有一本，为平贾所得。闻是开化纸初印者。价不过三十金。急追迹之，则已攀载北去。姑购一叶刊本归，孙实君闻予欲得是书，乃自平寄一本来，竟索价至一百金以上，遂退还之。济川自杭返，携有此书及牧牛图颂；同时并得之，所费亦仅三十余金。按圣谕凡十六条，自“敦孝弟以重人伦”至“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凡一百十二字，梁氏乃衍为二十卷，仿养正图解及人镜阳秋为之图说。异族帝王，防闲反抗，无微不至。此圣谕十六条亦“防闲”之一术也。“像解”是为虎添翼，助纣为虐之作。殊恶之，姑取其图耳。

洵词

明崔铣著、十二卷十二册
明嘉靖间刊本

洵词为明人集中最易得者之一。此本刷印甚后，颇不佳。得于福州路某书摊。以其价奇廉，故收之。有“知不足斋”及“江夏徐氏”、“徐恕”诸藏印，盖从徐行可许散出者。崔铣力排王守仁之学，为嘉靖间一大政治家。此集编年排比，分为馆集、退集、雍集、休集及三仕集，颇可考见时事得失。

滌灑囊五卷

附欧阳氏遗书 一卷六册
李馥荣编辑 清道光间欧阳鼎刊本

通行本滌灑囊皆不附欧阳氏遗书。此道光刊附遗书本，不多见。余颇欲

多收明末史料书，乃于文汇书局得此本，同时并得

史外一部。叙蜀中张献忠事者有蜀碧。但未必是信史。受难者肝脑涂地，粉身碎骨，读之，无殊入屠兽场，令人戚然寡欢。滄溟囊所叙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刘承莆序云：“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乱离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堕地。或老而剝削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欧阳氏遗书为欧阳鼎之高祖欧阳直所著；直事见滄溟囊，身死明季之难。未死前，曾将身所经历，撰纪乱一书，即此遗书是也。目睹身经者之所述，自较“采辑”者为更动人。内忧外患，几无代无之，而于明季为最烈。论述国史者，于农民起义时之背景与心理，必应有极确切之分析也。

农桑辑要

明胡文焕校补 七卷

明万历二十年刊本

农、桑一类书，与本草诸书同，均甚有实用。惟诸家书目所载，均以农桑之作为最鲜。宋邓御夫隐居不仕，作农历二百卷，较齐民要术为详。其书不传。元王桢作农书，乃今所见“农桑”书中，于农政全书外之最详备者。元刊本今并一页未见。明嘉靖时有刻本。四库馆臣未见此刻本，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此农桑辑要七卷为元世祖时司农司所撰，颁之于民。今刻本亦极罕见。余于传新书店得此胡文焕刊本，亟收之。自“农功起本”、“蚕事起本”至“孳畜”、“禽鱼”“岁用杂用”，凡种植之事无不毕备。惜胡氏不翻刻原本，而仅以农桑通诀（即王桢农书）诸书为之“校补润色”，未免减色耳。明人刻书之不可靠，于斯可见。

何大复集

明何景明著 三十八卷十二册 明嘉靖间刊本

大复集亦明人集中之易得者。余顷于来青阁见一部，以其廉，收之。此本曾经火厄，每页均缺其右角，惟已抄补完全。景明与李梦阳同为“前七子”之柱石。梦阳之作，夙鼎也，景明则有自得之趣。薛君采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殆是定评。

月壶题画诗

上海瞿应绍著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应绍字子冶，天才清逸，擅能三绝。所作诗，芊绵温丽，出入玉溪、飞卿之间；而其题画诸作，尤清新可喜，“诗中有画”。陶兰泉尝以此本付之石印。余顷于中国书店得此原刊本，甚是得意。余喜王、孟之作；于明诗中，则喜石田、六如，皆以其诗中有画也。朱氏明诗综多窃牧斋列朝诗集，不足道，而其多收六如题画诗（多本集佚去者），则深为余所爱好。子冶诗，若

“红林碧草写霜天，隔岸斜阳客唤船。最喜秋光似春色，白苹花外一溪烟”，若“墨痕淡极如含雾，竹粉香时欲染衣。记取春三游屐处，一山寒绿雨霏微”，若“冷风吹树树当门，恐是江南黄叶村。落日在林风在水，满山空翠湿烟痕”诸绝，皆隽妙。

惠山听松庵竹垞图咏

清吴钺辑四集一册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友人某君为余得此本于平，附图四幅，极精良可喜。乾隆三次南巡，皆经惠山，曾题此卷。诸画为秦文锦所临，书简者则为吴心荣，均佳妙。第一图为九龙山人王绂制，第二图为履斋写，第三图为吴琇写，第四图则为张宗苍所补绘。元明人真迹，传世者罕矣！得此摹本阅之，亦慰心意。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五）云：“乾隆己亥，是卷为邑令邱涟取入官廨，不戒于火。名山巨迹，了无一存。大吏奏入。皇上于几暇亲洒天笔，为作第一图，复命皇六子补第二图，贝子弘昉补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御制诗章冠于卷首。于每卷图后，补录明人序疏诗什，依其原次，以还旧观。”按此本刊于乾隆壬午（二十七年），至己亥（四十四年）而原卷烬于火。存此摹刻之本传世，犹依稀可见古作之面目，幸矣！

春灯谜

明阮大铖撰 二卷四册

阮氏之“燕子”“春谜”，余于暖红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尝得明末附图本数种，均甚佳，惟惜皆后印者。陈济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灯谜一函见售。卷上下各附图六幅，绘刊之工均精绝。余久不购书，见之，不禁食指为动，乃毅然收之。董绶经刊阮氏四种曲时，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书经董氏刻成后，即还之文友堂；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尝告余云：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实现！原本仍在川滇间。他日当必能有人继其遗志者。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忆瞿安先生藏本，插图均夺去。独此本插图完整无阙，尤足珍也。余去岁售曲数十种于守和，“曲藏”为之半空。今乃复动收“曲”之兴，殊自诧收书之志，虽历经挫折而仍未稍衰也！守和云：君年力正富，不患不能偿所“失”。余深感其言。自信：若假以岁月，余之“曲藏”，诚不患其不复能充实丰盛也。

十竹斋笈谱初集

胡曰从编 四卷四册 明崇祯十七年刊本

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笈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去岁暑中，因某君介，从陶兰泉氏许，得彩色本墨苑，诧为难得之奇遇！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十竹斋画谱坊肆翻刻本甚多，均粗鄙不堪入目。初印本几绝迹人间。北平图书馆前曾得初印本数册，余极健羨之。孝慈生前，亦尝从琉璃厂文昌馆中某肆，得开化纸初印本三册。余出全力与之竞，竟不

能夺之。后乃以十年前在杭肆所得汪氏列女传初印本二册与孝慈易得竹谱一册。又从刘贾处得白绵纸（明末之最初印本也）印石谱二十余页。乃亦自诩幸运不浅！至十竹斋笺谱则仅获于某君处一睹之。亦孝慈物也。矜贵之至，不轻示人。然余终能设法借得，付之荣宝斋翻刻。刻至第二卷，孝慈卒；复与其嗣君达文、达武商，欲继续刊刻。惟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之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即达文愿见售，实亦无力得之也。幸此本终归公库，并承守和慨允续借，刊刻之工得不致中断。兰泉原亦藏有笺谱一部，惜已于十年前付之某氏，并他书数十种售于日本文求堂。田中君出书目时，笺谱竟在“目”中，且标价仅五百元。余乃作函田中，欲得之。十日后，得复函，乃云：已售去。实则，彼已自藏，不欲售出也。余叹息不已，深憾无缘。后晤兰泉于天津，尚再四致叹于此书之外流不已！已闻上海狄氏处亦藏有一部。然不可得见。二月前，徐绍樵来告云：淮城一带有笺谱一部可得。余闻之狂喜！力促其设法购致。然久久未有消息。每过传新，几无不问及此书。绍樵云：必可得。得则必归之余，无他售理。后微闻他贾云：此书不全，仅存半部，且为黄纸印者。余私念：即得半部乃至十数页亦佳。然久未见其送来。日夜忐忑不宁，惟恐其不能得，或得之而已为有力者负之而趋。生平患得患失之心，殆无有逾于此时者。余久不购书，然于此书，自念必出全力以得之。盖余于此书过于著意，将得而复失之者数矣。此次如再失之，将无再逢之期！微闻他书已运到。然笺谱则仍无音耗。几日至传新，丁宁追询。绍樵云：尚未到。到则必为余留下。闻之，心稍慰。昨日微雨绵绵，直类暮春，艰于外出。绍樵突抱书二束至。匆匆翻阅，笺谱乃在其中。绍樵果信人也；竟为余得之！且四册俱全，各册之篇页亦多未佚去，（惟佚去第二册之“如兰”十幅）。足补孝慈藏本之阙页不少。并彩印本花史一册，顾曲斋刊元曲二册，索六百元，价亦不为昂。余乃欣然竭阮囊得之。时距余得彩印本墨苑恰为一岁余也。生平书运之佳，殆无逾于此二年者。虽困于危城劫火之中，亦不禁为一展颜也。而于绍樵则至感之！此本笺谱为黄绵纸印。忆孝慈本亦是黄绵纸者，恐人间未必有白绵纸本耳。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复逐页持以与余翻刻本对读，于翻刻本之摹拟入神处，亦复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为浪掷也。

彩印本花史

明 辑 残存二卷一册

徐绍樵知余喜收版画书，有所得，必售于余。然数年以来，竟无一佳品。此次既为得十竹笺谱四册，复偕以花史一册，亦彩色本。此册未知为谁氏所辑，且复是后印者，彩色模糊，欠鲜妍明快。然典型犹在，可推见初印本之必神采焕发。虽名花史，实“花卉谱”也。残存“秋”花谱二十页（第六十一页至八十页），“冬”花谱二十二页；每页先列彩色印之“花卉”图，后附简略之说明及种植法。意必分为“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后，并附古今人诗若干首。然作者多谬误，“冬集”之首，冠以“南国有关树”一诗，乃署曰：“唐梅圣俞”，可见明人考证之疏陋。然余仍深喜

此书。虽残，亦收之。不仅以其罕见，且亦为余版画书库中增一光辉也。绍樵云：忆昔年曾以此书一册，售之周越然氏，不知能补配得全否。他日当持此册与越然所藏者一印证之。

稗海大观

商濬稗海为甚易得之书。其版片殆至清代犹存，故刷印甚多，流传颇广。惟初印本却极难得。余尝于中国书店以廉值得稗海（缺龙城录一种），顷复于石麒案上，见有明刊白绵纸书一堆，题作稗海大观者。平贾阴宏远正在翻阅，云：似是稗海零种。余略略一阅，即惊其为罕见之秘笈。即告石麒云：余欲得之。数日后，全书送至。即与稗海细校，果为初印本之稗海；无续编，且中阙数种，然无伤也。稗海之初名稗海大观，实无人曾论及者。首册且多出“序”“凡例”及编校姓氏等；此种重要之“文献”，后印本皆已佚去。“总校”之钮纬（字仲文，浙江会稽人），即明代有名之世学楼主人，藏书极富。稗海大观中各书，殆皆出于钮氏之藏。“分校”为商濬及陈汝元二人；故各书或题濬校，或题汝元校不等。“同校”为谢柏美及钮承芳。承芳殆亦世学楼之裔也。“总校”中尚有陶望龄，则为当时之名流，亦会稽人。濬序云：

“余尝浏览百氏，综核群籍，自六经语孟之外，称繁巨者莫逾左右史。然周秦而上，其说芒芬杳昧，练饰诡诞，缪戾圣轨。周秦而下，风气日开，人事日众，骇于听荧者不胜夥矣。故周志晋乘，郑书楚机，与尼父麟笔，并垂霄壤。离是而还，龙门世授，班氏家承，其文艺体裁，为百代称首。历世沿袭，类相仿效。大都才望名位，俱表表人伦。虽极之舆统崩析，方策零落，然先后嗣续，掇拾修纂，终无泯灭。第势殊时异，叙议参商，则有或僭或散，或褊纤索米，或秽黷贿成，即正史犹未足冯据。于是有虞初、稗官之谭，下俚、齐东之语。书不出于兰台，籍不颁于实录。职不列于金马。人抒胸臆，置丹铅，亦足识时遗事，垂示后人耳目所不及。盖礼失而求诸野也。即是非褒贬，不足衮钺当世，而缥缈坐披，景色神照，则亦博古搜奇者所不可阙。惜乎书隐辞偏，宣播弗广。昔子云太玄，以禄位不逾中人，仅给覆瓿。此辈简编杂还，湮没无闻者，要不止什而八九矣。吾乡黄门钮石溪先生锐情稽古，广搆穷搜，藏书世学楼者，积至数百函，将万卷。余为先生长公馆甥，故时得纵观焉。每苦卷帙浩繁，又书皆手录，不无鱼鲁之讹。因于暇日撮其记载有体，议论的确者，重加订正。更旁收缙绅家遗书，校付剞劂，以永其传，以终先生惓惓之夙心，凡若干卷，总而名之曰稗海大观。夫珍裘以众腋成温，大厦以群材合构。海之所以称巨浸者，为不择细流也。方其滥觞浸润，杯勺尔，蹄涔尔，行潦尔。卒之，赴溟渤，达尾闾，汪洋浩淼，于是乎望洋者向若，蠡测者反步，观水毕是，始无余观矣。今兹集也，就一书观之，所载方言，所谭阶除，所诧愕者幽异，诚不齿圣贤绪余。然合而数之，上下千百载，涉阅百端，牢笼百态。从汉魏以下，种种名笔，罔不该载，谓之稗海大观也固宜。夫天壤间杀青擗管，充栋汗牛，讵敢云稗史尽是。然较之蹄涔行潦，抑有闲矣。漆园叟有言：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余之惧，选不尽耳。若夫明不明，则以俟诸达观者。万历壬寅秋桂月望日会稽商濬书。”

凡例：一、古今小说无下数百家。是集悉获之抄本。其旧刻二十家，四十家，并说海等书所收，并不重载。即抄本中又必拔其尤者。而碌碌无奇则罢去之。

间有散见诸书，未经盛行者不妨收入，以免遗珠之叹。

一、小说体裁虽异，总之自成一派。好事者往往摘而汇之，取便一时观览。而挂一漏万，遂使海内不复睹其全书，良可惜也。是集一依原本校刻，

不敢妄有增损。

一、是集几经抄录，亥豕虽多，而又苦无善本可校。姑以意稍订其易通者。而不可意通者，则阙之以存其旧。俟高明者厘正焉。

一、是集所录诸家，各以世代为序。而一代之中，非巨卿名士，无从稽考，不无一二紊淆。其原本不著姓氏者，则分附各代之后。

一、是集俱出前代名贤之手，足与六籍并垂。我明人文丕振，非直理学经济，超轶前修，而小说家亦极一时之盛。当博采续梓，庶称合璧云。山阴陈汝元谨识。

澹序及汝元之“凡例”均为后印本稗海所无。

忠义水浒传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存卷之十一 一册 明嘉靖间刊本

此忠义水浒传虽是残本，余残珍重视之。亡友马隅卿尝语余云：鄞县大西山房林集虚处，有残本水浒传一册，为友好零星索取，仅存二页。此二页后为隅卿所得。余尝假得影洗数份，为研究中国小说者之参证。即此嘉靖本也。今得此一册，诚足偿素愿矣。此册为第十一卷，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原书当以五回为一卷，全部当为二十卷，一百回。卷端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虽与高儒百川书志所著录者略异，然儒所见，或当即此本也。明刊本小说，传世最为寥寥。盖通俗读物，阅者众多，最易散佚；而藏家亦绝不加以保存，每听其湮没无闻。而所存诸本反可于海外得之。近二十年来，着意收购者渐多，而书亦渐出。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曾于沪肆获见一部，由涵芬楼影印行世。我辈得之，诧为希世之珍秘。后在平，乃数遇之。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我辈方于日本得残页七张，亦大喜过度，竟加影洗。不意一月后，乃于文友堂获得全书。独水浒传则遍访不获。虽获二残页，仍于研究少所裨助。余今得此，足以傲视诸藏家矣。惜隅卿墓木已拱，未及见此，可痛也！曾持此与李玄伯先生重印百回本水浒传校读一过，正文歧异甚少，惟此本每回有引“诗”，李本皆删去。如第五十一回，此本有“诗曰：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走轩昂。名扬四海称时雨，啾啾朝阳集凤凰。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报冤率众临曾市，挽恨兴兵破祝庄。谈笑西陲屯介冑，等闲东府到刀枪。两羸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施功柴寨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李本即无之。此本无征田虎王庆事，故此诗亦不提田、王。正文中之诗篇，被删去者亦多。今所知之水浒传，此本殆为最古、最完整之本矣。书贾朱某以五元从地摊上得之。后辗转数手，旧中国书店。余以一百二十金从中国得之。以一残本，而费至百金以上，其奇昂殆前人所未尝梦见者。

玉霄仙明珠集

明苏台吴子孝刊 二卷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明刊本明人词集最为罕见。四库全书一部未收，仅于“存目”著录瞿佑乐府遗音，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及施绍莘花影集三部。此玉霄仙明珠集二卷，首有“翰林院”印，并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呈印记，盖即四库馆臣所见之本也。子孝字纯叔，长洲人，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后罢职家居。文集未见。此词集首有顾梦圭序。梦圭称其“意态流动，似艳而实雅，无一语蹈袭前人。”实则语语平实流利，不甚着力，又多寿词，大类夏桂洲词，尤不及刘伯温也。集中定风波四首，多感慨语，似是述怀之作。“伊吕勋名曾梦想，怅望，不如沉醉卧花茵。”盖“横罹谗忌”后之作也。

文山全集

宋文天祥撰 二十卷十册 明万历刊本

余尝重印文山指南录，所用底本，为明末所刊者。惜无他本可校。兹于中国书店得此文山全集，甚觉高兴！尝持此本中指南录及指南后录（第十三及十四卷）与余所印者对校一过，二本互有详略，次第亦有不同处。当非出于一源。某氏处藏有宋末刊本文山集，惜未得借校。

袁中郎先生批评 唐伯虎汇集四卷 又外集一卷

明唐寅著万历刊本

伯虎诗文真率自然，间有浅易语。然大体皆隽妙。余初得清刊本伯虎集，不知何时失去。劫中又得一部。然遍访明刊本未遇也。后从王贾许得万历刊本外集一册，外集续编二册。取校清刊本，几皆已收入，无甚遗漏。顷又于朱惠泉处得此袁中郎批评本；虽名汇集，诗文杂著，反不及清刊本之多。中郎云：“子畏小词，直入画境。人谓子畏画笔之妙，余谓子畏诗词中有几十轴也。特少徐吴辈鉴赏之耳。”所见正与余同。余所深喜者乃子畏之题画诗也。

牡丹亭还魂记

明汤显祖编 二卷 明万历刊本

自臧晋叔改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失其真面目矣；自冰丝馆刊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遂无全本矣。何若士之多厄也！余旧有万历间石林居士本牡丹亭还魂记二册，为独得其真，甚珍眎之。此本版片，至明清间似犹在人间。歙县朱元镇尝得版，重加刷印。朱印本虽较模糊，然流传颇广；惟去石林居士序，并于题下多“歙县玉亭朱元镇较”数字为异耳。不知者皆误为朱氏重刊本。余曾得此本数部，皆破蛀不全。叶铭三顷以此本见售。以其独为完整不阙，复收之。

胭脂雪

清盛际时撰 二卷 存下卷二册

清内府四色写本

余收得升平署抄本剧曲不少，惟无若此本之精抄者。此本“曲牌名”以黄色笔写，“曲文”以黑色笔写，“白”以绿色笔写，“科”以红色笔写，眉目极为明晰。自第一出，首尾完全，故坊贾逐页挖去“下卷”二字，冒作全书。其“上卷”当亦是从第一出至十六出也。此戏昆弋二腔杂用，每出用何腔，皆于出目下注明，可见清初昆弋二腔均流行甚广。故王正祥等既辑十二律昆腔谱，复辑十二律京腔谱也。

陶然亭

吴下习池客填词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清人杂剧每喜用实事为题材；作者自述之作尤习见不奇。徐熾之写心杂剧，即全部以自身之琐事为题材者。此剧亦写实事。正名云：“乐升平车马清明节，会文武诗射陶然亭。”作者自署“吴下习池客”，实为许名仑之别署。名仑字访槎，许廷 之侄，尝客纳兰常安履坦许，故履坦尝为其梅花三弄作序。梅花三弄仿沈君庸渔阳三弄而作，写范少伯、蔡中郎、陈季常事，惜不传。

卷石梦

吴下习池客填谱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正名云：“古虎丘改瘞碧鬢仙，来鹤楼感现卷石梦”所叙者为刘碧鬢事。碧鬢为乾隆时吴人盛传之乩仙。满纸荒唐言，实不足存。以为其稿本，姑收之。

新刻金陵原板易经开心正解

四卷四册 明万历间闽建书林熊成治刊本

首有熊成治序云：“近太史鲁象贤家，亲笔课儿易经正解，不泛不略，不艰不诡，字字启发，句句明莹，诚初学之芳规，为举业发轫之门路也。”首卷为易经各色考实，凡十一页，皆是插图。每页分三栏，亦尚存古意。余则以其图而取之。斯类童蒙读物，最易散佚。余收购二十载，所得亦不过二十余种耳。诸藏家殆皆未见，即见，亦未必收。然收之，于论述近古董蒙教育者，或不为无用也。

新锲翰府素翁云翰精华

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间熊冲宇刊本

熊冲宇名成治，即镌易经正解者。熊氏在闽建书林中，刊书甚多；通俗应用书及童蒙读物所刊尤夥，此书为供民间实际应用之尺牍，与元刊本翰墨大全颇相类。分上下二栏，各为六卷。自启札、行柬、庆贺至“名公文翰”，所收颇多。上栏第五卷为“拦门诗”（有祝赞及撒帐诗句）及对联。下栏第一卷为“文公冠礼考证”，余皆柬牍也。

新镌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 查对天下万民便览

明邓仕明修编 四卷一册

明万历间闽建书林陈德宗梓行

此闽建坊贾所刊通俗应用书之一。每卷之首，附插图一幅，作风同当时闽肆所刊他书，而颇精善。明人诗联之书颇多。经厂刊本有对类，李开先有拙对，大都皆供诗人抉择之用，惟此书所录，多为宅舍、庆贺、祭吊、游赏时景之用，则当是实际上民间之应用书也。每页分上下二栏，尚存古风。多收时人之诗，亦一特点。第一卷之前数页及末卷之最后若干页已佚去。余向收此类通俗书不少，且以其有图，故竟以五十金购之，亦豪举也。

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

四卷 明万历十九年闽建书林郑世豪刊本

日记故事为童蒙读物之一，不知为何人所撰。今所见最古本为嘉靖时所刊者。余旧藏一嘉靖本，上图下文，亦建安书坊所刊。此本插图已易为全页大幅；可窥见闽地版画作风之变迁。首有吴宗札序。卷一题下，署“岭南亚魁约庵吴宗札，武夷门人海东彭滨”，盖坊贾好假借魁元之名以傲俗，此风建贾尤甚。此书以“生知”始，以“治国”终。“生知”凡收诗三首，其一云：“问天知大志，论日岂凡材。人号张曾子，座称谢颜回。对蚕吟磨转，灌水取球来。正字讽朋党，救儿击瓮开。”每句叙一故事；句下便注明此故事，并加以评释。然亦有非“诗”者，如“君臣”类：“焚身祷雨君，伐罪吊民君”，“剖心直谏臣，强项尽忠臣”，“父子”类：“问安西伯子，尝药文帝子”，“杀鸡以奉亲，求鲤以养亲”等，然不多。晚清流行之童蒙读物龙文鞭影之类，殆即从此脱胎而出。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

二卷 存上卷一册 明末刊本

余旧藏此本一部，卷首图像已被夺去。后又收清初刊金圣叹评本西厢记，首有“十美图”，甚精美，即从此本抚印者。然以不得原刊之图像为憾。孙助廉得此残本一册，秘不示人，且已寄平。余闻之，力促其寄回。乃得归余所有。图像原有二十幅，今仅存十幅有半。零缣断简，弥见珍异！刊工为武林项南洲，亦当时名手之一。

徐文长四声猿

公安袁宏道评点 不分卷

明末刊本

四声猿刊本最多，余旧所得者已有三种。此为明末刊本，首有锤人傑序。插图四幅：“渔阳意气”，“暮雨扣门”，“秋风雁塞”，“玉楼春色”，为歙人汪修所画，意态绵远，镌印精工，惜未知镌者为何人。殆亦新安名手之作也。余旧有此本，遍觅未得，当已于南北迁徙中失去。此本初印可爱，因复收之。人傑序云：“袁中郎先生未识文长名，见四剧惊叹，以为异人。海内始知有文长。此太玄之于桓谭也。予因得中郎所点评者，图而行之。或谓点评，词受其妍媸，不碍板乎？图奚为？图以发剧之意气也。北拍在弦而不在板，予固审所从矣。”万历以来，无剧不图。人傑固从俗也。

秦词正讹

明秦时雍撰练子鼎辑 二卷存上卷

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秦时雍散曲，最罕见。余重印新编南九宫词，曾发见时雍数曲，甚以为喜。沈璟南词韵选亦收秦曲数首。此本虽非全帙，却为诸藏家所未见，最为珍秘。书贾从内地收得，序缺第一页之前半，中缝均已加挖改，盖欲泯上下二卷之痕迹，冒作全书也。陈良金序云：“吾姻家复庵子，慧敏颖脱，博闻强识，蚤负盛名，晚掇京科。宰畿县，竟以不能粉饰，俯仰见绌。其居常抚景怀人，触物起兴，启口容声，即成佳韵。凡得一曲，远近争脍炙之，曰：此秦词也。但其传诵既久，泾渭混淆，识者惑焉。此崇藩归来，而秦词正讹所由辑也。”此上卷存套数十九，小令三十六，以赠妓闺怨之作为最多。集中忆白兰畹（步步娇套），之汴忆兰畹（甘州歌套），忆王翠筠（步步娇套），忆杜弱兰（二犯傍妆台套），张雪仙昼眠（啄木儿套），雪夜忆雪仙（步步娇套），寓京师寄雪仙（黄莺儿套），为高幽闺（山花子曲）等，皆赠妓作也。绮腻深情，尚有元人遗风。

国朝词综补

清无锡丁绍仪辑 五十八卷

清光绪九年刊本

余喜收词曲书。清词选本及别集，二十年来，所得不少。惟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一书，久访未得。后闻无锡丁氏藏有一本，亦无暇向之借抄。午后，春雨连绵，百无聊赖。友人某先生电告予云：有书贾送丁氏国朝词综补一书来，索一百八十金，意不欲留。知子索此书久未得，可送来否？余闻之狂喜，即告以欲得意。不数刻，书果至。盖即无锡丁氏所藏之本也。置之案头，摩挲未已。森玉先生恰在此，见之，亦甚慰悦，云：亦未见此书。价虽昂，仍勉力收之。亦词曲藏中不可阙之物也。丁氏此书，所收清词凡一千三百余家；

有补王氏原书所未备者，有续王氏未及见收者，亦有仅补“词”者。弘富过于王黄二家。闽侯林氏别藏有丁氏续补八卷；无锡图书馆亦藏有丁氏手稿本三卷，皆溢出此本外。当借抄配全之。惜丁氏于原词每改易字句，又往往不注明各词所从出处；仍不免蹈明人编书之陋习。上劫中所得，多为明刊小品。经史巨著，宋元善本，以至明抄名校之书，虽多经眼，却无力收之矣。书生本色，舌耕笔耘，其不能网罗散佚，汇为巨观者，势所必然。“巧取”固所不忍，“豪夺”更无可能。入春以来，书值暴涨，若山洪之奔湃，一发不可复收。我辈更无“问津”之力矣。得书记之着笔殆与收书之兴同归阑珊矣！虽尚有若干去岁所收之书，颇值一记者，亦竟无意于续作，不禁搁笔三叹！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十八日西谛跋。

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元人杂剧多赖臧晋叔元曲选而存。从前研究元剧的，几以臧选为唯一的宝库。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所选杂剧凡百种。殆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不仅前无古人，抑且后鲜来者。孟称舜于崇祯六年刊古今名剧柳枝集及酌江集、多据臧选。所录连明作并计之，亦不过五十六种而已。十年来，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像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尊生馆主人（黄正位）的阳春奏，古名家杂剧选，新续古名家杂剧选，顾曲斋刻元剧、童野云刻元剧，继志斋刻元剧等，较之臧氏百种，均相形见绌。所载的至多不过臧选的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的，也不过寥寥的几种而已。我在顾曲斋刻元剧里得到关汉卿的绯衣梦一种，曾诧为不世之遇。在古名家杂剧选里所见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杨梓忠义士豫让吞炭，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彩，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在息机子杂剧选里所见的九世同居，符金锭，在阳春奏里所见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都曾使我感到兴奋过。在金貂记卷首发现的敬德不伏老也使我有相当的激动。六本的西游记杂剧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卷楼书目（卷二十）所载明抄本燕孙腴用智捉袁进，吴起敌秦挂帅印二种，曾引诱过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这二种不知何时已亡佚了去，我却懊丧了好几天。这些发现都是零零星星的。

最大的发现是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黄蕘圃旧藏，经罗振玉、王国维的发见而流传于世的。在这三十种里便有未见收于臧选及他选的元剧十七种。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可以见到元人刊元剧的本来面目。借此，我们

臧晋叔元曲选实际上只选了元人杂剧九十四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六种为明人作。

古今杂剧柳枝集选剧三十种、古今杂剧酌江集选剧二十六种，余有崇祯原刊本。孟氏批语，几乎每剧必提及臧选。文字有异同处，必注出“从原本改”云云。

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共三十种，万历二十六年刊本。尊生馆主人刻阳春奏共三十九种，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古名家杂剧选及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相传为陈与郊所编刊；今如乃为龙峰徐氏所刊。共四十种，又“新续”二十种，但实际上不止此数。见后。顾曲斋刻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童野云刻元剧见罗氏续汇刻书目。继志斋刻元剧，海宁赵氏曾得其所刊汉宫秋一种。

均见残本之古名家杂剧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曾付之影印，名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金貂记有富春堂刊本，北平图书馆藏。

西游记杂剧有日本刊本，世界文库本。

丁氏所藏捉袁进等二剧，在未归国学图书馆时，王国维曾见到过。

元刊杂剧三十种原为上虞罗氏藏本。日本帝国大学曾借印出版（红印本）；又有上海石印本。（有王国维叙录。）

这十七种是：（一）关张双赴西蜀梦；（二）闺怨佳人拜月亭；（三）关大王单刀会；（四）诈妮子调风月；（五）好酒赵元遇上皇；（六）尉迟恭三夺槊；（七）风月紫云庭；（八）李太白贬夜郎；（九）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十）东窗事犯；（十一）霍光鬼谏；（十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十三）辅成王周公摄政；（十四）萧何追韩信；（十五）诸葛亮博望烧屯；（十六）张千替杀妻；（十七）小张屠焚儿救母。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作“大都新编”或“大都新刊”者四，作“古杭新刊”者七。余皆作“新刊关目”或“新刊的本”字样。其中空白多略去，犹可见元人刊剧之面目。

也可以知道，明初周宪王（朱有燉）刊行他的“乐府”时，为什么每种都要注出是“全宾”。当时，黄尧圃在书签上曾写着“乙编”二字。这二字曾引起了王国维和许多人的幻想，以为既有“乙编”，必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等。那么元人刊的元剧必不仅这三十种而已，也许还再有三十种，六十种的发见。

这期望并没有落空，却以另一个方式出现于世。我们虽然不曾得到元人刊元剧的“甲编”乃至“丙编”、“丁编”，——这幻想证明了终于是“幻想”，永远不会实现的——然而我们却终于又发见了更大的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这宝库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的元明杂剧，在种数上，较之臧选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的。单在元剧方面，已有二十八种，明剧则有六种，元明之间，所谓“古今无名氏”所作的则有一百种以上。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这发见，并不是没有预兆的。

相传明初亲王就藩时，每赐以杂剧千本。永乐大典录元杂剧二十一卷。（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七）前二卷杂剧名目，大典目录已阙。然此十九卷所载已有九十本。这恐怕是汇选杂剧之始。我们也知道，明代收藏杂剧者往往将若干单帙簿册之杂剧合钉为一本。明季祁氏读书楼目录曾记载着：

- （一）名剧汇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
- （二）杂剧十四本（无目）
- （三）抄本杂剧十二本（无目）
- （四）未钉杂剧二帙（无目）

晁氏宝文堂书目里，载有簿册单刊之杂剧不少。钱遵王也是园书目所载杂剧名目独多；虽不注明合钉为若干册，但今知也实是合钉着的。季沧苇书目

诚斋乐府三十一种，几乎每种剧目下皆注明“全宾”二字；诚斋乐府有奢摩他室曲丛本。（仅刊二十五种，未全。）

“全宾”是指“说白”完全，并不删节之意。可知当时刊杂剧者每每删节“宾白”；有“全宾”者反须特别标出。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云：“题曰乙编则必尚有甲编；丙丁以降亦容有之。”

按黄尧圃藏书，凡宋元版以甲、乙别之。宋版为“甲”，元版为“乙”。此“乙编”盖指系元版而言。

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

永乐大典目录卷五十四，原阙十五至十六两页，故杂剧一及二的二卷，恰在所阙之中。余所见诸本大典目录均同；不知是否脱叶或原阙未刊。

有明季抄本，凡六册，北平图书馆藏。

宝文堂书目三卷，有明抄本。又见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也是园书目有抄本（北平图书馆藏），玉简斋丛书本。

季沧苇书目有黄丕烈刊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也载有抄本元曲三百种，一百册。（见后）晁氏祁氏之书已不可得见。也是园书目最著称于世。王国维曲录全载其杂剧部分。（王氏未见晁氏及祁氏二目）而这一部分的书，也徒令人有“书亡目存”之感。

民国十八年十月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里载有丁初我的黄蕘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忽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此书凡六十六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抄补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蕘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六十四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虽然已阙失了一百零一种，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这消息的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数日。立即作函给北平的友人们追求其书的踪迹，又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们去直接询问丁氏。但丁氏只是说，阅过后，便已交还给旧山楼。他的跋里原来也是这样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但我总耿耿于心，念念不忘此书。我相信此书必定还在人间，并且也不会流落到很远的地方去。同时，要踪迹此书的，还有武进某君。旧山楼藏书，多半归于盛宣怀。他曾至盛氏藏书处细阅，只见有元曲选，并无此书。后盛氏书由政府中某氏赠给了约翰大学图书馆，再度检阅，也无此书在内。难道此书竟真的荡为云烟么？

旧山楼在江南齐卢战役，曾驻过军队。所遗存的古籍多半为兵士们持作炊柴；兵退后，残帙破纸与马粪污草相杂，狼藉于楼之上下。难道此书竟被兵士们当作举火之用么？

间之虞山人士，肯不知此书存佚。辗转问之赵氏后人，也都不知，再问之丁氏，还是一个“不知”。不久，丁氏归道山，更没法去追问此书的消息了。

但我还不曾灰心；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我曾辑元剧佚文，但因希望能见到此书，始终不愿付之割剜。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书竟被我所发现！

二

这是不能忘记的一天！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刻！

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

曲录有重订曲苑本（未定稿），晨风阁丛书本，及王忠公遗书本，所录元明杂剧部分，除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外，几全据也是园书目。

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丁氏所云：“匆匆归赵”，所云“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谈。我极力的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

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宝”总有办法可以购下。我立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在汉口的卢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购得。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虽然在战争中，我相信这二三千金并不难筹。

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第二天，一见到几位同事，便托其设法筹款。很高兴的，立即筹到了千金。这温厚的同情与帮助，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当天下午，便将此款交给了杨寿祺先生。他一口答应说，明天下午可以从唐某处取得此书三十余册来。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诉袁守和先生，说这部书大约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图书馆有意收购没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悦，与“万一失之”的恐惧，交战于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来青阁书庄，那“恐惧”竟实现了！杨君说：他去迟了一步，唐某处的三十余册，已以九百金归之孙君了。此书成了完璧，恐怕要涨价不少。同时，并以原金还给我。

没有那样的“失望”过！像熊熊火红的热铁突然抛入水中一样。垂得而复失之，格外的令我难过！想望了十年的东西，一旦失之交臂，这懊丧，这痛苦，是足够忍受的。这一夜又患了失眠。

明天一早，苦笑地把原金还给了同事们，说，恐怕永远的不会买到此书了，唯一的希望是，此“国宝”不至出国。

守和从香港回了信，说北平图书馆决定要购下此书。三千之数，他可以设法筹措。我苦笑地把这信塞到抽屉里去。

如此的过了好几天，终日在“失望”的苦痛里煎熬里。任怎样不能忘怀于此书。十年不能忘于心，不能忘于口的，难道一旦将得之，竟还能听任其失之交臂么？

我相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任用多少的力量与金钱都不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

又晤到了乃乾先生，又提到了此书。他说，古董商人为孙伯渊君。此书成了全璧后，孙君待价而沽，所望甚奢，且声言此时决不出售。且甚珍秘，不令人见。

乃乾和孙君是熟友。我再三的托他去问价，并再三的说，必定有办法筹款。

隔了两天，乃乾告诉我说，再四与孙君商议的结果，他非万金不售；且须立刻商妥，否则，将要他售。

我又燃起了希望。肯售，且有了价格，这事便又有些眉目了。这一天，立刻我发了两个电报，一致守和，一致冀野，说及其价格。守和在第二天，

便回电说，他那里只好“望洋兴叹”。筹款实在不易。我的希望去了一半。到了第三天，冀野却回了一电，说：决购，并要我去议价。他在教部办事；对于元剧的狂热，和我有些相同。

我恢复了“希望”，恢复了兴奋，立刻找到乃乾商谈此事。乃乾说，恐怕不易减少价格。但经过了三天的议价，终于以九千金成交。我立即电告冀野。同时仍向同事们先筹款千金，作为定洋；约定在二十天以内，将全款付清。

时间是五月三十日，天色有些阴沉沉的，春寒还未尽去。我借乃乾持千金至孙君处，签定了契约。在这时，我方第一次见到了原书！一册又一册的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离目。每册有汪闼源藏印。首册有黄堯圃手抄目录，多至三十九页。几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笔及跋语。何小山也曾细细的校过。钱遵王却只留下了数行的抄补的手迹。董玄宰也有跋四则。到了这时，此书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来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实应作脉望馆抄校本。黄目总名作古今杂剧，不知为谁氏所命名。除刻本外，抄本多半注明来源；或从内本录校，或由于小穀本传抄。刻本只有二种，一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一为息机子杂剧选本。此书的抄校为万历四十二至五年间，恰在臧氏元曲选刊行于世的时候，故所收独不及臧选。黄堯圃尝自夸所藏词曲甚富；但通行本土礼居题跋记所载词曲寥寥无几。今见此书首册黄氏手抄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学山海之居”中所度藏词曲，果不下于“词山曲海”之李中麓也。这六十四册的宝库，包含抄本、刻本的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即其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我有充足的勇气措置这事；我接受了这契约。这书的价值决非数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贾的把“书”和“金钱”作相等的估计。无数的古籍、名著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获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较之金钱，金钱诚如粪土。我获见此书，即负契约上的一切损失也愿意。两个星期过去了；因为内地汇款的困难，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来，只来了一个电报，叫设法在上海筹款于限期内付出。仍依赖了同情与友谊，我居然筹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内将书取回——这借款过了两个多月方才寄到归还。

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室”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

三

脉望馆藏曲初无籍籍名。谈曲的人向来只知道也是园而不知道脉望馆。今传的脉望馆书目，所载词曲，寥寥无几。在“书目”盈字号词曲类里，所列的不过：伶梅香杂剧二本，秦仙仙传一本，大雅堂集一本，状元堂陈母教子杂剧一本，诚斋传奇十本，杂剧四本，游春记一本，下船杂剧一本，梁状元不伏老一本，泰和记一本，昆仑奴传一本，古本西厢一本，红拂杂剧一本，杂剧三本，谭板西厢一本，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杂剧一本，枸栏一本，楚昭王

疏者下船杂剧一本，（玉简斋本此下有“升庵杂剧二十本，二套”；按“剧”应据秘笈本改作“刻”）等而已；与今所见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多至六十册以上者大异。疑脉望馆书目为后来所编，此书或已转售，故不著录。

清常道人为赵琦美的别号。按赵氏“家乘”：“琦美原名开美，字仲朗，号玄度，嘉靖癸亥（公元一五六三年）生。以父（用贤）荫，历官刑部贵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启甲子（公元一六二四年）卒。邑志有传。配徐氏，光禄监事勉之公懋德女，赠宜人。继吕氏，孝廉名道炯女，封宜人。葬桃源涧。子五，士震振羽振海振华士升。女三；长适瞿式耒，次适江阴缪贞白，次适钱昌韩。”邑志的“传”，写他的生平较详：

赵琦美字元度，文毅公（用贤）子。天性颖发，博闻强记。以父荫，历官刑部郎中。生平损衣削食，假书缮写，朱黄仇校，欲见诸实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序而琦美刊之。其题跋自署清常道人。有藏书之室曰脉望馆。官太仆丞时，尝解马出关，周览博访，上书奏条方略，随例报闻。遂以使事归里。著有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容台小草、脉望馆书目。子士震，官徐州卫经历。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

他的藏书大抵以得之北方为多；而所校书也以在北方为最

多。归里后，他的藏书似乎也全都捆载而南。在什么时候，他的藏书散出来，已不可知。但总在天启、崇祯之间。钱谦益得到他的抄校本的全部。

相传他死后，他的子孙不肖，将他的藏书售去时，曾闻有鬼在啜泣。这“话”见于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虽是一段“鬼”话，却可知清常道人是如何的笃爱他的藏书，如何宝贵他的亲自手校的文籍。这部手校的古今杂剧也当是当时

据玉简斋丛书本脉望馆书目所引。

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记其父，称先将军应祺为赵公用贤门生；又称公长子琦美为先将军契友，若愚以父执事之，尝为同僚。钱谦益初学集刑部郎中赵君墓表：君天性颖发，博闻强记。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余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削食，假借缮写三馆之秘本，免园之残册，刊编啮翰，断碑残壁，梯航访求，朱黄仇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官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费减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也。（按也是园书目后序云：赵玄度初得李诚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遍访藏书家，罕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命长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夺，沟浚易盈，焉知一书之难得如此。）丞太仆，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马经也。

钱谦益，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坐事削籍归。福王时，召为礼部尚书。清初，为礼部右侍郎，旋归乡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钱曾读书敏求记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条：“清常歿，其书尽归牧翁。武康山中，白昼电哭。嗜书之精爽若是。伊予腹笥单疏，囊无任敬子之异本，又何敢厕于墨庄艺圃之林。然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手校秘抄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按章钰敏求记校证云：“崇祯九年，常熟人张汉儒疏稿迁谦益，见刑部郎中赵玄度两世科甲，好积古书古画，价值二万金，私藏武康山内。乘其身故，欺其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罄抢四十八橱古书归家，以致各男含冤，焚香咒诅。”此说似未必可信。谦益初学集有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于琦美备致赞颂，未必于赵氏诸男有隙，且举赵氏抄校本书悉以赠诸遵王，则当初似亦未必夺诸赵氏也。然赵氏藏书悉归谦益，则为事实。

归之谦益的一种。谦益将未与绛云楼同毁的清常道人抄校本的书全部赠给了钱曾，所以古今杂剧也被收于也是园书目。惟遵王并不举总名，而将杂剧名目一一列举。其中次第是否照旧，或遵王有否增入若干种，已不可知。但想来，当是脉望馆原来的面目；盖在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刊行的杂剧集，像元曲选等均不曾钉入，可

见遵王并不曾改动了原来合钉的式样。

钱遵王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沧苇。故季沧苇藏书目所载多半述古旧物。其中有：

元曲三百种一百本抄

一项。此书殆即今见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何煌，为何焯之弟，亦好书。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也勤于校。今此抄校本中所见之朱笔密校，署名“小山”或“仲子”者，皆煌手笔也。他并藏有“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故每以元刊本校此抄校本。

煌所藏曲，此书及元刊杂剧三十种，并琵琶记等，后均归于黄丕烈的百宋一廬。丕烈跋此书云：“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刊旧抄名校等种，列目如前。”

后来，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此书归汪闾源所有，故每册之首均钤有汪氏印章。汪氏散出后，此书又归赵氏旧山楼。由旧山楼再转入丁初我手。盖此书自北南下后，始终未出苏州及常熟二地。未遭绛云之炬，历脱兵火大劫，至今三百余年，乃大显于世。其受授源流可列表如下：

赵琦美——钱谦益——钱曾（遵王）——季振宜（沧苇）——何煌

钱曾字遵王，谦益族孙嗣美子。谦益嗣美墓志铭云：“从孙嗣美好聚书，书贾多挟策潜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颇嗾其分吾好也。嗣美名裔肃，万历乙卯，以春秋举。子四人，次名曾。曾好学，藏书益富。”遵王寒食夜梦牧翁诗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玄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

天禄琳琅书目：振宜字诒兮，号沧苇，扬州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钱曾述古堂书目（粤雅堂丛书本）序云：“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

士礼居刊本；又民国三年扫叶山房影印士礼居本。

见季目第四十三叶。

藏书纪事诗（四）：“煌字心友号小山，尝自署何仲子。”按煌为何焯弟，长洲人。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字绍武，乾隆戊申举人。喜藏书。购得宋刻百余种。学士顾莼颜其室曰百宋一廬。王芑孙黄蕘圃陶陶室记云：今天下好宋版书，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散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蕘圃亦时自笑也。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藏书归长洲汪士钟。黄丕烈郡斋读书志序：闾源英年力学，读其尊甫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采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弃日富。”潘祖荫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闾源父厚斋，名文琛，开益美布号，饶于资。其藏书印曰：民部尚书印。又有三十五峰园主人印。”

赵宗建，字次侯，号非昔居士。其藏书之所曰旧山楼。

(小山)——黄丕烈——汪士钟(闾源)——赵宗建(旧山楼)——丁祖荫(初我)

丁氏字芝荪，号初我，常熟人，尝知常熟县事。故于旧山楼散出故籍，所得独多。他曾搜求虞地著作，刊为虞阳说苑二编。(乙编仅成四册)后居苏州以终。这次苏城失陷，他的藏书殆尽被劫散出，此书便是其中之一。他生前对于此书极端保守秘密；即其至友亦不知其藏有此书。这实是一件不可了解的神秘。今乃经大劫而反显于世；且更付之剜削，不日可以告成。则三百多年来的秘册，将成为人人可得之物了。

但在授受的渊源里，有一点可疑的，即此书中有董其昌跋四则，似董氏曾挟此书于舟中览阅。也许在钱谦益得到此书之前，或曾经他收藏过。或者他曾借阅于赵氏，也说不定。

四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辗转授受，这部最宏伟的戏曲的宝库，不能没有损失。清常所藏的原来有多少种，已不可知。据也是园书目则有三百四十种。(除重复外)季沧苇书目则有三百种，一百册。(似三百种之数，系季氏举成数而言，非实际之数)但到了黄荃圃手里，则仅存六十六册，二百六十六种，较之也是园所载已阙了七十四种。在荃圃跋里及他手抄目录里均已一一举出。这阙失了的七十几种重要的东西实在不少：

- | | |
|--------------------------------------|------------------------------------|
| *1 王瑞兰私祷拜月亭元
关汉卿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 *8 说 诸伍员吹箫 元李寿卿
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 2 王魁负桂英 | 9 韩退之雪拥蓝关记 元赵明
远撰 |
| *3 洞庭湖柳毅传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0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 4 玉清殿诸葛论功 以上元尚
仲贤撰 | 11 抱侄携男鲁义姑 |
| *5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2 女元帅挂甲朝天 以上元武
汉臣撰 |
| *6 临江驿潇湘夜雨 以上元杨
显之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3 神龙殿栾巴喫酒 元李取进
撰 |
| 7 风月两无功元陈定甫撰 | *14 铁拐李借尸还魂 元岳伯川
撰 |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5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元康
进之撰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6 黄桂娘秋夜竹窗雨
- *17 秦修然竹坞听琴 以上元石
子章撰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8 陈季卿误入竹叶舟 范子安
撰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9 沙门岛张生煮海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20 劈华山神香救母
- *21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元张寿
卿撰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22 秦太师东窗事犯 元孔文卿
撰
- (按此剧有元刊本)
- *23 便宜行事虎头牌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24 邓伯道弃子留侄 以上元李
直夫撰
- *25 花间四友东坡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26 唐三藏西天取经以 上元吴
昌龄撰
(按今传西游记杂剧疑即
此剧)
- 27 贤达妇荆娘盗果
- 28 摔袁祥
- 29 孝顺贼鱼水白莲池
- *30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
本；元曲选亦收之，作武
汉臣撰)
- *31 王鼎臣风雪渔樵记
(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
本；元曲选作朱买臣风
雪渔樵记)
- 32 行孝道郭巨埋儿
- 33 宣_门子弟错立身 以上元
无名氏撰
- 34 遥天笙鹤元明丹邱先生撰
- *35 无香圃牡丹品
- *36 兰红叶从良烟花梦
- *37 四时花月赛娇容
- *38 文殊菩萨降狮子
- *39 关云长义勇辞金
- *40 搜判官乔断鬼
- *41 豹子和尚自还俗

- | | |
|---------------------------|------------------------|
| *42 甄月娥春风度 朔堂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 *43 美姻缘风月桃源会 | 55 老陶谦三让徐州 |
| *44 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 | 56 寿亭侯五关斩将 |
| *45 神后山秋 得驹虞 | 57 关大王月下斩貂蝉 |
| *46 小天香早夜朝元 | 58 关云长古城聚义 |
| *47 李妙清花里悟真如 以上明
周王诚斋撰 | 59 米伯通衣锦还乡 以上三国
故事 |
| (按以上各剧均有通行
刊本及传抄本) | 60 苏东坡误入佛游寺 以上宋
朝故事 |
| 48 花月妓双偷纳锦郎 | 61 李琼奴月夜江陵怨 |
| 49 郑耆老义配好姻缘 以上明
陈大声撰 | 62 崔驴儿指腹成婚 |
| *50 杜子美沽酒游春 明王
濬陂撰 | 63 鹊奔亭苏娥自诉 |
|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
本) | 64 赛金莲花月南楼记 以上杂
传 |
| *51 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明
康对山撰 | 65 吕洞宾戏白牡丹 以上神仙 |
|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
本) | 66 保国公安边破虏 |
| 52 诸葛亮挂印气张飞 | 67 英国公平定安南以上明朝
故事 |
| 53 诸葛亮石伏陆逊 | 68 南极星金銮庆寿 |
| *54 诸葛亮隔江斗智 | 69 贺万年拜舞黄金殿 |
| | 70 献祯祥祝延万寿 |
| | 71 西王母祝寿瑶池会 |

但菟圃的“待访目”尚遗漏了：

- | | |
|----------------------------|---|
| *1 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4 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按此剧有通行本) |
| *2 萨真人夜斩碧桃花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5 善知识苦海回头
(按此剧为也是园原目
所未载，亦见于杂剧十
段锦) |
| *3 河嵩神灵芝庆寿
(按此剧有通行本) | |

五种。丁初我谓除重复外，实阙七十四种，这计算是对的。盖以河嵩神灵芝庆寿及南极星度脱海棠仙二种为复出也。菟圃待访目为什么漏列了这几种呢？岂以其或为重复者，或已见于息机子元人杂剧选（菟圃藏有此书）么？

到了汪闳源手里，又阙了二十七种：

- | | |
|---------------------------|------------------------|
| *1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5 中郎将常何荐马周元庾吉
甫撰 |
| *2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6 须贾谗范雎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 *3 玉箫女两世姻缘 以上元乔
梦符撰 | *7 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元高文
秀撰 |

按此数字系根据丁初我跋；实应作“二十六种”。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4 尉迟恭单鞭夺槊 元尚仲贤
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0 赵光普进梅谏元康进之撰

*11 鲁大夫秋胡戏妻 元石君宝
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2 萧何月下追韩信 元金志甫
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13 李存孝误入长安 元陈存甫
撰

14 英雄士苏武持节 元周仲彬
撰

15 庄周半世蝴蝶梦

16 羊角哀鬼战荆轲

17 四公子夷门元宵宴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8 赵江梅诗酒玩江亭元戴善甫撰

*9 赵氏孤儿大报仇元纪君祥撰

18 巫娥女醉赴阳台梦 以上春秋故事

19 鄧郢璋昆阳大战

20 金穴富郭况游春

21 施仁义岑母大贤 以上东汉故事

22 李存孝大战葛从周

23 狗家瞳五虎困彦章

24 朱全忠五路犯太原 以上五代故事

25 小李广大闹元宵夜

26 宋公明劫法场

27 宋公明喜赏新春会 以上水浒故事

第二次所佚阙的二十七(六)种,系据汪闼源氏所抄现存目录(丁氏云: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与菟圃手抄目录相校计的。自汪氏再传到丁氏,则此“现存”的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并不曾再有什么损失。

经过了这两次佚阙,较之也是园书目所载,总计阙少一百零三种,将及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佚阙的杂剧恐怕我们是再也不能够见到的了。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在其中,仅四十七种今有传本,其他五十六种却都是人间孤本,再不能够有遇到第二本的机会的。像尚仲贤、庾吉甫、戴善夫、康进之、陈定甫、赵明远、武汉臣、李取进、石子章、李好古、李直夫、陈存甫、周仲彬、丹邱先生、陈大声诸作者的著作,以及元无名氏的几种,春秋故事、五代故事的几种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他们的亡佚实在是抱憾无穷,同时对于那二百四十二种之得幸存于今,则更觉得欣幸无已也。

五

在今存的二百四十二种里,重要的作品自然是很不少;但也有很无聊的颂扬功德剧,应节喜庆剧,且也有写的不大高明的;而这里却也保全了很可宝贵的资材。竹头木屑,何一非有用之物。董其昌跋众神圣庆贺元宵节云:

此剧实存,未阙佚。已见于关汉卿所著剧中:殆以其目录与实际次第排列不同,故致两歧。

与现存之史九敬先老庄周一枕蝴蝶梦不知是否同一剧。

按实应作一百零二种。

丁初我跋云:“实存二百三十九种”;盖以赵礼让肥等复见之杂剧,均剔除不计也。在实际上复见之杂剧不止三种。见后。

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

这种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对于古代的著作与文献，我们是应该以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不仅仅单着重于保存重要的名著而已。

在其间，元人所著的杂剧，当然引起我们特殊的注意：

- | | |
|---------------------------------|-------------------------------|
| *1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古名家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2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抄本）家本） |
| *3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古名家本） | *17 温太真玉镜台（古名家本） |
| *4 江州司马青衫泪（古名家本） | *18 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息机子本） |
| *5 半夜雷轰荐福碑（古名家本） | *19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古名家本） |
| *6 西华山陈搏高卧（古名家本） | 20 邓夫人苦痛哭存孝（抄本） |
| *7 孟浩然踏雪寻梅（息机子本） | *21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名家本） |
| *8 开坛阐教黄粱梦（息机子本） | *22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古名家本） |
| 以上八种马致远撰 | *23 感动地窦娥冤（古名家本） |
| *9 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抄本） | 24 山神庙裴度还带（抄本） |
| 以上一种费唐臣撰 | *25 尉迟恭单鞭夺槊（抄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 *10 四丞相歌舞丽春台（古名家本） | 26 状元堂陈母教子（抄本） |
| 11 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抄本） | 以上十四种关汉卿撰 |
| 以上二种王实甫撰 | *27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古名家本） |
| *12 死生交范张鸡黍（息机子本） | 28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抄本） |
| 以上一种宫大用撰 | *29 裴少俊墙头马上（古名家本） |
| *13 杜蕊娘智赏金钱池（古名家本） | 以上三种白仁甫撰 |
| 14 刘夫人庆赏五侯宴（抄本） | 30 保成公径赴滹池会（抄本） |
| *15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抄本）
（按此剧有元刊本） | *45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息机子本） |
| *16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古名家本） | *46 孝义士赵礼让肥（息机子本） |
| *31 好酒赵元遇上皇（抄本）
（按此剧有元刊本） | 47 陶母翦发待宾（抄本） |
| 32 刘玄德独赴襄阳会（抄本） | 以上三种秦简夫撰 |
| 以上三种高文秀撰 | 48 宋上皇御断金凤钗（抄本） |
| 33 立成汤伊尹耕莘（抄本） | *49 布袋和尚忍字记（息机子本） |
| 34 鍾离春智勇定齐（抄本） | |
| *35 俺梅香骗翰林风月（息机子本） | |

今有通行本者以*为记。以下除所得为抄本外，概不另注。

按此剧实为周宪王作；息机子误署马致远名。

“台”，元曲选作“堂”。

按此剧实为尚仲贤作；脉望馆主人误为即是敬德投唐，故阑入关氏所著诸剧中。

- 本)
- *36 醉思乡王桀登楼 (古名家本)
- *37 迷青琐倩女离魂 (古名家本)
- 38 虎牢关三战吕布 (抄本)
- 以上六种郑德辉撰
- 39 张子房圯桥进履 (抄本)
- *40 同乐园燕青博鱼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41 破苻坚蒋神灵应 (抄本)
- 以上三种李文蔚撰
- 42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 (抄本)
- 以上一种史九敬先撰家
- *43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 (古名家本)
- 以上一种孟汉卿撰
- *44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 (古名家本)
- 以上一种戴善夫撰
- *58 锦云堂美女连环记 (息机子本)
- *59 苏子瞻醉写赤壁赋 (古名家本)
- 60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 (抄本)
- *61 王月英月夜留鞋记 (息机子本)
- 以上八种元无名氏撰
- *62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 (古名家本)
- 以上一种孙仲章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63 朱砂担滴水浮沤记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64 货郎旦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65 敬德不伏老 (抄本)
- (按此剧今有世界文库
- *50 楚昭公疏者下船 (抄本)
- (按此剧有元刻及元曲选本)
- *51 看财奴买冤家债主 (息机子本)
- *52 包龙图智勘后庭花 (古名家本)
- *53 断冤家债主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以上六种郑廷玉撰
- *54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古名家本)
- *55 诸葛亮博望烧屯 (抄本)
- (按此剧有元刻本)
- *56 庞涓夜走马陵道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57 忠义士豫让吞炭 (古名家本)
- *68 杀狗劝夫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69 大妇小妻还牢末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70 讲阴阳八卦桃花女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71 玳瑁盆儿鬼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72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 (抄本)
- *73 玉清庵错送鸳鸯被 (抄本)
- 74 关云长千里独行 (抄本)
- *75 孟光女举案齐眉 (抄本)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76 雁门关存孝打虎 (抄本)
- 77 狄青复夺衣袄车 (抄本)
- 78 摩利支飞刀对箭 (抄本)

按此剧为罗贯中作。

按此剧为杨梓作。

按此剧为萧德祥作。

按此剧为李致远撰。古名家杂剧选作马致远撰，误。

按此剧为王晔撰。

按此剧为曾瑞撰。

按此剧为朱凯撰。

按此剧为杨梓撰。

本)
66 施仁义刘弘嫁婢 (抄本)
67 刘千病打独角牛 (抄本)
*81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 (古名家本)
82 阙阅舞射柳蕤丸记 (抄本)
*83 逞风流王焕百花亭 (抄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84 龙济山野猿听经 (古名家本)
85 二郎神醉射锁魔镜 (古名家本)
*86 汉钟离度脱蓝彩和 (古名家本)
*87 李云英风送梧桐叶 (古名家本)
*88 赵匡义智娶符金锭 (息机子本)

79 降桑椹蔡顺奉母 (抄本)
*80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古名家本)
*89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息机子本)
*90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古名家本)
*91 张公艺九世同居 (息机子本)
92 月明和尚度柳翠 (古名家本)
(按此剧与元曲选本全殊如臧本所录者为李寿卿作则此剧当是另一作者所著)
以上三十种元无名氏撰

右九十二种，钉二十四册，皆为元人著作。即此已足和臧氏元曲选并驾齐驱。其中的六十二种，今有传本可得：其他二十九种则皆为人间孤本。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关汉卿的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四种；发现了费唐臣的贬黄州；发现了王实甫的破窑记；发现了白仁甫的东墙记；发现了高文秀的浣池会、襄阳会；发现了郑德辉的伊尹耕莘、智勇定齐、三战吕布；发现了李文蔚的圯桥进履、蒋神灵应；发现了史九敬先的庄周蝴蝶梦；发现了秦简夫的剪发待宾；发现了郑廷玉的金凤钗；发现了朱凯的黄鹤楼；发现了刘唐卿的蔡顺奉母；还发现了无名氏的云窗梦、刘弘嫁婢等；这消息是足够以令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惊诧不已的！

何况，即在与臧选及他选名目相同的剧本里，其“异文”也是触目皆是；有的简直是成为另一个本子；其重要实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敬德不伏老今仅见金貂记附刊本，而阙佚甚多，得此本足以补正不少。关大王单刀会，元刊本残佚曲文不少，赖此，得以读得畅顺。好酒赵元遇上皇也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元刊本的情节不少。

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少半的，可以说是全书里最可惊人的部分；单是这一部分的发现，已足够我们神往了。

按此剧为刘唐卿撰。

按此剧为张国宾撰。

按此剧为杨景贤撰。

按此剧为武汉臣撰。

按此剧元曲选作关汉卿撰。

原刊本附 108 玉通和尚骂红莲后，二居连刊，并不分页，不知何故。案乐府考略（即曲海总目提要）以度柳翠为王实甫作；今此剧既与元曲选本全异，则度柳翠二本，其一或有为王实甫撰的可能。惟未知考略何据耳。

按此剧为李唐宾撰。

然在明剧这一部分也不是什么凡品，多数是我们久久欲读而不可得的！

- 93 冲漠子独步大罗天（抄本）
以上一种谷子敬撰
- 94 卓文君私奔相如（抄本）
*98 铁拐李度金童玉女（古名家本）
- 以上二种丹邱先生（朱权）撰
- *95 刘晨阮肇误入天台（息机子本）
99 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古名家本）
- 以上一种王子一撰
- *100 萧淑兰情寄菩萨蛮（古名家本）
- 96 黄廷道夜走流星马（抄本）
*101 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古名家本）
- 以上一种黄元吉撰
- *97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古名家本）
以上四种贾仲名撰
- *102 翠红乡儿女两团圆（息机子本）
- *114 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古名家本）
- 103 宴清都作洞天玄记（古名家本）
*115 惠禅师三度小桃红（抄本）
- 以上一种杨慎撰
- *116 张天师明断辰钩月（抄本）
- 104 独乐园司马入相（抄本）
*117 洛阳风月牡丹仙（抄本）
- （按此本似据刻本影抄）
*118 赵贞姬身后团圆梦（古名家本）
- 以上一种桑绍良撰
- *119 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古名家本）
- *105 灌将军使酒骂座记（古名家本）
*120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古名家本）
- *106 金翠寒衣记（古名家本）
*121 紫阳仙三度常椿寿（古名家本）
- *107 渔阳三弄（古名家本）
*122 福祿寿仙官庆会（抄本）
- *108 玉通和尚骂红莲（古名家本）
*123 十美人庆赏牡丹园（抄本）
- *109 木兰女（古名家本）
*124 善知识苦海回头（古名家本）
- *110 黄崇嘏女状元（古名家本）
*125 瑶池会八仙庆寿（抄本）
- 111 僧尼共犯传奇（抄本）
*126 黑旋风仗义疏财（抄本）
- 以上七种明无名氏撰
- *112 东华仙三度十长生（古名家本）
*127 清河县继母大贤（古名家本）
- *113 群仙庆寿蟠桃会（古名家本）

以上十六种朱有燉（周宪王）撰

上明人杂剧三十五种，钉七册（第二十五册至第三十一册）。丹邱先生二种的发现，其令人快慰，不下于关王诸作之发现。黄元吉、杨慎、桑绍良诸人所作，也是素来罕见的。贾仲名的桃柳升仙梦也为初次发见的东西。

剧后原附月明和尚度柳翠。

按此剧亦见于杂剧十段锦，为陈沂撰，不知如何阑入宪王杂剧中。千顷堂书目宪王杂剧全目中实无此剧。

- 128 伍子胥鞭伏柳盗跖 141
 129 十八国临潼斗宝
 130 田穰苴伐晋兴齐
 131 后七国乐毅图齐
 132 吴起敌秦挂帅印
 133 守贞节孟母三移
 以上六种春秋故事
 134 汉公卿衣锦还乡
 135 运机谋随何骗英布
 136 随何赚风魔蒯通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37 司马相如题桥记(古名家本)
 138 韩元帅暗度陈仓
 以上五种西汉故事
 139 马援挝打娶兽牌
 140 云台门聚二十八将
 157 张翼德大破杏林庄
 以上十三种三国故事
 158 陶渊明东篱赏菊
 以上一种六朝故事
 159 长安城四马投唐
 160 立功勋庆赏端阳
 161 贤达妇龙门隐秀
 162 招凉亭贾岛破风诗
 163 众僚友喜赏浣花溪
 164 魏征改诏风云会
 165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166 徐茂公智降秦叔宝
 *167 小尉迟将斗将鞭认父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68 尉迟公鞭打单雄信
 169 十八学士登瀛州
 170 唐李靖阴山破虏
 汉姚期大战邳全
 142 孝义士赵礼让肥
 143 寇子翼定时捉将
 144 邓禹定计捉彭宠
 以上六种东汉故事
 145 十样锦诸葛论功
 146 曹操夜走陈仓路
 147 阳平关五马破曹
 148 走凤雏庞统掠四郡
 149 周公瑾得志娶小乔
 150 张翼德单战吕布
 151 莽张飞大战石榴园
 152 关云长单刀劈四寇
 153 寿亭侯怒斩关平
 154 关云长大破蚩尤
 155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156 张翼德三出小沛
 以上十二种唐代故事
 171 李嗣源复夺紫泥宣
 172 飞虎峪存孝打虎
 173 压关楼叠挂午时牌
 以上三种五代故事
 174 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175 八大王开诏救忠臣
 176 杨六郎调兵破天阵
 177 焦光赞活拿萧无佑
 178 宋大将岳飞精忠
 179 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180 张于湖误宿女真观
 181 女学士明讲春秋
 182 赵匡胤打董达
 183 穆陵夫上打韩通
 以上十种宋代故事

上五十六种，钉十七册（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八册），皆为自春秋以下的历史故事剧；内容至为庞杂；其作者为元为明颇不易分别；亦多半出于教坊伶人之手。但重要的是，借此得以窥见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嬗变化之迹。

以下各剧除 138 司马相如题桥记一种为刻本外，余均为抄本，不一一注出。

与 46 复见。

按此剧别有杂剧十段锦本。

与 76 雁门关存孝打虎复见。

这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者、戏剧史者均极有关系。诸剧的宾白往往有雷同或互相抵牾处，一一抉出，至为不易。

- | | |
|-----------------------------|--------------|
| *184 相国寺公孙汗衫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92 薛包认母 |
| 185 海门张仲村乐堂 | 193 认金梳孤儿寻母 |
| 186 王闰香夜月四春堂 | 194 四时花月赛娇容 |
| 187 女姑姑说法升堂记 | 195 王文秀渭塘奇遇 |
| 188 清廉官长勘金环 | 196 庆丰门苏九淫奔记 |
| 189 雷泽遇仙记 | 197 风月南牢记 |
| 190 若耶溪渔樵闲话 | 198 秦月娥误失金环记 |
| 191 徐伯株贫富兴衰记 | 以上十五种杂传 |

在“杂传”里差不多全都是“社会”剧和“恋爱”剧，写得好的不少。像海门张仲村乐堂、徐伯株贫富兴衰记和苏九淫奔记、风月南牢记等，和张国宾、关汉卿诸作较之，也并不见得有“弩下”之感。惟雷泽遇仙记、渔樵闲话等则比较单调，大似“神仙”剧的同类耳。

- | | |
|--------------|--------------|
| 199 释迦佛双林坐化 | 205 边洞玄慕道升仙 |
| 200 观音菩萨鱼篮记 | 206 李云卿得悟升真 |
| 以上二种释氏 | 207 王兰卿服信明贞传 |
| 201 许真人拔宅飞升 | 208 太平仙记 |
| 202 孙真人南极登仙会 | 209 癸李岳诗酒玩江亭 |
| 203 吕翁三化邯郸店 | 210 太乙夜断桃符记 |
| 204 吕纯阳点化度黄龙 | 211 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
| 212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 | 216 灌口二郎斩健蛟 |
| 213 时真人四圣锁白猿 | 217 郎神射锁魔镜 |
| 214 猛烈那叱三变化 | 以上十七种神仙 |
| 215 郎神锁齐天大圣 | |

上仙释剧十九种结构往往雷同，故事也陈陈相同；尤以“神仙度世剧”一类之作，更为读之令人厌倦。惟关于二郎神诸剧，气魄很伟大，是仙释剧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 | | |
|--------------|---------------|
| 218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 222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
| 219 梁山五虎大劫牢 | *223 黑旋风双献功 |
| 220 梁山七虎闹铜台 |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 221 王矮虎大闹东平府 | 以上六种水浒传故事 |

按此剧为元张国宾撰。

按此剧为明周宪王撰。

按此剧即绯衣梦。(与21复见)

按此剧与85复见。

按此剧为元高文秀撰。

关于水浒传的杂剧，元明人写作的均不少；高文秀至被称为“黑旋风专家”。周宪王也写着豹子和尚自还俗诸剧。惟较之康进之的绝妙好剧李逵负荆，似均尚隔一层。上六剧，除黄花峪外，均无甚生气，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尤为无聊之极，只有若干人物进进出出耳；不仅无“戏剧力”，且连“结构”也幼稚之至。与明人的许多水浒传传奇较之，诸明传奇似均还高出远甚也。但水浒一传的故事的演变，有了诸剧，却可更明显的寻出其线索来。水浒里的诸英雄，大约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南宋的时候吧——便已甚为民间所喜爱、崇拜的了。

224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
以上一种“本朝故事”
225 宝光殿天真祝万寿
226 众群仙庆赏蟠桃会
227 祝圣寿金母献蟠桃
228 降丹墀三圣庆长生
229 众神圣庆贺元宵节
230 祝圣寿万国来朝
231 争玉板八仙过滨海
232 庆丰年五鬼闹钟馗
233 河嵩神灵芝献寿

234 紫薇宫庆贺长春寿
235 贺万寿五龙朝圣
236 众天仙庆贺长生会
237 庆冬至共享太平宴
238 贺升平群仙祝寿
239 庆千秋金母贺延年
240 广成子祝贺齐天寿
241 黄眉翁赐福上延年
242 感天地群仙朝圣
以上十八种“本朝
教坊编演”

上明代故事剧的三保下西洋，似乎可以写得活泼些，但实在却是“笨伯”之作；罗懋登的西洋记，鬼怪百出，谎话连篇，还比这有生气些；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访普”一折之外，无一折不是浪费的笔墨；而这剧却自始至终是“浪费”而且无聊的。直辜负了这好题材！

“教坊编演”的十八剧，除争玉板八仙过海比较的活泼有趣外、几乎无一剧不是很讨厌的颂扬剧。董其昌所谓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剧而言。在结构的雷同，故事的无聊，叙述的笨涩方面，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蒋士铨的西江祝嘏四剧，虽同为颂扬剧，而较之这些“教坊编演”的剧本则诚为清隽之至的才人之笔了，这一部分剧本，在戏曲的“题材”上说来，诚是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一类的题材，在任何选本上都是不会被选录，因之，也不会为我们所见到。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清代升平署的若干抄本耳。但在批评家的眼光看来，这些无聊的剧本却是最不值得流传下来的。在这二百四十二种的剧本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最弩下而且无用的了。

八

赵琦美抄校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剧本集，就今所见的他的跋语看来，当开始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他跋切鲙旦云：“十二月二十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是他第一次见到“内本”乃在“真如邸中”。此后，几乎每月都校对了好几本。以万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的为最多。在

按此剧为周宪王撰。

西江祝嘏有江西原刊本。

这一年的春天，他于“内本”之外，又见到了山东于小谷所藏的杂剧。最早的一个提到于小谷本的跋是在乙卯孟春念有五日。

万历四十三年孟春念有五日校（此字似当作“假”）山东于相公中舍小谷本抄校（浣花溪跋）

此后经过了丙辰（四十四年），经过了丁巳（四十五年），也时时都在抄在校“内本”及“于小谷”本。这些剧本的抄校至少占据了他三年以上的的时间。他一得暇，便从事于此：

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贺待漏之暇校完（连环记跋）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至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余校于小谷本（勘头巾跋）

而在夜间灯下校对的时间也不少：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漏下二鼓校于小谷本（题桥记跋）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二十一日灯下校内本（立功勋庆赏端阳跋）

甚至在“奉差”的旅途中也不曾放弃了这工作：

于小谷本录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书于公署（十八学士登瀛州跋）

甚至在家里有人结婚的时候也还偷笔在校着：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内本是日瑞五成婚并记（海门张仲村乐堂跋）

他对于这校剧的工作可谓深嗜而笃好之。

他大约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二书，然后去借“内本”于小谷藏本来抄、来校。

他的抄校的工作是：对于有刻本的，则以“内本”或“于本”校其异同；对于只有抄本的、则以原本和抄胥所录的复本校对一过。故“抄本”只是改正了几个错字；而对于“刻本”的校勘则费力较多。

就今日所存的二百四十二种杂剧计之，刻本有六十九种，余一百七十五种皆为抄本。在刻本里，有十五种是息机子本，余皆为古名家杂剧选本。

今所见古名家杂剧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第一集凡四十种，第二集则仅二十种。然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即这里所收的五十四种，出二集外的已经不少。诸家书目皆以古名家杂剧选为陈与郊编刊。今见女状元之末，有一牌子云：

万历戊子（十六年）夏五西山樵者校正，龙峰徐氏梓行

则知编刊者并非陈氏了。缘世人均未见此牌子，故致有此误。

在一百七十三种抄本里，其来源也只有二种，一是“内本”，一是“于小谷本”。但不注明来源的也有，兹列为一表如下：

(1)内本 九十二种(2)于小谷本 三十二种(3)未注明者四十九种
“内本”有一个特征，即每剧之末均附有“闯关”。“闯关”殆即“穿扮”之意；每折指明登场人物所穿戴的衣服、帽鞋，并指明髭髯式样。这里，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山神庙裴度还带杂 补纳直身 绦儿 三
剧闯关 髭髯
头折 第二折
王员外 一字巾 长老 僧帽 僧衣
圆领 绦儿 三髭髯 数珠
旦儿 髻 手帕 行者 僧陀头 僧
比甲袄儿 裙儿 布 衣
袜鞋 王员外 正未裴度
家童 纱包头 青 同前
衣 搭膊 赵野鹤 散巾 道
正未裴度 散巾 袍 绦儿 三髭髯
裙扇 正未裴度
韩夫人 塌头手帕 夫人 同前
补纳袄儿 补纳裙 第四折
布袜鞋 韩太守 一字巾
韩琼英 手帕 补补子 圆领 带 苍白
纳袄儿 补纳裙 布 髻
袜鞋 张千 同前
李邦彦 一字巾 媒人 同前旦儿
补子圆领 带 三髭 山人 方巾 青直
髻 身 绦儿
张千 攒手 圆领 韩琼英 花箍 补
项帕 搭膊 子袄儿 膝襴裙 布
韩琼英 又上 同 袜 鞋
前 提盔罐 正未裴度 幞头
第三折 襴 偏带 三髭髯
山神 凤翅盔 膝 笏
襴曳撒 袍项帕 直 韩太守又上 同前
缠 搭膊 带 三髭 夫人 塌头手帕
髻 补子袄儿 裙儿 布
韩琼英 正未裴度 袜 鞋
韩琼英夫人 赵野鹤 长老 王员
同前 外 旦儿 李邦彦
楔子 同前 长老行者 赵野鹤

我把附有“闯关”都当作了“内本”，大约不会是很错的。臧晋叔的元曲选

也多半出于“内本”。晋叔云：“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这话是可靠的，我们观于今日出现的清代升平署藏曲与车王府藏曲之多至三四千种，可知明代“御戏监”所藏曲本一定是很多的，李开先所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正可说明其情形。

至于于小毅（清常跋中亦简作小谷）是什么人呢？清常在诸跋曾提到他是东阿于谷峰子。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谷藏本。于即东阿谷峰于相公子也。（东墙记跋）

按于谷峰名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峰。隆庆进士。万历初，历修撰，充日讲官。以忤张居正，请疾归。居正卒，起故官，后历官至东阁大学士。卒谥文定。有谷城山馆诗文集及笔麈。明史有传。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戏曲的收藏者，而且对于戏曲很有研究。在山东，我们只知道李开先（中麓）家里藏词曲最多，有“词山曲海”之目，想不到在东阿还有一个于家。清常云：

于谷峰先生查元人孟寿卿作。（忍字记跋）
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县隔一层。信然！相公，东阿人，拜相。见朝后便殂。观其所作笔麈，胸（中）泾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司马相如题桥记跋）

则慎行对于他的藏本必有“题识”或校记一类的东西，可惜除此清常引的二则外，均不可得见。

小谷为慎行子；明史及慎行墓志铭均未述及。按道光（九年）重修东阿县志（卷十二）“恩荫”里有于纬，注云：“以父文定公荫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广东雷州府知府。”正和清常一跋里所云“中舍”相合。大约他和清常同在北平时，正官“中书舍人”。二人之出身很相同。清常也是以“恩荫”出身的。同书艺文四（卷十八）叶向高谷城山馆全集序云：

公没，而孝廉（郭应宠）与公之子纬，申公遗指，余益怆然，因为之叙。

但于纬是不是即为于小谷呢？这里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同书（卷十二）“封赠”里，有于慎由，注云：“以出继子纬贵。天启间赠户部郎中。”慎由为慎行弟。是慎行本无子，以弟之子纬为子也。纬为小谷之名，当可无疑。

小谷他自己对于戏曲有没有什么研究，我们已不可考知。但他的“藏本”，却有许多经了清常的转抄而大显于世。他也可以借此而传了。我很怀疑，凡清常抄本里，没有注明来源，而且也不附有“闯关”的，大抵都是于氏的藏本。那么，合计之，于氏的抄本，殆有八十一一种流传于今了。“物常聚于所好！”山东于氏、李氏和清代的孔氏都是藏曲的大家。今所见的许多重要的

见明史卷二百十七。

山东孔氏藏曲近来出现者不少，吴兴周氏所藏宝剑记等即出于其家。

曲本，殆多数源出于山东。

七

清常对于这些杂剧不单是抄校而已。大约他在抄校的工作完成了之后：——在把“内本”，“于小谷本”抄录完毕了之后——便把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拆散了，和那些抄本合钉在一处，成为一百册（或一百册以上，但至少是一百册）。

他的排列的次序是依据于太和正音谱的。故他也以马致远为首，而以费唐臣、王实甫、宫大用、关汉卿等继之。其无名氏诸杂剧也依据着正音谱的次第。至于正音谱所不载的无名氏诸作，则统名之曰：“古今无名氏”，而以“类别”为次第。这次第，虽则历经各收藏者之手均不曾拆散，或改易过。也是园书目虽略有更动，像把单鞭夺槊一剧，改正为尚仲贤作；把周宪王诸作提前到明初丹邱先生之后等；但始终不曾改动了原书的次第。故原书的排列，与也是园书目略有前后次第不符处。

清常在排列次第的时候，大约又依据了太和正音谱把这些杂剧的名目及作家们加以考证。故于原书的作者及剧名间附有考证、改动及注释。大约他当初并不曾见钟嗣成的录鬼簿，故一切皆以太和正音谱为依归。直到了最后一年（万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方才见到他有援引录鬼簿处。大约在这时候他方才见到了这部书。

他在各剧的跋里，每说明其校订的工作的功力，像：

内本世本，各有损益。今为合作一家。（任风子跋）

于于小谷本与众说不同处，亦每注明，像：

于本作费唐臣。（范张鸡黍跋）

但以据正音谱者为最多。

太和正音作廉颇负荆。（澠池会跋）

太和正音名敬德降唐。（单鞭夺槊跋）

按在此剧封面里页，另有一人注道：

此尚仲贤所作，非汉卿。玄度误认作敬德降唐，故目。

和也是园书目对照起来。知道这“注”大约出于钱遵王之手。

这有季沧苇书目可证。

太和正音谱二卷有明洪武刊本，有涵芬楼秘笈本。有明万历间张孟奇刊本（易名北雅）。

见也是园书目及原书首册所附黄蕘圃手抄“目录”。

也是园书目改动原书次第的地方仅只这二处。

录鬼簿有明蓝格抄本：（今有复印本）栋亭十二种本；王国维校注本；马廉新校注本。

太和正音有伊尹扶汤，或即此，是后改今名也。然词句亦通畅。虽不类德辉，要亦非俗品。姑置郑下。再考。清常。（伊尹耕莘跋）

按郑作伊尹扶汤，据录鬼簿 其全目为“耕莘野伊尹扶汤”似即此剧。

太和正音作无盐破坏。（钟离春智勇定齐跋）于元无名氏所作，也是全以正音谱的次第为次第的。

太和正音无名氏凡一百一十折此所编号依其次也。

在那里，考证似尤详。于原本作元罗贯中撰的龙虎风云会，则宁据正音谱列入无名氏中。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于其间，间有附以批评的意见，像：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二十九日晦日校内本。大约与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同意。此后多管通一节。笔气老干，当是元人行家。（博望烧屯跋）

亦有直证“时本”之非者，像大妇小妻还牢末，跋云：

别作马致远，非也。依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此外，他的跋里，可注意的地方还很多。兹汇刊数则于下：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跋云：

录鬼簿有刘先主襄阳会，是高文秀所作。意者即此词乎？当查。

降桑椹蔡顺奉母跋云：

太和正音作蔡顺分椹。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原作元张国宾撰）跋云：

太和正音无名氏。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原作元杨景贤撰）跋云：

据明蓝格抄本录鬼簿。

按清常初仅见正音谱，故不知此剧为刘唐卿作。正音谱所载唐卿剧，仅有麻地傍印一种。（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同）但各本录鬼簿则均有此剧。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又注云：

太和正音作本朝人。

阅阅舞射柳蕤丸记跋云：

内本与世本稍稍不同，为归正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原作元关汉卿撰）跋云：

此本太和正音不收。

又于张公艺九世同居后跋云：

此后俱太和正音不收。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跋云：（原作元谷子敬撰）

太和正音作本朝。

在升仙梦、菩萨蛮、玉梳记三剧题目上，并注云：

太和正音不载。

司马相如题桥记跋云：

录鬼簿有关汉卿升仙桥相如题柱，当不是此册。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清常道人又题。

他跋中引录鬼簿处，仅此则与醉走黄鹤楼跋而已；而作“跋”的时间则均为丁巳十二月（醉走黄鹤楼跋写于十二月十九日）。可见他见到录鬼簿必较太和正音谱迟得多。故前跋均未之及。他对于剧文亦间附批评，但不甚多，像女学士明讲春秋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此必村学究之笔也。无足取。可去。

雷泽遇仙记跋云：

录于小谷本。此词是学究之笔，丁巳仲夏端日。

王文秀渭塘奇遇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此村学究之笔也。姑存之。时丁巳六月初七日。

庆丰门苏九淫奔记跋文：

于小谷本抄校。词采彬彬，当是行家。

秦月娥误失金环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大略与东墙记不甚相远。

总之，他是一位很忠诚的校录者；在他的“校改”上，很少见到“师心自用”的地方，有许多种杂剧，并不委之抄胥，还是他自己动手抄写的。对于像这样一位恳挚的古文化保存者、整理者，我们应致十分的敬意！

这一百册左右的戏剧宝库在清常死后便流落在人间。到底是即传之钱谦益呢还是曾经过他人之手，今已不可知。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董其昌（自署思翁）的四则跋云：

细按是篇与元人郑德辉笔意相同。其误以为无名氏作也。思翁。

（百花亭跋）

崇祯纪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无眠，读此消夜，颇得卷中之味。

（孟母三移跋）是集余于内府阅过，乃系元人郑德辉笔。今则直置郑

下。（斧劈老君堂跋）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庆

贺元宵节跋）

这是一个谜。似乎在崇祯元年左右，这戏剧集曾经落在董其昌手里过。这时，距清常之死已近五年。读孟母三移跋，似董氏曾携此书“南下”。到底他是借了清常的，还是借之牧斋的，还是他自己所获得的，实是一个谜。难道是由他家再传到牧斋手中的么？而此书之曾经牧斋收藏则无可疑。牧斋得到清常的抄校本书最多，此书自在内。故当绛云焚后，他把所有清常校本都送给了钱遵王时，此书也传到了遵王手里。（见上文）

牧斋在此书上不曾留下过什么痕迹。遵王则曾抄录全目，列之也是园书目中，并曾略加排比过，而对于原书的次第则不曾改动。在三醉岳阳楼剧中有遵王手书三行，系补抄原书的残损处者。

对于此书用过很大的校勘工夫的，还有一位何煌。他在清雍正三年至七年间，曾用所得到的李开先抄本元剧及开先旧藏元槧本的杂剧数十种，以校此书。他以朱笔密校此本与元槧本不同处。有的简直是等于补写了全剧。在他的跋文里可见出他用力之劬：

雍正己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槧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

董其昌，华亭人，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敏。其书画为明末之冠。有容台集。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按清常卒于天启甲子（四年），见赵氏“家乘”。（玉笥斋丛书引）

李开先，山东章邱人，字中麓，曾与王九思相酬答。有集及宝剑记传奇。

中。（范张鸡黍跋）

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单刀会跋）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抄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抄本改正补录。抄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

（王粲登楼跋）

用李中麓所藏元槧本校讫了。清常一校为枉废也。仲子。雍正乙巳八月二十一日。（魔合罗跋）

雍正乙巳八月二十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仲子。（冤家债主跋）

下面一则，虽不曾署名，却确知其亦必出于仲子手笔：

俗改坏，与元刻迥异，不可读。（疏者下船跋）

他的校勘的重要处，便是得到李开先旧藏元槧杂剧 及其他抄本，可惜他所校的种数并不多。

蕘圃以下，诸收藏家，都只是“抱残守阙”，对于原书并不曾有什么变易。故我们可以说：原书的面目在大体上还是三百二十多年前清常抄校并手订的原来面目。

我们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因了这部重要的宏伟的戏剧宝库的发现，而开始觉得有些“定论”；特别重要的是，许多明代“内本”，——即元曲选所依据的“御戏监”本——的存在，顿令人有焕然一新耳目之感。

谁知道呢：黄蕘圃时代，汪闼源时代所佚去的本书若干册 也许还会出现于世吧；晁氏宝文堂，祁氏读书楼所藏的若干元明杂剧，也许也还会出现于世吧！我们不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关于本书所有的“闯关”及“宾白”二点，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又本书各剧“提要”，我也已随笔记录得颇详；将继续此文而更将有所论述。

作者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写毕

附录一 黄蕘圃题识

余不善词曲，而所蓄词极富。向年曾见蔡松年间，金刊本，因其未全，失之交臂。后为抱冲所得。盖其时犹于古书未能笃好，不免有完缺之见存也。

按仲子所谓“元刊杂剧”即今传之“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在仲子提到之前，我们都不知是李开先旧藏。黄蕘圃于年抄原书目录外，并编有“待访古今杂剧存目”，而于他所藏元刊本及明刊本（息机子本及古名家本）中，有收载者并加注于下，可谓爱护此书之至。

两次约佚去三十册至四十册之间。第一次佚阙的时间，大约是在雍正至嘉庆间。（蕘圃跋作于嘉庆九年）第二次大约是在嘉庆道光间。（由黄氏转入汪氏手时）时代都比较的不远，似有“尚在人间”的可能。

嗣后收得词本极多。宋刻单行词本，一册都无。元刻如苏辛，极古矣。外此，若毛抄旧抄名校都备。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览，而无其资，始有去词之意。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某，几几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购得御览，以他书易之而酬其半直。词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刻旧抄名校等种，列目如前。即欲买词之杭人亦曾议并售去。今词议未成而曲更勿论。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词山曲海无所不备。而余所藏培沟渠也。然世之好书者绝少。好书而及词曲者尤少。或好之而无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此好终不能专。余真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几几乎得而复失。皆绌于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兹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无力而卒能好者也。拟哀所藏词曲等种，汇而储诸一室，以为学山海之居。庶几可为讲词曲者卷勺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读未见书斋主人黄丕烈识于百宋一廬之北窗。

附录二 丁祖荫跋

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所谓元刊明刊杂剧曲目，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并注明阙失。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蕘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古名家杂剧目录，（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以上四目剧本，俱也是园目所载，为此书所阙。并也是园原目朱笔标著其次第。）及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容台脉望小神仙，（清常诗集名容台小草，藏书目曰脉望馆。）炳烛丹黄待漏前，（此本系清常官刑部郎时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语，兼及时事。）点出盛明新乐府，神宗皇帝太平年。

武康山下鬼声哀，也是园中历劫来。何事明珠遗百一，不随沧海月明回。（转入士礼居、艺芸精舍时递佚曲百一种矣。）

未谙音律老菟翁，（黄跋云然）甲乙分题筐衍中。（蕘圃手录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目于册首，案即今上虞罗氏所刊本，序云手题篋面曰乙编，则此必为甲编也。）此是清常编定本，纵然异曲亦同工。（罗刊三十种序云，不知编者名姓。）

词山曲海（亦跋中语）等尘沙，散入黄汪又赵家。莫向春风笺燕子，更谁解唱后庭花！（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丁初我黄蕘圃题跋续记一文中。）

清代文集目录序

予收书始于词曲小说及书目。继而致力于版画，遂广罗凡有插图之书。最后乃动博取清代文集之念。自壬午至甲申，予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时或数日不得其一，亦有一日而获得数种，乃至十数种。不问美恶精粗，但为予架上所无者，则必收之。予初亦间致清集，所得约二三百种。然大抵必取所喜者，若鲁岩所学集、悬榻编诸书。惜今皆燬于兵火矣。此三年间，则无所不取，而尤着意于嘉、道二朝所谓朴学家之文集，惜入手已迟，佳者极不易得。即七八年前俯拾即是之敬孚类稿、斋文集等，今亦须博访南北各肆而始得之。忆大变方起，北估纷集申江，日以贱值获精品。积学斋徐氏所藏清集二十余箱，亦为彼辈捆载而北。而友人陈乃乾先生所藏清集二三百种，竟以千数百金斥去。其中当时即诧为罕见之物，不在少数。而予皆交臂失之。及今念及，可胜慨惜！然三年来专心一志之所获，亦有足一述者。壬午初春，上海孙某书散出，为蕴华阁所得。予以半月之力，择取清代文集百许种。然绝无佳者。癸未春，吴县胡玉缙书售出，予托郭石麒得其二十许种，而精品皆为孙贾实君所取，已径行北运。予见其目，乃亟购置之。价已昂数倍，孟陔堂文说至千金，琴士文抄亦耗三百金，小石渠阁文集竟须二百金。然均不能不节衣缩食以得之。后扬州何氏、无锡丁氏诸家藏书散出，予皆有所得。其间零星购于各肆者，亦不下三四百种。甲申春，孙贾助廉先后为予致六七十种。夏初，孙贾实君为予致五六十种。综前后所得，凡八百数十种。于是予所藏清代文集，粲然可观矣。凡此皆予三年间心力所结聚者也。待访未得者，尚有五十许种。然诸大家、诸朴学家之作，应备者则大略已具备之矣。今日书值日昂，春初较之去岁，已增数倍。入夏以来，复增数倍。前之以三百金得孟亭居士集者，今则八倍之尚不易得。前之以八百金得学福斋集，自以为豪举。今则五倍之而尚不以为昂。予力已殫，今后恐不易更有所增益矣。暑间多暇，杜门不出。遂发篋陈编，汇为一目，以自省览。予之不收诗集而专取文集者，盖以诗集多不胜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则充栋汗牛。文集固亦有滥竽充数者，而大体则都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订之作。而治经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绝之言，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晚清诸家集，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往往为予晚清文选所未收。续选有日，必将据此成编。而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繆、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文抄；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予之致力于斯，殆为后人任其艰辛耳。世变方殷，劫火未烬，念集之之不易，乃不能不虑及保存之方。世有同心者，其将有感于斯而合力协谋之欤？但愿不至目在书亡，为他日无穷之憾耳。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序

清代文集目录跋

右清代文集八百三十六种，皆予二十余年来所累积而得者。“一二·八”之变，储于申江东区之书，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八。凡此目所著录者，十之八九，皆为壬午以后三年中所补购。此三年中，志不旁鹜，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案头尝置北平图书馆编印之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一册。有所得，必就册上识之。册中所无者，则别录一目。暑中闭户索居，乃录一清目以自省览。综计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获得十之七八，而溢出索引外者，则在四百八十种以上。他日当复可据予所得，编印一索引续编也。夫清集之收集，似易而实难。在清末民初易，在今日则难。而专收文集则尤难。今日遍索南北各坊肆，有能得文集二三百种者乎？即集一百种，恐亦未易。予尝持一单访于各肆。单中物凡九十余种，而耗时一月有余，遍历诸肆，所得尚不及七八种。即数年前，尘封架上，无人顾问之小仓山房文集、西陂类稿诸书，一举目可得数部者，今则都不复见。可知集此八百三十许种，诚“若有天幸”也。亦往往得之无意中。沈钦韩幼学堂集，藏书家素目为难得之书。每获睹一部，必竞收之。然藏此者，海内亦不过寥寥三数家耳。予今岁乃不意于一已停业之古书肆得之，为之狂喜数日。何绍基东洲草堂文抄，向来最罕见。后邃稚斋至楚刷印十数部归，散售南北。今则复珍为难得之物矣。许印林攀古小庐文，仅一册刊于光绪间。日本尝复印之。然今则复印本与原本同不易收。而原本附有续编，尤称奇珍，为价几等清季之宋板书。陈鱣简庄文抄凡三刻。今原刻本固难得，而光绪间羊氏刻本附有续抄者，亦自罕遇。王宗炎晚闻居士集凡二刻。予尝失收一翻印之活字本，后终得一道光原刻本，自诧为幸事。丁寿昌睦州存稿，欲见不得者久矣。去岁，书友徐绍樵至江北收书，乃为予获之。冯伟仲廉文抄刊于道光间，蒋学佣樗庵存稿刊于嘉庆癸酉，倪模迂存遗文刊于光绪间，皆访之已久，而后于无意中次第收入。张鉴冬青馆集有嘉业堂刊本，予迟迟未之收。然仓卒间欲得其一，却亦不易。去岁偶过某肆，乃于其架上获得一道光原刊本。犹是未装成册之最初印本也。大抵清初诸遗老集，目最难求。而道光一代所刊者，以中经太平天国之变，往往刊成即毁于兵，亦多可遇而不可求。即同光以来所印者，似易得矣。而亦每以所印无多，毁弃最易，反较乾嘉诸通行文集为不多见。而乾嘉道诸朴学家集，除戴段诸家刻本多而易得外，若程瑶田通艺录，今安徽丛书收之沈彤果堂集，赵垣保 齐集，赵一清东潜文稿，邵晋涵南江文抄，沈豫芙村文抄，金鹗求古录礼说，法式善存素堂集，赵绍祖琴士文抄，胡赓善新城伯子集，彭元瑞恩余堂辑稿，黄汝成袖海楼杂著，沈大成学福斋集，洪朴、洪榜二洪遗稿，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盛大士蕴悛阁集诸书，皆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至今，王鸣盛西庄始存稿，胡承珙求是堂集，宋翔凤朴学斋集诸书，予犹悬目待访焉。古书日少，劫火方红。前之不易得者，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今亦成为难见之书矣。清目写成，循读一过，念集之之艰辛，颇自珍惜。而为力所限，每不能讲求版本。讲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学，今尚无其人但取其易致，但求其丰富，往往不复计及其为原刊初印者与否。牧斋初学、有学二集，梅村家藏稿诸书，以已收入四部丛刊而未取。袖海楼杂著以已有北平新印本，尝见一原刊本而未留。章氏丛书则但收古书流通处影印本，而未求浙江书局刻本。义门集亦为坊间印本。但以应用为主，

不复奢求。然坊本后印本，亦每有较原刊初印本所收为多者。小仓山房文集袖珍本，即较乾隆刊本多出数卷。羊氏刊简庄文抄，亦较原刊本简庄缀文多出续编二卷。湖北刊本变雅堂集，亦较康熙原刊本收文为富。我辈收书原为致用计，不能若藏书家之专事罗集古董也。惟历年所得，亦未尝无佳本精刊。二洪遗稿近有北平石印本。然予所收则为原刊本。董文友集、王昆绳集均为康熙原刊本。谭莹乐志堂集，清集索引仅收文略四卷，予则并有文集十八卷。其他善本，亦不在少数。此但可为知者道耳。又清人文集每有未刻单行本而在丛书中者，或单刊本不易得，而丛书中却收之者。予每为致一文集，却不得并致一家之丛书。蒋侑石问奇室文集一卷，在遗书中。崔东壁无闻集亦在遗书中。他若邹叔子、邹征君、宁都三魏章太炎诸家，皆不能不因其文而致其全集。张成孙端虚勉一居文集蒋彤丹棱文抄，单刊本最罕见。曾收入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中。然常州先哲后编印行不多，亦难觅得。尝于修文堂见到一部，索一万三——四千金。踌躇半月，方思得之，而已归他人有矣。稍纵即逝，遗憾无穷。今复欲得其一，恐非大费周章不可矣。孙助廉尝为予言：有开花纸本纳兰容若通志堂集，欲售二千余金。亦以无力，致当时未收。及再询之，则已售去矣。吴荣光石云山人全集、冯登府石经阁集亦均几得之，而中途为人夺去。北方书友某云：有胡承珙求是堂集，索五百金，亟向之收得，则为诗集非文集也。吴槎客拜经楼原刊愚谷文存正续编，尝于汉学书店架上见之。偶大意未取。数日后再过之，则已为人购之矣。幸后终得愚谷文存续编，足以稍慰。愚谷文存收入拜经楼丛书中，较易得。似此一意求书，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书可尽得乎？求一类之书，其难尚如此，况讲大举收藏乎？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

三十三年九月三日，写毕清目。

中国版画史序

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像。时约在西历一千四百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其时欧西木刻画固犹在萌芽也。世人唯知有芥子园画谱。日本版画家与画人所奉为规臬者亦唯此谱是尚。不知在我国版画史上，此谱并非最上乘之作。近数十年来，欧美之研究美术者，每重视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唯日人独能广搜我国诸画谱，传刻于世。大村西崖校辑图本丛刊，所收若萝轩变古笺谱及顾氏古今名公画谱等书。俱为我国版画名作。黄凤池唐诗画谱，与十竹斋、芥子园诸谱，日本亦均有传刻本。中国画作风之有大影响于日本画者，诸画谱之流行盖与有力焉。近者，德人亦稍知留意我国之版画。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主编之中国杂志（Sinica，德国 China-Institut，Frankfurt am Main 出版）其中数册，尝附有北平刊印之诗笺一二帧。见者每为神往。盖初睹恬淡悠远之作风，以寥寥数笔，具无穷意态，大足一涤日本版画金碧繁碎之感。夫以和柔温润之国纸，拓印木刻画，实最足表达刀法与笔锋。鲁迅先生尝以宣纸贻苏联版画家，试拓数十笺，果神采焕然。持以与使用西方粗涩坚僵之纸所拓出者相较，其效果迥异。日本版画，工致有余，然终逊我国作品之温柔秀丽者，与其拓纸之刚硬，盖亦有关焉。惟世人毕竟罕知我国版画在美术史上之重要地位，亦无留意及其发展之过程者。于我国明清之际，版画之黄金时代作品，尤少述及。盖以斯类作品，至不易得。欧美人所得者大都为坊间至劣极丑之翻刻本，仅具物形，全无意态。而十竹斋、芥子园诸谱，亦往往为再四翻版，色彩全非之陋本。无怪彼辈之忽视矣。尝与友辈谈及，斯类陋本，徒灾梨枣，且贻国羞。我辈若有刊刻，于躬亲督印之本外，必将原版毁去，决不任坊贾草率重印也。George T. Candlin 所著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美国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1898 出版）中附之插图，均取诸清代翻刻之三国西游俗本。Laurence Binyon 所纂辑之 Catalogue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Woodcut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16）亦以日本版画为主，而以我国作品为附庸；其所收者亦均非第一流之作。夫以世界版画之鼻祖，且具有一千余年灿烂光华之历史者，乃竟为世界学人忽视、误解至此，居恒未尝不愤愤也！二十余年来，倾全力于搜集我国版画之书，誓欲一雪此耻。所得、所见、所知，自唐宋以来之图籍，凡三千余种，一万余册，而于晚明之作，庾藏独多；所见民间流行之风俗画、吉祥画（以年画为主），作为饰壁与供奉之资者，亦在千帧以上。其作风之独特雄奇，固与西洋版画面目全殊，亦与日本之浮世绘版画不同。往往富于清逸之诗趣，醇厚之余韵，而不屑屑于表现人间之丑恶，尤忌穷形尽态之现实描写。盖具有古典之健全美者。或清丽潇洒，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隽逸深远，若米家之山水画轴；或娟娟若临流自媚之水花；或幽幽若月下独奏之洞箫；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或豪放若天马之行空；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或疏朗开阔若秋空午日之晴明。即写壮士赴敌，忠臣就义，嫠妇夜泣，孤子啼血，乃至写攀吟之临鸿门宴，刘先主之跳澶溪，高渐离之击筑，段秀实之

举笏，虽寓豪放雄迈之意，而终鲜剑拔弩张之态。甚至描春态，写恋情，亦温柔敦厚，适可而止。盖纯为古希腊 prax-iteles 辈雕刻之同型，具美好镇静，康健清明之极致者。而其雕镂之技术，则纵横如意，无施不宜；有刚劲若铁者；有柔和若丝绢者。或细针密刺若宋明之锦绣；或点粒凸起，界画分明若立体之建筑。或花采重叠，繁琐精丽，而无损画面空间之布置；或疏朗稀阔，远水孤山，而不失深远无穷之意致。大凡皆足以表现东方艺术之品格与精神。John Ruskin 在牛津大学讲述“雕刻术”，成 Ariadne Florentina 一书，评版画之旨趣最精，谓版刻之术，有万不及绘画之美好者在。盖以刀，以板，以线条所成之作品，往往是素描，仅能表现对象之要点。然唯此，亦使作者辈惯于把捉事物之特点，而以选要之刀法表现之，与素描之功果无殊。是故，绘画有可藏拙者，而版画则一目了然，不精美则必尘俗无可称。我国版画诸名作则固皆精雅绝伦者也。且我国绘画本以线条为主，故尤易重现于木刻中。重要作品之复制版画者每不至损及原画之精神；盖非仅重描摘绘，存形遗神也。若刘荣汤尚辈之刻萧尺木太平山水图画，黄子立之刻陈老莲博古页子，与原作几累粟不殊。而太平山水图画于原作笔触圆融，点画纤致处，尤曲尽其妙；粗视之，殆不类刊木。博古页子凡四十八图，“计树之老挺疏枝秀出物表者得二十七；小几大案之张，汉瓦秦铜之设，其器具得五十八；衣冠矜饰，备须眉横姿态而成人物者得百四十有九；一切牛羊狗马之类不计焉。列子谓宋人刻沐猴棘端，纪昌以燕角之弓，棚蓬之箭，射虱贯心而悬不绝。噫，人皆以为寓言耳。请观博古牌，世岂乏此手此眼哉！”（唐九经博古页子序）我国版画家之具此手此眼者盖比比然也。世人每以版画多摹刻名作，非独立之艺术。然于名画之撷精取华，岂易事哉！古版画之名世者，殆无不是复制古今之诸名作。Dürer 为欧洲第一大作家，特为版画作图者，所作均由技巧之刻工辈刻成之。（公元一四九二年至一五二六年）Holbein 继之，作死之舞蹈（Dance of Death）由最伟大之木刻者 Hans Lü tzelberge 完成之，其影响于后来版画者至巨。英国有 Thomas Bewick（1753—1828）者，以白色线条为主，而不似前人之以黑色线条构成版画。所作英国兽图、英国鸟图皆为杰出之书。十九世纪间，则有 Allgaier 与 Siegle 刊刻 Kanlback 绘之列那狐插图，Bürkner 与 Gabner 刊刻 Ludwig Richter 所绘之版画。斯皆画家与刻工合作而成版画者；而画家亦专以绘作版画著称。盖画家与木刻家固若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倚为用者也。至近代之版画家，若法国之 Stepham Pen-nemaker 美国之 Timothy Cole 及 Frederick Juengling 诸人，则合画人刻工为一身，已脱离绘画之拘束，而自能成一种独立而特殊之艺术，自有其最高之成就矣。惟我国之版画家则脱离绘画之范畴为独早。明万历间之版画家，若黄氏诸昆仲，若刘素明，皆已自能意匠经营，勾勒作稿；其精美固无逊于名画家所作也。且因我国绘画与版画作风之相近，故版画作品之有助于画家者，乃独多（惟画家辈每讳言之耳）。盖我国名画，每深藏铜键于皇宫富室，画家得见真迹者寥寥。所借以入手学习者赖有若干木刻之画谱耳。芥子园画谱之流行，即以此故。而日本诸画谱传刻独多者，其原因亦不外此。余所藏汪氏列女传、素园石谱诸书，每是从画家散出者。其中消息自不难考知也。尝论我国版画之发展，其历程盖可略述焉。隋唐以前，版刻无闻。而汉魏六朝碑版墓砖之花饰，殷周三代甲骨与铜玉诸器之图案，已甚繁贲工致，追溯渊源，斯当为版画之祖，亦若石经碑刻当为刻书之祖也。唐之中叶，佛教极盛，而三藏经卷尚为手写。间有以木镌佛菩萨像，捺印于卷前，

若押印章者，每卷多至数十百像。以资功德，祈护佑。易石刻以木刻，易拓石以印木之习，斯当其始。而刻木之图像、具有布局意匠者，则当以唐懿宗九年王价施刊之金刚般若经卷端之扉图为其祖。与此经同出敦煌者尚有晋开运四年曹元忠开版之大圣毗舍门天王像一帧。斯殆为佛龕供奉之资者。后此刊经，每卷之前，殆无不具有扉画者。雷峰塔中所藏宋太祖开宝八年吴越王钱俶刊之宝篋印陀罗尼经卷前亦有甚精美之扉图。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之金藏，其卷首扉图中之人物，乃大有西域风。南宋刊之碛沙藏（至元代尚继续刊刻未已），其卷端扉图，最为精良可喜，线条流动，结构庄丽，允为初期版画之杰作。每帧下端大抵皆署有刻工及画工姓名。画者以陈升为最著，刻工则有陈宁、孙佑、袁玉诸人。版画刻工之姓氏，为我人所知者，斯当为其溯。初期版画之为宗教图像，信仰象征，中、外固无殊也。至北宋末，版画之为用渐广。本草有大观政和二本；博古图为宣和所纂，今虽未睹原刊本，而于元至大重修本中犹依稀可见原本面目之精良。南宋所刊版图书，存于世者尚不在少数。陈祥道所纂礼乐二书，附图甚富。以“纂图互注”为号召之“经”、“子”，自周易、毛诗、周礼、仪礼、礼记以下，至老、庄、荀、杨，刻本多至十余种。妇女读物，若列女传者，亦皆图文相辅。至坊间所刊医卜星相之书殆无不附图者。若天竺灵签之类，所附图亦甚精。山经地志之流，非图不明方位，故亦往往附之。惟大抵粗具规模，偏于资用，无甚画意。甚至东家杂记卷首，亦有版画数帧。可见斯时版画为用之普遍，已不复囿于佛藏之范围。盖由宗教宣传之资而渐成为世间应用之物矣。此时，中国北部为金人所据。遗黎留居中原者，文化之程度尚高。四十年前，俄国柯资洛夫探险队，于甘肃黑城发掘古代遗址，得文物不少。中有单帧之版画二幅，一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署平阳姬家雕印；一题“义勇武安王位”，署平阳府徐家印。此二帧均为金代之物。殆是以版画供观赏之资之创始。人物衣袂，繁琐细腻，大有唐画韵趣。金版之本草，翻北宋本，亦雅饬可观。而赵城藏尤为巨帙。盖金之文化与南宋文化成南北对峙，皆演北宋之绪余而加变异者。至元代，而民间流行之版画为用益广。作为通俗读物之白话孝经真解（虞集注），三教搜神大全与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皆附甚富之插图，且其图型，全同宋刊列女传。续刊之碛沙藏与翻刻宋版之纂图互注诸经子，本草、博古图等亦皆精美不下原本。号为蒙古版之祖庭广记，其卷首所附之颜子从行、乘辂诸图，气象庄严端整，与佛家扉画之绚丽者有别具一天地之概。而尼山、颜母山诸图，线条刚劲有力，刀法洁净精细，允为山水版画中之杰作。明初文化，多仍元旧。朱元璋为政酷虐，过于胡人。洪武三十一年间，文化艺术，窒息不扬。而民间经大乱之后，资力艰难，与海外之交通，亦皆斩绝，故出版事业反较元代为落后。今所见洪武刊本，用纸之粗劣，古所未有；且往往以粗黄厚笺，双面刷印文字者。余所藏洪武板天竺灵签，其插图刻工之幼稚，似较之唐五代为尤甚。持以较宋刊原本，人物依稀犹是，而神情则全非矣。靖难以后，生机渐复。燕京所刊之版画，呈空前未有之光芒。永乐刊板之佛道经卷，有竟卷施以版绘者，富丽精工，旷古所无。图型大似辽金财代之塑像；其精致细密之光轮花饰，一望即知为辽金遗式。盖北平一带之文物，受辽金影响最深也。宣德藏经，图式亦工。惟民间流行之读物，若刘东生娇红记杂剧，则粗陋简率，无复宋元规范。正统以后，版画传作，于经藏插绘外，寂寞无闻。皇室士夫，殆皆不尚图绘。今所睹者皆市井流俗之所为耳。粗豪有余，技术未工。世宗践祚，版画作者，乃复振颓风，

争自磨濯。以燕京、金陵、建安三地为中心，所刊图籍，流传遍天下。而以建安诸书肆为尤勇健精进；其所刊者，或署“京本”，以示来源之正，或复宋元旧式，不没地方色彩。上继前修之余绪，下启隆万之旷涂。其功不可没也。若熊氏、余氏所编刊之通俗演义，童蒙读物，无不运以精心，而出以纯熟之手技。图中之人物动作，宫室景色，虽未脱宋元影响，而已较为繁杂多岐。隆庆及万历之初，版画作风，突转入一新时代。而仍以建安诸肆为先导。刘龙田刊西厢记，其插图，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革命。盖列女传型之版画，局促一隅，布局不易开展。龙田易以全页，则人物之动作与其面部之表情均能表露显豁。实通俗版画技术上一大进步之表征。自斯以后，除余氏诸肆尚墨守宋元成规外，余皆急骤变易以趋时尚矣。张居正之帝鉴图说刊于北方，气象阔大，而刻工未道。然实划时代之一大作。以大臣学者而知充分利用版画为教育之资材，盖于版画此后之发展有重大影响焉。顾玄纬之西厢记杂录，为何钐所刊，图亦甚工。杨之炯蓝桥玉杵记凡例云：每出插图“以便照扮冠服”。盖戏曲脚本之插图，原具应用之意也。而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诸脚本则已近于以版画为饰观矣。明刊剧本，几于无曲不图，其风尚殆始于刘唐诸家也。而于版画之日趋工丽，亦有甚大之推进力。富春堂尚刊有全相评林古今列女传，出像增补搜神记、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皆版画史上之巨制也。其后有文林阁、唐振吾诸肆，殆皆其宗族。周日校之三国志演义，某氏之皇明英烈传，亦皆刊于金陵，其图型均同唐氏诸书。大抵线条较粗，动作甚复杂，人物则皆大型表情皆甚显露，尚具民间艺术草创豪迈、大胆不羁之作风。而金陵板之通俗书渐有夺建安板之势矣。版画之成为纯艺术之作品，斯当为其先河。万历中叶以来，徽派版画家起而主宰艺坛，睥睨一切，而黄氏诸父子昆仲，尤为白眉。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徽郡文士之作，若高石山房目莲救母记，汪氏环翠堂弈谱、传奇、人镜阳秋，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固无论矣。即金陵刊之养正图解、南北宫词纪，杭刊之海内奇观与夷白堂诸演义，吴刊之吴骚、吴歙，浙刊之徐文长改本崑崙奴，王伯良校注西厢记，凌蒙初朱墨本西厢五剧之类，无不出于歙县虬村黄氏父子昆仲手。沈德符野获编云：养正图解，徽州人所刻，梨枣极精工。其图像出丁南羽手，飞动如生。盖徽郡出版事业之盛，自汪士贤与吴勉学师古斋、吴琯西爽堂、吴养春泊如斋以来，已凌驾两京建安矣。而版画之工，尤绝伦无比。古代之版画，刻工即为画家，故图式多简率（惟磧沙藏扉画作者自署曰陈升画），或摹写实物图形，或勾勒前人旧作，或凭其想象，创绘画幅，无一大画家之作品，亦无一大画家曾专为版画作图者（鲍氏谓汪氏列女传图出仇英手，实不足凭信）。而斯时，则有汪于田、丁南羽、吴左千三人，为歙之版画家作图不少。环翠堂诸书，多出于田手，泊如斋重刻宣和博古图则出丁吴手（持以较嘉靖间蒋暘之刻本，便知泊如斋刻本之工致），程氏墨苑、养正图解均为南羽绘，方氏墨谱则为南羽、左千合绘。后高阳为胡正言作十竹斋画谱；而陈老莲绘九歌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萧尺木绘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画等皆专为付之梨枣用者。以大画家之设计，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眼与刀法，斯乃两美具，二难并，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且诸刻工久受画家之陶冶，亦往往能自行拟稿作图，其精雅每不逊于画人之作。吴承恩状元图考，其图出歙人黄应澄手，即黄氏昆仲之一人也。斯复与近代版画之风相近矣。大凡歙人所刊版画，无不尽态极妍，须发飘动，能曲传画家之笔意。周履靖画谱牒（夷门广牒之一种）所

收画谱五种，无一不精工。而春谷嚶翔一卷，所刻诸禽之毛羽，皆细若丝缕，滑润有光。顾炳刻历代名公画谱，黄凤池刻唐诗画谱、六如画谱、梅竹谱，杨尔曾刻图绘宗彝等皆能撷精取要，得古作之意而未大失其神。其刻工皆臻妙境。而当万历三十四年顷，程大约墨苑初印者，曾以五色墨模印数十幅，其色彩绚丽美妙，前无古人。殆为彩色版画之先驱。后一年而风流绝畅图出，通帙皆施以彩墨，人物之肤色衣履乃至几饰窗帟，无不栩栩如生。虽是褻图，却为绝作矣。天启崇祯间朱墨本、五色本之书籍盛行，而版画之数色套印者仅胡正言之十竹斋画谱与笺谱耳。而实已跻彩色版画至高之界。所刊之花卉、蔬果，胥鲜翠欲滴，晶润如生；禽鸟之羽毛，草虫之网翼，其绒翎、网纹，亦无不曲肖，一笔不苟，有类宋之院画；而雨后柳板，风前荷盖，滴露未晞，流转欲掷；半枯秋叶，虫齧之痕宛然，虫丝犹袅袅粘牵未断，尤穷工极巧，功媲造化。笺谱诸画，纤巧玲珑，别是一格。以没色凸板，压印花瓣脉纹，鼎彝图案，与乎桥头水波，山间云痕，尤为胡氏之创作。人物则潇洒出尘，水木则澹淡恬静，蛱蝶则花彩斑斓，欲飞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出纸面。其后，萝轩、殷氏诸谱，怡府之笺，皆仿此，而终不能胜之。明清之际，老莲、尺木，以遗民而从事版画，托物见志，寄慨无穷；其刻工黄肇初、建中、刘荣、汤尚辈皆能竭技尽巧以赴之；故于陈萧纵笔挥写，深浅浓淡，刚欲壁立千寻，柔如新毫触纸之处，胥能达旨传神，大似墨本，不类刻木。张宗子之三不朽图，金古良之无双谱，亦水浒、离骚之意也。工力亦深。顺治、康熙以后，神州沦为狐兔之窟，蹂躏压迫，无所不至。薙夷略定，乃亦宣艺术，以资粉饰。万寿盛典图、避暑山庄图、耕织图、南巡盛典图、皇清职贡图等，胥皆富丽堂皇，绘镂极工。然终嫌精致有余，气韵不足。盖廊庙之歌，虽亦铿锵有节，而中人欲睡矣。李渔婿沈心友所纂芥子园诸谱，能于十竹斋外，别出一手眼；其山水画拖蓝带紫，颇具阔大之气象。其花卉翎毛，亦粗豪有力。余所得其时之彩印版画，若西湖佳话图，若三国演义图，皆如是。然此后版画之为用，乃从纯艺术之坵坛，而坠落成谄谀矜夸之具矣。闽颂汇编，则功德碑之遗绪也；西堂年谱图、泛槎图、鸿雪姻缘图等，则万寿、南巡之余音也。而笔意则较为恣放流动。泛槎图长卷大幅，烟云缥缈，触笔成趣，能免于板涩。道咸以来，版画之应用复广。别下斋刊阴鹭文图证，图出费旭手，意匠甚工。改琦之红楼梦图，任熊之列仙酒牌、剑侠传皆为刊板而作，有十洲、老莲画意，而刻工之精良，亦不下于子立。顾沅刊吴郡五百名贤图赞等巨著数种，足征吴地刻工之未失先型。而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盖自徽派版画式微以后（乾隆以后徽派刻工无闻焉），吴中刻工则起而代之矣。所刊有具西洋风者。其情形与利玛窦之宗教画家象为徽派刻工所复刻者相同（利玛窦诸图见程氏墨苑中）。而粤中画家刻工亦起而问鼎中原。梁廷楠小四梦之插绘，麦氏镜花缘之人物图，均甚良好。光绪末，欧美新型印刷术，流入我国。上海诸画家，若吴友如辈，皆专为石印作画，汇为数十百册，而木刻几废。桃花坞诸肆皆沦为废墟矣。克保先型者，惟北平一区耳。民国肇建，文人学士，荟萃旧京，文酒之会无虚日，每喜自印诗笺。林琴南之山水画，首见刊木。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诸画人皆竞为诸肆作笺稿。一时彩印版画之风复大盛。其间，娟秀雄奇，无所不有，娴静辉煌，各极其致。而白石诸作，粗枝大叶，随笔渲染，朝华未谢，夕秀方启，气象之雄，前所未有的。而刻工竟亦能不失其意。是则，于胡沈二

家外，又别具一种宗风矣。惜仅供文士赏玩，未能施之他用。余辈颇思资之复活古版画。而变起仓皇，故都沦陷。斯愿之遂，当待之恢复之日矣。然自变后，版画之效能，乃别辟一新途。刻家皆为少年艺人，报国有心，荷戈自效；而版画者乃为宣扬国力之资物，却敌播功之露布矣。其作风与前修截然不同，盖已与欧美近代作家合流而远于古艺人之遗型矣。兹书所述，止于北平笈谱之选辑。若簿籍然，前簿已阖，新册方启。兹书，则旧籍之总结也。若论述少年艺人之所作，则当待之来日矣。综观我国版画发展之历程，与世界各国无殊。始于宗教之图，继资应用、教育，终乃成为纯粹之艺术品，其刻工、绘工，初本为一人，继乃为画家与刻工之合作，终则刻、绘之工复集于一身。惟诸国于挽近数十年方完成其发展之路径者，我国则已于三百年前几完成之。而遭时不幸，中原板荡，艺苑根芽，摧残殆尽。刻工日趋倒流，不复能厕身艺林。独任后进者勇晋不已，亦可慨矣！然植根深厚，复兴之兆已见。继今有作，可卜其必能别辟新途，大弘前徽也。斯之结集，或可有助新进艺人于百一欤？抑更有进者：兹书之作，为意不独囿于版画艺术之阐幽扬微。我国史家，每岷岷詹詹于文字之矜持，而忽视实际社会生活之表现。兹书所集版画，自唐宋以来，凡千七百幅，肯足反映千年来之生活实相，社会变迁。凡民间之起居衣食，上自屋宇之演变，衣冠之更易，下至饮撰娱乐好尚之不同，皆皎然有可征者。殆亦论述我国近代史者所不能废也，而复刊名图，灌溉艺苑，实物图形，有助科学，则亦意中之收获。近代工艺美术，日进而与纯艺术相近。埃及图案，唐人织锦，每为时流所取，模用新型。尝见日本陶磁诸器，取精用弘；自古代钟鼎之几何图饰，至近代山水人物之图谱，无不兼收并蓄。我国工艺，方入复兴之途。磁漆诸器，锦缎诸型，其必有资于斯，亦可断言。故兹书者，不徒足雪我国艺坛之耻，亦资用之一要籍也。语曰：温故而知新。此义可深省也。而兹书纂辑经过，亦有不能不一言者。盖余于兹书，亦既弹精疲神二十余载矣。其间艰苦困阨隍之情，焦虑萦心之态，殆非尽人所能告语。凡兹所收图籍，类多得之维艰。或节衣缩食，或更典售他书以得之。有已得之，竟以无力而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书之得失，每至形之梦寐，数年不能去怀。袁胤公剑啸阁刊隋史遗文，附图近百幅，甚精好。平贾持以求售。适值囊空如洗，却之。后为北大图书馆所得。今乃陷于故都矣！明刊禅真逸史，附图八十幅，尝一见于邃雅斋。以价昂未及收，而转瞬踌躇间，已失去，不可复得。李卓吾评本幽闺记，胡正言十竹斋笈谱，万历间建安余氏刊诸小说，崇祯刊金瓶梅图、唐书志传图等不下数十种书，皆尝一见之，而因循坐误，不可复收得，抱憾何已！然亦未尝无奇遇巧合。金忠辑瑞世良英凡五卷，刊于关中，图近三百余幅。平贾某索值二百余金。余未能应之。为孝慈所得。孝慈卒后，辗转归于涉园陶氏。顷陶氏书散出。此书归北平修文堂。幸为余所见，立持之归。阔别数载，终得归库，喜可知已！陶氏又藏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一书。余尝以徐森玉先生之介，至津沽访兰泉，专事披阅此书，录目而归。不作收藏想，唯愿得假印耳。不意于劫中竟得归余。萧尺木太平山水图画，余访求甚久，几得而复失之。顷乃承张尧伦先生慨然见贻。更有一书，初得其半，数年后始获其全帙者；亦有终不能得其全者。景泰本广信先贤事实录六卷，其第六卷中，有辛稼轩图象一帧。余收得一本，是天一阁旧藏，仅存第一二卷。稼轩图象竟不得一见。然天一阁书目原注已阙其四卷，恐天壤间更无完书者矣。又每于诸肆残书堆中，搜掘终日。室暗如夜，鼠粪虫渍，遍于书上。检竟而

出，两手竟尘浼如染墨。辛勤一日，或竟一无所得，或亦得一帙半册之残本。偶一获见一二奇书，便大喜欲狂。大类于荒山野谷中寻掘古帝王之陵墓。又尝于残书之背，揭下万历板西游记图二幅，建安余氏板西汉志传一幅，万历板修真图一幅，便大觉快意。凡此一页半幅之微，余亦收之。集此千数百种书岂易事乎？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纨绔子弟辈之以书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何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而同一书也，又有初印次印之分。次印者图多模糊，或已挖去刻工姓氏，或竟另易他名。非得初印本，不足以考信。故余得状元图考至三种之多，始发现明刊原有二种；又得汪氏列女传至四种之多；程氏墨苑至三种之多；他若仙佛奇踪、女范编、古列女传、李告辰本西厢记等数十种，亦皆蓄本二种以上，始得决一疑，得一定论。臧晋叔元人百种曲附图至二百数十幅，幅幅精良，而求其刻工署名，则所见各本皆无之。偶于北平来薰阁睹一残本，凡三十许册，其图竟每幅皆以真草小字署刻者姓氏。时傅孟真与余皆欲得之。以其价昂，踌躇未收。而竟归诸日人，至今嗟惜未已！于时，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竞诸氏；在乎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际，或见一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病死。隅卿授课北大，一日，仆于案上而死。鲁迅亦卒于沪。森玉、子竞远在滇他，斐云则株守北方。越然近亦不甚讲收藏。辨疑质难，会心同赏者，今复有何人乎？茕茕一身，处于荆天棘地之中，乃复丛书于室，独肩此史官所阙之业，亦可伤已！忆十数年来尝挟照相师数人，至越然许，至吴门吴瞿安氏许，至孝慈许，至北平图书馆，尽摄所欲得之版画而归。正欲继摄隅卿所藏，而余仓皇南下，无心于此事。今隅卿诸书皆沦陷于故城，欲睹无从矣。凡所得影版，亦盈数筐。所憾者：贾客重利，每辇精品出重洋。德国某博物院藏有清初板彩印西厢记图；美国某图书馆藏有素娥编全帙，为数年前王某所售。日本所藏我国版画尤富。彩色板风流绝畅图、殷氏笈谱、萝轩变古笈谱均在彼邦。凡此绝代秘籍，能复归于我乎？求全求备，百年难期。而世事瞬息万变，及今不为纂辑，则并二十余年来所已搜集者或将荡为轻烟，虽百身何赎乎？因悍然不顾其疏漏，先就所已得者，次第刊印行世。庶或稍减杞忧，而有裨此大时代之艺人、史家乎？惟刷印之工，至为繁琐，数载经营，尚未及半。初拟复刻（日本大村西崖所辑图本丛刊皆为木刻复印者。）然精良之刻工不易得，且易失原作精神，遂决用珂罗版印行。尝嘱托故宫印刷所杨君试印数十幅，其刻划精美处与原作不殊累粟。而沪地印工，远不逮平，数经尝试，始勉中程范。其间彩色版画，亦尝试付商务印书馆以彩色珂罗版复制三数幅。而色彩精神，均远逊于原作。遂搁置数年。而不久，此彩色印机亦毁于兵燹。尝见狄平子重印芥子园画谱三集，以珂罗版作图底，而以木版套印彩色于上，或竟加以手绘，狼狈徘徊，无一处。陶兰泉所印墨谱诸书，金彩辉煌，可眩俗目，然系重加描绘后，付之彩色石印者。木刻之锋铓全失。偶与鲁迅先生同辑北平笈谱，及知北平尚有刻工，能刷印彩色版画。遂假孝慈藏本十竹斋笈谱付刻。刻成一册，果能不损原作之秀丽。远胜大村西崖复制之诸书。因决将彩印版画，均复以木。惟工程浩大，难期剋日告成耳。赖有斐云在平，负责督印。凡有所成，皆斐云力也。独于程氏墨苑彩印诸图，特费踌躇。诸图非套印，乃施彩墨于版上而后刷印者。遂先付珂罗版影印，印成后，再加刻板。（其刻工极为细密，恐描绘失真。）刻成，遂仿原作，渲染彩墨于木板上，再加刷印。

尝试再四，乃告成功。用纸选料，亦几经周折，始有愜于心。凡此琐琐言之者，盖以见兹书之作，一篇一页，莫非余心力所萃。所搜集之图录，皆余二十余年来辛苦艰难之所得；所写定之史实说明，亦皆余冥搜苦索之创获。盖为此史者自余始。初无所资以取材。辛勤固倍，所得独多。匡正补益，盖有俟于后之君子。或有以际斯沧海横流、狐兔群行村落中，救死下遑，匡时为急，而乃荒时废业以务此不急、无补之作见讥者。余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书生报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Aeschylus 讴歌于波斯战争之中，Dante 宣扬意大利民族精神于曙光将临之际，Goeth 与 Schiller 亦于日尔曼民族苦斗之时宣扬鼓舞其同俦。司马迁作史记于汉与匈奴争长之时，章太炎所著，胥写于辛劳忧勤之中。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余之慈书，或亦不贤识小之所贡于我民族者乎。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七日郑振铎序

复镌十竹斋笺谱跋

古十竹斋笺谱重镌之工，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春末，告成于三十年夏六月，此七载中大变动迭起，百举皆废，余又南北迁徙，卒卒鲜暇，故镌版之业，作辍靡恒，盖困于资力者半，而人事之乖迕亦居其半焉；然终于斯时得竟全功。丧乱之中，艰辛备尝，同好之士，初赞其议而未能睹其成者不只一二人也。前尘回顾，悲忻交集，是乌能不记数语以告世人且有以慰亡友之灵也！初鲁迅先生与余既辑印北平笺谱，余曰：尝于马隅卿许见王孝慈所藏胡曰从十竹斋笺谱，乃我国木刻之精华，继此重镌，庶易流传，北平印工当能愉快胜任。鲁迅先生力促其成。余北归，乃毅然托赵斐云先生假得孝慈藏本，付荣宝斋复印，然复印之工，至为繁重，荣宝斋主人杨君，初有难色，强之而后可。自复绘以至刷印之工，余曾目睹，故能语其层次：初按原谱复色分绘，就所绘者一一分刻，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浅深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惟恐失样，用力之重轻，点色之慢急，意匠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余乃信其必有成矣。时在岁暮，第一册竣事，适孝慈至平，遂以复本贻之，是为余与孝慈订交之始。未几，隅卿亦归，每次晤言，必语及版画，而于十竹斋笺谱尤著意焉。即微疵点污，亦必指令矫改，以期尽善。斐云与徐森玉、魏建功、向觉明诸先生，亦间有参议，友朋之乐于斯为最。适余赴沪，持是册示鲁迅，赏鉴之余，喜如所期。然第二册付镌后，工未及半，燕云变色，隅卿讲学北大，猝死于讲坛之上，余亦匆匆南下，以困于资，无复以余力及此，镌工几致中辍。时时以是为言者，惟鲁迅先生一人耳，迨第二册印成，先生竟亦不及见矣。其后孝慈又故，遗书散出，此书幸归北平图书馆，可期永存。良友云亡，启余无人，日处穷乡，心力俱瘁，竟无意于续镌矣。故都沦陷后，北望烟云，弥增凄感，原书何在，尚不可知，遑问其他。又逾年，忽发大愿，辑印中国版画史，必欲遂成诸亡友之志，拟续镌笺谱，收入画史图录之中，姑驰书斐云，询其踪迹，不意历劫竟存，且得斐云之助，第三册继付剞劂；迄今一载又半，全书毕工，微斐云之力不及此，固不只余之私衷感荷无既也。呜呼，此书虽微，亦尝饱经世变，备历存歿之故矣！抑余重有感者：二十年来，余罗致版画书不下千种，于此书最为加意，既得复失者数数；初闻涉园陶氏有旧藏，比余询及，则已与他书归日本文求堂矣，为惆怅者久之；后见文求堂书目，此书尚在，飞函商购，得复、谓已他售，盖托辞如是，欲自藏也；上海狄氏亦有此书，然不可见，闻某君购得一册，余意即一册亦佳，询以能否相让，则亦已售去；孝慈故后，此书又先为北平图书馆所得，缘慳如是，余更不作收藏想矣。终假孝慈珍本覆印毕工，慰情胜无，每自感悦。然此中缺若干页，以无他本可补，姑置之。去冬，徐贾绍樵，竟于无意中为余获此书于淮城，书至之日，乐忘晨饥；尤可欣者，孝慈本中所阙诸页，此本则一一俱在。刊书将成，余亦得偿素愿，缘遇巧合，有如此者！惟镌工已就，所阙者未能补入耳。他日痛饮黄龙，持书北上，以与孝慈藏本相校勘，斐云其将何以贺余耶？补刻之举，当在彼时。云日重昭，此愿终偿，斐云知我，必首肯也。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长乐郑振铎跋

蛰居散记（摘录）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籍，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室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怵怵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但有谁能够说明那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那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筐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罢。”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罢，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罢。”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罢。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

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废纸”劫

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商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商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涩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须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浙轺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矣。予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余皆无用。并且指且言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予喟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

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此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怒然忧之，愤懑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可得二万余金也。予俛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复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涇涇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矩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那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

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么，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二十余部——那么，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

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求书目录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切确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騫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前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回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來。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來，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

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未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么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宏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么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牖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牖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设有铺子的掇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意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

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么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么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么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持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牖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籍。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更广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荃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

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化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鹜，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哪一部不是国之瑰宝，哪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的，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揣摩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不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

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贍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么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

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么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么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么多，那么齐整，那么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罗网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那里去。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

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么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的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以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部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么天真地高兴着，那么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目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大多，度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菱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度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

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度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祈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我们要竭尽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

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去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么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伪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踏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

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料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么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关系；有的代为度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么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么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么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目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目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有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星期四）

昨夜入睡太迟，晨起，甚疲。叶铭三来索款，以身无一文，嘱其缓日来取。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暖红室以汇刻传奇著于世，所藏当富于戏曲一类的书。惟自刘世珩去世后，藏书时有散出，我在十多年前便已收到好几部曲子；像用黑绸面装订的明末刊本荷花荡，就是其中之一。又有黄尧圃旧藏之明初刊本琵琶记及荆钗记，为今日所知的传奇的最古刊本，亦曾归他所有。但琵琶已去，荆钗已坏，目中自决不会有的。公鲁为人殊豪荡，脑后发辫垂垂，守父训不剪去。时至上海宴游，偶作小文刊日报上。我和他曾有数面缘。他尝有信向我索清人杂剧，作“国朝杂剧”，可知其沾染“遗少”气味之深。“八·一三”后，敌军进苏州。他并未逃走。闻有一小队敌兵，执着上了刺刀的枪，冲锋似的，走进他家。他正在书房执卷吟哦，见敌

兵利刃直向他面部刺来，连忙侧转头去，脑后的辫子一摇晃，敌兵立即鞠躬退出。家里也没有什么损失。然他经此一惊吓，不久便过世了。他家境本不好，经此事变，他的家属自不能不将藏书出售。但愿能楚弓楚得，不至分散耳。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名单里的凡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一月五日（星期五）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谈久之，方别去。至新民村访予同，未遇，复至四合里，遇之。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十一时许，至中国书店，遇平贾孙实君等数人，知彼辈寄平之书，未到者甚多。且于十二月间，曾在火车上焚失不少邮包。先民文献，无端又遭此一劫，殊可悼伤！但此后彼辈辇书北去，当具若干戒心矣。向朱惠泉购得光绪二十八年成都木刻本四川明细地图一巨幅，价八元，作入川之准备。赴傅薪书店，购得元刊吴师道校注本战国策残本一册，罗汉文征一册，粤海小志一册等，共价十一元。抱书回高宅，翻阅过午，竟未及午餐。书癖诚未易革除也。午睡甚酣，至三时才醒。写版画史“引用书目”，以参考材料不在手头，未能完工；又誊清版画史自序，未及一页，即放下，亦以手头无书之故。似此“躲避”生涯，如何能够安坐写作呢？可见在这样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时候，要想镇静宁心的从事于什么“名山事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夜九时睡。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誊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下午五时许，至文汇书店，得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份京报十余册，系由新闻报馆排印者，价二元。晚至航运俱乐部晚餐。连日天气很暖和，很像暮春三月，但今天日落后，渐渐的冷起来。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君泰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即至伯祥处，托他将自序校阅一遍。傍晚，赴东华处。落日如红球，金光四射，满天彩霞灿烂。迎之而西行，眼看其落下地平线去，而天色则渐渐由红而紫而灰。天气有点冷飕飕的。觉得神清气爽。八时归，整理太平山水图画及黄氏所刊版画集上二册，所缺仍多，非赶印不可。

一月八日（星期一）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了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下午，至傅薪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若英见予劫中得书记，赠予明刊锺伯敬、王思任集数种。翻阅数过，百感交集！夜，仍住某宅。

一月九日（星期二）

晨起，阴云密布，西北风大作，冷甚。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在这个“危境”中，写些研究性质的东西都不可能了么？真不知人间何世！原来便不该做些“不急”“无补”之务的！愤懑之至！十时半睡。

一月十日（星期三）

晨起，整理版画史图录第一辑各册页子，仍缺少十余页，应催其早日印齐。今日之事，一天是一个局面，是一个结束，能够有一天，便可多作一天的工作，也便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形呢？每天早晨看见窗外的太阳光的时候，总要松了一口气，轻唱的自语道：这一天又可以算是我的了！为了要争取时间，便不能不急急忙忙的在工作着。九时，赴校上课。是这学期的末一课了，当敦勉各生安贫励志，保持身心的清白，为将来国家建设工作的柱石。国家所以不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就要为将来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的。他们似均颇有感动。午后，至上海书林购王绶珊所藏方志目抄本二册，价六元。傍晚，过中国书店，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十一时，睡。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晨七时起，甚觉疲倦，疑有些伤风。十时许，赴中国书店，又赴万有书店，晤姜鼎铭，得嘉靖本东坡七集，明刊本昌黎集及明仿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价三百五十元。此类明刊白绵纸书，予以其价昂，而上不及宋元本之精美，下不如清代板之适用，故不甚罗致之。然刻工之精者，往往能鱼目混珠，被书贾们染纸加蛀，冒作宋元刊本。且未经删改，尚存古本面目，藏书家固应收之。予力薄，仅能偶得一二种耳。吴瞿安先生锐志欲收此类嘉靖刊本书百种，尝颜其所居曰“百嘉室”。恐终未能偿其愿也。镇日心闷意乱，似觉伤风甚剧。八时即睡。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连日天阴，欲雨不雨，正如予心境之灰郁。上午，整理版画史图录。下午，访家璧。自觉体力不支，头涔涔欲晕，勉强归所寓。即解衣睡倒，晚饭

也不能吃。热度高至三十八度许。疑是伤寒，故以不吃为上策，吃了两颗阿司匹灵，中夜出了一身大汗。但热度仍不退。双眼耿耿待旦，殊无聊。倚枕读东坡诗。

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仍阴云满天，昨夜艰于入眠。偶一阖眼，即又醒来。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一灯茕茕，卧听远鸡相继而鸣。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读东坡诗。不知不觉间，放手释卷，复又熟睡。八时起，热度仍在三十八度。请了郑宝 医生来诊。他也疑是伤寒。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终日不想吃什么，亦不觉饥。下午，服药两次。热度反而高到三十九度。柏丞先生来一信，说蒋复璁先生从渝来，有事亟待面洽。勉强打一电话给他，说明病情，请他先与张凤举先生谈洽。终日倚枕读东坡集，颇有所得。时睡时醒，竟不知是昼是夜。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微有日影。热度已退，觉精神清爽，惟四肢无力耳。仅发热两天，不知如何，竟会这样的疲弱！郑医生云：心脏甚弱，肺部亦不甚强。向来好胜，今后当静养少动了。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复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须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应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终日以牛奶、豆浆代饭，甚觉乏力。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晨，天阴，下午，微雨。三时许即醒来，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五时半，又醒来。天色尚未发白。倚枕听鸡声陆续而作，又闻窗外鸟声渐渐的喧闹起来。热度已退净，惟全身仍觉软弱无力。十余年来，未有大病过，以此次卧床两日，最为严重。早吃西米粥，中午，吃挂面及鲫鱼汤，渐觉体暖有力。然上下楼梯，足尚颤战，不大得劲。午时，柏丞先生来电话，说复璁先生正在菊生先生处劝驾，未知有效否。要我下午也去一趟。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抄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怜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予已过中年，然此毅力至今犹旺。不似其他中年人之竟竞于小利害，亦不似老年人之徘徊却顾，遇事不敢下手。以此，往往弄得生计窘迫，室人交谪。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四时许，至柏丞先生处，谈了一会。又至菊生先生处，以病辞，未见。颇为不快。至凤举先生处，相见甚欢。将此事经过，详细的告诉了他，他也十分的高兴。我们只负发动，

鼓吹之责，成功则不必自我。当初一念发动，茫无把握，或已觉无望，乃至绝望，但却会意外的在灰心失望之后得到了成功。“自古成功在尝试”，此语诚不诬也。六时，归，仍吃挂面。八时许，即睡。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阴雨终日。身体已复元，精神亦佳。四时许，醒。很早的便起身梳洗。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检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的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竟忘记了吃饭。出门，细雨霏霏。至大三元晚餐，用二元。回家，已近十一时，亲戚们很恐慌，不知予何在，恐怕会有什么事故。心头觉得惨怆而温暖。即睡。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昨睡甚迟，意今晨必可晏起，但不到四时，又已醒来。眼睁睁的看电灯，看天花板，看黑漆漆的窗户，思潮起落不定。六时，穿衣起床。天色方见灰白。倚窗，见屋瓦皆润湿，知雨丝又在飞洒矣。九时，赴图书馆办公。翻阅几种书目。午餐后，回家一行，看望贝贝的病。他热度不高，惟大便未通，爱睡爱哭。在三楼，整理小说书及半。鼠粪甚多，灰尘不少。双手墨黑，屢洗屢黑。不知何故，老鼠总喜欢在书堆里做窝逞其破坏的惯技，恨不一一扑杀之。四时许，至中国书店，知有一批书要售出，群碧楼书亦要在年底以前出脱。当嘱以款可设法，惟不能售给平贾或分散零售。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晚餐，仍进挂面。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阴雨终日。今晨又是睁了眼看天亮。此实生平所未有之经验。六时，起身。作一函。致菊生先生。清理太平山水图画二份，拟赠给慰堂先生。九时，赴校办公。陈某来谈，态度颇可疑，或有刺探之意。说起前日所传绑架事，谓出蔚南误会；又说不过是神经战的一种。我不欲听他的话。但亦须十分戒备。“我有笔如刀”，书生的笔的诛伐的力量，也许还在戈矛之上。惟为了工作的关系，尚不能不隐忍自重，不欲多言招患。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结，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中国小说如此之贫乏可怜，实在令人骇异。历史不为不久，作家不为不多；然而数量却是那么少。曹雪芹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吴敬梓也只写了一部儒林外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写些呢？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没有像狄更司、托尔斯泰诸人的魅力呢？四时后，过中国书店。石麒云：来青阁收到碧山乐府一部，后附曲三种。立至来青阁取阅，乃是崇祯本之至后印者；所附者为

南曲次韵游春记及中山狼。予原藏有两部，即弃之不顾。至傅薪书店，得清词数种。八时归。十时睡。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小雨连朝不止，有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未明即起。九时许，赴校。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对外宜慎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款宜存中央银行。他因小病，未能赴菊生先生宅，故托我代达其意。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风举二位亦到。谈甚久。原则上

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

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

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蕘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风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傅薪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叶铭三以钞本唐宋词六本见售，价四十元。向校借一百元，以须付富晋书款也。归来甚倦，晚餐后即睡。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夜眠甚酣，六时方醒。窗外雪片飘舞。今年第一次见雪，天气要逐渐寒冷了。十时，至来青阁，购四库标注一部，价三十元，即着人送到慰堂处。下午，至中国书店，与石麒谈购书事费庚生送来装订好之玉夏斋十种曲，甚精雅。此书在平购得，久受“风伤”，触手即破，今则可翻读矣。每本装订费二元，似甚昂。四时，赴良友晤家璧，商版画史事。他觉得第二辑能否继续出版，尚未甚把握。五时归。六时半，赴胡咏骐宅晚餐。吴耀宗谈到内地旅行的经过，觉得前途有无限的光明，许多地方可指摘，但大体上还不错。我们对于现状，应该以望远镜看，不应该用显微镜看。乐观的成分究竟居多，很觉得兴奋。九时半归。雪尚未止。十时半睡。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雪止，微雨。天气又转暖。七时许起。博山来谈，约定下午至孙伯渊处看玉海堂书。二时许，偕博山同赴孙处。先看目录，不过十多部书，佳品不少。按目看书，一部部的翻阅一过。玉海二百册，确是元刻元印本。与后来所谓“三朝本”，补刻极多，字迹模糊不清者截然不同。其他元刻本数种亦佳。戏曲书凡二十余部，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本西厢记，及有附图的原刻本画中人为最好，余皆下驷耳。刘氏尝刻暖红室汇刊传奇，意其收藏善本戏曲必多而精，实则，浪得虚名也。伯渊索价二万五千金。当答以考虑后再商谈。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晨起，即致函菊生、咏霓二位，详述玉海堂所藏的内容。因购书款须俟慰堂归渝后方能汇来，现在尚不能与书贾有何具体的商谈与决定，只能力阻其不散售，留以待我们全数收购耳。九时，赴校，与柏丞先生谈此事。他的意思，最好由菊生先生再去看一遍，作最后之决定。下午，赴中国书店一行，无所得。九时睡。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晨起，见薄雾蒙蒙，万家瓦上皆霜，胸襟寥阔凄清。读苏诗自遣。九时，赴校授课。饭后，至中国书店一行。无意中得林下词选二本，为之大喜。我收词集不少，未见此书。今得之，于“词山”中又增一珍石了。林下词选为吴江周铭编辑，凡十四卷，刊于康熙辛亥，首有尤侗序。所选皆闺秀词，自宋至清初，搜辑甚备。叶仲韶有填词集艳，沈慕燦有初蓉集，皆未刊，铭得之，遂增益之，以成此选，其间明清二代词，颇多失传之作。四时，归、灯下，阅词选，颇高兴。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晨，赴校。饭后，至孙伯渊处，再细阅玉海堂书。菊生先生亦来。他见多识广，普通书甚难入眼。这批书似无甚足以使他留连惊喜者。玉海虽初印，然外间尚不难得。我自己则独恋于董西厢及张深之本西厢记。我自己搜集西厢异本已十年，所得不过二十种，明刊董西厢，迄未得一本，而张深之本西厢，图出陈老莲手，精采夺人；曾于北平一见，遍访未能获之。今睹此本，数数翻阅，未肯释手。如得之，必将图收入版画史图录中。武进董氏尝印“千秋绝艳图”，中亦收入张本插图，然刷印不佳，且有半页系补绘的，神采已失，故有重印必要。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与咏霓、柏丞先生商购玉海堂书事，决定不任流散。书价则托博山与孙伯渊磋商。博山说，伯渊已允减让，但必须于废历年内解决。我们不能肯定的答复，怕那时候渝款未必能到。但又不能不姑允之，以免他人下手。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盅。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嘉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博山来电话，云：玉海堂书，伯渊已允减让到两万元。与张、何二位相

商，仍觉得太昂。下午，至来青阁，闻平贾某曾购得爱日精庐旧藏书数种，为之诧异，即追踪觅之，已不可得。仅知其中有红洛抄本废元条法事例。绝佳。某贾必欲辇之北去，售给董康。迹其来源，知系得之老书贾汪某。汪与我交易有年，绝无好书。前偶得杂剧新编一部，为之惊喜欲绝。但只是“昙花一现”耳。今闻其数数至虞山，得书不少。皆售之平贾，坚不肯说出为何家之物。此人连年潦倒，能稍得润余，聊慰晚景，我也要为之高兴的。即访之，坚嘱其有好书必要为我留下，价可不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连日无甚动静，恐怕只不过是谣言。住在外边，种种不方便。晨起，即回家。想把书籍整理一过。但堆积太多，无可下手处。我向来买书，不加编目，也无排列次序，除了小说，戏曲及词，均分开来入藏外，别的书都是乱堆乱放的，故找起来很不容易。要决心编目，已不止三四次，但总是中途而废。今天起、想要彻底的清点一下。不知有此恒心否。整理了半天，倦甚。夜，住在家中。中夜，还有些不安之感。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再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九时，至校。即与柏丞先生详商。以待渝款寄来，恐必不及，拟先付给定洋若干。归饭时，即致函咏霓先生，说到我们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无论如何，这一批书必须由我们截留下来。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玉海堂书固未必为上乘之收藏，但弃之也十分可惜。但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晨起，即致函咏霓先生，述昨日交涉经过。九时，赴校又与柏丞先生谈起这事。他们都主张，书价一万七千金可以同意；此时只能先付定洋若干。余款须俟渝款到时再付。当即致电慰堂催款。下午，至中国书店，得遵生八笺一部。此书，我少的时候很喜欢它；虽然包含明人的浅薄的“养生”知识不少，但其中也有很有用的材料。关于鉴别古书的一部分，很有见识。灯下翻阅，如见故人。童年好弄，尝信其言，欲植小荷花于碗中，终于无成。然在北平，实亲见小杯中，所植之红白荷花，莲叶，花藕，无不具体而微，则其所说固非无稽也。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未明即起，四无人声。梳洗后，阅王徽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此书刊本甚多，以崇祯间武位中刊本为最可靠，图式皆准确无错。后来新安书坊所刊者，已大为改动，谬讹百出，像齿轮之类，刻工每图省事，往往刻作圆形，与原意已大为不同。如果按图制器，必当终岁无成。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等事可作为一例。图书集成曾收入此书，亦系用新安本，故图式亦均大错。可见此书出后，一时颇为流行，而好事之徒，按图作器者，则恐鲜其人，故能任其谬种流传也。否则，一经试作，继谬立见，必不至将“伪图”

辗转翻刻也。此本亦是新安刊本之一，题新安后学汪应魁校订，刻工为黄惟敬，图中符记，尚用AE，未改甲乙，但图式亦均失原形。武位中本并不难得，不知图书集成编者何故收新安本而不收正确之武本？王徽序云：“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在明末时代，西学本来可以大盛，所译各书亦多可观者。惜未能大量译出。且不久便遇“国变”，科学之萌芽遂遭摧残以尽，迁至二百余年后，方再有“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百事遂都落人后了。阅此，感触万端。下午，至中国书店，无所得。

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起，赴校。博山来电话，催问玉海堂书事。当与柏丞先生商定，先借数千金为定洋，余款允于旧历年内付清。下午，至中国书店，得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残本两册，极为得意。此是明刊白绵纸初印本，已均挖去“宝古堂”三字，且都是竹纸本，神采还不及此本。明刊书籍，其版片往往辗转贩卖，得之者每挖去原刊者姓氏及斋名，即作为自刻之书。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像博古图录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其实，及本只是一个，后印者所加种种堂名斋名，皆是幻化之物。根本上，原书版片并不曾改动过。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今往往误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我历年得到博古图录好几部，今始发现其祖源，其喜悦可知！列女传我亦收到了三本，一是后印之“知不足斋本”，二是明刊竹纸本，三是明刊白绵初印本。后二者虽均是残本，然可考见其授受之迹，故甚珍之。由平南归后，一本为孝慈假去不归，一本亦遍寻不得，至今惆怅不已！

二月二日（星期五）

晨九时，赴校。下午，至中国书店，又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无所得。知平贾辈南来者不少，有所企图，目的在苏州群碧楼邓氏书。邓氏书曾刊有书目二种，群碧目中所有者已扫数售于中央研究院，其寒瘦山房鬻余书目中物，则方在“待价而估”之中。此目所载，宋元本不足道，明本颇多，而佳妙者亦少，其精华所在为若干精抄名校本。有全唐诗集一部，为季沧苇稿本，全唐诗全窃之，却不说明来历。如能得此，可证断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惟恐所求太奢，不易应付耳。然必当设法得之，不任其零星售出，散失四方。

二月三日（星期六）

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当答以三日后可有确定之办法，即致函咏霓先生，并到校与柏丞先生商谈，决定先付给定洋三千金，余款一万四千金，于半个月內付清取书。下午至博山处，将此办法告诉他。他觉得孙贾当可同意。至中国、来青等肆，得残本六十一家词六册，系愚园图书馆散出者，初印甚精。我从前所用六十一家词是博古斋石印小本，取其廉，便，颇想得原本一读。此虽残帙，亦足快意。淮海、小山二家，均为予所深喜，亦均在其中。灯下，披卷快读，浑忘门外是何世界。

二月四日（星期日）

晨，有书贾某来谈，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这批书一旦落于书贾之手，

必将抬价甚高，我辈或不易有此力量购得之。惟其中抄本，校本，佳者极多；如失了去，大是可惜，故仍须用全力设法购致。下午，至三马路各书肆，无所得。

（原载 1945 年上海《大公报》）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

我国史书，素不重图谱。七略只收书不收图。后世艺文之目，自隋志以下，递相因习。故古人之图，日益亡佚而无纪。宋郑樵氏通志始创立图谱一略，其识至伟，诚屹然特立风雨不移之一二人也。樵云：“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闻其语。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又云：“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涂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言切中学者之蔽。宋人所刊礼书、乐书、博古图、三礼图、营造法式以及若干医书、佛典，均有插图。元、明二代，则图之应用尤广，旁及小说、戏曲、类书（如图书编、三才图会、事林广记、永乐大典）、琴、棋谱以及兵书，农书、地志，训蒙之书，无不附图。清代崇尚朴学，图谱之作，继起无人。然皇家所铸图书集成、万寿盛典，南巡盛典、皇朝职贡图，皇朝礼器图式以及避暑山庄、平回诸图，犹称浩瀚。惟近代则图与书始鲜并行耳。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情实况，与乎实物图象，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论述文物制度者，以不见图象实物，每多影响之辞，聚讼纷纪而无所归。图文既不能收互相发明之用，史学家遂终其生于暗中摸索，无术以引进于真实的人民历史之门。且如三礼图，三才图会诸书，考订未精，往往凭其意象，向壁虚构。明人之作，多不注出处，尤为可疑，固未足引以为据也。尝见明末新安刊本奇器图说，所附各图，与原本校之，辄乖误百出。凡有齿轮，皆画作圆形。诚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翻刻当代之图，尚谬讹至此，况摹古乎！而盗掘古墓者，于金玉实物则取之，于有关考古之小器物，不为世重者，则尽弃之。学者则唯知注重有款识之器物，而遗其重要之图纹、形态；于碑版塑像，亦往往仅拓录其文字，而忽视其全形与图型。在此种非科学之发掘与整理之下，古之遗物，被毁弃者多矣。尝闻寿县发掘时，土人竟取鼎彝诸器，而于木格之有彩画者，则任意抛毁之。又古墓中尝发见铜环，闻皆古漆器之附属物，而原器则胥遭蹂躏矣。言之，何胜慨愤！近二三十年来，考古之学大兴。我国乃渐有科学方法之发掘。而法、英、日诸学者，亦多专门之著述。时则地不秘宝，古藏大开。古器物、古文书大出不穷。周口店北京人之发现，仰韶文化、小屯文化之重见光明；乐浪古墓之开启，西陲汉简之获得，敦煌文库之整理，正仓院遗物之研究，乃至各地史前遗址之相继发见，河南之洛阳、辉县、汲县、新郑、濬县，河北之易县，山西之浑源，陕西之宝鸡，湖南之长沙，安徽之寿县，浙江之绍兴，广东之广州诸地，亦叠有重要古器、古物之出土。论述我国上古殷周秦汉三国六朝唐五代宋元史者，乃有文献足征之喜矣。而内阁大库之门既开，清代禁毁之书复大集，明清档案，内庭珍秘，亦均公开于世。加之以近代印刷术之进步，凡昔人所未得一睹之宝绘墨迹，鼎彝磁皿，石像泥俑，壁画零缣，亦悉得传其真相。我人读 Chavanne, Steine 诸氏之书，安阳、乐浪、通沟、城子崖诸地之发掘报告，梅原末治之古铜器及舟车武器之研究，常盘大定之佛教史迹，文化史迹之巨编，云岗、龙门石像之摄影，以及白鹤帖，泉屋清赏，东瀛珠光，爽籁馆欣赏，故宫书画集，月刊、周刊，与乎现代诸家之关于古器物之专著，殆有神怡心醉，应接不暇之感。以视数十年前，诸学者仅能以摩挲金石拓文自

喜者，诚有幸生此代之欢欣！惟考古图版之书，多至千百，卷帙繁重。每非一般学者力所能致，且亦不能悉致。历史教学诸君亦尚有墨守旧规，未窥新地者。余因发愿纂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书，化繁为简，取精撷华，俾人人皆能置此一编，而亲炙于古人之实际生活。虽非专家之作，或可为入门之助。倘于当代历史教学诸君，有微末之贡献，则余所殫之心力，为得偿矣。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一日郑振铎序

跋唐宋以来名画集

抗战中，我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这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胜利后，我也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负一部分的责任，接收同文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敌性文化机构，为了避嫌疑，索性一本书也不买——虽然那时候日文书是满街都是，其价奇廉。直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天，我的任务早已完毕，同时，为了要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不能不需要大量的参考书，方才开始着手搜购日文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自考古到书画的图籍，无不有见必收。但书价已经较三十四年的冬天，涨到十倍以上了。我以无比的毅力，且得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里诸位友人们的后援，大量的在搜求这一类的书。先是在上海书肆里访求。然后，北平的书也大量的南来了。恰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几位书友到东北九省去收书，他们所得到的最好的一部分书也归我所有。最后，台湾的一位青山高亮教授的藏书，也经由一位书友的手，而由我得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短短的一年里，我得到了一千多种的重要的日文书。有的书，在二十多年前，我虽见到，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己也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成绩。但我见了这么多的日文书，我心里觉得惭愧极了！我为我们弄学问的人脸红。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绩，而我们的出版物，为什么竟那么贫乏呢？至今竟以夏曾佑的一部中学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升格到“大学丛书”，而且竟还是最好的一部本国史，实在不能不令人气短！看看人家出了四十多厚册的朝鲜史，出了十二大册的支那文化史迹，出了十五大册的支那工艺图鉴，出了一百册的大正大藏经，出了十五大册的朝鲜古迹图谱，出了泉屋清赏，出了爽籁馆欣赏，出了白鹤帖，出了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出了西域考古图谱，出了新西域记，出了乐浪时代的遗迹，出了乐浪，出了彩篋，出了王光墓，出了貌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东京城，赤峰红山后，出了东洋美观大观，出了书苑，出了书道全集，出了支那名画宝鉴，出了南画大成……简直是数不尽的洋洋大观，有系统的集大成的大规模的著作，有时未免显得芜杂，显得不精纯，但他们的努力是极可佩服的。我开始对于他们的工作，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时常和几位朋友们谈起，他们能够做，为什么我们便不能做呢？为什么我们便不能有他们那么大规模的工作计划呢？也许我们的学术界是过于慎重，过于惜墨如金了罢？只有罗振玉氏和郭沫若先生两位，其精力和努力是足以和任何日本人相比，而且比他们更深入；此外便只有王国维氏，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贺昌群先生、陈垣先生、董作宾先生、于省吾先生、关百益先生、商承祚先生等，寥寥可数的诸位了。日本人有一种好处，便是力求学问的普及化；不一定深入，但必求显出，人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懂——至少可以欣赏。他们学术界的天天在进步，与一般人的学术兴趣的浓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专家们也许只求深入，只想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名著，却忘记了使一般人都能够领略学问趣味的使命了。不知道“学问”是公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把持得住的东西。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们是决不会永远被拒绝于学术的大门之外的。总会有一天，人人都可以有享受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兴趣的。说来可怜，我们的学者们曾经做过什么学术普及化的工作呢？连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都还不曾给老百姓们呢！有几个故事，在北平盛传着。有一位教授，教了一辈子的书，他们的讲义永远只有寥寥的几十张。据说，讲义发全了，有人会剽窃而去，他的书便教不成了。又有一位教书的人，在

讲堂里只是敷衍塞责，尽讲些老生常谈，决不肯把自己的专长施展出来。他对人说，杀手锏，回马枪那一套绝技，是要留给自己著书用的。如果倾囊倒篋的都教了学生们，难保没有人不会抢先出书的，自己的独得之秘，便不成其为“秘”了。以这样的“唯我主义”来研究学问，把持学问，如何能够想得到学问的普及化呢？西北考察团所得到的汉代木简，数量之多，内容之精，尤在沙畹的“汉简”之上。但沙畹早早的把史坦因给他的资料整理出版了，而我们的“汉简”，却老躺在研究室的许多抽屉里，纹丝儿不动一动。记得那时候是交给北大研究所，由马叔平、刘半农两位先生负责整理的。过了好几年，不曾有消息。有一次，我实在耐不住了，遇到半农先生，便问道：“汉简为什么还不印出呢？”他道：“还不曾整理好。”我说：“不必‘整理’了，就编了号印出来，让别人加以研究吧。”他一声不响，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北平沦陷时，这几箱的无比的汉代的史料文献，却被遗落在松公府，无人顾问。亏得沈仲章先生把他们抢救到天津，又由徐森玉先生把他们弄到香港，正要印出，而太平洋情形日恶，森玉先生又匆匆忙忙的把他们运到美国——至今还不曾归来。假如在日本或别的国家，这些东西必早已印出成为人人可引用，可研究的资料了。类似的情形之多，一时也说不尽。我生平好事，尤喜见到人家的成功。对此情形，一遇机会，必时时促动他们的努力，尤其希望他们能把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给别的人以研究的便利。但他们错过了许多好机会，在今日印刷纸张如此的困难的条件下，自然更不会有出版的可能了。我有“历史癖”，对于一切的史料，虽若竹头木屑之细微，也甚加以珍视。一有机会，便想把得到、见到的重要的书印行，以免孤本单传，一遭三灾，便永远失去，不见天日。所以，在抗战期中，在孤岛似的上海，居然也设法于万分艰难之中，印出了一百二十本的玄览堂丛书，二十本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更于孤岛似的上海也沦入敌手之后，出版了十本的明季史料丛书。可谓好事之至！龚定庵有“狂掳文献耗中年”之句，我深喜咏之。我自信那七八年的杜门蛰居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浪费。我曾尽了我的责任。到了胜利之后，做了六七个月不相干的事，反而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至今还懊悔，惋惜着。自己觉得不能不急起直追，便于去年冬天，计划着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对于图画，雕刻，我有特殊的嗜好。在欧洲的时候，几乎天天跑博物院。见到了他们出版的书籍插图的丰富，往往自惭我们的不争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版些有确切可靠而富于美术气氛的插图的书呢？难道便永远以中国历史教本里几十幅武梁祠画像的复本和若干来源不可靠的插图为满足了么？最使我不满的是，我们曾出版了两部地名大辞典，而自首页至末页，没有一张地图，竟连中国全图也不曾有，更不必说什么地域分图，历代沿革地图和各地方的风景名胜图及城市街道图之类的应该有的插图了。我第一步尝试的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了自己的偏嗜，第二步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三步便是尝试的要出版一部比较通俗的插图本的中国史一类的书。因为中国史不容易写成，且准备也不够充分，便着重于插图的一方面，而成为“图谱”。当我把这个计划告诉给几位友人们听时，他们都竭力的赞成着，且立刻便组织成功了一个“刊行会”，为我的后盾，负责着经济的筹划。在不到一年之中，我得到了近一千六七百种的书——其中有日文的书一千种——完全靠了“刊行会”诸位先生们的帮助。在其中，关于古代名画的书籍很搜罗了些，日文的尤多。我见到他们复印的精美逼真，纤毫毕肖，而且搜罗我们古画的既精且备，不禁慨叹赞赏之不已。偶和友人

张葱玉、徐森玉二位先生谈起他们说，日本人所收的古画，好的固多，不可靠的赝品也不在少数。我说，我们何不慎重的选择一下，汰伪存良，编一部域外所藏古画集呢？葱玉先生说，他也有此意。他本想把国内外储藏家及各博物院所藏的我国古画，择其真迹之尤精者，印为一部集大成的画集。——至少要比南画大成和支那名画宝鉴之类精粹美备些。所谓域外，不仅包括日本，也要包括欧美诸邦。我极力赞成他的计划。但他有许多困难，一时不易着手于此举。而我则性子很急，常有说做就做的癖气。我当时就说，你们两位负责选择，我来搜集材料并编排次序吧。他们都同意了我的主张。而这时“参考图谱刊行会”的资金，除了购备纸张之外，已为我的大量购置参考书籍，耗费殆尽，实在没有力量再做这个大工作了。我忽然想起，葱玉在战时曾经把他的藏画摄照过一份照片，何不利用这一部分照片，先把他所藏的复印出来呢？这也许比较的轻而易举。过几天，去问当时负责照相的钱鹤龄先生。他说，那一份照片还存在他那里，不知坏了没有。我们随便捡了一张邵弥的“贻鹤图”给戴圣保先生去制版。不久，印样送来了，却是那么精美，差不多深浅浓淡之间，与原作几无甚差别。我高兴极了！觉得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比起日本人的印刷来，也差不了多少。于是，决定进行。把这部书定名为韞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恰在这个时候的前后，葱玉的所藏古画，最惊心动魄的几十幅，像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刘元的“梦苏小图卷”，李衍的“墨竹图卷”等等，全被人囊括而去，载运到美国，待价而沽。我没有能力和办法留下他们来。别的人则皆漠不经心，视此数十幅“国宝”的失去，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我当时愤慨极了！更决意非把这部书早日印出不可。故我的序里有“徒留此化身数百，流览仅资，此予所深有感于秦无人也”之语。但我费了许多力量，还只能东摒西凑的零星购到些应用的纸张。当时，只计划着印一册，大约有六十多幅。因为不能一口气把纸张备足，眼看他的价格飞黄腾达的望上窜。总想装订得相当考究，又决定用锦缎做面子。而锦缎的价格也在一天天的飞跃不已，而无法先行购置。我把心一横，竟将在沦陷时期也舍不售去的善本曲子，一古脑儿售去了三十多种，作为购纸之用。而杯水车薪，这一部分的钱不到几时便也用光了。所印的还不到二十多幅。接下去，便不能不靠几位在银行里的朋友们的借贷了。越借越多，几有不能还之势。而葱玉自定的目录，却又加多了不少，竟超过了六十多幅的预算一倍以上。到了今年八月左右，实在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罗掘皆空之境。我忽然的动了一念：何不以大众的力量完成此书呢？于是便登大公报发售预约。结果很不坏，到底是依赖了大众的力量终于完成了她。今天，写到这里的时候，恰好是第一部书装成，放在书桌上，占了整个桌面，书幅的阔大，纸张的漂亮，锦缎面的辉煌，确是相当的富丽堂皇。恐怕要算是近几十年来最为考究的一部出版物了。——虽然缺点也很不少。我摩挲着她、万感交集，酸辛难忍，这里面有我的血，我的汗，我的泪！最不可挽救的是已售去的那三十几部明板的善本曲子。“佳人已归沙吒利”，哪里还会有归来之一日？居然和葱玉的所藏，落到同一的命运！何此书之多陋也！所不同的是，他的画流落国外，我的书究竟还是楚弓楚得耳。以售书来出书，可谓为卖珠买椟，痴绝！愚极！一想起，便心神如醉，悔愧交并！然而，这部书终于是出版了，总算是成功了一件工作，而这工作恐怕很少有人肯做的。而在经济上的调度，与周转中，我竟也第一次尝到了商人世界的甜酸苦辣的味儿。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而肯做事，想做事的人，遇到的助力一定会比阻力多。如果

没有毅力定力，一遇到阻力，便幡然变计，或灰心失意的掉头走回去，那当然永远不会见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援助的可爱与其兴奋，鼓励工作者的力量的。但如果，坚定的扫除了一重两重的阻碍之后，你便会觉得意外的助力会不期然而然的来的。这将更增加了你的勇气，你的高兴，而且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你将更努力的向前走去。你会觉得：人世间毕竟是温暖可爱的；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冷酷无情。世界上有的是同情与援助——只要你是走上正当的工作的大道和正义的大道。就我自己而言，假如在遇到了一次两次三次的阻力之后，永远还是那么样的孤军独斗，凄凉苍惶的在无垠的旷野独自走着的话，我也许会灰心失意的自认失败了。但我觉得，只要做，刻苦的做，光明磊落的做，便决不会失败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成功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咬紧了牙关，总有好多次，让酸楚的苦泪往肚子里咽下去，而坚决的做下去。于是，助力来了。我这时摩挲着这部相当巨大的书，我不能不感激屡次给我以经济上的后援的朋友们，而这些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本身也并不是怎么有很大的资力的。其次，还得归功于读者诸君；他们相信我，相信我的工作，且也相信这部书的内容，一张纸也没有见到，一幅样张也没有拿到，便肯早早的花了不很少数的钱来预定这部书；有几位，我知道，他们是很费了点决心和牺牲才能够来预定的；这给我的鼓励实在太大了！这助力是远远的超出于经济的帮忙之上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两位或至少一位来预定这部书。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这部书可以说是以读者诸君的力量来完成了的。所抱歉的是，我不能更廉价的让他们有这部书，虽然我已尽我力之所能。现在，这部书快要都到了读者诸位的手里了。为了力量所限，不能够多印个几百部；已经有好几十位没有机会能够得到她了。——在这里面是有好些极需要她的。敬向他们致歉！再其次，应该向葱玉先生和好几位收藏家们致深挚的谢意！他们毫不吝惜的把他们的所藏借给我复印，在这部书里至少有二十多幅是他们的所藏。这种重要的助力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还有，许多位书友们，还有鹤龄先生和圣保先生，他们都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他们的助力，这部书也不会出得成功的。

但当我在摩挲着，仔细的逐幅的翻阅着时，自己总觉得其中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有好几张画，显得有些不清晰，特别是张萱、周昉、刘元、钱选的几幅剧迹。我非常的不安，且不高兴！固然，原底子也许太晦暗了，不容易照得好，但在今日摄影术的进步的技术上，是可以把本来隐晦的地方照得清晰的。然而，因为这几幅原画，都已出国去了，没法子再追回补拍；只好这样的利用着五六年前的旧照片了。将来，也许有珠还的一天，当再作补救之计。否则，落在他人手里，他们利用现代的技术，复印得发眉毕现，神采奕奕，岂不是“贻国之羞”么？第二，有几幅画，画面上显得有些毛病；明晰是明晰，但不是完美无疵的。像张彦辅的“棘竹幽禽图”，上面便有损坏的地方。原画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照片搁放得太久了，发了霉之故。但原画也不能再得到，便也只好这样的印出了。第三，有几幅画，原来可以复印得更好些，但因为急于要归还给原主，不能从从容容的多拍几次，便也见得有些缺点。好在大部分都还不坏。为了要急于出书，为了要求备，故便不能十分的求全、求美了。这是浮泛在我心头的一片阴云，迟或早，一遇到机会，一定要设法补救的。

同时，我还出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之一”的“西域画”上辑一部。那部书成本还不甚重，故不怎么觉得吃力。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域外所

藏中国古画集”，总要有二十多辑，将来恐怕也是一个很繁重的一个工作和很沉重的一付负担。

为了好事，吃尽了说不出的苦。留着一身的创伤，自己舔着，昂起了头，又走向前去。

我们这个国家，实在太寂寞了，太没有肯做不求“近功”的事业的人了。几个大出版家，都在炒冷饭，把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东西，编编过，加上百分之六七的新材料，便算是新书了。但这还是上等的正当的规矩人。等而下之，领到了若干“配给纸”，干脆的不出书。白纸印上了黑字，又费工，又卖不起钱，所谓聪明的人，才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呢！他们囤积着白纸，比之印书，着实有利益得多了。我很佩服上海的仅有的几家还在出书的出版家们。他们是有着那么一股傻劲，一心为文化而工作着的精神！但也已谈不到什么有系统的大规模的工作了。谁在无垠的沙漠地上涌现出一片绿洲来呢？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为何不求“普及”，为大众人民而服务呢？我的工作也许还不是“普及”的工作。但这只是一个开端。

我相信，由我这一开端，不久的将来，所谓印行珂罗版画册的风气，一定会盛极一时的。但我希望印行的人，不要把“利益”放在前头，仍要本着“服务”的精神，为文化而工作。印刷得要精要美，装订得考究，选纸得十分小心，不要用坏纸恶墨印。更重要的是，选材要精。不要把赝品伪画胡乱的印出来。不仅糟蹋了纸张，而且也要贻误、迷惑读者们不浅！这也许半系于选择的能力不够，但有时，也许有意为此，以增进其收藏的价值。这便要谈到艺术的良心的问题了。其次，编次要得法，不能乱糟糟的抓住一块木头便是救生船。要先有计划，先有打算，不能再像故宫周刊、月刊、书画集那么无规序的乱印。同时，一薄本、一薄本的十张、二十张的出一册，也不是办法。（像“有正”、“神州”、“商务”那样。）总要使读者们有一个容易欣赏的机会，而且给他们比较有系统的观念。我们也许老有那么坏的毛病，除了懒之外，老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难道我们便真的没有组织的能力么？也许那病根还是一字“懒”字，随便抓住什么就算数，不肯费一点工夫去计划。

但无论如何，只要不是存心欺人，只要是诚恳忠实的工作着，总要比一张白纸似的文化界好些。

我盼望着有人能够继起，替沙漠似的出版界多植些绿树红花出来。

我的工作还没有完结——也许永不会做得完——虽然遍体是创痕，但我总是不气馁的向前走去。

以上是一口气写下来的一篇跋；写的时候，愤慨极多，也许未免有些杂乱吧。这篇跋并没有放在唐宋以来名画集的后面，一来是因为来不及加入，再则，似乎也不必加入。从开始编印那部书后，到了摩挲着装成的第一部书时，已经有八九个月了，走的是多末艰苦的路！这里所写的还只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经过。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人世间》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宋人画册序言

中国画史，起源甚古。约距今五千多年前，即有新石器时代的艺人们，传其画迹于彩色陶器上面，这些彩色陶器传播的区域甚广。艺人们以黑色线纹绘于赭红色的陶罐、陶盘上面，其条纹大都为几何图案，繁赜丰富，极人类想象力之所能至。亦有人物图型的，像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出土的那个时代的彩陶，其上即有绘作人面形的，鱼类的相逐的，麋鹿的奔跳的。这些当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古史相传，舜时（约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已有绘画。最早的实物遗留到今天的，则有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幅缙书，上面有各种神话人物；和一幅帛画，上绘一个细腰女子与一龙一凤。这些公元前三百年的画在绢上的图画，不仅在时间上是同类型的最古老的作品，而且在创作上也有很高超的成就。到了两汉时代（公元前二六——公元后二二），绘画的实际应用就更加广泛了。它主要地成为壁画，发展了很高的艺术与技巧。今天我们在辽阳汉墓和望都汉墓所发现的壁画上，都可以见到这个时代的壁画的成就。它也被用在屏风上，作为饰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云：“曹不兴，吴兴人也。孙权（公元二二二——二五二）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此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但在绢卷上的绘画，在这些时候也并不寂寞。唐裴孝源撰的贞观公私画史（公元六三九年作）所列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就有二百九十八卷和屋壁四十七所。那二百九十八卷的画卷，所包括的题材十分繁赜、丰富，从名人的肖像画，历史的和传说的故事画（像“新丰放鸡犬图”、“卞庄刺二虎图”），表现古代文学名著的绘图（像“毛诗北风图”、“毛诗黍离图”），名山巨川和城市图（像“黄河流势图”、“两京图”），外国人物图（像“康居人马图”、“胡人献兽图”）以及描写田家社会，帝王巡狩，文士诗会和禽鸟、兽畜、楼台界画的图画。那时，也已有了山水画，但不是重要的主题，大都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已，故有“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话。每卷的全幅有长到三丈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等，最为有名，但都是后代摹本，其真迹已不可得见。至其壁画，则以存在于敦煌千佛洞者为最重要。唐代（公元六一八——九七）的绘画，现在尚有存在的，像韩幹的马，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等，还有大量的出现于敦煌千佛洞的绢本和纸本的佛画等（至于传世的吴道子、王维的画则不可靠，只是后人的传摹或附会为他们之所作而已）。新疆各地和敦煌千佛洞的许多唐代壁画，则是显赫异常，为这个时代的绘画的重要遗留物。五代（公元九七——九六）是一个乱杂的时代，且为时不过五十多年，但在绘画方面，却有了很好的成就，特别在江南、西蜀（四川）和中原三个地区，曾产生了不少最好的画家，像江南的徐熙、赵幹、王齐翰、周文矩、卫贤、顾闳中、董源，西蜀的贯休、黄筌、黄居宝、黄居寀，中原的荆浩、关仝、李成诸人。宋太祖赵匡胤（公元九六——九七五）统一了中国，江南、西蜀和中原的那些有名的画家们，都集中到汴京（开封）来，为这个新的朝廷写作。所以北宋初期的画坛的光芒四射，主要地是因为拥有这未一大批优秀的来自各方的画家们。他们的影响，在宋代和宋以后各时代，都是很巨大的。

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九）的绘画存留于世的比较多。他们能够使我们看出中国绘画的最优秀的传统来。宋代画家们所绘写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无所不包，从大自然的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蜓、

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对于都市生活和农家社会的描写，人物的肖像，以及讽刺的哲理的作品，尤能杰出于画史，给予千百年后的人以模范和启发。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我们的画家们，在这个时代，达到了最好的而且最高的成就，正像辟里克里士时代的希腊雕刻，米凯朗琪罗时代的欧洲雕刻与绘画似的。在这个艺术繁华、百花似锦的三百二十年里，不止一次地产生了新的作风，那些新的作风，都曾给予后人以很大的影响，有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着。

宋代的绘画，可以分为好几个时期来讲。第一个时期是北宋前期（公元九六一——一〇〇〇），在那个时期里，先是江南、西蜀和中原各地遗留下来的画家们在活跃着，山水画家的关仝、李成、董源，花鸟画家的徐熙、黄筌的二派，人物画的王齐翰、周文矩等，都是当时画坛的主宰。当他们逐渐地老逝后，新起的画家们更多的在长成着。山水画有范宽、巨然、燕文贵、高克明、郭熙、许道宁等，花鸟画有赵昌、崔白等，其他画家有易元吉、武洞清、刘宗古等。在宣和画谱里，对于他们有很详尽的记载，也有很高的评价。他们逐渐地摆脱了唐、五代的作风，而创立了自己的新的风格。山水画是这时期的主流。北方的画家们写的是关中和北方的山水，浩莽阔大。南方的董源、巨然辈，则以渺茫绵远之致胜之，所谓潇湘的烟雨之景，充溢着润湿和朦胧的，成为新的创作的特点。花鸟画则徐熙、黄筌二家，各有其特色，都工益求工，以观察动植的动态生意为主，一丝不苟地把它们的最惹人喜爱的特点表现出来。

第二个时期是赵佶（宋徽宗）时代（公元一一一三——一一二五），这是宋代绘画史的黄金时期。赵佶是一个失败的皇帝，在一一二七年四月，偕同他的儿子（钦宗）被北方的金人俘虏而去。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且不讲他在医药学、考古学上的成就，只讲他在绘画上的推动创作的力量，就足够说明他的功绩。他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美术欣赏家、批评家，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位很高明的画家。邓椿画继云：“即位未几，因公宰奉清闲之宴，顾谓之日：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故秘府之藏，充物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兴，下至黄居采，集为一百秩，列十四门，总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览集。盖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即第一人）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谓，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俞成莹雪丛说云：“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无以见得亲切。一名画者，克尽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表马蹄香出也。”这个画院，成就了不少人才。在那里，他们可以见到许多古代的名画真迹。画继云：“乱离后，有画院旧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尝谓臣言：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他的体察物态是极为深刻的。画继又曾记载二事。其一：“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

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何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伏。”又一件事是：“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有了这样一位艺术的东道主和保护者，当时的画院自然是会极一时之盛的了。在这个画院里，著名者有马贲、黄宗道、刘宗古、李唐、苏汉臣、朱锐、阎仲、李安忠、张择端诸人。大画家李公麟、王诜、赵令穰和米芾，虽亦时为皇家作画，却不是皇家画院所能宠得了的。王希孟在其中是一位少年新进，但他所遗留下来的一卷“千里江山图卷”，却是惊心动魄的一卷弘伟罕比的水画。就此可见当时画院中人的造诣之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乃是古今来绝妙的一幅风俗画，有胜于全部的东京梦华录。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和“伯夷叔齐采薇图”，寓意既深刻，艺术亦高超，他若苏汉臣、刘宗古、朱锐、阎仲、李安忠诸人，亦下起南宋的派系。他们随着金人的南下，而从汴京逃亡到临安来。赵佶他自己的所作，传世者尚有不少。像“枇杷山鸟图”的一个小幅，就足以看见他的很高的成就来。

第三期是南宋前期（公元一一二七——一一九四），遗老既多存，新人复猛进。作风虽未大变，而情绪大见沈郁，益复深邃精雅；既未失前修的典型，更精进于乱离的磨练。南渡（公元一一二七）之初，于上面几位南来的画家们之外，尚有米友仁、萧照、吴炳、马和之、赵伯驹、赵伯骕、马兴祖、贾师古及兴祖子公显、世荣等。赵构（宋高宗）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收拾名画于劫火之余，所得颇多。对于画院中人，亦甚加礼遇。像马和之及其他画院待诏的所作，他往往为之题诗或题字。李唐的“长夏江寺图”，他就题道：“李唐可比唐李思训。”赵昚（孝宗）、赵惇（光宗）继之，也都是很好的艺术家的保护者，故其画院亦一时称盛。毛益、林椿、阎次平、阎次于、刘松年、李嵩、张茂诸人，纷纷并起，各有所树立。

第四期是南宋后期（公元一一九五——一二七九），偏安已久，湖山醉人，乃复沈酣于碧水丹林，轻歌妙舞之中。时有马远、夏珪二人，出而领袖群伦。马远于山水、人物、花卉均工，尤善于体状大自然的景色。多写湖山一角，故人称之为“马一角”。实则，其精意是贯注于整个画面的。夏珪则善以秃笔水墨写长江大川，波涛汹涌，意境绵渺。他们开创了独特的一个画派，后人称为“马、夏派”，影响极大。同时有梁楷的，也以其减笔画法，称雄于时，并以其特有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并且长期的影响。他的讽喻式的禅宗派的画风，在南宋末期的和元代的以及海外的日本的画坛上，均有了众多的跟从者。马远子马麟和李迪、李嵩、鲁宗贵、陈宗训、陈清波、陈可久、朱绍宗诸人，均在这个时期写着许多不朽的作品。他们也都是各有其专门的，像李迪善画动物，陈可久善画鱼，陈宗训善画婴儿之类。虽是一草一花，一鸟一鱼，一只小小的鸡雏，一角的小巧玲珑的园林，一湾流水，数丛秋草，一瓶杂色的花卉，不管其题材如何的鄙小，如何的习见不奇，却都运以精心，出以工巧，决不肯有丝毫的轻忽，有一点一划的败笔。这些，就是南宋画的特长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宋代画的特长之处。两宋的画家们是有深入地体察物态，精刻地研究动植和人物的特点的好传统的。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能工致而生动地描状人情物态，成为中国绘画史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以上四个时期，总括起来，也可以合并为两个时期。北宋早期之作，其珍罕等于唐、五代画，而徽宗一代，则可称为承上启下；南宋的高、孝、光三代，则尚继宣和的故光余韵。这可以说是第一期。从马远、夏珪、梁楷三大匠出来之后，则宋代画风大为丕变。他们是一代大师，也是开山之祖；他们独树一帜于当时，也给予巨大的影响于后代。历史上没有几个画家像他们那样地代有传人的。这乃是第二期。这一部宋人画册，就依这个前后期，分为上下二卷，上卷起北宋到高、孝、光三朝，下卷起宁宗到宋末。

这一部宋人画册，所收两宋画人的作品，凡一百幅。诸大家之所作，虽未必毕集于斯，而各派的画风，则大都可以有其代表的作品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全是小景的画幅，其尺幅大小，全同原画，故不再在“叙录”里一一注出原画的尺寸来。像这样的方型或圆型的小幅绢画，当初是作为何用的呢？可以说，全都是当时的实际应用的画幅。方型的画幅，乃是一扇屏风上的饰图。一具屏风可能有十二幅或十六幅乃至更多的像这样的方型画。同样的屏风也可以嵌着十多幅的圆型画。但圆型画更经常地是用作纨扇的面子的饰图的。古人所谓“轻罗小扇扑流萤”，指的就是这种纨扇。当然，这一类的小画，是比较容易地大量地被保存下来的。

这些宋人小画，虽然画幅不大，但当时的画家们却仍然用了很大的功力来制作。他们绝对地不肯出之以轻心率意。像制作大画卷或轴相同，是使用了整个心灵，整副手眼，整套技巧的。虽说是小景，却俨然是全境，宛然是大气魄，所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者是。恰像一篇近代的短篇小说，恰像一位绝代佳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削之一分则太短。恰到好处，无可移置。在戈戈的画面里，有的是缥缈频莽之势。小中见大，虽寸幅而有寻丈之景。像杨威的“耕获图”，全图人物七十多人，从在稻田里割稻，到车水，到打谷，到舂米，到入仓，到积草堆，地主们悠闲地在督工，农民们则忙忙碌碌地在干活。这边刚收获，那边已经用牛来犁翻田土，放水入田，预备下一次的插秧了。又像陈居中的“柳塘牧马图”，人马虽细小若豆，而姿态极为生动；马匹的奔逐者，回顾者，在水中浮拍甚乐者，无不神情毕肖，连它们在水里游动，在水里转颈，使池塘的水生出怎么样的涟漪的波纹来的景色，也不曾为我们的画家所放过。又像张训礼的“春山渔艇图”，硬是嫩绿的春山，绯红的桃林，有无穷深远的绝妙的江南山村之景色，多水，多润泽之意，水上有一只小舟，舟上一人，正在“捉河泥”；用作春耕的肥料（并非捕鱼，题作“渔艇”，是错的）。临水有草屋数间，有一人在望着湖上。又像马远的“梅石溪凫图”，在水的一涯，山的一角，梅树正在作花，似临水自怜其影，水面上涟漪动荡，有十多只野凫在追逐游戏，宛转相亲，情态可喜。一二凫因赶不上群，正张拍双翼，努力趁逐而前。那些情景是多末可爱、可喜。

正如宋代的整个绘坛的情况正似，画家们在这些小画上，也把所有的题材都捕捉到画面上来；从神话的故事，社会的生活，人物的动态，到折枝的花卉，栖林的小鸟，乃至待饲的鸡雏，张网的蜘蛛，无不逼真地描状出来。以多种多样的手法，来体现多种多样的自然界的动静和人类社会的活动。像这样地尝试着以精湛的绘画艺术，绘写所有的画家们自己所熟悉的，所仔细观察到的广泛的题材，在任何时期是没有比这个光辉的宋代更为突出地，而且出色地成了功的。

我们在这个宋人画册里，所收的只不过是一百幅，这一百幅的题材，却可以包括了宋代绘画所有的各部门。除了人物肖像较少外，其余山水、花鸟、

兽畜、草虫以及社会风俗画等，都有其很好的代表作在内。这样的一百幅宋人小画，虽不足以尽宋代绘画的全貌，但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也已可以看出光芒万丈的宋代绘画的发展的大略了。

什么时候才把这种类型的小画合装成一册或数册的呢？说来话长。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有收集屏风画幅或纨扇画面的风气了。但有文献可征的，当始于赵佶所装的集册。画继卷一：“政和初，尝写仙禽之型凡二十，题曰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警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回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制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处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叠秀，则阆风群玉也；明霞纾彩，则天汉银潢也；飞观倚空，则仙人栖居也。至于祥光瑞气，浮动于缥缈空明之间，使览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峣峣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后乃图写奇异的禽鸟、花卉，至累千册。今所见“祥龙石图”、“瑞鹤图”、“五色鹦鹉图”等，皆是这些册中的遗物。以其画幅较巨，故未收入这部宋人画册里。但可知集册之举，在赵佶这个时代已经流行了。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所载严嵩被籍没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里，有宋贤神品一册、宋元墨妙二十一册、元人百鸟一册、宋元神品画二册、古今名笔十二册、真赏一册、宋夏马小横披图一册、马远小册一册、宣和花鸟一册、宋画一册等，当都是集册。其后经过董其昌的鉴定并编集古今名画，成为集册的，为数不少。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九）所载，就有唐宋元宝绘一册、宋元名家画册一册、董氏集古画册一册、唐宋元人画册一册等。汪珂玉自己所集的，也有霞上宝玩（集唐宋元名迹）一册、韵斋真赏一册、六法英华一册、丹青三昧一册等。卞文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的“画”的部分，从卷三到卷五，载的都是“历代集册”，除载董、汪二家所集者外，尚有历代名画大观高册一册、历代名画大观大推篷册一册、历代宝绘推篷册一册、画苑大观册一册、历代名画高册一册、宋元名图册一册等。清代皇室所藏，见于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的为数尤多。今所知所见的，就有唐宋元名画荟珍册一册、唐宋名绘册一册、宋人集绘册一册、宋人纨扇册数册、四朝选藻册四册，以及历朝名绘册、宋元集绘册、宋元名绘册等。清代及近代私人所藏，亦多集宋元零页为册的，像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一）所载，就有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一册、历代名笔集胜六册、明人名笔集胜二册。此种“集册”，常常真贋糅杂，分合不常，且易于失群，最难稽考其来源。

这部宋人画册所收的宋人小画，其来源不一，唯取其真。有一册而只取其一二页的，有本来是零星地一页、二页地收集来的。除零星收集的少数册页，无法稽考其来源外，余皆注出其原来册名。大抵以取之清宫旧藏的四朝选藻册、宋人名流集藻册、烟云集绘册、宋人集绘册、纨扇画册、宋元宝绘册和庞氏旧藏的历代名笔集胜册（六册）者为最多。此未足以尽宋人小画，只是“集大成”的第一步耳。然已是历代“集册”里最浩瀚的一部了。

选画之功，以张珩，徐邦达二君为主；印刷之功，则始终由鹿文波君主持之。这部宋人画册的得以告成，是和他们几位以及许多从事于此的工作人员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例应书之。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郑振铎序于北京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序

文艺报的编者想辟一个名为“伟大的艺术传统”的专栏，介绍中国历代重要的雕刻、建筑、绘画及其他艺术品，以图片为主，而辅以文字的说明，每期连续登载；要我组织若干专家来写。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并和几位专家商谈过，觉得像这样的专栏，如由许多人执笔，必会流于散漫而无系统；且文体也不一律，谁写哪一类或哪一个题目也不容易分配受贴。结果，决定由我一个人来执笔，而材料则由专家们共同供给。文艺报的编者同意了这个办法。从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艺报开始，每期便都有由我署名的伟大的艺术传统一篇。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担任这个艰巨的工作呢？一则，大家都以为我掌握的资料比较多——那些资料都是我编辑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时所搜集起来的——对于艺术传统的认识，比较的全面些；再则，有了许多专家的通力合作，对于各个专门的题目或问题，总不难下笔；三则，“伟大的艺术传统”是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介绍，并不是一部中国艺术史，自审力量还可以够得上写这种简要的说明文字。所以，便毅然的动笔写起来。

但写了几篇，连续的刊载了出来之后，困难发生了。原来是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结果都成了以“文”为主，以“图”为辅了。我交给文艺报的稿子，每次都有很多的“图片”，文字虽是一篇篇的叙述，但对“图”读“文”，“文”实在只是“图”的说明。文艺报因为印刷技术上的困难和篇幅的限制，每期刊载出来的“图片”，只不过占我交去的总数中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比较精细些的，复杂些的，或占篇幅较多的“图片”，便都无法印出来。这样一来，“伟大的艺术传统”便有些像中国艺术史略一类的东西了。我想：应该另编一套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与之相辅而行，才能解决这个困难。今年四月间，我到了上海，和刘哲民先生谈起这个计划。他极力赞成，并愿意负责出版这部图录，一切关于印刷技术方面的设计和事务，都可由他主持办理。我受到这个有力的鼓励，很是兴奋，便下了决心要编成这部图录。过几天，试印了几幅精细的宋画出来，觉得还可以满意。六月间，我回到北京，和文艺报编者谈到这个计划，他们也表示同意。于是这部图录便正式决定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筹划与试版，这部图录的第一辑在今天便开始和读者相见了。我很高兴见到这部图录的出版计划能够如期实现，更高兴的是：原来的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计划，也竟然因这部图录的出版而得以实现！读者们执“图”以证“文”，可以有“图”“文”相辅相助之乐了。

刘哲民先生在出版这部图录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从选纸、照相、制版，直到印刷、校对等等工作，都是他亲自负责处理的。有时，一幅图的印出，他不惮三番四次的试版，认为不满意时，往往制版数次。摄影者钱鹤龄先生，珂罗版的制版及印刷者戴圣保先生，彩色版制版者鹿文波先生，都倾其全部心力以从事于这个工作。如果这部图录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几位。拿起已出版的这一辑图录来翻看，一遍又一遍，觉得确可令人满意。较之我从前印出来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印刷方面不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这表示：新中国的出版工作者和印刷者是如何的忠诚而一丝不苟的花心力于他们的工作和事业上。

这部图录的编辑由我负责，但并不是我独力所能负担得起的。从图片的

选择到目录的写定，我不时的征求许多专家们的意见。他们供给我以许多资料，也提供了很多重要而宝贵的意见。特别在绘画部分，许多专家和收藏家给我的帮助尤多。王世襄先生供给我以他在美国所辛苦搜集到的近四五十年来流落在美国公私收藏中的许多重要古画的照片；徐邦达先生供给我以他十多年来所不断编写增订的现存万代名画目录；张伯驹先生毫无吝色的把他所宝藏的展子虔作的“游春图卷”借给我拍照；——我拍了好几次，第一、第二次拍彩色的，都失败了；后来，拍黑白的，还可以用——惠孝同先生借给我以他所藏的王诜作的“渔村小雪图卷”，李嵩作的“货郎图卷”；文物局供给我以新近收购的唐人作的“纨扇仕女图卷”；故宫博物院供给我以最近发现的卢楞伽作的“罗汉图卷”和宋徽宗作的“听琴图轴”、锦鸡芙蓉图轴”等；东北博物馆供给我以辽阳汉墓壁画摹本；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给我以千佛洞魏代壁画摹本；我还借到某氏所藏的孙位作的“高逸图卷”。像这些汉、六朝、隋、唐和宋代的名绘巨制，都是第一次公开于世的。这部图录因此平添了许多新鲜的第一手的材料。我应该向上面的几位先生和几个机构表示最恳挚的谢意！还有，关于雕刻、陶瓷、刺绣等等部分，北京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文化部文物处，长沙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也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材料；在若干专书，像鸟居龙藏的辽代文化图，住友氏的泉屋清赏，梅原未治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Hobson的犹氏所藏陶磁图录，蒋玄怡的楚民族的艺术等书里，我也采用了一部分的材料，均应该在这里一并志谢！许多专家和朋友们，在种种方面给我以助力，使这部图录能够出版，我也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

这部图录在实际上是许多专家和许多机构的集体合作的业绩，我只是负编排之责而已。像这样的集体合作的业绩，是新中国学术界的新现象。我所以敢于有勇气担负这个艰巨的工作，就因为相信会有这种来自各方面的有力的合作。假如这部图录能够表现出伟大的艺术传统里的最光辉的成就的话，那光荣是应该属于许多通力合作以成这部书的许多专家们和许多机构的。

这不是一部完备的包罗万象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许多比较习见，容易从别的书里得到的图片，这部书里都没有收入。有许多应该收入的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王维的“伏生授经图”等，都将作为将来单行出版的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中的插图；在这部图录里都不再重复的将他们印出了。

敦煌千佛洞里的许多壁画和塑像，是保存着从北魏到元代的那十个世纪之间的最好的艺术传统的，我们将另编专书出版，这里只选取魏代的壁画一幅以为例，不再多取了。

有好些读者来信，希望这部图录所收的材料，不要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里所收的材料重复。我相信他们读到了这部图录之后，将知道我是怎样的尽可能的收入重要的新的材料的。我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乃是第一手的新的材料。但有极少部分，像古代的铜器，要想绝对的避免重复是不可能的。在这部图录里，他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读者们将会满意这些重行制版的图片的。

较之预定的篇幅，已经增加了不少。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新的材料，陆续不断的出现，而且有的已送到我这里来，像考古研究所所有的斗鸡台、罗卜卓尔、辉县出土的许多古器物、塑像、陶器，东北博物馆所藏的唐、宋、元、明各代的重要的绘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宋、元、明、清各代的重

要的绘画和艺术品，中南，西南，西北各大行政区所搜集到的许多重要的古器物，还有许多私人所藏的名画和重器，编辑和收录，那就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了。

在中国的伟大的艺术传统里，重要的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中国的艺术家们在从事于“推陈出新”的工作时，必须取精用宏。把伟大的艺术作品，尽多尽快的供给他们，并且大量的流通出来，是有其必要，有其意义的。在创作民族形式的艺术上，便有其重要的作用。这将不是一种“愿望”而是完全有实现的可能的。我愿在这方面做些编排的工作。我相信，许多专家，许多机构，出版家和印刷者，都一定会通力合作，乐于共同完成这个重要的工作。这部图录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郑振铎序

西谛题跋（摘录）

芥子园画传三集

清王概等辑 存二卷二册

清康熙芥子园刊本

余于劫中先后得彩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画谱，今又收得此本，共是四种。二十余年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获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幽芳居士书。案此跋作于抗日战争期间。

素园石谱

明林有麟撰 四卷四册

明万历刊本

素园石谱明刊本，殊罕见，初印者尤少。此本予于十五六年前得之北平，仅存第三及第四卷。不意顷复于忠厚书庄得第一、二卷，恰成全书。且恰是不远复斋旧藏之一部，诚奇缘也。癸未冬十月十六日，纫秋居士书。

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

柳亚子藏 阿英抄本

不分卷一册

若英兄手抄见惠，殊感之。余所藏书目，无一关于辛亥革命者，得此足弥一憾。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西谛。

宝礼堂宋元本书目

潘宗周藏 一九四一年西谛抄本

一卷一册

潘氏宝礼堂书录四卷，收宋刊本一百有七部。经部自周礼郑注以下凡二十一部，史部自蜀本史记以下凡二十六部，子部自纂图互注荀子以下凡二十一部，集部自陆士龙集以下凡三十九部；未附元刊本战国策、南海志等六部。已溢出百宋一廛毕生所得之数矣。书录出张菊生先生手，甫印就，潘明训君即下世，其嗣君乃封存之，故传世绝罕。余尝托菊生先生索取一部，竟不可得。数月后，李紫东乃以一本见贻。惟书录卷帙稍繁，披览不易。余乃手录其目为一册，俾时自省览焉。民国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西谛。

玉茗堂异梦记批评

二卷四册 明刊本

沈氏粹芬阁藏书于劫中散出，多经叶铭山手，予倾囊得其七八种，其中万历刊本皇明英烈传尤为白眉。此异梦记予亦思取之，以困于资力，略一踌躇已为平贾所攫，携之北去。六七年来。犹往来梦寐中，未能去怀。去冬，书友孙实君获盐城孙氏书数十种，予见其目，此书赫然在焉。予惊喜过望，力促实君邮来，不匝月，此书果至。予翻阅数过，如见故人。而实君索值三万三千金，予时囊空如洗，无以应之，姑嘱其留下，意知其必非吾有矣。不一月，果于友人张叔平先生案头见之。叔平曰：予有即君有，且为君得之可也。予亦不欲夺叔平之所好，遂置之不问。顷过叔平书斋，复见此书，知已于今春如值购之矣。叔平见予深喜之，乃慨然曰：即以贻君如何？予大喜，遂挟之以归。报之以明刊本冯氏经济类编百册，然此为孤本，类编则不难得，固未能相提并论也。叔平慷慨好义，乐成人之美，生平所为多类此。此举虽细事，然予实深感之也。从此予之曲库中复多一奇书矣。亟欲印入影刊传奇第二集中，以广流传。惜入春以来，物力艰难，救死不遑，万无闲情及此，其将待之来春万物苏生时为之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纫秋记。

墨缘小录

清潘曾莹撰 二册 清咸丰刊本

余于京肆得论画题画书，与乎画录、画记、画人传等二百余种，罗掘皆空，无可增益。乃更求之沪读，郭石麒为予获数十种，皆为京肆所不能有者，此书其一也。殊感之。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西谛。

扬州画苑录

清汪鋈撰 四卷四册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予初访此书，数月未得。郭石麒为予购得扬州丛刻一部，中收有此书。数日后，通学斋复送此汪氏原刻本来，因复收之。此不难得之物也，乃亦有小小的经历，可见收书之不易。即不难得之物，亦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西谛。

长安客话

明蒋一葵撰 八卷二册 明万历天启间刊本

此书明刊本绝罕见，常州先哲遗书曾翻刻之。今遗书亦不可得。一九五六年春予南归，于旧居乱书堆里检得之，即携以北上。亦论述北京掌故之一助也。六月十七日，西谛。

过日集

清曾灿辑 二十卷三十二册 清康熙刊本

一九五六年春过上海，徐森玉先生告予云：君集明清人总集，适有过日集是禁书，惜已为文管会所得。予至文管会索阅此书，拟他日借阅之，盖不复作度藏想。回京后，得景郑函云：沪上有过日集乙部，欲得之否？亟函购之。今晚从厂肆归，正苦无书，景郑乃邮此书至，灿灿有光，玄览堂中又多乙部佳本矣。六月十七日西谛记。时久雨初晴，凉暖匀恰，甚怡悦也。

此本虽夺牧斋序，然可补抄无伤也。文管会从修文堂得此书，价百金。景郑为予从吴眉孙许得此本，价仅三十六金，甚感其作合之功。西谛。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秦汉瓦当文字

清程敦撰 二卷 续一卷 一册

清乾隆五十二年横渠书院刊本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余至始皇陵，见陵前有农民在掘土，碎砖破瓦堆弃于旁。余于其中拾得大瓦残片三，合之可成半形。瓦纹奇诡，未之前见，的是秦皇陵寝所用之瓦当也。乃立意欲搜辑周、秦、汉三代瓦当为一书。于西安见到出土的瓦当不少。二十八日至洛阳，又见到不少新的东西。纂录之兴益高。回京后，乃着手读有关瓦当文字一类的书。从程敦此作到吴隐、罗振玉所著，案头大体皆备之。敦书初用石印本。今晨大雨中，文渊阁乃为致此原刊本，殊是欣喜。书竟，闻窗外鸟声细碎，雨当止矣。六月三日，西谛。

韵石斋笔谈

清姜绍书撰 二卷二册 清顺治刊本

此书予曾收旧抄本一部，以校他本殊有胜处。今复于上海得此原刊本，殊自喜。二西的无声诗史余亦尝收得康熙李光暎写刻本，一扫石印本之讹脱。书贵旧本，乃是实事求是之一端，非媚古泥古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印须集

清吴翌凤辑 八卷续集六卷又续集六卷

女士诗录一卷 十二册

清嘉庆刊本

二十余年前曾收得枚庵怀旧、印须二集，劫中已失之。去岁立愿收总集一类书，乃复于修绠堂架上得怀旧集。遍访印须不得，久之，乃于邃雅斋书堆里获之。至是二集乃得合璧。今春赴沪，在旧居乱书里又检得怀旧一部。

回京后，偶过修绠堂，在其门后架上复见到印须集一部，即此本也。漫复收之，俾得与沪寓的一部重得配齐。劫火取去我的怀旧、印须，今乃倍得之，能无所感欤！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西谛。

石田先生诗文抄

明沈周撰 诗抄八卷文抄一卷
事略一卷 清钱谦益辑
二册 明崇祯刊本

此书写刊式样全同牧斋初学集，盖以同是瞿式耜所刻也。卷首夺去钱、瞿二序，已为补写订入。卷十是钱氏所辑石田先生事略，用力甚劬。论述石田生平者，此文当是重要文献也。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西谛记。时距得书于上海之日，已两月余矣。

石仓历代文选

明曹学佺辑 二十卷十六册 明崇祯刊本

石仓诗选余求之二十余年，尚未得其全。礼邸藏本已东去，是终天之憾。此石仓文选尤为罕见，虽价昂却不能不收。书出宁波，疑是天一阁物。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西谛记。时雨声浙沥，秋怀无已。

此石仓国初文选二十卷，未见诸家藏目著录。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从鄞大西山房林集虚处得之，我一见即惊为秘笈，亟挟之而归。价百金殊昂，然不遑计及之矣。玄览堂所聚总集中此是白眉。卷十九程本立文多有关滇南史地，于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献之人颇有用。西谛又记。十五日灯下，时方从琉璃厂归也。

笠泽游记

明王世贞等撰 一卷一册 明万历刊本

予去冬游洞庭东西山，甚得山水之趣。从龙头寺到包山寺十里之间，皆梅林也。如遇花时，一白如雪，芳馨触鼻，必大胜邓尉之梅。东山之滨更多荷田，荷叶田田绵延数十里，若遇盛夏，荷花大开，则其清芬远送，必更令人心醉。惜皆未得其时。读此笠泽游记五篇，似重温旧游一遍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西谛记。

昆山杂咏

明俞允文辑 二十八卷四册
明隆庆四年刊本

予数年来收得地方诗文总集不下三百余种，但以通行本为多，明鏊者寥

寥可屈指数。此昆山杂咏四本为明隆庆庚午刊本，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得于北京来薰阁，可称其中白眉矣。天阴欲雨，晓雾尤浓，展阅此书，顿觉阳光上眉梢矣。西谛。

合刻忠武靖节二编

明杨时伟编 二十一卷六册

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

杨时伟尝刻唐诗艳逸品，首附百美、百花二图，铸印甚精。此合刻忠武、靖节二编，亦其所辑，颇见其纂辑之功力。芟除伪语，独存本色，考证之精详，明末学人罕见其俦。前日见于修绠堂，遂收之。亦一明刻六朝人集善本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

天章汇录

清陈弘谋辑 不分卷 四册

清陈氏培远堂活字印本

见此书于来薰阁案上，陈济川云：是活字本，录清代御撰书题跋目录，甚罕见。顷方从效贤阁取来，予翻阅一过，即挟之以归。这是陈弘谋所排印的，中缝有培远堂三字，研究目录学的人殆皆未见此书。虽所录都为习见之作，而其体例则是一种创作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记。

昌谷集

唐李贺撰 明曾益释

四卷四册 清初刊本

李长吉诗想象奔放，奇语叠见。世人情思每苦枯涩，若读长吉诗便知天才诗人是如何的文思沛旺，像长江大河之不可竭尽。其遣辞用字，又是如何的破天心、揭地胆。凡宇宙间物无不可捉入诗里，而为之尽忠肆力。予非诗人而素喜长吉诗，今得曾益释本，纸墨精良，甚足怡悦，复增诵吟之趣矣。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西谛。

华阳集

宋张纲撰 四十卷五册

明万历二十五年于文熙刊本

华阳集四十卷，宋张纲撰。四库简目标注只说有抄本，可见此明万历刻本殊为罕见。裴效先从江南购到的书不少，但佳者寥寥。予得魏默深事略一册，是其中白眉。顷复见此书，更胜彼薄帙单行的资料了。张纲为南宋初名臣，其中原始材料甚伙，开卷外制里即有牛皋转两官的一诏，殊是重要。今

春予至杭州，登紫云洞访牛皋墓。细雨霏微，山容凄淡，徘徊墓前，仿佛犹见此民族英雄的抗战雄姿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续补寰宇访碑录

二十五卷 寰宇访碑录校勘记十一卷
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二卷 再续寰宇
访碑录校勘记一卷 刘声木撰
一九二九年刘氏铅印直介堂丛刻本 十册

顷欲集诸家碑录为一书，遍访刘氏此书未获。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过隆福寺文奎堂，乃于其架上见之。遂购得，挟之以归。像这样的实用书，得之也颇费周折，可见集书之不易也。西谛。

古柏堂十四种曲

清唐英撰 十六卷九册 清嘉庆刊本

天寒欲雪，情怀落漠。偶检架上古柏堂传奇，见只有十四种，阙第十五种。忆昨晚在隆福寺大雅堂，睹其从山东购来书中有镜月闲情第十五种双灯案一册。因即驱车至大雅堂，携此册归，恰好配成全书，大是高兴。一书之全其难如此，岂坐享其成之辈所能了然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谛。此书实只十四种曲，尚缺转天心一种。

诗慰

清陈允衡编 存十五种十八卷四册
清初澄怀阁刊本

余先得陈允衡国雅，但历访南北各肆求诗慰却不可得，即董某复刻本亦未有。顷乃于上海来薰阁得原刻诗慰四册，虽残缺不全，亦欣然收之。曾至北京图书馆抄得诗慰全目，计初集二十家。此本存者凡十四家，二集十家、续集八家，则此本均无有。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高淳邢孟贞石臼后集一卷，此本却有之。海内有此书者，恐无第三家也。此书入全毁总目，故流传甚少。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西谛记。时大雪方霁，望皆白，是今岁丰稔之兆也。

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金元好问辑 清郭元釭补七十二卷首二卷二十四册
清康熙五十年武英殿刊本

全金诗不难得，但余却求之数载未获。去岁曾于上海修文堂架上见之，嘱其留下，却不知已于何时售去。一月前，复于北京修绠堂见到一部，即此本也。却亦几费周折，始得入藏。呜呼！凡一从事专门学问之学者，辛勤访

肆数十载，乃得成一比较完善之专门书库，其点点滴滴皆心上血也，能不珍视之欤！西谛。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山晓阁明文选

清孙琮辑 八卷续集八卷十册

清康熙刊本

山晓阁明文选八卷，续集八卷，清初孙琮评选。琮以古文正宗的眼光来选明文，尤推重钱谦益、归有光二家，与诸明人之选经济文或小品文者大殊其旨趣，故入选之文亦多与众集不同。清乾隆时禁书目录曾将此书续集列入全毁，盖以其选牧斋文过多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大雪方霁，驱车至厂肆，在来薰阁见此书，因收得之，同时并获本草汇笺。西谛。

群雅集

清鲁超等辑 四卷十二册

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

此是以古诗赋试士之集，已开学海之先河。集中作者后有抗清而死者，故此本传世甚少。去冬南下，在上海晤徐森玉先生，以此书及彩印本金鱼图谱见贻。余方广收各代及地方总集，又正写古版画史略，得此二书为之狂喜，将何以报之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灯下西谛记。时夜静无声，明月照积雪上，清光冷隽射骨。

文体明辩

明徐师曾撰 存三卷一册

明游榕活字印本

宋元活字本书今不可得而见矣，今存的最古活字本都是明人所排印的。唐人集以铜活字印者近百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均有明活字本。无锡安氏、华氏均用活字印书。活字蓝印本墨子最为显赫，却不知为何地所印。予收明、清二代活字书不少，明代所印的虽都为残本，却多半是不见著录者。此文体明辩亦是残书，乃明万历间闽建阳游榕制活版印行，雕板史上又多一重要人物矣。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过三友堂得之，彼方自山西收书归来。西谛。

玉楮诗稿

宋岳珂撰 八卷二册 明刊本

玉楮诗稿八卷，宋岳珂撰，明岳元声刻本。元声为珂十六世孙，此集系他从珂的稿本录刻的；故当是珂集的第一个刻本，也是唯一的一个刻本。诸藏书家著录的多半是抄本，殆都是出于此本也。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购于来薰阁。西谛记。

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

宋蔡襄撰 四十卷五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陈一元刊本

予月前得明刊本蔡君谟文抄二册，戈戈三数十纸，大不快我意。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乃旧历元宵佳节，从西郊苏联展览馆出，迂道琉璃厂，在来薰阁得此陈一元刻四十卷本蔡忠惠集，乃大慰。同时并获明刻澹然居士集等数种。时已圆月东升，暮色苍茫矣。西谛记。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

题黼溪逸史辑 九卷附中原音韵一卷抄本 十册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九卷，后附中原音韵一卷，抄本不旧，然极罕见，故亟收之。编者为新都黼溪逸史。有嘉靖丁巳一得山人跋。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得于北京来薰阁。西谛。

全宋词

唐圭璋辑 三百卷附录二卷索引一卷二十册

一九三七年铅印本

是书初出时，意不欲购，以多可商处也。今发愿读词，乃以六百金得之来薰阁，较前不啻二十倍余。余藏词满一小室，无一书昂过于此者。予所藏明清精刊不下数百，独无宋元本，亦一憾事也。幽芳阁主。九月三日。

陇右金石录

张维辑 十卷十一册

一九四三年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铅印本

在敦煌千佛洞见到此书，略一翻阅，觉得其中资料甚为有用。回到兰州，和杨馆长谈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上午方上火车，杨君携此书见贻。尽二日之力阅竟。论述秦川河西诸地胜迹者，固少此书不得也。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七时记于车中，西谛。

唐人选唐诗

六种六册 明万历刊本

唐人选唐诗向来只见有汲古阁刻御览诗、篋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才调集八种。后获明仿宋刻本国秀集，乃

知选刻唐人诸选，其风亦自南宋书棚创之。又得明刻本才调集，则知明刻亦非一二种。顷从北京中国书店得此本，所存凡篋中、国秀、河岳英灵、中兴间气、搜玉及极玄六种，系明万历间刻大字本，又出仿宋汲古诸本外。书囊无底，信然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于开会后偕赵斐云、夏作铭二君同游书肆，获之，甚是高兴。时风日晴和，大似仲春佳晨。此书久杂度乱书堆中，无人顾问，一旦脱颖而出，大足庆幸。西谛。

万首唐人绝句

宋洪迈辑 一百一卷二十册 明嘉靖刊本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是农历端午节，文渊阁萧君送万历本莆舆纪胜和啸阁刊本唐诗韵汇来，即购之。时晨曦满院，冷意犹在，匆匆翻阅，殊自怡悦。十时许，驱车到中国书店，初欲取回李调元饾飴食谱，以王志鹏外出，未得其书。乃见有嘉靖本唐人万言绝句，大喜欲狂，即以半月粮购之。此书常见者为万历赵宦光刊本，然多所改易，与原本面目全非。此嘉靖本是从宋本翻雕者，最为罕见。近来影印本即借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付照。予方从事唐诗版刻考证，乃不能不收入之。同时并得天顺本雅音会编一部，虽残存仅半，亦取之。以其乃是用上平声十五韵、下平声十五韵选辑唐诗，正是唐诗韵汇之祖也。同日得之，甚巧合也。西谛。

蔡中郎集

汉蔡邕撰十一卷六册
明万历元年茅一相刊本

蔡中郎集以明华坚活字本为最罕见。今则收入四部丛刊中，家有其书矣。次为徐子器本，又次为余汝成本。此书则为茅一相编刻本，斟酌诸本异同，颇为精善，惜世少知者。予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之，与徐余二本并储诸玄览堂中。好书日少，即得此明刻，亦复自喜。西谛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记，即阴历丁酉年除夕也。

李翰林分类诗

唐李白撰明李齐芳辑
诗八卷赋一卷六册
明万历二年李齐芳刊本

李翰林分类诗八卷，赋一卷，明万历刻本，甚精善。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予得之北京带经堂，彼盖购于广州者。近来书市大盛，故京贾纷纷外出，颇有好书可见，惟书价则日昂耳。西谛。

类笺唐王右丞诗文集

唐王维撰 明顾起经注 诗集十卷文
集四卷八册 明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刊本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购于北京中国书店。在诸明刊本王右丞集中，当以此本为最备最善。西谛。

高常侍集

唐高适撰 十卷二册 明正德刊本

高适集有明活字板本，凡八卷，有诗无文。又有张逊业东壁图书府本，亦只有诗二卷。以后翻刻张本的诸明刊十二家诗，像许自昌、杨一统所刻的，也都是二卷本。四库收的是十卷的影宋抄本，于诗八卷外，第九、十两卷是文，最为完备，惜未有复刻本。曾在北京隆福寺修绠堂架上，见有明正德、嘉靖间复宋刻本一部，亦是十卷，有诗有文。一时匆促，未及购之。今天是夏历戊戌年元旦，偕赵万里君游厂甸，偶忆及此书，因亟往修绠堂取之归。玄览堂所储唐人集，又多一善本矣。一九五七年夏，曾在藻玉堂取得一部明正德刻本王昌龄集，凡三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与此本正同。闻正德时，曾刻王、高、孟、岑四集，惜予仅得王、高二集。颇疑此种十行十八字本盛唐人集，当不止是四家，且似不限于盛唐一代。朱警刻的唐百家诗集，亦是十行十八字。疑均出于南宋的书棚本。朱本有王昌龄、孟浩然二家，却无高、岑，不知何故。研讨唐诗刻本，是一大学问。非广搜异本，多集资料，不易有可靠的结论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灯下郑振铎记。

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

明高濂撰 二卷二册明刊本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时候离开现在将近三十年了。那时，赵斐云将赴宁波访书，马隅卿恰好闲居在家乡，斐云约我同行，我少年好事，一诺无辞。海上飓风适大作，不能作海行，乃经杭州、绍兴，乘大汽车达宁波。我们住在隅卿老宅的东厢，昼夜豪谈。谋登天一阁不得，则访书于冯孟颀、朱贲卿、孙祥熊三家。孟颀、贲卿皆尽出所有，以资探讨。孙君独吝，迟迟乃出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后附有续编者，及明白绵纸刻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书。二书出，他书皆黯然失色。我们相顾动容，细细翻阅数过，于玉簪记的插图，尤为欣赏不已，然终不得不捧书还之。独于录鬼簿则不忍一释手，以其中的戏剧资料均为第一手的，少纵即逝。乃向主人力请一假，约以次日归赵。孙氏慨允我们之请。我们心满意足，抱书而回。就在当夜，拆书为三，由我们三人分写之，这是值得通夜无眠地来抄写的。这部抄本后来由北京大学付之影印，人人均可得见之了。过了十多年，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杭贾赴鄞，购得录鬼簿及玉簪记，欲以归予。我久不购书，且方在穷乡，亦无力以得之。然如见老友，实在舍不得放开他们。不得已乃举债以得录鬼簿，却无能并获玉簪记了。后闻玉簪记已为徐伯郊所有，则不复更作收藏想。不意年初上海古籍书店函告云：有白绵纸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欲得之否？颇疑即

是前书，姑函索阅，书至，果即是孙氏物也。三十年梦魂相思，终得有之，能不谓为书缘有合乎？十多年前，鱼与熊掌势不可得兼，不意于十多年后，二书竟能璧合。此书索价至四百金，可谓昂甚，然不能不取之。聚书满家，独此二物萦系心头，似灿灿作光。不仅书是白眉，即遇合亦甚奇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郑振铎记。时小园中红梅正含苞欲放，丁香海棠均茁嫩叶，而郊外柳色已黄，春光徘徊，中人欲醉。

录鬼簿

元钟嗣成撰二卷二册

明抄本

十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杜门读书，我辈偶发豪兴，欲至甬访之，借以登天一阁观未见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车一，飞驰而去。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览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际，皆有关小说戏曲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竟抄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睹之如获异宝。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镫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抄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孟颢、朱鄮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睹其精英焉。孟颢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抄得姚氏今乐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鄮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深藏秘镗，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绵纸本，劫中曾出现于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后此抄本北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西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复印。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今者世事大变，隅卿墓木已拱，蜗庐亦已下世。隅卿所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此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际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郑振铎。

董解元西厢记

明黄嘉惠刊本 二卷二册

予初读西厢记诸宫调，乃用坊间排印本。再读则用西厢十则本。后得西厢六幻本，则未遑三读之矣。曾见朱墨本，又见海阳适适子本，今复得黄嘉惠本，共凡六本。闻更有屠隆评本，则未之见也。何时能合诸本细细校读一过欤？西谛。

偶过修绠堂，见明黄嘉惠本董西厢，虽夺去序、图，犹神彩动人，亟为收得。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西谛记。

京镗皇明通俗演义全像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

三册存卷一至三

明刊本

这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明代小说，以剿平倭寇为主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二月前，见之开通书社，亟取之归。付装后，始可翻阅。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西谛记。

尧山堂外纪

明蒋一葵撰 一百卷十六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予三十年前尝得一部，甚喜其有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文学史的人特别有用。但惜其不注明每事的出处，大损其可靠性与正确性。颇想花些时间将每事的来历写注出来，而不幸此书乃于劫中失去。今晨偕斐云至中国书店，见于案头，乃复收之。注释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西谛。

屈陶合刻

明毛晋编不分卷六册

明末毛氏绿君亭刊本

久欲得毛氏绿君亭本屈陶合刻，南北各肆皆无有，今乃于隆福寺见之，亟取之归。此本屈子收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皆原之作也。未附参疑、译韵、译字，颇有益于读者。陶集后则附参疑及杂附，亦可资参考。予所收毛氏所铸书已十得七八，不知何时方能集为大观也。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西谛记于北京。

松陵集

唐陆龟蒙皮日休撰十卷五册

明末汲古阁刊本

松陵集予有明弘治本、明顾凝远诗瘦阁本，今复得此汲古阁本，则共有三本矣。鲁望、袭美为唐末有特创风格的诗人，此皮陆倡和集不仅卷帙之富为古今冠，即诗意亦妙极也。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西谛记。

明清藏书家尺牘

潘承厚辑 不分卷 四册 一九四一年
潘氏影印本

顷过博山寓庐，承以此书贻予。博山收藏金石书画至伙，滂喜斋物皆在其所，宋刊本东观余论、补注蒙求其尤精者也。博山博见广闻，鉴别至精，尝以二百金得宋蜀刊大字本陈后山集于苏肆。所藏尺牘绝无贗品，藏书家外并将以画家及忠烈二集续行墨版。予嗜书而无力，明清诸大家批校本见之而未能收者多矣。阅此诸家手迹，为之慨然！纫秋居士识。

海岛逸志

清王大海撰 六卷四册
清嘉庆十一年漳园刊本

甲申冬十二月二日，以四百金得于上海萃古斋。此书所述皆得之见闻，固非山海奇谈也。传本颇罕见，故收之。敬夫。

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 二卷四册
明末著坛刊本

昔李开先藏词曲甚富，自称词山曲海。黄葵圃亦多收词曲，自颜其所居曰学山海之居。予弱冠即好收书，历三十载，所得所见不下二万种，就中亦以词曲为多。惜以家贫多累，每睹好书，未能尽收耳。尝得杨升庵夫妇散曲、夏桂洲词、陶情乐府、碧山乐府、汧东氏府、夏旻词诸书，均明刊本也。劫中复得秦时雍秦词正讹半部，尤为得意。而明刊传奇所收亦多，西厢、还魂二种尤着意罗致异本。尝于南北各肆搜得明刊西厢各本凡十四五种，刘龙田本最为罕见，独以未有嘉靖以前刊本为憾耳。遂从雍熙乐府中辑得西厢全曲，后孙君楷弟以活字印出，世人乃稍睹西厢本来面目。至还魂一记，今人所知者都为冰丝馆删本，暖红室所刊亦是翻冰丝馆本。六十种曲收还魂二部，一是原本，一是改本，知者已罕，至明万历原本则见者益少矣。予有万历刊石林居士序本，白绵纸印，最为精好。插图出虬村诸黄手，尤流丽可爱。线条细如毛发，而人物神态活跃有声色，他本皆不及远甚。冰丝馆本插图即出于此本。继又获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一种，则为冰丝馆本批点所自出，予尤宝爱之。自罹劫以来，予旧藏书烬于兵火者半，出以易米者亦半，书库中物垂垂尽矣。独此二种及其他词曲诸本，犹守之未失。然浩劫未终，其能终保无恙乎？书竟，掷笔三叹！纫秋。

东郭记

明孙仁孺撰 二卷四册

明崇祯刊本

东郭记二卷，六十种曲收入，无作者姓氏。又见一道光刊袖珍本，则已改易作者姓氏矣。此是明代原刊本，有白雪楼主人孙仁孺自序。仁孺又号峨眉子，未知其里居仕履，殆是蜀人或仕游于蜀者。当时蜀中演剧之风亦颇盛也。我国讽刺剧最是罕见。此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隽永之人性讽刺剧也。作者殆具一肚皮愤世妒俗之郁郁欤？予别藏一醉乡记，为崇祯间刊本，亦仁孺所作，则三百年来未见翻印本矣。纫秋居士书。

新镌古今大雅 北宫词纪南宫词纪

明陈所闻辑 北宫词纪六卷南宫词纪六卷

十二册 明万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陈氏继志斋刊本

予于三十余年间，先后收得陈所闻选的南北宫词纪八部之多。初收的几部，但求其少烂板断板而已。后乃进而求其初印无缺字者，但终不免每卷均有缺页、并页之处。北宫词纪卷五及卷六的目录中，间有各附插图一页的。得之，已为之惊喜不置。不意最后乃获初印的北宫词纪和南宫词纪各半部，北宫词纪卷首并有词人姓氏三页，插图四页，但其中仍有并页之处。数年之后，复得一初印的残本，恰好配成全书。其南宫词纪卷四的第四十九页、第五十页，各本皆缺者，复于别一本里凑齐之。于是，这部百衲衣似的南北宫词纪，乃终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纪，恐怕是很少见的，可能是人间无上的本子也。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象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乃艰苦至此乎？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谈么？谈散曲者能不备这部南北宫词纪么？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其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么？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拼凑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今天中国书店把这部书装订好送来，整旧如新，乃可阅读。于灯下细细翻看，颇自喜慰，遂捉笔漫记如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深夜西谛记。

漫步书林

引言

在路上走着，远远地望见一座绿荫沉沉的森林，就是一个喜悦，就会不自禁地走入这座森林里，在那里漫步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时候也好，是老蝉乱鸣的中午也好，是树影、人影都被夕阳映照得长长地拖在地上的当儿也好，都会使我们有清新的感觉。那细碎的鸟声，那软毯子似的落叶，那树荫下的阴凉味儿，那在枝头上游戏够了，又穿过树叶儿斑斑点点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阳光，几乎无不像在呼唤着我们要在那里留连一会。就是地上的蚂蚁们的如何出猎，如何捕获巨大的俘虏物，如何把巨大的虫拖进小小的蚁穴等等的活动，如果要仔仔细细地玩赏或观察一下的话，也足够消磨你半小时乃至一小时的工夫。

从前的念书人把“目不窥园”当作美德，那就是说，一劲儿关在书房里念书，连后花园也不肯去散步一会的意思。如今的学生们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在屋里是关不住的了。三三两两地都带了书本子或笔记本子到校园里、操场上、或者公园里去念。我看了他们，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兴。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地带了书本子或带了将要出版的书刊的校样到公园里工作的。

可是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引子”的“引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句鼓励念书人的老话。当然，我们如今没有人还会想到念书的目的就是去住“黄金屋”。不，我们只明白念通了书，做了各式各样的专家，其目的乃是为人民服务。在念书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里，在从事这种劳动的当儿，研究工作的本身就会令人感染到无限喜悦的。——当然必须要经过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阶段，即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在书林里漫步一会儿，至少是不会比在绿荫沉沉的森林里漫步一会儿所得为少的。

书林里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决不会比森林里少。只怕你不进去，一进去，准会被它迷住，走不开去。譬如你在书架上抽下一本水浒传，从洪太尉进香念起，直念到王进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舍得放下这本书么？念红楼梦念得饭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抢着念海鸥，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时，还不肯关灯。结果，只好带强迫地在午夜关上了电灯总门。有人说这些是小说书，天然地会引人入胜的。比较硬性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不然。情况还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欢读些种花种果的书。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圃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从这部书里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学圃杂疏，遍访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一部王奉常杂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学圃杂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宝颜堂秘笈本只有一卷），连忙挟之而归，在灯下就把他读毕，所得不少。有一个朋友喜欢逛旧书铺，一逛就是几个钟头，不管有用没用，临了总是抱了一大包旧书回去。有时买了有插图的西班牙文的吉呵德先生传，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尽管他看不大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望望，也觉得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专家们，收集了几屋子的旧书、旧杂志，未见得每本都念过，但只翻翻目录，也就胸中有数，得益非浅。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就在这一翻时“得来全不费工夫”。宋人的

词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境界在漫步书林时是经常地会遇到的。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以上只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想把我自己在这座书林里漫步的时候的所见所得，择要地“据实道来”。只要大家不怕厌烦，我的话一时完不了。

王祯：农书

书林浩瀚如大海，“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谈谈吧。“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介绍几部古代的有关农业的书籍是有意义的。中国夙称“以农立国”，但有关农业的书却不很多，远不如兵书之多，更不如医书的“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所著录的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下凡十部，其附存目则自唐陆龟蒙耒耜经以下凡九部。其他书目里，著录的农书也很少。但如果把有关经济作物的书，有关花、果、药物的书，水利的书，和有关牛马等牧畜的书一同统计在内，则也可成一巨帙。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中国农业书目一册印行，惜今已罕见。我之所以收集农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有木刻的插图。后来，连类而及，就连没有插图的农书也兼收并蓄之了。在有木刻插图的农书里，我最喜欢元代王祯撰的农书。这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书。我曾于某氏处见到一部明嘉靖九年（公元一五三一年）的山东刊本，凡六册，首有临清阎闾序。书中插图，浑朴有力，气象甚为阔大，是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因着意欲收购一部。访之南北各肆，乃获残本一部，凡五册，仅阙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至二十。虽非全书，亦自满意。此书包罗甚广，凡分三部分。首为农桑通诀，分六集。（通诀目录下注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后汉始纸为疏，乃成卷轴，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后汉〔按“汉”应作“唐”〕明宗长兴二年，诏九经版行于世，俱作集册。今宜改卷为集”。内聚珍本无目录，却改集为卷。）自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授时篇，地利篇，孝弟力田篇，垦耕篇，耙劳篇，播种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劝助篇，收获篇，蓄积篇，种植篇，畜养篇，蚕缲篇到祈报篇，是“通论”性质的书，特别着重说明南北各地的土宜。“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垦耕篇）像这一类的“因地制宜”，切合各地需要的话是随处可以读到的。次为农器图谱，分二十集：田制门、耒耜门、镭耨门、钱镈门、铤艾门、杷杷门、箕笠门、蓐门、杵臼门、仓廩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麦门、蚕缲门、蚕桑门、织纴门、纴絮门及麻苎门，凡农桑所需的器物，无不毕具，绘图立说，极为详尽。第三部分为谷谱，分十一集：集之一至二为谷属，集之三为菰属，集之四至五为蔬属，集之六至八为果属，集之九为竹木，集之十为杂类（苎麻、木绵、茶等），集之十一为饮食类（这类内阙“豳七月诗说”及“食时五观”二篇，各本皆同）。

这部书作于元皇庆癸丑（公元一三一三年），离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了，

读起来还觉得语语翔实，通俗合用，不仅总结了古代农业科学的好的经验，而且，更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造。四库提要云：“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的确，在灌溉、利用二门里，有的水器是很重要的创作。王桢自云：“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灌溉门引言。）图谱的最后，附有法制长生屋，造活字印书法等。造活字印书法乃是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出版前的一篇最详尽的叙述活字印书的方法的文章，极为重要。其中说，有用烧熟瓦字的，有铸锡作字的，又有雕板木为字的。从宋代毕升创作胶泥活字版后，到了十四世纪的初期，已进一步地用到锡活字和木活字了（欧洲用活字印书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叙述捡字方法，说：“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皆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这也是一个创造。我从前见排板的工人们皆立而摘字，所谓“以人寻字”的，却没有利用到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发明的这种坐而摘字，“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

这部农书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出版之前最详尽的农业科学的总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而又结合实际地叙述着许多耕种、缲织的技术。没有一句空谈，没有不能见之实用的幻想。作者是把农民们的实际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所以，决不是一部“闭门造车”的书。我们应该把这部书作为农业学校里的必读的教科书才是。

这部书的作者王桢，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字伯善，东平人，曾官丰城（按疑应作“永丰”）县尹。”他自己说，曾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我在顺治十三年刊本的施德县志卷七官师志里，果然找到了有关于他的一段材料：“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任。东鲁人。修学宫，建尊经阁，治坛、庙、桥、路，施药济人。”农书就在那时候开始写的。因为要印行农书，所以创造了木活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他迁任信州永丰县。曾将这付活字携而之官。这时，他的农书已经写成了。“方欲以活字嵌印”，却知江西已经命工刊板，遂中止。

农书的版本，除嘉靖本外，我曾在上海见到一部明“万历二载甲戌（1574年）济南府章丘县刊行”的本子（福建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农书即从此万历年山东刊本出），显然是翻刻那部嘉靖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王氏农书，说：“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总名曰农书。”其内容正与嘉靖本同。惟他未注明版本，不知所收的是嘉靖本还是万历本。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这部农书来。按大典目录，卷之六百二十五到卷之六百四十，共十六卷，所收皆为农书，惟在农书十四、十五下，注：农桑辑要，在农书十六下，注：农桑衣食辑要。在“农书一”至“农书十三”下，则并未注有书名。四库全书农书提要云：“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则其中有八卷是王桢农书。至所余五卷究是何书，则今已不可得而知了。我曾将从大典本书的内聚珍本农书和嘉靖本对校了一下，异同不多，可见大典所收乃是王氏全书，且是最近于王氏原本的本来面目的。惟大典本有王氏的农书原序，云：“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嘉靖本无此序）。大典既并之为八卷，内聚珍本又分之二十二卷，只有嘉靖本作三十六集，尚存原本规模。究竟内聚珍本分作二十二卷有何根据呢？据提要说，是根据读书敏求记的。但我们所见的各本敏求记从没有将农书分作二十二卷的。不知

当时馆臣所见的是何本敏求记。好在原书的篇目次第俱在，固不难于恢复原本的本来面目。这部分作三十有七集的恢复本来面目的农书希望能够早日重印出版。现在，不要说嘉靖本，或万历本农书已在市上绝迹，就是内聚珍本，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江西和浙江重刻的聚珍版丛书，均无农书在内），广东广雅书局重刻闽聚珍版丛书，乃至石印小字本、铅印本的农书，也都成了“可遇不可求”之物。像这样的一部重要的而且必读的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是值得几位专家们尽快地花费若干时日，把它整理一下的。

刘基（传）：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是一部流传得相当广的民间日用书，从饮食、服饰、器用、百药、农圃、牧养，一直到阴阳、占卜等类，凡人民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均具于书中。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又分三卷，共十二卷。今所见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青田县儒学教谕程法所刊的，又曾见一部稍后的本子（万历刊），亦有程法的序。这书的作者相传是刘基。“刘伯温”这个名字，在民间是人人知道的，他的知识广博，多能鄙事，未占先知，料事如神，也是人人都晓的。流传很广的预言书之一：烧饼歌，就相传是他作的。这部书从第八卷起，足足有五卷，述的都是：“大小六壬课”、“营造吉凶”、“营生杂用”、“上官出行”、“麻衣道言”、“杂占法”等，依托于他的所作，是不足怪的。惟第一至第七卷则多实用的知识，像“造酒法”、“造醋法”、“糖蜜果法”、“洗练法”、“染色法”、“理容方”、“种水果法”、“种药物法”、“养治六畜法”等，大类“齐民要术”、“饮膳正要”、“农书”所述的，有时且加详，补其所未备。可能有些“经验”良方，是很有用、有效的。像“理容方”里的乌须方，治落发方等，不知有人试过没有。又像“洗糶铁骊布法”云：

“松子肉研细糶之，不脆”。

又法：“用好茶末少许入糶之或煎浓茶入香油一滴糶，亦佳。”（卷之四眼饰洗练法）

“铁骊布”，在明代很风行，今日似已不大见到（比湖南浏阳出产的夏布更薄、更细、更脆硬）。像这样的小小经验，都是出于实际的多次试用的结果，然后才加以推广的。但有些经验却颇为怪诞，是属于民间的迷信、禁忌的一流，则是五百多年以前的社会里所不免会产生的。不过，我们对于推广那些“经验良方”等等，却要特别加以小心。非得有确实的试验的结果，不宜冒失地便加以采用。我有一个想法：对于古代流传的许多种植法，食物、水果保存法，酒酱酿造法，理容法，养治六畜法，以及经济良方等等，应该分别由有关部门，像农业研究所，食品工业部门，医药卫生部门等等，加以有组织、有系统的试验。是好的，就要发扬之。是有害的，就要加以批判、驳斥，不能听任其“谬种流传”。总之，在保存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对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安全负责。这一段话，不仅是专指多能鄙事这部书说的，也适用于一切我底下所谈到的好些类似的书籍。不然的话，不免要成为胡乱介绍若干谬诞的经验和方法了。

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像这样一类书，为民间日常所需要的，历代都有不少，惟不易流传下来耳（今所知的，在宋代、元代就有不少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却绝少保存下来）。人民是需要这一类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的。在二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日用百科全书就颇受欢迎。上次述的一部多能鄙事，也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无撰者姓氏——像这一类的书都是不易知道确实的作者的——是明代万历初年的经厂刊本。分甲至癸十集。甲集是“为学”和“家书通式”等。乙集是“家法”、“家礼”，末为“族葬图法”。丙集是“仕宦”，却有“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断经”、“梦寐因想”三项包罗在内，足征仕宦者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丁集为“宅舍”，并及“牧养良法”。戊集为“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己集为“诸品茶”以至“酒类”、“饮食类”。庚集为“饮食类”、“染作类”、“香谱”、“闺阁事宜”。辛集为“吏学指南”。壬集为“卫生”，以“养老奉亲书”“治诸病经验方”为主。癸集为“谨身”，以“三元参赞延寿之书”及“修养秘论”为主。其中，以丁、戊、己、庚、壬五集为最有关于民生实用，甚类多能鄙事。其他五集则专为仕宦和学人们准备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了。其中有许多种植、牧畜、酿造之法和治诸病的经验良方可与多能鄙事相印证相补充。宝货辨疑是典当铺的教科书，相传的都是抄本。这却是最早的见于“刻本”里的。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却把它抽出作为一部单行的书印出。

邝璠：便民图纂

这部书很有用，但不多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便民图纂不知何人所辑。镂板于弘治壬戌（公元1502年）之夏。首列农务、女红图二卷。凡有便于民者，莫不俱列。为人上者，与豳风图等观可也”。章钰云：“明史艺文志：农家类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是书为璠撰无疑。同治苏州府志名宦：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公元1495年）知吴县，循良称最。”（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万历癸巳（公元1593年）刊的便民图纂，于永清序上就说：“邝廷瑞氏便民图纂，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捆拏该备，大要以衣食生人为本。是故绘图篇首而附纂其后，歌咏嗟叹以劝勉服习其艰难。一切日用饮食治生之具，展卷胪列，无烦咨谏。所称便民者非耶？”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公元1544年）蓝印本，有欧阳铎、吕经二序，黄道、王贞吉二跋。惟弘治原刊本则未见。嘉靖本为十六卷，万历本则只有十五卷。盖以万历于永清本，把农务女红二图并作一卷了。其余耕获类（麻属附）、桑蚕类、树艺类（二卷）、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牧养类及制造类（二卷）等、凡十一类十四卷，则嘉靖、万历二本皆同，文字也没有什么歧异。惟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万历本的插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农务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桢、李援、曾中、罗铈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这个“耕织图”可信是从宋代楼的本子出来的。邝璠题云：“宋楼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

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他所撰的吴歌的确是平易晓，特别是用了“山歌”体，吴人是会随口歌之的。象“下壅”云：

稻禾全靠粪烧根，豆饼河泥下得匀。
要利还需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

于施肥的功效说得简单而明了。又像“喂蚕”云：

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
到得山上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辛艰。

这些，都是可以顺口歌唱出来的。楼写的耕织图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以著录，却没有“图”。今所见的“耕织图”的刻本，当以此书所附的“农务”“女红”二图为最早了。“耕获类”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开垦荒田法”：

凡开久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

务农者不可不知。如果这个法子试之有效，则对于今天开垦荒地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在“调摄类”里，有治“鼓胀”（血吸虫病）方三。不知中医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于南方好几省的农民们关系很大，故录之如下：

〔紫苏子汤〕苏子（一两）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木香、陈皮、木通、白术、枳实、人参、甘草（各半两）水煎，姜三片、枣一枚。

〔广茂溃坚汤〕厚朴、黄芩、益智草、豆蔻、当归（各五钱）黄连（六钱）半夏（七钱）广茂、升麻、红花（炒）吴茱萸（各二钱）甘草（生）柴胡、泽泻、神曲（炒）青皮、陈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钱）每服七钱，生姜三片，煎服。

〔中满分消丸〕黄芩、枳实（炒）半夏、黄连（炒，各五钱）姜黄、白术、人参、甘草、猪苓（各一钱）茯苓、干生姜、砂仁（各二钱）厚朴（制一两）泽泻、陈皮（各三钱）知母（四钱）共为末，水浸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焙热，白汤下。

这部书的全部都可以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与“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为“学士大夫”们所适用的不同。我想，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语，但大体上是“便民”的，也应该在加以整理后印出，供农业部门和医药卫生部门等专家们的参考。

无名氏：墨娥小录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公元1883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

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一)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二)明隆庆辛未(公元1571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率皆裁之。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锲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惟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诸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像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浆糊就有两法：

〔糊法〕乳香、白芨粉(即膩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

(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

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像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又像“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像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像“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做“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像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像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牋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炼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它的了。

汪懋孝：梅史

古书之失传者多矣。幸而孤本相传，偶一遇之，得不像爱护头眼似地爱护它么？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亟购得之。携之行篋，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作者汪懋孝，字虞卿，休宁人，大概是一位画家。吴子玉的序道：“予邑汪伯子虞卿，乃独耽而专焉，为一时邑之画学所称。”书为万历年（约1600年）所刻，甚精，刻工为黄时卿，是一个徽派版画刻工的能手。首有“写梅叙论”七则：原起、名法、楷模、笔墨、造妙，师承及郑重。以下就是“插图”了。穷态极妍，尽“梅”的清奇与古拙之致。宋代有宋伯仁的，曾刻梅花喜神谱。乾隆间，沈氏曾翻刻之。知不足斋鲍氏也刻之，收入“丛书”第二十六集。夷门广牖里有“罗浮幻质”一卷。明末，黄氏刻画谱八种，其中也有刘雪湖梅谱。关于论画梅的书是“我道不孤”的。独此梅史为最罕见。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袖，纤丽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清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

余象斗：列国志传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末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未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么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讪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灭。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抄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贵，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

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1127—1279年）余家的后裔吧。那么，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么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重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了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象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玄烨：康熙几暇格物论

对于事物有新鲜的感觉有缜密的考察，因而发现或发明些科学原理或规律，或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的，在中国古代实“大有其人”。且举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吧。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曾颁络其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借未广也。南方气暖,其熟必早于北地。当夏、秋之交,麦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这一段话见于康熙几暇格物论,(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亦见引于乾隆本援时通考。清末,宗室盛昱亦曾将此编六卷抽出,录为两本,石印行世。只为了在丰泽园的阡陌上走走,留一下子神,便发现了“御稻米”这个“嘉谷”,“利民非小”!今此种“御稻米”,不知北京附近尚有种之者否?想不至绝种。应该大大地提倡一下方是。在同书里(卷二十六),又有“白粟米”一则云:

粟米(本草,粟米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草注云:粟粘者为秠,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

这也是偶然的“发见”。而“白粟”的一种,便自此传遍各地了。玄烨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对于“新鲜事物”,处处留神,事事研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藏出有不少他所用的仪器。有的仪器,还是从英国来的,但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康熙这一个时代(1662—1722年),很值得我们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们研究一下。又,我国各地区的稻、麦诸“谷”,品种丰富极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像发见“御稻米”和“白粟”那样的“嘉谷”的优良种子的机会。只要大伙儿仔细留神,处处注意,就会有碰到这个机会的可能。农村的“合作社”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学过农业科学的青年们、他们短不了天天在阡陌上跑,倒要留点神,多观察观察,可能会有什么优良的新品种给他们发见出来呢。那便于国计民生,关系非浅了。

王世懋：学圃杂疏

这是一部老老实实在地讲究种花植果的书。一切平易近人,可以见之实用,没有怪诞可惊的议论与方法。此书凡三卷,第一卷是“花疏”,第二卷是“果疏”、“蔬疏”(附水草)“瓜疏”、“豆疏”及“竹疏”,第三卷为拾遗,除补第一、二卷所未及者外,并附录慎懋官的“华夷花木考”里的若干则,那些是他自己所未曾述及的。我们最怕的是辗转抄袭,陈陈相因的书。好的书却是语语从自己经验中来的,不仅是第一手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像世懋这部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好评了。他随笔札记自己的种植花果的经验,不抄掇前人的只字片语,的确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就散文而论,似淡而实浓郁,似浅而实深厚,也可列入明文的上乘。宝颜堂秘笈曾收入此书,却

只有一卷，是把原书的第一、二卷合并为一的。首有万历丁亥（公元一五八七年）世懋的序。世懋为世员弟，谈艺多崇慕世员语。但四库提要以其间有不赞同王、李语，便大加赞许，所以只有那部艺圃撷余是收入“四库”的，其余的像学圃杂疏等书，就都被列于存目里了。我这部学圃杂疏是在王奉常杂著里的。“杂著”卷前有“翰林院”印，当即是当时“馆臣”所用的那一部了。

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公元一六二二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谈买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倒

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么，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熏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

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 and 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等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么，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街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寻，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

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付“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全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糊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帐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整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

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不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

“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么”，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

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一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么，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么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那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么，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压积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那里也还茫无

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么，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度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谈印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么，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么，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

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么，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籍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的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

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么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的丛书出版的。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抄本。此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么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抄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抄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

（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么，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原载 1956 年《人民日报》）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褒贬往往是正确的，不会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会饶恕过一个坏蛋。我们的剧作家们便这样的与人民的好恶爱憎紧紧的联系着。亦有若干皇家供奉之作，颂扬圣德之章，但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人民不会接受它们。而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也就是说，凡能流传久远传唱极盛的，必定是具有活泼泼的生命的東西，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戏曲从一开始，便是充满了人民性的，剧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有深切的联系，一部中国戏曲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戏曲史。从宋金时代（约十二世纪）开始，整整的八百多年间，凡有名目可稽考的剧本，总在四千种以上（根据王国维曲录及任讷曲录补正）。许多地方戏的剧本，仅有抄本流传的，或仅凭口传的，还不计算在内。单就数量来看，就可以知道人民是如何的重视戏曲，喜爱戏曲，它们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戏曲在文学形式中，是高级的复杂的创作，创作家不仅需要文学修养，也需要音乐修养，还需要熟悉舞台艺术。而在八个世纪之间，竟能有那么大量的剧本产生出来，这不是奇迹，这正是适应了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过去所谓正统派的文人们，是看不起戏曲的，它们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红楼梦里的少女们，偶然引用了西厢记里的辞句，就觉得不该如此。然而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戏曲文学的光辉成就，却不是任何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能加以磨灭的。元曲明传奇，毕竟受到一部分批评家的注意，而和唐诗宋词同被称为一代之奇。有好些文人还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和结集刊印的工作。永乐大典里收有杂剧九十九本，戏文三十三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很早的就在元代流行着。明代李开先自夸所藏为词山曲海，山东于氏，常熟赵清常，山阴祁氏远山堂，山阴沈复粲鸣野山房，都曾搜集了大量的剧本而加以整理。赵清常合订的元明杂剧，就在三百种以上。杂剧十段锦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七）。龙峰徐氏刊印过古名家杂剧选。臧懋循刊印过元人百种曲。黄正位刊印过阳春奏。童野云也印行了不少元人杂剧。孟称舜的柳枝、酌江二集，所收凡五十六种。沈泰编盛明杂剧初二集，所收凡六十种。邹式金的杂剧新编，所收凡三十四种。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传奇，据说有百种。所见的已过三十种。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容与堂、广庆堂、吴兴凌氏、闵氏等，所刊传奇为数亦伙。毛晋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流行最广。惟到了清代，则结集刊印之举，寂然无闻。三百年来仅黄文暘辈，曾在扬州把古剧做过一番整理的功夫而已（有曲海总目提要）。清末民初，贵池刘世珩复焯刊印古剧之风，暖红室所刻传奇凡二十余种，吴瞿安先生曾将所藏曲子编为奢摩他室曲丛初集六种，二集二十九

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亦把所藏清代短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八十种印出，又影印了明人传奇六种。此外，汇印古剧四五种为一集的，亦不在少数。但其规模，总没有臧懋循、毛晋二家之大。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老想把古剧搜集起来，大规模的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今日欲得一部明刊本传奇，正像乾嘉时代欲得一部宋刊善本那样的不易。只有从事搜集资料的人，只有研究戏曲史的人，方才知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困难。那工作是艰苦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怎能不急急的要想使之化身千百，俾古剧能为今人所用呢？商之同志，皆赞其成，乃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家所藏，并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们，集资影印这个古本戏曲丛刊六百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此愿甚弘，但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郑振铎序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依靠了公私收藏家们、戏剧作家们、专家们和许多团体的力量，得以如期出版。这部远远超过汲古阁六十种曲的煌煌巨编的问世，引起了很多作家们和研究戏曲者们的注意。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供给了不少资料。因此，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依靠了大家的力量，也就紧接着编成付印，并能够很快的印成出版，众擎易举，于此可证。二集里所收的戏曲，仍为一百种。除了流行于民间的比较早期的剧本，像彩楼记、刘秀云台记、范雎绋袍记、高文举珍珠记、王昭君和戎记等十数种之外，都是晚明时期万历初到崇祯末，即公元十六世纪的八十年代到十七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作品。将这一百种的剧本集腋成裘，编为此集，大非易事。编目访书何止三易其稿？亦有久访未得，只好待之将来再收的，如沈嵗的息宰河等。即此百种，已是公私收藏家们三十多年来辛勤搜集的结果。晚明剧作多半是孤本流传，像陈与郊的吟痴符四剧，汪廷讷的环翠堂七种，孟称舜的贞文、娇红二记，范文若的鸳鸯、花筵等三剧，阮大铖的咏怀堂四种，此四种虽有近刊，而经妄人肆意窜改，大失本来面目。今悉依原本影印，足以发复。以至于王稚登、吴世美、郑之文、叶宪祖、周履靖、史槃、金怀玉、陆华甫、王骥德、吴德修、余翘、姚子翼、朱宗藩、邹玉卿、朱九经、沈自晋、西湖居士诸家所作，都是研究戏曲的专家们求之多年万难全获的。今有此巨帙陈之案头，搞晚明戏曲的人，当不会再有书阙有间之叹了。其中若卜大荒的冬青记，虽残缺过甚，以无他本可补，也只有照原来残本印出了。虽未必珠玑尽收，网罗无遗，而晚明七十多年间的剧作，于此已可见其代表。大抵这一时期的剧作，约可分为两大支：第一支是文士的创作。逞才情者，多瓣香临川汤湿祖，求本色者，则祖述宁庵沈璟，而若士的影响尤为深远。别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则关怀当时政局，大不满于明帝国没落期的种种腐败黑暗的现象，而于其所作剧曲里，加以大胆的暴露，加以直接的攻击与讽刺，或借古人之酒杯浇时人之块垒，像喜逢春磨忠记，像双烈、玉镜台、精忠、匡山、冬青诸记，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慷慨悲歌，光彩动人。同时以佳人才子的遇合为题材之作，也产生不少。无非是始恋中阻终得团圆的场面，陈陈相因，极少惊人之笔。第二支是修改旧剧或重编流行于民间的剧本。这些作者们多半是默默无闻的，至少是并无赫赫之名的。这些剧本则都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与愿望，表扬善良，打击坏人，敢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且富有人民的尖锐的机智与讽刺，长期地在各地演唱，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二集兼收并蓄这两大支的剧作。缘是内部资料，故亦不废若干靡靡之音。我想这二集的印行，不仅可助戏剧作家们的推陈出新之资，可供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一大批的研讨的资料，而对于要论述明帝国没落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的社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可提供出不少活泼真实的史料来。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郑振铎序于昆明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古本曲丛三集一百二十册，又得借大家的同心协力而告成了！这次的出版，迟之已久，延期再四，主要的原因，是纸张供应的困难。幸赖商务印书馆的努力和当地负责同志们的帮助，最后才得解决。摩挲着这部巨编，于兴奋喜悦之余，不禁重有感焉。这部三集所收传奇，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十几位大作家的剧本为主。恰在酣歌醉舞，沉溺于燕子春灯，秦淮夜月，恣意尽情地享受着世纪末的欢乐的当儿，受不住压迫的农民起义了。紧接着，满族的铁蹄又奔进关内。他们的霓裳羽衣舞的好梦惊醒了。他们旧的依靠，像冰山似的消失了。在喘息稍定之后，便不得不像三百年前的蒙古时代似的，再一次的把他们的运命和才华，交给了广大的市民阶层，把他们的生活，寄托于广大的市民阶层的喜爱与同情之上。于是从吴炳的绿牡丹、疗妒羹，范文若的花筵赚、鸳鸯棒，沈自晋的望湖亭、翠屏山，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等，沿袭着玉茗的宗风余绪的，一变而进入李玉、二朱兄弟、邱园、张大复、叶稚斐、周坦纶、盛际时、陈二白他们的一个新的大时代。李玉他们，像关汉卿，像高文秀，像郑德辉，是以写作剧本供应剧团的演出为生的。他们的创作力极为充沛，取材极为广泛。有一人而写作三十多本传奇的，像李玉，那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关汉卿写了六十多本杂剧，但都比较的短。）假如不是一位专业的剧作家，那是不会有那么弘伟而伙多的成就的。在他们的手里，任何内容的题材，都运用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们写绣户传娇的情事，也写需以铁板铜琶伴唱的热闹非凡的大戏。他们的造辞遣语，也不复像香囊、玉玦那么骈四俪六，句句掉书囊，可以当得起出奇制胜，雅俗共赏的赞许。没有比这个时代这些作家们的剧本，更受梨园子弟们的欢迎的了。往往是看家戏，演出准不会失败。虽然这些作者们大多数是苏州人，用的是水磨调的昆山腔，对白有时还用的是苏州话，但照样地流行于全中国。凡有井水饮处，没有听不到这些吴侬柔语的昆山腔的。但有一个特点，这个时期的传奇流传下来的，毕竟以梨园传抄本为最多，刻本仅占少数。是不是不曾有过刻本呢？我想不是的。朱素臣的秦楼月，就题着笙庵传奇第十五种。可见在当时，那些剧本可能大多数是都曾刊印出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大量的刻本不传了呢？主要是，作为梨园子弟们习唱的脚本，最容易消失，最难于保存下来。当原本成了流传很少，或仅是孤本的时候，梨园抄本便出现了。今日所赖以延一线之脉者，往往独借此种潦草破烂，鲁鱼亥豕连篇累牍的梨园传抄之本耳。更有任意删削，不成完书，名目虽是，内容已非的。我们采用的时候，十分慎重。一剧每搜集两三种抄本以资对勘比较。弃其残缺不全者，用其最近于原本面目者。实是孤本流传，无可取舍者，则即不全之本，亦复收入，惟为数不多耳。我们研究戏曲史的人，独以对此辉煌异常的一个大时代的剧本，最难读到。今则，凡有可搜得者，已毕集于此。有此一集，则李玉他们的传奇，便得以传播于世，延命若干世纪了。然此集之成，较之初二集为功尤巨，经历过程，尤为艰苦。有些合印者们，对于这部三集的内容，起了怀疑，觉得这是成为若干剧作家的专集了。又有些人，根本上对于这种影印的方法有了意见，感到这样的印刷方法是浪费。我们以为，这部丛刊本来是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凡是参考资料，应该是要尽量地搜集更多地可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和供给一般读者们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本或读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又这些参考资料，原来也可以用铅印、油印或抄写

的方法流传的。但铅印费力太多、太大，绝对不适宜于只印行几百部的书籍，且排校费时费力，不知在何年何月才有出版的可能。油印和传抄，则浪费更大，错误更多，且极不方便。试想传抄或影抄或油印一部一百页左右的传奇，要浪费多少时间财力和人力呢？这种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抄胥之劳和油印本子的费多而不精的办法，且足以解除铅印工厂的紧张情况的比较最可能想到的最经济而且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似乎是应该坚持下去的。我们非常感谢最大多数的合作者们努力地支持我们。他们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也给我们以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这部三集的巨编是不会继续出版的。谨于此谢之！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郑振铎序于青岛黄海路。时涛声大作，海面上的远灯，有规律地时明时灭，大似乘舟破万里浪时也。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这篇序是郑振铎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前一天写的，是他的最后一篇遗作。

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集了元、明二代的杂剧，共三百七十多本，几等于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的三倍半以上。其中，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是网罗殆尽。明人杂剧也收了一部分。凡我们所见和所知的明代刊印或传抄的元人杂剧，除了传本甚多的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和罕见或未见传本的李开先编印的名贤传奇和童野云编印元人杂剧选之外，可以说是已经全部收集在这个集子里了。但这第四集仍然是仅供专家们研究需要的内部参考资料，所以，还是本着“求全求备”的主张，有好些本杂剧，是同时收入了好几个本子的，像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马致远的汉元帝孤雁汉宫秋和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等，就一见再见地出现于这个集子里。这只是对专家们研究有些用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像这样范围狭窄得只是供应专家们研究参考的书籍的印行，在此时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普及是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断地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原则性的指示。看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事业的迅速向“提高”发展，就如同忽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的普及运动浩浩荡荡的进军的绝大的气势一样。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文化科学之后，便会立即向“提高”发展的。运动不可能在原地踏步不前，而是永远地前进，再前进的。所以，在“普及”的同时，提高并不能加以忽视。他们是车的二轮，鸟的双翼。有矛盾，但会迅速地统一，而且必需统一的。我们不能说，印行少量的这类戏曲集子便是“提高”工作之一。但不可否认，乃是为“提高”的研究事业准备的条件之一。元代和明初的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有其光辉灿烂的篇页的。关汉卿、王实甫等大剧作家的姓名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生长于人民群众里，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服务。他们辉煌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生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在封建统治的官僚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痛苦与呼号，在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当然，也有若干是专为官僚地主阶级或统治的王室服务的剧作，像明朝教坊编演的宝光殿天真祝万寿和明朱有燬写的瑶池会八仙庆寿等等的宫庭戏，祝贺戏，那是全无意义的东西，但在其间，为数毕竟很少。绝大多数的题材是为人民所喜爱的。前人有“唐诗、宋词、元曲”的赞评。元曲的确是代表了“元”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其影响到了明代中叶，即十六世纪之末，而尚存在。把这三百多年的戏曲文学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我们戏曲工作者们是有意义的，对于新的戏曲创作，也会有些启发的。当然，我们必须说明，像这样的戏曲集子，只是供给专家们研究需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用处不大，甚至没有用处的。故遂采用了少量印行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代替“抄胥”之劳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

附录

西谛书目序

赵万里

西谛同志离开我们快近五周年了。他的全部藏书在他坠机遇难以后不久，即由高君箴同志遵照他的遗志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度藏。西谛书目五卷、题跋一卷，今年十月将由文物出版社排印出版。文物出版社认为我和西谛在搜访、整理、探讨祖国文化遗产方面，是多年在一起的。对于他的藏书内容，比较熟悉一些，特地要我写一篇序文。我辞不获命，因把他的藏书特点就个人见到的择要写在下面，以就正于读者。

西谛藏书的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等，范围十分广泛。除去外文书打算另编专目，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暂不列入外，总达七千七百四十种。其中明清版居多数，手写本次之。宋元版最少，仅陶集、杜诗、佛经等数种。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

诗经、楚辞，到戏曲、小说、弹词、宝卷，面面俱到，齐头并进，四十年如一日。他不但重视作家的别集，还特别强调总集和地方文艺类书籍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总集类书籍不但可和各家别集互相比勘，取长补短，而且还可看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流派的特点和选家对文学批评的倾向。在解答具体问题时，两者之间，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汉魏六朝文学，除了各家别集和薛应旂、汪士贤、张燮、张溥等编校的各家别集丛书，还兼收昭明文选各种版本三十三种，玉台新咏各种版本八种，和明人冯惟讷、刘成德、张之象、张谦、曹学佺等编选的总集。唐代文学除广收各家别集，和朱警、黄贯曾、许自昌、毛晋、席启寓、刘云份等编校的各家别集丛书，还兼收唐宋人选唐诗，和明清人卓明卿、吴琯、吴勉学、胡震亨、曹学佺、季振宜等编选的总集。对宋以后和近代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他特别留意地方文艺类书籍，前后收得的达二百多种。其中不少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经他发掘出来，遂得重见著录。

西谛收藏的明清人诗文集，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较大的一部分是僻书。他保存这些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它默默无闻地被大家遗忘掉，以便去芜存菁，做到古为今用。此外，他对于画家的集子如沈周的石田集、陈淳的白阳集、董其昌的容台集、吴历的墨井诗抄、金农的冬心先生集；戏曲家的集子如水浒传、橘浦记作者许自昌的卧云稿、四艳记作者叶宪祖的青锦园文集选、臧改四梦和元曲选编辑者臧懋循的负苞堂文集、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湖海集、玉湖楼传奇作者裘琏的横山诗文抄，非常重视，都是他经常向人津津乐道的。他对曾遭禁毁的明遗民的著作，也一向留意搜访，如方以智的浮山文集、李确的潜夫先生遗文、杜濬的变雅堂诗集、葛芝的卧龙山人集，内容都很有史料价值。

西谛很早就开始收集唐宋以来词人的著作。记得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在他上海虹口东宝兴路寓所中，看到他新收的天一阁旧藏的几种明版词集。中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词、夏旻的葵轩词、陈德文的建安诗余，纸墨俱佳，十分漂亮，但作品功力不深，风格不高，值得一读的寥寥无几。引起

我注意的，倒是那厚厚的一册明嘉靖间四川嘉定九峰书院刻本元遗山编的中州乐府，字大如钱，刻工于粗犷中寓有质朴气息，后来毛氏汲古阁本、朱氏疆邨丛书本，都以此为祖本。解放后，他又在北京收得明代石村书屋蓝格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前后有清初浙派词人朱彝尊竹垞老人藏印，又有竹垞亲笔题识和眉端评语。竹垞和汪晋贤合编的词综，就是依据这些资料为素材的。这两种书，用他的话来讲，是他词藏中的两朵灿灿发光的奇葩。此外他为了全面评介明清人词，采取双管齐下办法，除了搜集孙默编的留松阁名家诗余、聂先和曾王孙合编的百名家词、龚祥麟编的浙西六家词和诗余广选、倚声初集、瑶华集、清平初选、今词初集、众香词等总集外，又广收明清人词别集。其中有独到成就的名家如汪氏环翠堂刊本陈大声的草堂余意、康熙间初刊本纳兰成德的饮水词集、道光间初刊本项鸿祚的忆云词、龚孝拱手写本龚自珍的定盒词，都因本子罕见，惹人注目。

西谛藏曲，可分两个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为第一期，一九三九年起直到全国解放后为第二期。他曾经把第一期藏曲中的精本，编为西谛藏曲目写刻出版。刘龙田本西厢记、玩虎轩本琵琶记、浣月轩本蓝桥玉杵记，和孟称舜编定的酌江、柳枝二集，是其中白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他把这批藏曲的一部分作价售去，去书之日，心情非常难过。稍后又重整旗鼓，大事补充。那时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除了西厢、琵琶、四梦等等著名曲本不嫌重复，有见必收外，它如施惠的幽闺记、苏复之的金印记、姚茂良的双忠记、高濂的玉簪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徐霖的绣襦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张凤翼的红拂记、屠隆的昙花记、沈鲸的易鞋记、金怀玉的合襟桃花记、徐复祚的红梨记、史槃的鹤钗记和无名氏的破窑、鹦鹉、四美、异梦等记，都有版式精美插图工致的明刻本。

西谛对于散曲的搜集，也非常努力。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张小山乐府、汪廷讷校刊本陈大声乐府、嘉靖间刊本秦时雍的秦词正讹，和杨廷和的乐府余音、杨慎的陶情乐府、王九思的碧山乐府、殷士儋的明农轩乐府，以及金奎、王磐、梁辰鱼、冯惟敏等四词宗乐府，他所收藏的本子，不但是很有名的，而且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戏曲与散曲，西谛还是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三十多年前，他从周氏言言斋发现华广生编选的白雪遗音，从那里抄出了一些内容比较清新健康的作品，出版了白雪遗音选一书。不久有人在徽州一带得到了冯梦龙编选的山歌，这是中国俗曲宝藏中一个新奇的发现，中有不少恋歌，可和国风、子夜歌、读曲歌等媲美。他不但怂恿书主排版重印，还把原书作价收归己有。他又在招子庸的粤讴和乾隆末年王廷绍编选的霓裳续谱等书里发现了不少思妇怀人之曲和其他描写妇女坚强意志的作品，给中国俗文学增添了许多光辉的篇幅。

西谛很早就开始研究三言、二拍等平话体小说和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岳传等故事源流，写了很多文章。那时他收藏的历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不够多，后来逐步发展，遂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其中明版忠义水浒传最负盛名。记得一九三一年八月，我们同到宁波访书，偶然在林集虚大西山房的书架上发现棉纸印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八回，西谛大喜过望，认为这就是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校刊本，在现存水浒传版刻中，再没有比它更早的了，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发现。当时我就表示异议，觉得

嘉靖刊本是十分可能的，但武定侯郭勋刊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它和郭勋刊的元次山文集、白乐天文集字形和版式都不相同，和嘉靖本雍熙乐府比较，也有显著的差别。过了几年，西谛在书友郭石麟的帮助下买到了其中的五回，但其他三回，却为一个五金商人豪夺而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由北京图书馆从上海购回，大家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

西谛在青年时代就对宝卷、弹词、鼓词等讲唱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经编了一个自藏的弹词目录，登入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专号。还编了宝卷和鼓词的目录。“一二·八”敌机肆虐，这些书籍被炸毁了一部分、不久又续有增益。宝卷中有明写彩绘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和嘉靖刊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他认为这是流传最早的两个宝卷。弹词中名作尤多，吴语文学三笑姻缘、玉蜻蜓、珍珠塔等，西谛都有藏本。由于作者把人物的形象和个性精雕细琢得十分生动、描写生活琐事，以细致具体见长，备受群众欢迎。以后就出现了弹词妇女作家。最有名的，当推陶贞怀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笔生花。对妇女们所遭受的封建压迫，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是他所藏弹词中压卷之作。鼓词中也有不少内容比较健康的作品。外边罕见的有福州本荔枝陈三歌全传、潘必正陈妙常村歌、潮州本双白燕等。还有各种南音和时调唱本。这些民间艺人文学创作，如果没有他大力进行搜访和发掘，怕早就湮没无闻了。

西谛对于历代版画书籍，有丰富的收藏和深邃的研究，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早年留意徽派版画，从明朝歙县虬村诸黄如黄德时、黄应光、黄一楷、黄一彬、黄伯符等著名木刻家雕制的插图书，直到清初徽派殿军鲍承勋父子的木刻画，他都有独特的藏品。稍后又广收宗教画。他藏的宋版陀罗尼经、元版碛沙藏的扉画，以及明初北京出版的带有图像的佛教宣传小册子，线条刚柔兼施，刀法明快流利，代表着各个不同时地的艺术风格。此外上图下文的通俗小说，附有插图的杂剧传奇和科学技术用书，各种静物写生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画，凡是木版书中有插图的，都在他刻意搜求之列。前后得书甚多。进入他的书斋，如百卉逢春，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接。

明代和明清之际，许多著名画家为木刻家创作的画稿，如丁云鹏为黄麟、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黄子立和其他木刻家画的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萧尺木为汤尚、汤义、刘荣画的太平山水图画，除了老莲的博古叶子，西谛都有刻印绝精的本子。他藏的那部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一部分图版是把几种颜色涂在一块板上印的，绚丽夺目，开后来短板法的先河。水浒叶子著墨不多，却能深刻而传神地勾勒出梁山英雄们鲜明的个性和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太平山水图画画面峻秀奇拔，刀法变化莫测，把祖国雄伟富丽的山川景色，刻划得超神入化，百观不厌。

西谛还藏有明末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画谱和笺谱，这是中国古代版画艺术举世闻名的划时代的杰出作品。它巧妙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短板、拱花二法，把彩色木刻画印刷术推向新的高峰。书中春风杨柳、秋日芙蓉、碧树凝烟、寒梢笼月、松下听涛、篱边访菊等富有诗意的图像，和一草一木、一拳一石等彩色木刻画，都用短板法来显示画面的深浅浓淡和阴阳向背的痕迹。他如山际行云、江上流水、禽类羽毛、花朵轮廓等则兼用拱花法。此后王蓍等编印的芥子园画传，文美斋主人编印的百华诗笺谱，用短

板而不用拱花，他也有十分精美的藏本。

西谛对于政治经济史料，也经常留意搜集。如刘锡玄的黔牒偶存，是明代万历末年统治阶级残酷镇压贵州少数民族农民起义的血泪纪录。程任卿的丝绢全书，是反映明代上层统治者通过实物征收对徽州地区农民进行剥削压榨的文献汇编。它如明崇祯朝缙绅便览、北新关商税则例、闽海关则例、淮盐分类新编、同治间广和号刊丸散膏丹集录，和明代坊本万事不求人、四民备观翰府锦囊等书，都是比较罕见的参考资料。名目繁多，不一一列举了。

西谛一生节衣缩食，费尽心力，为国家为人民积累了这么多的精神财富，对我国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无疑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喝水不忘凿井人，我们摩挲陈编，缅怀过去，不能不对他表示无限的钦敬和感激的心情。

这部书目是由北京图书馆王树伟、朱家濂、冯宝琳、冀叔英四位同志合力编成的。分类上的失当，和著录上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多予指正。

一九六三年六月

